英雄與英雄崇拜

嘉萊爾著
曾虛白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三五七
三五八

英雄與英雄崇拜

嘉萊爾 著
曾虛白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三五七
三五八

三五七
三五八

英雄與英雄崇拜

嘉萊爾著
曾虛白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823
4472

英雄與英雄崇拜

著者 嘉萊爾
譯者 曾虛白

民國五十六年六月臺一版
民國五十六年十月臺二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內政部登記證 內版臺業字第〇一三號
定價 新台幣拾貳元整

英雄[illegible]英雄

嘉萊爾著
曾虛白譯

英雄與英雄崇拜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者，刊行迄今已逾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而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膺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前歲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為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册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為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文庫版本為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册定價一律，十五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為單册，占一號；超過十六萬字以至三十萬字者為複册，占二號，皆依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為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單册者加贈一單册，購滿十單册者，加贈二單册或一複册，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印行伊始，謹述旨趣。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

英雄與英雄崇拜

目次

第一講……一
成神的英雄　奧定　異端教—斯干狄那維亞的神話
第二講……六五
成先知的英雄　摩罕謨德—回教
第三講……一二〇
成詩人的英雄　但丁　莎士比亞
第四講……一七七

成教士的英雄　路德—宗教改革　腦克斯—清教
第五講……二三六
成文學家的英雄　約翰孫　盧梭　彭士
第六講……三〇一
成王的英雄　克倫威爾　拿破崙—近代革命家

英雄與英雄崇拜

及歷史中的英雄性

第一講

成神的英雄　奧定　異端教—斯干狄那維亞的神話

（一八四〇年五月五日星期二。）

我們現在想把「大偉人」稍稍討論一下，研究他們在人世的事業中取何種形式顯現出來。在人世的歷史上他們所取的形態如何，一般人對他們的感想如何他們的工作是什麼——明瞭地說，我們要討論「英雄」和他們所得的待遇及所做的事業，這就是我所稱的「英雄崇拜」及人類事業中的英雄性。顯明地這是個廣大的題目，像我們這樣泛泛的討論自然不能發揮盡此中

的意義。這是個大題目，簡直是個廣大無垠的題目，像「宇宙史」一般的廣大。據我私見，「宇宙史」是人類在宇宙中種種成就的紀載，其實也就是「大偉人」在此中工作的實錄。這些大偉人做的是人羣領袖，凡羣衆想做想得的一切多由他們揑着型打着樣，說得廣泛些，他們簡直就是創造者；我們眼見世界上羅列着業已成就的林林總總，要知道就是「大偉人」們思想外爆而形成的物質結果，是他們理想的實現，意象的形體化；一句確切的斷語，這些事物的歷史就是世界史的精華。我們想討論這樣一個題目，明顯地是不能勝任的了。

所足以自慰的，這「大偉人」不論你接近他的方式如何，反正總是有益的伴侶。我們觀察他時，雖祇窺見了一鱗片爪，總多少得到一些好處。他是一道光明的活泉，靠近着就安寧悅樂。這光明照澈了世界中從古迄今的黝暗；這光明不祇是一盞燃着的油鐙，卻是從天而降自然的光芒，是一道流動的光泉，澈溉着本能的內視，衝盪着人格和英雄性的莊嚴；——一切靈魂沐浴在這種光泉中，自會感到舒快。不論你的傾向如何，走近他一時片刻，你決不會發生惡感。在這裏我想從距離極遠的國家中，和相去極遠的時代中選出足爲代表的「英雄」，分成六大類，外形上雖完全各異，可是把他們忠實地仔細觀察，一定可以給我們許多啓示。祇要觀察得透澈，我們就可以瞥見世界史的精髓。我這一次，祇想用種種方法，使諸君明瞭這「英雄主義」的意義；明瞭在各時期中一個「大偉人」與其他人類間所發生的神性的關係（我用這樣稱呼是確當的）；然而這決不能發揮盡這個題目的含意，祇好算是開掘罷哩，不論怎樣，讓我來做一次嘗試。

宗教在各種意義上是一個人主要的事實，這句話的確是顚撲不破的名言。不獨是一個人的，並且也是人所聚成的一個民族的，祇是我所說的宗教並不是人們所信仰的教會信條，也不是他們口頭或用別種方式表示着崇奉某某的契約；完全不是這種，有許多地方簡直可以說沒有絲毫關係。我們眼見形形色色的人崇奉着形形色色的信條，得到或值當或不值當各種程度的結果。這卻不是我所說的宗教，祇是一種職業，一種主張，這種職業和主張，祇是從人類外表所產生的，最深也不過從他心靈的辯證部份中發出來的。可是另有一種東西，受着人類眞實的信仰（對己對人，信仰者卻並不主張着牠）；經人類誠懇地放在心頭，確認牠繫屬着自己與這神祕的「宇宙」間種種重要的關係，——和自己在此中的職責和命運，這就是他自己基始的東西，創造地決定其餘

一切。這纔是他的「宗教，」或者可以反過來說，是他的懷疑主義和「無宗教；」在這態度中他感到自己精神上與「看不見的世界」或「無世界」的相通；因此我要說，你若能告訴我這是什麼東西，你就告訴了我人是什麼，人要做的是什麼。所以我們研究一個人或一種民族，第一樣就得問他信仰的是什麼宗教是不是「異端教」——崇奉多神，祇認識人生神祕中感知方面的表現，而以「物質力」爲最重要而可見的原質或者是「基督教；」信仰一個「不可見者，」不獨認他眞實，並且認他是惟一的眞實；「時間，」就是極短促的晷刻，都奠基在「永生」的上面；排除了「物質力的異端王國，」代之以比較高貴的權威，「聖潔」的統馭或者是「懷疑主義，」對於「不可見的世界，」和除瘋狂以外的「人生神祕，」總是徬徨疑慮；——不獨懷疑一切，還要不信一切，一筆抹殺地否認一切你若能確切地答復了這些問句，你就把一個人或一種民族歷史的精華全部告訴了我們。思想本來是事業之母；而感覺又是思想之母他們內在不可見和精神上的東西決定了他們的外表和現實；——所以我說，宗教是他們主要的事實。我們的演講範圍既有限制，最好還是先從這問題的宗教方面着手。瞭澈了一端，一切不難迎刃而解了。所以在許多英雄中，我們選定斯干狄那維亞「異端教」的中心人物，奧定，做第一個英雄，因爲他足爲極廣大的萬物做一個代表的徽幟。現在且讓我們把這「英雄主義」最古原始的形式，「成神的英雄，」略略研究下子。

當然這「異端教」彷彿是一種極奇特的東西；我們現代人看來，簡直有些不可思議。祇覺是迷夢，紊亂，虛僞，荒誕所組成的錯綜支蔓的蓁莽，滿佈在人生的全面積我們看了牠就充滿了駭異，若是可能，簡直是充滿了不信——其實，你說神智清明的人們，張大着眼睛，卻會鎮靜地信奉遵守這樣的一套教理，的確是不易瞭解的。說什麼人們應該把同類的人當作上帝膜拜，不獨是人，就連一木一石，各種有生機無生機的物類莫不有膜拜的資格；又趁着他們的意志，這些幻象的迷茫之混亂，組織成一種「宇宙的理論：」凡這種種，看着都像不可信的神話。然而他們的確這樣做，卻是極明瞭的事實。在這種謬拜錯信糾紛難辨的駭人蓁莽中；人們，像我們一樣的人們，卻眞能遵守着，習慣着。這確是異常。不錯，我們見了人類內在黑暗的淵深，也許要感傷沉默；雖然看他達到了純潔視象的高巔，也要色然而喜的。這一切都蘊藏在人類的內在，古人然，今人亦然；在一切人中；也在你我中。

有些猜測者們另有一種簡短的方法來解釋「異端教」他們說，這祇是虛誇，欺詐，牧師的騙人術；沒有一個神智清明的人會相信牠——祇能騙那些愚傻者流去膜拜信仰！我可要說這種說法簡直把人類的事業和歷史擅加假定，我們的責任應該大家起來反抗的。我在這裏，在這門限上，為「異端教」，為凡可以引導人類在世界中前進歷若干時的一切學理，提出嚴重的抗議。既稱學理，當然各自有一種眞理，不然那兒會得人們的信奉。虛誇欺詐的確有的；是在宗教中特別在接近衰敗時期的宗教中這種現象的確多得駭人；然而虛誇可決不是這些東西創始的原動力，決不是這些東西的生命與健碩，祇是牠們的病徵，是牠們快要死亡的預兆！願我們記住這一點，不要忽略過了。我以為他們說虛誇中可以產生信仰，雖說的是野蠻人，也是一種極可憐的假定。虛誇給不了生命，所給的祇有死亡。我們若不能排除虛誇，祇從虛誇方面觀察東西，什麼東西都不能透視到眞實的心；我們和一切人類的責任，祇應該把牠當作一種疫癘，一種腐爛，盡力把牠驅出我們的思想，像把牠驅出我們的行為一樣。不論那種人生成都是虛誑的仇敵。就在「喇嘛教」中我也找到了一種眞理。不信你讀德納（Turner）（註一）到這國裏專使的紀載，你就信我的話。這些可憐的西藏人，他們相信「上天」在每一個時代中總要叫他自己的化身降生世間。他們心底裏實在信仰着一種「教皇」，說得更確切些，他們深信世間必有一個「最偉大者」——「他」是找得到的，找到了，我們該竭誠的馴服供養。這就是「大喇嘛教」的眞理。祇有「可以找得到」這層見解是牠的錯誤。西藏僧徒自有方法去尋找那一個是「最偉大的」，那一個適合統馭他們。方法當然卑劣，以為某種血統的長子必是這個人——可是這比我們的方法糟多少呢？咳，好方法是不容易有的——我們若肯先承認這「異端教」在牠當時，一切崇奉者都虔誠地信牠是眞理，那就開始有機會可以瞭解這「異端教」了。我們且假定當時人的確虔信「異端教」的；這些人都是張大着眼，神智清明，像我們一般的人；假使我們生在那時，也會跟着他們的信仰。然後再進一步問「異端教」究竟是什麼？

更有一種比較有價值些的理論，說這些東西都是一種「寓言」。說牠們是詩的心靈的遊嬉；是詩的心靈借着寓言式的神話，人格化的事物，眼見的形像，來影射出牠對於「宇宙」所得到的認識與感知。他們說，這跟人類本性中一種原始的原則也暗相符合；那就是當一個人受到極強烈

的感覺，一定掙扎着要設法說出來，要把牠化成眼見的形質顯現在面前，彷彿有一種人生和歷史的眞實寄託在那裏。這種心理至今到處可以遇到，雖在不是那樣重要的東西中。的確，這種原則是有的，是人類天性中最淵深的奧徵；我們可以確信在這種現象中根本上有牠在那裏活動。所以他們把「異端教」的假定完全地或大部份地歸納到這種主動力，我認爲比較有些價值；可是還不能說牠是眞實的假定。你祇想，一種寓言，一種詩的遊嬉，就能得我們的信心，做我們生命的嚮導嗎？我們需要的不是遊嬉，卻是懇摯，生活在這世界上是一件極懇摯的事情；死，也不是一個人的遊嬉。沒有人把生命作自己的遊嬉；生活着是件嚴重的現實，一樁端莊的事件。

所以我覺得這些主張寓言的理論家雖向着眞理的路上走，卻也沒有達到眞理。「異端教」的確是一種「寓言」，一種人們對於「宇宙」的感知與認識之「象徵」；可是，凡是宗教，那一種不是這樣的一種象徵，祇跟着人們的感知與認識隨時變換罷了；所以，我以爲這種理論是走入了歧途，不，簡直是顛倒了因果，把結果和結束裝做了原始和動力。人類的要求並不要什麼美麗的寓言或完美的詩的象徵；他們要知道怎樣去信仰這個「宇宙」，在此中該取的是那一條路徑；在他們神祕的生命中，該希望的是什麼，該畏懼的是什麼，該做的是什麼，不該做的又是什麼。天路歷程是一個寓言，一個極美麗極公正極嚴肅的寓言；可是你想彭揚的寓言能比他所象徵的信仰先有嗎！當然這信仰是先在那裏早就得了羣衆的信奉；——然後這寓言纔能做成牠的一個影子；這影子雖十分嚴重，可是比着牠詩意地象徵的那嚴重事實和科學式的確定，我們卻還能說牠是一個遊戲的影子，是一種幻想的玩弄。所以，寓言是從確定中產生出來，牠不能產生確定；彭揚書中不這樣，什麼事情中也都不這樣。因此，講到「異端教」，我們還得研究究竟這種科學式的確定，造成這一大堆紊亂的寓言，錯誤和混淆，是那裏來的？牠是怎樣的，牠是什麼？

當然，在此地或不論什麼地方，想要「解釋」這種遼遠迷惘，像雲霧般模糊的「異端教」的混亂 (Imbroglio)（註二），簡直是一件愚傻的事情——我說牠祇像一堆雲陣，決不像遠處有堅實土地和事實的大陸。牠早不成事實的了，可是在以前卻確是事實。我們該知道這一堆彷彿像雲陣的東西，的確以前有現實的存在；既不是詩意的寓言，更不是那些蒙混與欺詐把牠創造出來的。我說，人類向來不肯信任無聊的歌曲，更不肯把他們靈魂的生命去冒寓言的險：人類在各時期中，

特別在古時懇摯的時期中，常有一種偵覺虛誇的直覺。現在讓我們暫置這虛誇的理論和寓言的理論，用着熱情的注意，靜聽那異教時代遼遠而混亂的傳言，看我們最少能否決定這幾個問題：在他們的心中也自有一種事實，他們並不是虛誑和錯亂，在他們可憐的狀況中，的確是眞實而清明的。

你們還記得柏拉圖的一個幻想（註三）嗎？他說一個人從小在黝暗遼遠的地方長大成人，忽然一天給人家帶到了高空中去看日出，他該怎樣的驚駭，我們日常看慣了淡漠得很的現象，他看見了該怎樣的驚奇！他的感覺像嬰孩般自由無染，他的知慧卻像成人般的成熟，看了這種壯采，整個兒心靈燃旺着喜悅，一定以為這就像「神」，他的靈魂立刻要倒身膜拜。原始的民族中就有這種嬰孩性的偉大。粗獷民族中第一個異教的發端者，第一個開始思想的人，簡直就是柏拉圖這個嬰孩性的人。像嬰孩般簡單無染，卻像成人般深沉剛毅。他看了大自然還叫不出名字；我們現在把無窮變化的色，聲，形，動，混而名之，或稱「宇宙」，或稱「大自然」，或稱別種名稱——就把一個名稱解決了牠的一切——他那時可還沒有這籠統的名稱。在這獷野深心的人看來，一切都現新奇，還沒有名稱和方式來遮蔽種種的眞相；一切都是赤裸閃耀，他的感知祇覺是美麗異常，不可言說。

大自然在他心目中，其實該說永遠在一切思想家和先知的心目中，是「超自然。」這一片葱翠燿燦石造的大地上面的樹木山川，萬種聲浪的海洋；——頭頂上閃耀着的一片蔚藍的大海，這中間吹拂着的風，變成種種形式的黑雲，一忽兒吐火，一忽兒撒雹，一忽兒倒雨，究竟這些是什麼東西？哦，你說是什麼？老實說我們都沒有知道；我們永不能知道。可是我們早解脫了這種煩擾，並非因為我們得了怎樣高超的內視力；卻因我們變成異常的輕浮，異常的疏忽，正需要着內視力。我們不感到驚奇，祇因為我們不肯想。我們的週圍，緊緊地包圍着重重疊疊的遺傳和舊言，祇造作了許多名稱，把我們的思想關閉起來了。我們看着黑雲裏出火，叫牠「電」，並且淵博地講着演講，還會拿玻璃和絲造出同樣的東西，可是到底這是什麼呢？是什麼做成的呢？從那兒來的呢？到那兒去的呢？科學給我們的固然很多；可是牠若藏起了「混噩」（Nescience）中的那種偉大，淵深，神聖的無極，藏起了那種我們不能深入，而一切科學祇像一層浮面薄膜的無極，那麼所謂科學也祇是淺薄得很的東西。這個世界雖有了這樣那樣的科學，仍還是一個神蹟；凡能思想者都覺得牠是奇異，不可信，

魔術性以上的東西。

別的不說，還有那神祕的「時間」；那件無盡的，靜默的，不息的東西，人稱「時間」，流着沖着，又快又寂像包涵一切的海潮，我們和「宇宙」間的一切在這裏面游泳着像蒸氣，像幻象，一忽兒有，一忽兒無；這的確永遠是一個神蹟；我們看了都應該要啞口無言的東西，——因爲我們沒有字句可以講論牠。這樣的「宇宙」，唉——叫獷野人怎會瞭解；就是我們又知道了些什麼這是一種「權力，」是「權力」的萬千變化；是一種「權力，」不是我們自己。這就是了；不是我們，是跟我們完全不同的東西。「權力，」「權力，」到處是「權力；」我們自己也是在牠中央的一種神祕的「權力」，『在大道上落一張葉，沒有不是「權力；」不然牠怎會掉下來』不獨如此，在「無神主義的思想家」看來，設使確有這種事，那一定是一種神蹟，這種鉅大無垠像旋風般的「權力，」把我們籠罩在裏面永無休止的旋風，像「無極」一般的高，像「永生」一般的壽。究竟這是什麼宗教家答這是「神」的創造；這是「萬能之神」的無神主義的科學家支吾地把種種科學名辭和實驗等等來解釋牠，彷彿牠是一樁可憐的死東西，可以裝在賴登（註四）瓶裏在櫃臺上出賣的；可是各時代的人類，都有他們自然的知覺，設使他們在忠實地應用這知覺，大家都要主張說這是一件活的東西，——呀，是一件不可言說，神般的東西；我們經了這許多科學解釋之後，對牠最好的態度祇有畏敬，卑抑着虔誠地拜倒靈魂膜拜，若不用語言，何妨就在沉默中。

現在我還要進一步說：像我們這種時代，實在需要着一個「先知」或「詩人」來教導我們，幫我們來剝掉那些可憐的不虔誠的束縛，那種種名辭和科學式的響言，——古時那些誠摯的靈魂，不受這些東西的束縛，倒先我們做到這個地步了。這個世界，在今日祇有得天獨厚者把牠看做神明，可是在當時，不論那一個張開眼睛看就感到了神明。他是赤裸地臉對着世界站着的。「一切都像神，或就是神；」——若安保羅 (Jean Paul)（註五）還覺得這樣；那碩大的若安保羅，他有灑脫一切響言的力量；可是他們那時連響言還有。卡腦浦斯 (Canopus)（註六）把他藍鑽石般的光明（我們從未見過的那種獷野，蔚藍，像精靈般的光明），照射在沙漠上，是要洞穿到牠所嚮導着在那荒涼曠野中前進的那個依虛瑪利脫 (Ishmaelitish) 人的心頭。這獷野人的心中，全俱了一切感情，可沒有表達他這種感情的語言，看着這卡腦浦斯，彷彿是一隻小眼睛，從偉大淵深的

「永生」中向他望着，顯現給他看內在的華美。我們能夠瞭解這種人怎樣膜拜卡腦浦斯嗎？怎樣變成我們所謂沙平教（Sabean）的，去膜拜星辰嗎？在我看來這就是各種「異端教」的祕密。膜拜，就是卓絕的驚奇；無限無量的驚奇，就成了膜拜。這些原始人類看來在他們週圍的一切都是某種神明或類神的徵幟。

且看這裏面有怎樣的眞理的永恆的纖維存在。我們現在倘然開着心扉張着眼，是不是在每一顆星星，每一片草葉中，找見了一個「神」？我們現在的膜拜當然不取這種方式；可是當我們認識每種物件中自有牠神性的美麗，每種物件實在是『一扇窗從那裏我們可以窺見「無極」』的時候，是不是還自以為這是一種價值，這是一種所謂「詩的天性」的憑證嗎？凡能甄別物類中的美質者，我們都叫他「詩人」，「畫家」，「天才者」，得天獨厚者，可愛的人。可是那些沙平人早就有這點兒能耐。——所不同者，他們用的是他們的方式。然而不論他們的方式如何，我們總該承認牠是一種價值；比完全愚蠢者總好，比馬和駱駝總好，——他們簡直不做什麼！

倘然我們把眼見的一切都認為「最高之神」的徵幟，我又要說，在這一切中，「人」是最顯著的一個。你們總該聽見過聖克利蘇斯都（St. Chrysostom）（註七）在猶太人中談着舒基那（Shekinah）（註八），或稱聖經箱（Ark of Testimony），「神」的顯著的神啓，這一段名言道：『人總是眞實的舒基那！』的確，這是不錯的，並不是一句空話，確有至理在。我們形體的精英蘊藏在我們中，所謂「自我」這東西的神祕，——呀，用什麼字句能解釋這些？——這就是「上天」的呼吸；「最高者」借着人身的顯現。這個肉身，這些靈才，我們這個生命，是否就是這「無名者」的外帔？「宇宙中祇有一隻神廟，」虔誠的腦范利斯（Novalis）（註九）說，『這就是「人的身體」。沒東西能超過牠的聖潔。膜拜在人前就是崇奉着「肉中的神啓」。我們摸着了「人身」就接觸了「天」！』初聽了這番話，彷彿祇是賣弄辭藻；實則不然。祇要仔細想想，就覺牠是科學的事實；是盡字句之力所能表現的事物之眞相。我們是神蹟中的神蹟——是上帝不可測度的大神祕。求瞭解，我們不能，求達之語言，我們又不能；我們求之急，祇能感知這確是這樣。

這些眞理從前卻比我們今日容易感知的多。我們這些青年的後代，固然有我們童稚的清新，可是古時那些誠摯者的淵深，卻不以為用着些科學名辭就可以解決盡上天下地的一切，祇該長

敬地，蹊異地直接向着牠們望他們在「人」和「自然」中所感到的「神性」比較的要確切些；——他們並不瘋狂，卻能膜拜「自然」，更能膜拜「自然」中的「人」。我上面說過膜拜就是無限的驚奇；所以他們祇要靈才健全，心地誠摯，就能這樣做。我以爲這種「英雄膜拜」的心理實在是古代思想統系中一種具有支配大力的原素。我們可以說所謂「異端教」的這一座紊亂的林子，實在從許多根上茁生起來的：對於星辰或別種自然物的種種驚奇欽服，可以算是一支根或祇是一支根上的一條纖維；可是這「英雄膜拜」卻是一切根株中最深的一支，是一支給養的根，整個兒的樹幹大部份靠着牠營養，靠着牠長成。

既然膜拜一顆星星也包涵着這些意義，那麼膜拜「英雄」該有多大的含意！「英雄崇拜」就是對「大偉人」卓絕的驚佩。大偉人始終是可驚可佩的；根本說，此外就沒有什麼值得驚佩的東西！一個人胸懷着驚佩高出於自己者的感情，就有了最高尚的感情。不獨在今日，即在一切時期中，這就是人生中具有活力的勢力。宗教的基礎打在這上面；不獨「異端教」，其餘比牠高得多，眞得多的宗教也都站在這上面——一切我們知道的宗教都站在這上面。所謂「英雄崇拜」，虔誠倒地的驚佩，悅服，燃燒地，無窮地，祇爲了一個至高無上像神般「具有人體」的人——這不就是基督教的精神嗎？英雄中最偉大的就是「他」——這個「他」我們這兒不必說！讓聖潔的靜默去澈悟這聖潔的玄理；到那時你會瞭解牠是一種眞理最後的圓成，融貫到地球上人類的全部歷史中。

我們再就淺近一些的講，那麼一切「忠誠」不也跟宗教中的「信仰」類似的嗎？「信仰」是對於幾位得道的先師，幾位精神上的英雄所貢獻的「忠誠」。那麼這「忠誠」又是什麼呢？不就是一切社會的生命呼吸，英雄崇拜的暴露，對於眞正偉大者的驚佩悅服嗎？社會的基礎就打在這「英雄崇拜」上。凡階級中的最貴顯者人羣社會靠着牠而成立，這就是一種 Heroarchy（英雄政府）——簡直就可以說是「聖教政府」（Hierarchy），因爲牠也差不多是超凡入聖！Duke（公爵）這個字是 Dux 變的，意思就是「首領」，King（王）這個字是 Kön-ning，Kan-ing 變的，意思就是「知而能的人」。社會的各部份到處是一種有等差的「英雄崇拜」的表現；——對於眞正偉大智慧者的頂禮馴服。這種表現並不是毫無憑藉地不準確。這些社會上

的貴顯，可以拿鈔票來做一個比喩，牠們多代表着金子；——可惜這裏面常常有僞造的假鈔票。若是假鈔票祇有幾張，我們可以敷延過去，就是稍稍多一些，也還可以勉強；可是等到全多變了假的，或大部份是假的，那就不能容忍了！決不能；於是就發生了革命，高嚷着「提漠克拉賽」「自由」和「平等」，種種名詞。這鈔票是假的，牠們裏面找不着金子，人民就失望地呼號着沒有金子了，永沒有金子了！——「金子」，「英雄崇拜」，在各時期中各地域中永不會消滅的，直等到人類的末日。

我知道「英雄崇拜」我所稱的這種「英雄崇拜」，據說到現時代已經消滅了，已經最後絕跡了。在這時代中否認大偉人的存在；否認大偉人的需要，這種理由倒很有詳細研究的價值。你隨便提出一位大偉人，比方像路德，交給我們的批評家們，他們就要開始把他實行他們所謂的「審查」；決不膜拜他，祇量他的尺寸，——顯露出他是怎樣微小的一種人！他們會說他祇是「時代的造成者」；叫他出來的是「時代」，什麼東西都歸功於「時代」，他算不了什麼——可是這些小批評家究竟能給我們些什麼呢！我覺得這多是些無聊的工作。眞會是「時代」叫出來的嗎？！咳我知道「時代」常在那裏大聲疾呼的叫喚大偉人，可惜叫雖叫，祇恨找他不到。他不在那裏；「上天」沒有派他來；「時代」雖叫得響，也不能不變成混亂破損，祇因他不肯應召而至。

我們仔細想一想，「時代」祇要找到一個適當的大偉人，決不會毀滅；祇須一個明達賢德的人，有確知「時代」所需要的智慧，有引導「時代」走上正軌的膽識，這就是不論那時代的救主。在普通衰頹的時代中，充滿了無信心，困苦，徬徨，頹廢，懷疑的性質，艱阻窘迫的環境，萎靡地向着更糟的困苦中傾頹下去，直到最後的毀滅；——這一切，我比之以一堆乾燥死寂的燃料，等待着「上天」放下來的火焰把牠燃燒起來。大偉人，從上帝手中直接取到了自由的權力，就是這種火燄。他的話就是救濟一切的名言，大家可以信服的。他接觸到的，一切都圍着他發出像他一樣的火燄。現在竟以爲是那些冒煙的乾柴叫他來的。不錯，牠們的確急切地需要他；可是若說叫他來的——還有人在嚷：『瞧，不是那些柴桿自己生的火嗎？』我不能不說，這種人是短視的批評家了。一個人不能信仰大偉人，正是顯露他自己淺薄的最可憐的憑證。一個時代中，倘普遍地盲視那種精神上的火燄，祇信仰那一堆荒廢死寂的燃料，眞也是一種極可憐的現象。這是無信心最後的完成。我們該

知道，在宇宙史的各時期中大偉人總是不可少的時期挽救者——是一種火燄，沒有牠柴桿永不會燃燒的。我早就說過，「宇宙史」祇是「大偉人的傳記」。

這些一小批評家雖竭力在那裏提倡無信心和精神上普遍的麻痺，可是他們未常能得到完全的勝利。各時期中常有倔起的人物，其偉大性足以反證他們的理論，足以使一般人感到那些理論祇是些浮言與妄想。更足注意的，他們在任何時期中，決不能從人類心靈中把崇敬大偉人的特別心理完全鏟除了去；那種眞實的驚佩，忠誠，敬仰，不論怎樣曚昧顚倒，也是根深蒂罔的。人類不亡，「英雄崇拜」是永不會滅亡的。鮑斯威爾 (Boswell) 崇拜他的約翰生 (Johnson)，就是在十八世紀也十分忠實的。向無信心的法國人也信仰他們的福祿特爾 (Voltaire)；在他一生最後的事蹟中，他們「窒息他在薔薇花之下」，擁擠在他的週圍做一種怪異的「英雄崇拜。」關於這個福祿特爾，我常感覺到十分的怪異。老實說，倘然基督教可以算是最高級的「英雄崇拜，」那麽這福祿特爾派該算是最低級的了！他的一生是純粹反基督的生活，這又是一種怪異的反較。法國人之對於福祿特爾實在並沒有什麽驚佩的心理。「俳諧」(Persiflage) 是他們全心理的性質；敬服，在他們心理中卻沒有地位的。可是瞧！這個番納 (Ferney)(註一〇) 的老頭兒到巴黎來；一個八十四歲老邁龍鍾的老人。他們感到他也是一種「英雄；」感到他犧牲了一生去反抗錯誤和不義，營救卡拉斯 (Calases)，撕去踞高位的僞善者的面具——簡括說，他的方式雖異常，卻也像個勇士般奮鬭過的。他們感到，倘然俳諧是件偉大的事業，這是個不可企及的俳諧家。他是他們每一個人實現的理想，是他們大家想做的人物；一切法國人中最法國性的人。他準確地是他們的神——是他們最適合的神。因此，一切人，從安都娜脫后至聖特尼門的稅吏，那一個不崇拜他？上流社會的人喬裝了酒館裏的侍者。郵車站長高聲對他的車夫嚷：『快些兒趕車，你車裏坐的是福祿特爾先生。』他的車子在巴黎市中是「慧星的星核，總拖着滿街的星尾。」婦女們老要在他皮衣上偸拔一兩根毛下來，當聖潔的古董般保藏着。全法國中最高最美最尊貴者沒一個不當他是更高更美更尊貴的人。

所以，從腦斯的奧定推算到英國的約翰生，從基督教「神聖的創始者」推算到大辭典派（註一一）「彫敝的首領，」無時無地不在那裏崇拜「英雄。」這是永不會改變的。我們大家都愛好

大偉人；愛他，敬他，馴順地向他頂禮；除了他，我們肯向那一個忠實地頂禮呢？凡是真實的人，苟能向的確超越在他上面的人致敬；他不是也自覺高超了嗎？這是人類心靈中最可貴最幸福的情感。我深幸在各「時代」中，雖有懷疑的邏輯，普遍的疏忽，不誠和枯寂造成種種影響，卻不能在人類內在毀滅這種先天的忠誠與崇拜。無信心的時代，本來立刻就要轉變成革命的時代，所以到處在向下趨，每個人身上都看得出可憐的彫零與頹廢。可是我在這時代中，彷彿看見這「英雄崇拜」的不可磨滅性，像中流砥柱般屹立在那裏；革命潮流中種種混亂的破碎給牠擋住了，再不能往下沖。在革命時期中，這些混亂的破碎東西圍繞着我們衝撞激盪，可祇到此而止，再不能往下沖。這是個天長地久的柱石，靠着牠一切又可以重新建設起來。所以我覺得人類以種種意義崇拜着「英雄」我們大家永遠敬服着「大偉人」。這兩種心理是一切下趨潮流中有活力的柱石；——在近代革命史中祇有這是不變的一點，不然要變成一片無底無岸的汪洋了。

這是我在古民族「異端教」中所找到的真理，雖披上了件陳舊的外套，那精神卻還是真的。「自然」仍是神聖，是「神」之工作的顯現；「英雄」仍是可崇拜的；這是一切「異端」宗教在

牠們狹隘而原始的可憐方式中想勉力表現出來的。在各種「異端教」中，我選定斯干狄那維亞這一派，以為最足引起我們的興味。第一，因為牠時期最近；牠在這一部份的歐洲直綿延到十一世紀；八百年前那威人還是奧定的崇拜者。其次足感興味的，牠就是我們祖先的信條；我們血管裏還流着他們的血，我們當然還有許多地方類似他們。真奇怪；他們竟還相信這種，而我們的信仰又這樣的不同。為了這許多理由，讓我們把這可憐的腦斯信條來研究一下。資料有的是；因為這斯干狄那維亞的神話更有一樁有趣的事；牠們都保存得十分完整。

在這個怪異的海島冰島（Iceland）中——據地質學家說，這是海底裏火燄中爆裂出來的；一片火巖荒漠的大地，一年中大半的月份都給黑暗的風暴吞噬了，可是在夏季中卻有曠野光明的美麗；屹然矗立在北海中，嚴肅而猙獰，有的是積雪的山頭，吼鳴的噴泉，硫黃池和可怕的火山裂口，祇像一片霜雪與火燄混亂搏擊的戰場——在這種地方我們決不敢希望有什麼文學或筆錄的紀載，把這些東西紀錄下來。在這片曠野的海邊上，卻有一帶青草的原野可以飼養牛隻，人類靠着牛隻和海產也可以生存；這些人彷彿倒有詩人的天性，有着淵深的思想，並能把他們的思想音

樂般吐露出來。倘使冰島沒有從海底裏爆裂出來，倘使牠沒有給北國人發現出來，我們該受多大的損失！很多腦斯的古詩人都是冰島產生的哩。

有個早期在冰島上的基督教「牧師」，叫賽門特（Sæmund）的，也許還殘留着一些愛好「異端教」的心理，把他們正要遺亡的「異端教」古舊的歌曲搜集起來，——一切帶有神話性，先知性，大半都有宗教色彩的詩歌：這就是腦斯批評家所謂的舊的或稱詩的「愛達」（Edda）。Edda 這個字的字源已不可考，據說是「女祖先」的意思。隔了差不多一世紀之後冰島上一位十分著名的紳士，名叫史腦羅史德勒孫（Snorro Sturleson）的，受着賽門特孫子的師傅，在其他著述之外，又把這全部神話做成一部散文的本事；把新的片斷來說明傳流的詩句。這是用大技巧，眞天才，所謂下意識的藝術所造成的著作；徹首徹尾是明瞭淺顯的文章，今日讀之，猶饒興趣：這就是新的或稱散文的「愛達」。有了這兩種作品更有其他大半是冰島文寫的「沙卡」（Sagas），加以那裏面的一些冰島文或非冰島文的註解，至今還在北方熱烈地風行着，使我們今日還可以得到一些直接的內視；領悟這種腦斯人古風俗中信仰的眞相。現在讓我們暫置牠是一種錯誤的

宗教的成見，且把牠當做一種古舊的思想，看我們究竟能否給他們以多少的同情。

這種北國舊神話中最重要的特點是人格化了「自然」一切外襮的工作。把「物質自然」的工作，誠摯而簡單地承認爲純粹奇蹟性的，可驚的，神性的東西。凡我們今日所稱的「科學」，他們都看着駭異驚恐匐伏，稱爲「宗教」。「自然」中黑暗而惡意的勢力他們都當作「妖東」，（Jötuns）意卽巨人，一種毛叢叢魔怪性的大動物。霜雪，火燄，海飈都是「妖東」。至於夏令的熱，太陽等善意的勢力，都當作「神」。這兩種人物就分佔着這個宇宙的王國；彼此隔離居住，永遠在仇殺的混戰中。「神」們住在上面的「阿斯卡」（Asgard），卽「阿孫（Asen）或神的園」中；「妖東海」（Jötunheim）一片遼遠黑暗的土地，卽是「妖東」的鄉土。

這一些都看着怪異；可是我們若追求牠的根原，當知牠並不是無謂，更不是癡愚。比方拿「火燄的勢力」來說，我們現在用着些平凡的化學名稱，就把潛藏在牠內面的，像潛藏在一切物內面的牠那本質的可異性掩蓋起來了；可是在這北國的古代人看來，卻還是一個迅速狡猾的魔怪，是「妖東」的同族。在賴特龍羣島（Ladrone Islands）上的野蠻人（據西班牙人旅行家說）也

把他們向未見過的火當做住在乾木裏的一種魔或神，你觸着牠，牠就咬得你很痛。就是我們，雖有化學，倘無癡愚者幫着牠辯護，也不能不承認火燄是一種奇蹟。究竟什麽是火焰？——還有霜雪，腦斯的預言家算牠是一個蒼白的「妖東，」一個巨人名德利姆（Thrym）或赫利姆（Hrym）；還有 Rime，這是我們這裏差不多失傳的字，可是在蘇格蘭還代表着蒼白的霜雪。當時他們決不像我們般把這 Rime 當做一堆化學物的死東西，卻算牠是一個活的「妖東」或魔怪；這個怪「妖東」Rime，在夜晚趕他的馬羣到家裏，坐下來「梳牠們的鬃毛，」——這些馬就是「冰雹的雲陣」或迅速的「朔風。」他的牛羣——不，不是他的，是他族人海滿巨人（Giant Hymir）的牛羣就是「冰山」，這個海滿睜大了魔眼「瞪着巖石，」巖石觸到了他的視線就崩裂了。

雷在當時不光是玻璃上或樹膠上擦出的陰陽電；這是董納（Donner）神或島爾（Thor）神——他也是慈善夏熱之神。雷是他的震怒；黑雲堆聚是島爾神縐起了憤怒的眉心；天上爆出來的電閃是島爾神手裏扔下來無所不破的鎚；他在羣山頂上趕着大聲的兵車——這就是霹靂；他怒極了，「在紅鬍子裏吹氣，」——這就是雷動前颯颯的暴風。巴德（Balder）神，一個美麗的白神，正直而慈祥（早期的基督教士說他類似基督）就是「太陽」——是一切有形物類中最美麗的；一個雖經我們各種天文學和曆算學的推求，牠還是可驚不滅牠的神聖！然而我們傳聞所得的神聖中最高尙的一位，莫過那德國字源學者格利姆（Grimm）所找到的：「願望」或 Wünsch 之神。「願望」之神，他能給我們以願望的一切！這不是人類精神上最誠摯而最粗拙的聲音嗎？這確是人類原始以來最粗拙的理想；可是在我們最近代精神文化的形式中仍見牠的顯現哩。祇有高遠的考索纔能叫我們知道這「願望」之神並不是眞神。

此外別種「神」或「妖東，」我祇爲字源學的便利起見，再數述幾個：海颶是「妖東，」曖奇（Aegir），一個極危險的「妖東；」——直至今日，聽說我們德倫德（Trent）河上那些腦汀亨（Nottingham）的船夫，見河水泛溢（一種倒流的水流，打着旋渦很危險的），就叫牠做「曖格」（Eager）；他們嚷道，『小心着，「曖格」在來了！』奇怪，這個字留存至今，彷彿陸沉的大地露着一點兒峯顚！最古的腦汀亨船夫該是信奉「曖奇」神的。足證我們英格蘭的血統有大部份丹麥腦斯種在裏面，或可說，推求根底，丹麥，腦斯，薩克遜種族，除了一些浮面的不同以外，沒有什麽差別，—

—正像異教與基督教等類的差別一樣。可是我們這島國上卻滿佈着純粹的丹斯（Danes）種——屢次的侵略帶來的，沿東岸一帶較多，而最多的該算在北方。漢堡（Humber）以上，盡在蘇格蘭全境中，普通人民的語言都帶着很濃厚的冰島意味；牠的德國性就有一種特殊的腦斯色彩。他們也是腦門人（Normans），就是「北國人」——倘然這是美麗的說法——

他們那位爲首的神，奧定，以後我們還有詳細的討論。現在要請你們注意的這種斯干狄那維亞宗教的精華，老實說，也是一切「異端派」宗教的精華，祇在承認大自然的勢力是類乎神的，壯麗驚人的人格性的代表，——或爲神，或爲魔。在我們看來這並沒有什麽不可解的意義。這祇是人類幼稚的思想遇到了宇宙驚人的壯麗，帶着驚駭而展開了。我覺得這腦斯的思想中，有極眞實，極偉大，極類人的東西在裏面。有一種寬廣的簡易淳樸，跟輕俏莊嚴的希臘「異端教」是完全不同的，這是斯干狄那維亞思想的特點。這是「思想」；是深沈，粗拙，懇摯的心靈所發出來的眞實思想向着牠們週圍的東西慢慢地展開了；是臉對着臉，心對着心把這些東西施行檢閱——這是一切時代中一切完善思想最重要的素質。決沒有希臘「異端教」中那種莊嚴的輕俏，一半帶着遊嬉的性質；祇牠顯現着質樸的忠實和獷野的力量，一種偉大而粗拙的眞摯。看慣了我們阿普魯（Apollo）美麗的塑像，聽慣了我們清明微笑的神話，再來到這些腦斯的神羣中，當然要感到異常：看他們「釀着酒」，鑑清海「妖東」，暖奇派島爾到「妖東」國裏去攫取一隻鼎，島爾經過了許多險難，到底取到了鼎，把來罩在頭上，像一隻大帽子，走回來，——全身差不多都給罩沒了，鼎耳直到他的脚跟！這種腦斯的思想特徵着一種空廓的鉅大，一種碩大拙笨的巨人種族；具有強大的體力，可完全未經訓練，無所依附地蹈着徬徨的大步。但看他們關於「創世」的這一段原始神話。巨人依獸（Ymer）爲「暖風」所造成，也就是霜雪與火焰搏鬭中所造成的極紊亂的作品，一旦給諸神所殺，諸神就決定要把他的屍身造成一個世界。他的血造成了海；他的肉造成了陸地，巖石就是他的骨；他的眉骨造成了阿斯卡，諸神的居處；他的頭骨變成了蒼穹，而頭內的腦漿就成了雲。這是怎樣的一種海貝——勃洛狄那某亞（註一二）的事業呀！這種未成熟的思想，偉大的巨人性的壯碩的；——祇待時間把牠化成莎士比亞和歌德的堅實的偉大，化巨人性而爲神性，比巨人更強。——這些人在靈與肉之間都是我們的始祖。

我也喜歡他們「依格特拉西樹」(Tree Igdrasil)所表現的意義。他們把一切生命比做一棵樹。「依格特拉西」就是一棵「生存」的槐樹，牠的根深及海拉(Hela)或死的國境；牠的樹幹高及於天，伸張枒枝籠罩着整個兒宇宙：這就是「生存之樹」。在牠的根上，死的國境中，坐着三個腦那(Nornas)，命運之神，——過去，現在，未來；從聖泉中汲着水灌牠的根。牠的枒枝，有許多萌芽穉葉，——那就是各種事蹟，忍受的事，經營的事，災難等，——籠罩着一切地面，一切時間。每一張葉豈不就是一段傳記，每一根纖維豈不就是一樁事業，一段言論？這些枒枝就是各民族的歷史。牠颯颯作響就是人類生存的喧鬧，從古及今。牠在那兒長大，人類熱情的吐息穿着牠颼颼有聲；——或成狂風，激驟地在那裏吹，像諸神的聚吼。這就是「依格特拉西」，「生存之樹」。這就是過去，現在，未來；已做的，在做的，與將做的。你們但想，人類的一切事物是怎樣地在那裏循環着，各個都無可避免地與一切相通，——怎樣我今天給你們說的字句，不獨是從穆蘇哥斯(Moesogoth)的烏爾飛拉(Ulfila)(註一三)借來的，也是向從第一個會說話的人算起一切人借來的，——我覺得沒有別個比方比這棵樹再確當了。眞美麗；簡直是又美麗又偉大。「宇宙的機械」(註一四)，——呀，就祇拿這個來反較着看！

這種腦斯人觀察「自然」的眼光確是奇異；跟我們所認識的「自然」確是不同。到底這種觀察是從那兒來的呢，沒有人願意去仔細討論！祇有一點我卻可以說的：牠來從腦斯人的思想中；——特別是來從第一個有思想創造力的腦斯人的思想中。我們該稱他叫第一個腦斯的「天才者！」在這宇宙中憧憧來去的本也有無量數的人們，可他們都祇有禽獸也能感到的一種聾盲模糊的驚駭；或祇有人們單獨能感到的一種痛苦而無效果的追求的驚駭；——直等那大思想家，創始者，預言家的到來；他能把思想形之於語言，撼醒了一切人夢酣的本能而化成思想。這就是思想家，精神上的英雄的軌範。凡他說的，都是一切人快要說的，渴盼着要說的。一切人的思想都彷彿從苦悶而迷魘的夢境中跳了出來，圍繞着他的思想；響應着說，是的，一點兒不錯！人類都感着愉快，彷彿從長夜中見到了曙光；——他們眞彷彿從不存在的境界驚醒而入了存在的境界，從死進了生命，不是嗎？我們現在還尊敬這種人，稱他「詩人，」「天才者」等等；可是在這些獷野人看來，他竟是個魔術師，是一個為他們造作種種魔怪難測的幸福的人；是個「先知，」是個「神！」——思想

一經撼醒是不再會入睡的；牠祇伸展開來變成一種「思想的統系」，以人傳人以時代傳時代，慢慢地長成起來，——直到牠發育充足這一個思想統系不能再求發展的時候，牠就得讓別一種來佔有牠的地位。

我們想在腦斯人中，這個名稱奧定的「人」，做着腦斯諸神的首領，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是個大師，是個靈與肉的統率者；是個英雄，有不可限量的價值；人們對他的驚羨超越了一切界線，變成了崇敬。他不是有一種吐露思想的權能，和其他一般人視為魔術般的權能了嗎？因此粗拙的腦斯人心感着無邊的感謝。他不是給他們解決了這個「宇宙」中斯芬克斯（Sphinx）的謎語，讓他們確知在此中的命運了嗎？有了他，他們就知道在「宇宙」中該做些什麼，以後該希望些什麼。「生存」給他化成了可以言說而和諧；他第一個把「人生」造成了活的！——我們可以叫這個奧定是腦斯神話的原始；或是奧定，或是不論那個人，人中之人的第一個腦斯思想家。他把他「宇宙」的觀察發表了，於是在一切心靈中也同時茁生了同樣的觀察，繼續發展着，在牠得一般人信仰的時間中，永遠的發展着。牠彷彿是用着一種同情的墨水隱隱地寫在一切人的心靈上；經他的一句話，立刻都活跳地顯現出來。其實世界上每一個時代中所謂產生一切的大事件，不就是一個思想家的來到嗎！——

還有一件我們不能忽略的事情；借着牠，可以稍稍說明這些腦斯「愛達」的紊亂。這些「愛達」並不是一種有聯絡性的「思想的統系」；實在祇是幾種接續的統系的總和。我們在「愛達」中，看着一切腦斯的古信仰，牠都在同一的距離中，祇像一塊畫布上的圖畫，分不出遠近，其實滿不是這麼一回事。牠所表現的是從這種「信仰」開始時起，各個接續時代的背景，有種種不同的距離和深淺。從第一個斯干狄那維亞思想家起，一切思想家都貢獻他的一部份而彙成這個斯干狄那維亞「思想的統系」，這是他們不斷地改良增益，大家彙合成的工作。可是究竟牠有怎樣的歷史，牠怎樣經過了思想家一個接一個的貢獻，從這個形式換成了那個，直到形成我們眼見在「愛達」中的這種形式，簡直沒有人能夠知道。牠裏面的那種種德蘭皮松（Trebisond）（註一五）和德倫德（Trent）（註一六）般的會議，雅典那修斯（Athanasiuses）（註一七）般的人物，和但丁般的詩人，路德般的宗教革命家，都沉沒在黑暗的長夜中，聽不見一點兒迴聲的了！我們祇能知道牠的確有

這樣一段歷史不論那裏一個思想家顯現出來，在他所思想的事物中必定有一種貢獻，一種補充，一種改革或革命。唉，就是奧定他自己所手創的這一個最偉大的「革命」，不是在我們面前也像其餘的一樣是默默無聞了嗎？奧定還有什麼歷史？我們聽到他曾經有過歷史反要覺得驚奇！怎說這個奧定，竟是像我們一樣的一個人，有着腦斯獷野的衣服，獷野的鬚髯和眼睛，說着腦斯粗拙的話，做着腦斯粗拙的舉動；有我們的憂和喜，也有我們的肢體和相貌；——實實整個兒跟我們一樣：他卻能做出這種工作！可惜這工作大半已失傳了；做的人也祇賸了一個名字。"Wednesday"，人們要叫明日就是「奧定日」！實在奧定已沒有了歷史，沒有了卷牘可稽，沒有那種值得紀錄的懸度的了。

史腦羅(Snorro)的確也曾用着他最鎮靜的態度，一種類似商業性的簡潔的筆法，在他的那威列王年紀（Heimskringla）裏，敘述着奧定怎樣是一個雄主，在黑海邊上，率領十二個貴族和一羣想向外開拓的民族。怎樣他率領了這些亞森人（Asen）（亞細亞人）離開亞洲；怎樣他輾轉征伐，最後定居於歐洲的北部；怎樣他發明了文學，詩歌等等，——慢慢地給斯干狄那維亞人推崇成了神的首領，而他那十二個貴族變成了他的十二個兒子，也像他一樣的成了「神」：史腦羅以為這是確實無疑的事實。在他同世紀中，又有一位怪僻的北國人，薩克蘇格拉馬帝格斯（Saxo Grammaticus）（註一八），比他更要堅決，竟毫不遲疑地在每一段神話中找出一段歷史的事實，就把牠寫下來，算是丹麥等處浮世的事蹟。數世紀之後，又有博學而謹慎的島福斯（Torfaeus）（註一九），竟詳加推算，都給牠指定了年月。他說，奧定到歐洲約在紀元前七十年。其實這一些全都根據着懸度附會而成，現在早發現了牠們的不可靠，我也不願多說。若說年份，離着紀元前七十年遠得很哩！凡是奧定的年月，他的冒險事蹟，他那時整個兒浮世的歷史，一切人物和環境，都永遠沉澱在千萬年不可測的時間中了。

所以德國有位考古家叫格利姆（Grimm），他竟根本否認有奧定這樣一個人。他引用字源學來做證據。Odin（奧定）的本字是 Wuotan，這個字散佈在各處條頓民族中，都作為領袖之「神」的名字；據格利姆的意思，這字出拉丁的 Vadere，彷彿就是英文的 Wade 這樣的字，——原意當作「動作」，「動作的本原」，「權力」；那麼這是適合於最高之神的名字，決不是

人的。他又說，在舊薩克遜日耳曼及一切條頓民族中，這個字都表現着「神」的意思；凡假借牠做成的形容字，全都表現着「神」「超越」或關於領袖之神的各種意思。這些話的確很近情！為了這些字源學上的材料，我們該向格利姆致敬。現在我們假定這 Wuotan 的意義的確是 Wading「動作之力」了？可是為什麼我們不能說牠是一個英雄性的人，一個主動的人的名字，而一定要算牠是神的呢？講到那些形容字和假借着牠造成的字——不聽見西班牙人因為大家一致崇敬了羅丕（Lope）（註二〇），所以對着花或婦女有特殊美色的時候，就習慣着稱呼「羅丕花」或「羅丕女」的嗎？倘然這種習慣能在西班牙綿延不絕，這羅丕將來也會成一種神性的形容字了。所以，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他語言論（Essay on Language）中推測各種形容字的造成是這樣的：最初該有一種極綠的東西，牠的綠色最足令人注意，牠的名字就叫「綠」，於是以後看見有什麼跟牠一樣有這種特性的，比方說一棵樹，我們就稱牠做「綠」樹——正像我們至今還叫什麼 Steam coach；Forr-horse coach 等名詞一樣。史密斯以為，一切原始的形容字都是這樣造成的：起初都是實質是物件。我們不能夠為了字源學就這樣消滅一個人！以前一定有一個第一個大師和首領；一定有一個奧定，當時牠的意義一定很明瞭；牠決不是形容字，是一個有血肉的英雄！一切古代傳世的遺音、歷史或歷史中的迴聲，都一致把這種思想啓示我們，證實牠的確當。

那麼奧定這一個人究竟怎樣會給人家當做了神，變成了領袖之神呢？——這種問題，當然沒有人肯下一句斷語的。我早已說過崇奉他的人，實在不能把他們崇敬的情感定下怎樣一種範圍；他們還沒有權衡崇敬的天秤哩。你們祇拿自己來設想，假使你們崇敬某某大偉人的情感擴張開來，超越了一切範圍，充滿了你們思想整個兒的境界，而泛溢出來了！或者說，奧定這個人也許自己感到有一種神性，——因為在一個偉大而淵深的靈魂裏，永遠有一種靈感及幻象和衝動的潮汐向他激盪着；他自己不知道這些是那兒來的，祇覺是一種隱謎，是一種驚異，——感覺到自己就是一種“Wuotan”，一種「動作」，一種至上權力和神的流露，在他神往的幻象中，一切「自然」都彷彿是神的可畏的火影，而一種“Wuotan”的流露，就深藏在他自己的內在！不一定他是在作偽；最多祇能算他是錯誤，因為他實在把自以為最真實的說出來。凡是偉大的靈魂、誠摯的靈魂，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在最高的極峯和最低的深淵間轉變着；在一切物中最難測度的——他自

己！人家當他怎樣，他測度自己是怎樣；這兩個問題彼此古怪地互相影響着互助着做成結論。他看着一切人恭敬地崇奉他；又覺得自己獷野的靈魂裏充滿了高尚的熱情愛感，充滿了旋風般混亂的黑暗和燦爛地新生的光明；又覺得在他週遭神的宇宙爆發出神性的美麗，這是從沒有別人能感覺得到的，有了這種，他該自以為什麼了呢？不是"Wuotan"嗎？大家衆口同聲地附和道，是"Wuotan"！

再次，我們可以研究在這種事件中「時間」可以有怎樣的力量；倘然一個人在世時已成了偉大，去世後當可以變成十倍的偉大。「遺傳」這東西是怎麼一具鉅大的暗箱放大鏡呀！祇須愛慕崇拜深藏在人類的心靈裏，從而鼓舞着，什麼東西都會在他的記憶中，幻想中長大起來。況且在黑暗中，在純粹的混噩中，無年月，無卷牘，無書籍，無阿倫代爾的石刻(Arundel-marble)(註二二)；這兒那兒祇賸下幾堆亂石的墓表。既無書籍之可稽，那麼三四十年之後，不論那個偉大人物，親見他的一些同代人相繼死亡，自然就變成了神祕了。再推演到三千年之後，四千年之後！——這種事情其實推理下去得不到什麼結果；這是不能推理不能闡解的事件；邏輯該知道這不是牠能力所能說得清的事件。我們祇須在極端的遼遠中，在這隻暗箱裏面鉅大映影的中心認清了一微小而眞實的光芒就夠了；但求認淸這一切的中心並不是瘋癲，確實是健全一類的東西。

腦斯人的心靈，雖黑暗卻是活的，懸盼着光明，而這種光芒就在牠廣大黝暗的渦漩中燃燒起來；我覺得這就是這全體的中心。至於這種光芒怎樣可以照耀出去，發揚光大，形式色彩作幾千倍異常的擴大，這卻不靠牠自己，大部份要靠接受牠的民族的心靈。你所看見的光芒的形與色，實在是這光芒所穿過的玻璃的形與色。——想起來眞奇怪，不論那個人，最眞實的事實也要照着他的天性做模型而改造的！我說過，凡是一個誠摯的人對着他的同伴說話，祇願說他認為「事實」的事情，說他認為「自然眞實的現象」。可是這種「現象」或「事實」的形成的方式，——在他以為怎樣的一種「事實」——卻總受着他自己思想的規律之影響而改變；這種規律是深微奧妙，卻也是普偏而運用不息的。這個「自然的宇宙」，各人都看牠是他「自己的幻想」；這個世界就是各個「自己夢想的幻象」之錯綜。「異端教」神話能造成今日的形式，得力於這種精神上的規律之精巧誰知有多少呢！比方「十二」這個數目，一切數目中除數最多，可以分二，可以分四，分

三，分六，是最可異的一個數目——因此就把牠決定「黃道的宮數」，奧定的兒子數，和其他無數以十二為數的東西。凡數目上有些模糊，都有歸到這「十二」上的趨向。以此為例，其他一切也都是這樣，並且都是未經意識的，——決沒有故意造成一種「比喻」的意思，祇是那些原始人清明的眼光能敏捷地認清了事物間祕密的關係，就坦白地馴服承受。希勒（Schiller）在「維納斯的腰帶」（Cestus of Venus）中，找着了一切美的本性，以為這是一個永久的美的眞理，怪異——可是他卻謹慎得很，並不暗示着古希臘的神話家有演講「批評的哲學」的意思！——總括說，我們該放棄這些廣大無垠的地域不講吧。難道我們還不能信奧定是個眞人嗎？錯誤確實夠錯誤了；若說簡直是虛偽無聊的寓言，計劃着的比喻，——我們不信我們的祖先會相信這些。

「倫納」（Runes）是奧定事業中最足注意的一樁，是古遺事中一件大事，有了牠，奧定纔做出許多魔術的神蹟。「倫納」就是斯干狄那維亞的字母；據說奧定就是造字的人！他能把內在不可見的思想一變而成寫出來的字蹟，的確是人類中最偉大的發現。這是語言的變相，其神祕不亞於語言。你們想還記得比魯國王阿塔華爾巴（Atahualpa）（註二二）第一次看見人家寫字時的

驚疑吧；當西班牙的兵士教他刻一個 Dios 字在他拇指的指甲上時，他怎樣駭為神奇，叫那西班牙人再在別個兵士的指甲上照樣刻劃，試驗這事情是否可能；倘然奧定果眞給這種人民造了字，他當然可以做魔術的了！

在北國人中，這些「倫納」眞有些自創的意味！不是腓尼基的字母，的確是斯干狄那維亞土產的字母哩。史腦羅還告訴我們詩歌也是奧定創造的；那麼他不光把「倫納」來紀錄語言，並且發明了語言中的音樂了。請你們設想自己這忽兒回復到了民族初誕時的童穉時期；在我們歐洲初期美麗的晨光中，一切彷彿都沐浴在初陽新鮮活潑的光耀裏，我們歐洲剛開始在想，在做！驚奇希望；在這些健碩的人類心中正像小孩子一般充滿了無窮驚奇和希望的光耀；在這些「自然」健碩的兒子中間，這兒忽然來了一個首領，不獨是個能征慣戰的將領，睜開他獷悍閃爍的眼睛決定應做的事，放大他獅子般獷悍的心實行這應做的一切；並且他也是一個「詩人」，是我們所稱的「詩人」，「先知」，偉大誠摯的思想家和發明家，——正像向來的「大偉人」一樣。一位「英雄」本來各方面都是「英雄」；尤其是他的靈魂和思想。這個奧定，在他粗能達意的方式中也想

有些表示開放着一顆偉大的心，意欲接受這偉大的「宇宙，」和此中的人生，且欲表示他對於這一切的偉大的語言。所以我說雖在他粗拙的態度中，他是一位「英雄；」一位明睿，天才，心地高貴的「英雄。」我們今日對於這樣人還要如此的驚羡，試問那些腦斯獷野的靈魂剛醒過來開始思想，要當他是什麼呢！他們當然沒有什麼名稱可以表示自己的心理，祇覺他是高貴而最高貴的；「英雄」「先知」「神；」Wuotan 一切中的最偉大者。思想不論牠怎樣說怎樣寫總是思想。我以為，這個奧定，總離不了是人類中最偉大的那一種人物。說他獷野深沉的心中包着一個偉大的思想！他說的話雖是粗拙，可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這些英文字，不就是從他這些幼稚的根上萌生出來的嗎？他就在這晤昧的原子中，這樣工作着。他像一線光明把這原子燃亮了；這是智慧之光，是心靈粗拙的高貴性，可是我們至今的光明也祇有這一種；所以我說這就是一位「英雄」他在那裏發着光，讓那些晤昧的原子稍增一些光亮，——這是我們至今仍應該努力的工作。

我該想他是個足為代表的北國人，是條頓民族中出類拔萃的人物。一切腦斯人獷野的心靈充滿着無窮的驚羡圍繞他，變成了崇拜。他是無量數偉大事業的根株；他的果實幾千年來在「條頓生活」的全面積上不斷的生長出來。我已經說過，Wednesday 不還是奧定的日子嗎？其餘像 Wednesday, Wansborough, Wanstead, Wandsworth, 這些字足證奧定也長到了英倫這些都是這隻根上長出來的葉子！他是一切「條頓民族」的大神，他們的「模範的腦斯人；」——他們就用這種方式去敬羨這「模範的腦斯人；」這就成了他在這世界中的定運。

所以，即使奧定這個人整個兒消滅了，還留下這個鉅大的「影子」映照在他民族全史的上面。因為他既已給人家當做了「神」我們可以斷定，在他以前的斯干狄那維亞「自然」全部的解釋，或可說模糊的「無解釋」或不論以前是何種情狀的解釋，一定要改換一種不同的發展而趨上一條新的途徑。凡奧定所見到的，用着他的「倫納」或音韻教過的條頓民族的全體都記住在心裏，要把牠實行，他思想的方式就變成了全民族思想的方式：——這種，在新的情狀中，還就是每個大思想家的歷史。那麼這種斯干狄那維亞的神話，像一隻鉅大的映畫鏡般牠的影子顯現出死寂淵深的過去，籠罩住北方的天空，攪成一大堆混亂的圖像，豈不就是奧定這個人的一幅肖象嗎？這是他天然容貌的大映象，有清楚的，有不清楚的，就這像擴大而混亂着所以我說思想總是思

想。大偉人決不會白生的宇宙的歷史祇不過是大偉人的傳記。

這種「英雄主義」原始的形態這樣天眞無助一個英雄能受着同伴的人類這樣傾心的接受，我覺得這裏面有十分感人的東西在形態上雖是柔弱卻有十分高尙的情感是跟這種人類一樣混噩天眞的情感。我一向深切地感到這是人類具有活力的要素，也是這個世界中人類歷史的靈魂；我希望今天能把這一層表明一些梗概，也就完成了這一次演講的主要作用了。我們現在見了大偉人不叫他「神」了，也不是無限制地敬仰他了；唉，不了，限制簡直多得很哩！可是我們若沒有大偉人或有了而簡直不敬仰他，——那就更糟了。

這種斯干狄那維亞的「英雄崇拜」，這種腦斯人觀察「宇宙」的方式，和他們在這「宇宙」中自處的方式實在於我們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們用小孩子般粗拙的方式去認識那「自然」的神聖，「人」的神聖最粗拙可是懇摯健碩像巨人般的顯示着這一個小孩將來長大起來要成怎樣一個巨人！——這是一個眞理，然而也可說沒有眞理。彷彿久已湮沒在時代中我們祖先暗啞的聲音，在年月的底層下，向着自己血系的子孫嚷着道：『這樣就是我們所觀察的世界這樣就是我們觀察這「生命」與「宇宙」的大神祕所得的映象與意識。可別看輕了牠。你們現在雖超越了牠，到了一個廣大自由的視野；可是還沒有到頂上。決沒有到，你們的意識雖已擴大了，可還是片面的不完全的這東西，不論在時間中或在時間外，總不會有一個人可以透澈了解的；就是再經過幾千年日新月異的發展，人類還是在掙扎着了解牠的一部份；這東西是比「人」偉大，不能給「人」了解的牠是個「無窮極」的東西！』

我們覺得這斯干狄那維亞神話的精粹，或可說一切「異端教神話」的精粹，實在祇想認識道「自然」的神聖，人類同他們週圍世界中可望而不可接的那些神祕的「權力」誠摯地相通。在我所知道的一切神話中這斯干狄那維亞的誠摯最勝。誠摯是牠最偉大的特性。牠雖缺乏那古希臘的蘊藉而超越（十分超越）的誠摯卻補償了一切缺憾。我以爲誠摯遠勝於蘊藉。我感到這些北國人擴大了眼睛和靈魂觀察「自然」：極懇極誠，像小孩卻像成人，態度是大心胸的簡樸，淵深而新鮮，方式是眞實，愛感，敬佩而無畏的確是一種勇敢眞摯的古民族。這「自然」的認識是「異端教」惟一的要素，至於「人」和他「道德責任」的認識（雖然在「異端教」裏也未嘗沒有，）

卻是此後變得純粹些的宗教的要素。這兒的確是「人類信仰」上的一個大區別，大時期；「人類」宗教發展史上的一塊重要的界石。最初的人祇讓自己跟「自然」和牠的「權力」發生直接關係，對牠們驚駭崇拜；直到後來的時期中，他纔知道「道德」是一切「權力」，他最大的任務是認淸「善」與「惡」的區別，什麼叫「該」，什麼叫「不該」。

再講「愛達」中的那些神話描寫；我上面已經說過，大概都是後來做的；就是最初的那些，在古代的腦斯人看來，也比較要覺得無聊，因為牠祇是一種「詩」的遊嬉。「比喻」和「詩的描寫」我也曾說過，決不能算是宗教的「信仰」；「信仰」一定先有在那裏，然後那些「比喻」纔包着牠聚攏來，像適合的肉體包着一個靈魂。我可以推度這種腦斯人的「信仰」，像別種「信仰」一樣，在牠整個兒埋在沉默的情狀中，自已不知道該怎樣說，該怎樣歌頌的時候卻是最活動的時期。

在「愛達」裏那些陰影般的事實中，在他們那些音樂性神話裏一大堆幻想的論斷和遺事中，人類所能取得的信仰實在也很簡單，那就是：信仰范爾葛（Valkyrs）（註二三）和「奧定堂」(Hall of Odin)；信仰堅執不撓的命運；每個人不可缺的東西是「勇敢」。范爾葛是一種神，專司選擇誰應該被殺的；這是一種不可更易的命運，掙扎着也彎曲不來，柔軟不來的命運在那裏指派誰應該被殺；腦斯信徒的基本點就在這上面；——實在各時各地一切眞摯的人，像摩罕謨德，像路德，就像拿破崙那一個基本點不在這上面？凡是這種人，都把這個做基礎；把這個做緯線，纔慢慢織出他全部思想的統系。先有這些范爾葛；然後這些選擇者把勇敢的人領到那天堂般的「奧定堂」中；祇有卑劣奴性的東西纔給排除到別處去，到死的女神海拉（Hela）的領域中去：我以為這一點就是整個兒腦斯信仰的靈魂。他們心中已徹底了悟那勇敢是不可少的品性；若不勇，奧定就不喜歡他們，蔑視他們，把他們排除出去。仔細想想看這中間是否有些意義！一個人應該勇敢的這種責任，該算是永無盡期的責任，直至我們今日還一樣的有效。　Valour（勇）仍舊還是　Value（價值）。一個人最重要的責任還是壓制住「怕懼」。我們必須免除「怕懼」，不然什麼事也做不成。一個人不把「怕懼」踹在脚底下，他的行為總是奴性的，決不會眞實，最多是好看了外觀；他的思想總是虛偽的，他祇能像個奴隸或懦夫般的思想。奧定的這種信條，我們若把牠的核心剝開來看，至今日還是眞實的。一個人必須勇敢；該大步向前走，像個丈夫般做一番事業，——鎮靜地信

仰着在上「權力」的指派與選擇；整個兒說，絕對沒有「怕懼」永遠地他征服「怕懼」的程度可以決定他人格的高下。

這些古代北國人的勇敢當然是很野蠻的。史腦羅說，他們以不能戰死沙場算是一件可恥可悲的事情；倘然快要病死了，他們會在自己身上割上許多傷痕，希望奧定當他們做受傷的戰士般接待了去。年老的國王將死以前，就要給人家搬上一隻船，船裏面放着火，拉起滿帆，淌到海裏去，到了海裏，船身着火燒起來，他們就以爲把老英雄這樣埋葬於青天之下，大海之中，是再適當沒有了！這是獷野血腥的勇敢；可也是他們勇敢的本色；我要說比無勇總好。還有那些古代的「海王」怎樣一種不馴而崢嶸的毅力！我幻想他們一定是閉着嘴唇十分地沉靜，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異常的勇敢；對着魔怪出沒的大海，對着一切人，一切物，他們一例加以蔑視——這是我們的勃蘭克(Blake)和納爾遜(Nelson)(註二四)這些英雄們的始祖！這些腦斯的「海王」，並沒有什麼荷馬來歌訟他們；然而拿他們中幾個來比阿甲曼農(Agamemnon)(註二五)祇能算一個小勇士，在世界上也祇有很小的成績；——腦門臺的赫羅爾夫(Hrolf)就可以做個例子；這位獷野的「海王」赫羅爾夫，或稱「腦門臺的路羅公爵」(Rollo Duke of Normandy)，在今日英倫的統治中還留着他的影響。

他們接着幾代的衝着波濤互相搏戰也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他們在那裏決定究竟那一種是最強有力的人，誰可以做他們的統率者。我發見這些北國的國王中有以樵夫名的，那就是「林墾的國王」了。這裏面有很多的意義。我覺得這些國王中間一定有很多是林墾家而兼戰士的，雖然「史蓋爾特」們(Skalds)祇講他們的戰蹟，——這種紀錄眞叫許多批評家走上了歧路。我們該知道沒有那種民族可以祇靠征戰維持的，這裏面決不能產生出足量需要的東西。我以爲眞正好戰士大概總也是眞正好林墾家，——在各方面都是一個眞正好建設家，觀察家，實行家與工作家；因爲眞的「勇」並不是什麼「兇」，牠是一切的基礎。一種最適當的「勇敢」，在那裏抵抗不易馴服的深林和「自然」中黑暗而獸性的各種「權力」，給我們在那裏征服「自然」，做他們子孫的我們在這同一方向上又前進了多遠呢！希望這種勇敢永遠不要離開我們！

奧定這個人，彷彿從天上受了些靈感，用着「英雄」的口音和「英雄」的心，告訴他的人民

道「勇敢」的重要，怎樣一個人靠着牠就可以成神；他的人民聽了他的話，心中感到了共鳴，相信了他的道理，以爲這是上天賜下來的福音，而講出這種道理的他就是一位「神」。我以爲這一點意思就是腦斯宗教最初的種子，從那裏一切神話，象徵的行爲，懸度，比喻，歌曲和「沙卡」都自然地從這上面茁生出來。茁生，——這字多奇怪！我把牠比做一點微光，在腦斯黑暗的大渦旋裏發着光，定着形。可是你們要注意，這黑暗卻是活的。這就是全體腦斯人民懇切而不知表達，未受訓練的心靈，一個個都切盼着可以自己表達，可以永遠的表達，所以這有活力的信條得以茁生滋長了；——像一棵「彭揚樹」（註二六）；第一顆種子是最重要的東西，此後每一根枝幹鑽進了地面又長了新根，如此蔓生開來，變成無盡的糾紛，我們卻有了整個兒一座林子，一堆叢莽，而這一切的始祖，祇是一粒種子。那麼這整個兒腦斯的宗教豈不就是我們所謂「此人形象的大影子」了呢？有些批評家在這腦斯神話中找出「創世論」等類與印度神話相符合的痕跡，牠講阿屯勃拉(Adumbla)牛「在巖石上舐霜」就有些印度的色彩。是一隻印度牛搬到這冰天雪地中來了。這大概是不錯的；我們簡直可以說無疑的，這種東西與極遠的地域，極古的時代都可以發生關係，因爲思想是永生不滅，祇有時稍有變換而已。在我們這星球上第一個思想的人，他就是一切的原始。於是有第二人，於是有第三人；——從古及今每一個眞實的思想家就是一種奧定，領導人類思想的方式，把各人自己形象之影子映蓋着宇宙史的各部份。

我沒有地位可以再詳述這腦斯神話顯著的詩意和牠的好處，並且這跟我們也沒有多大關係。我們固然還可以得到些獷野的預言，像古「愛達」中的「維羅斯巴」(Völuspa)，是一種懇切而神馳的女先知的作品。然而這些預言祇能算是那東西的一種無聊的附屬品，後世的「史蓋爾特」們也祇把那東西當作一種遊嬉；大部份流傳下來的實在祇有他們的詩歌。我想後來幾世紀中他們還是持續着歌唱這些詩歌，充滿着詩意的象徵，可是像我們近代畫家的繪畫一般，並不是發自心靈的底層，或可說簡直不是從心靈中發出來的。大家應該把這一點記住在心裏。葛萊(Gray)的「腦斯民歌」(Norse Lore)的片斷，不論怎樣解釋，也不能把牠的意胎給予讀者；——正像蒲柏(Pope)的不能表現荷馬。牠決不是葛萊告訴我們的那些黑方文石造就的陰沉宮院，籠罩着驚疑恐懼。決不是；他的粗糙正像北方的巖石，正像冰島的沙漠；在這些可怕的

東西中間，卻有一種至誠，一種質樸，也還有些好性氣和健碩的歡樂之色彩。這強健的古腦斯人的心，決沒有舞臺性的高妙，決沒有時間讓他們顫抖。我就喜歡這種健碩的簡樸，這種誠實和這種意念的率直。但看牠的島爾「縐起了他的眉心」發着眞正腦斯的暴怒；「握緊了他的鎚，指節多發了白。」這裏面也有憐憫的美麗的痕跡，一種誠實的憐憫。你瞧，「白神」巴德死了；他就是美麗而慈祥的太陽神。他們在整個兒「自然」中想設法一個補救；可是他眞死了。他的母親茀梨卡（Frigga）派赫穆岱（Hermoder）各處去找他。赫穆岱馳馬在幽深的山谷中，穿着幽深的險徑走了九天九夜，來到一條金頂的橋前；看橋的說『不錯，巴德走過這裏的；可是「死的王國」在那邊，在北方很遠的那邊。』赫穆岱又策馬前進，跳過了地獄門，「海拉的門；」他見到了巴德，跟他說過話；可是巴德還不能放回來。不可挽救！不論奧定或那一位神的情面，也不能叫海拉放掉他。這位美麗溫柔的神祇能留在那裏。他的妻子自願跟他去，跟着他死。他們倆永遠地留在那裏。他把一隻戒指送給奧定；他妻子娜娜（Nanna）把一隻針箍送給茀梨卡做一種記念——唉，可憐！——

實在說，「勇敢」也是「憐憫」的源泉；——是「眞理」的源泉，是人類中一切偉大者與善良者的源泉。在這種描寫中腦斯心靈的那種健碩而質樸的剛毅確能十分地感入烏倫（Uhland）（曾經寫過一篇專論島爾的論文的作家）說道，這些古腦斯的心靈能把雷神當作朋友，這不是一種眞正誠實的力的痕跡嗎？牠並不聞雷而駭走；卻以爲炎夏的熱度中，美麗而莊嚴的夏季中必需也要有雷聲的！腦斯的心靈愛好這個島爾和他的雷鎚；願同他遊嬉。島爾就是「夏熱；」是「雷」的神，卻也是「和平職業」之神。他是農夫之友；他的忠誠的臂助者或隨從者就是第愛菲（Thialfi），「手工業。」島爾自己也躬親各種手工業，決不以事業的卑微而不屑做；每當走到「妖東」的國裏，勤擊那些混亂的「霜魔，」即不能征服他們，最少也制住和毀損了他們。在這些東西中，實在有一種偉大而廣闊的詼諧性。

我們上面已經提及過，島爾到「妖東」國去，找尋海滿的鼎，給神們釀皮酒喝。海滿這個巨人走進來，灰色的鬍子上散滿了霜花；眼光一射就能把石柱劈開來；島爾經了許多粗暴的混戰之後，搶起那隻鼎，罩在頭上；「鼎耳直到他的脚跟。」這腦斯的「史蓋爾特」在這兒給島爾開玩笑了。這個海滿批評家們發現「冰山」就是他的牛。凡這種未經訓練巨人性的天才者們——祇需馴

順下來，就變成了莎士比亞，但丁，歌德這班人了！這些古代的腦斯作品現在是已經過去的了，——雷神島爾已變成了殺巨人的芥克（Jack）；可是創造牠的心靈還是留存未失哩。一切物滋長着而死去，可實在未死這是多奇怪的現象這一株腦斯信仰偉大的「世界樹」，至今牠的枒枝還怪異地可以追尋得到。這個育兒室裏可憐的芥克有他那迅速的仙鞋，黑暗的袍，尖利的劍，都是這顆樹一枝枝的枒杈。「蘇格蘭歌謠」裏的「與特愛丁」（Hynde Etin），和那更切近的「愛爾蘭的紅愛丁」，都是從北國中來的「愛丁」明顯地就是「妖東」，就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Hamlet）也是這棵「世界樹」上的一根枒枝；這差不多可以斷言的。Hamlet 就是 Amleth，我發現他的確是個神話裏的人物；而他的悲劇中毒的父親，把毒藥灌進耳朵而入睡的中毒，和其他種種，也是一種腦斯的神話；老薩克蘇（Saxo）照着他的習慣把牠做成了一段丹麥的歷史；而莎士比亞又根據着薩克蘇做成了我們所見的劇本。我想這就是這棵「世界樹」的枒枝長大起來了；——或由自然，或因機遇牠長大起來了！

實在講這些古代的腦斯詩歌裏自有一種「眞理」，一種不能磨滅的眞理與偉大，——一切東西必需有了牠才能永垂不朽。這不光是一種軀幹魁梧的偉大，卻是靈魂粗拙的偉大。在這些古代的心靈中實在可以看出一種高妙而無怨言的憂鬱性。有一種偉大而自由的目光投射到思想的底層。彷彿他們已經看見了各時代中人類「玄想」所了悟的一切，明白這一個世界到底祇是一個裝飾，——一種現象或表形，不是眞的東西。凡淵深的靈魂多看到這層——印度的神話家，德國的哲學家，——到處是誠摯的思想家之莎士比亞他也說：

「我們的素質正像造成幻夢的東西一樣」！（註二七）

關於這個問題，島爾有一次到烏脫卡（Utgard）（即「外園」，是「妖東國土」的中心點）去遠遊的一段古事很値得注意的。同他一塊兒去的有第愛菲和洛克（Loke）兩人。冒了許多險難，他們纔走到了「巨人國」；在荒蓁未闢的平原上，亂石叢林裏奔走着。直到向晚的時候，他們看見了一宅房子，看牠的門闊大得成了全屋的一面，洞開着。他們就走了進去；裏面極單簡，祇有一隻大廳，空洞洞地什麼也沒有。他們就住下了。夜深寂靜時，忽有一種巨聲把他們驚醒。島爾握緊了他的鎚，站在門口預備搏擊；他的同伴在裏面嚇得東逃西竄，在粗陋的大廳裏想找一個出口；最後，他

們找着了一間小房，就躲在裏面。可是島爾到底也沒有打什麼仗；因爲，你瞧，到了天明他發現這種巨聲祇是一個溫和而龐大的巨人在那裏打鼾，這巨人名叫史克利米爾(Skrymir)，正酣然地睡在近邊；他們所以爲的房子，祇是他扔在一邊的一隻手套；那門是手套的口；他們藏身的那間小房就是那手套的拇指！竟有這樣一隻手套；——我還注意到這隻手套不像我們的一樣，牠是沒有手指的，祇有一隻拇指，其餘多併在一塊的：眞是一隻最古，最粗拙的手套！

史克利米爾就給他們背着行李走路；然而島爾卻還是滿腹懷疑，不喜歡史克利米爾的這種舉動；決心到了晚上乘他睡熟的時候結果他的性命。他舉起他的鎚，打到這巨人的臉上，這的確是一個霹靂，力足以把巖石打得粉碎。那巨人祇慢慢地醒過來，擦擦面頰，說道，一張樹葉掉了下來嗎？島爾等他入睡後，立刻又是一鎚；這一下更加利害；可是那巨人祇咕噥道，一粒沙子掉了下來嗎？島爾的第三下是兩隻手捧着打的了（我想他指節大概都發了白），彷彿已深深地打進了他的臉部；可是那巨人祇停止了鼾聲，模糊地道，這樹上大概棲着麻雀；他們攪了些什麼下來？——後來他們走到了島爾卡的大門前，那東西高得你要「扭折頸子上的筋，倘然想望見牠的頂」，史克利米爾就走了進去。島爾和他的同伴也給請了進去，並邀他們加入剛在舉行的各種遊嬉。他們獻給島爾一隻喝酒的角；對他說，普通的技術多能一口氣把這隻角喝乾的。島爾就狠命的鼓着氣喝了三大口；可是看不出多少喝去的痕跡。他們說他是個軟弱的孩子，問他能把那邊一隻貓抱起來嗎？這事情彷彿再容易也沒有，可是島爾用盡了他神一般的力氣抱不動；他傴僂着身體，在那畜生的背上伸手下去，竟不能抱牠的四脚離開地面，使盡力氣也不過舉起了牠一隻脚。烏脫卡人說道，怎麼你眞不是個男子了；這兒有一個老婆婆要跟你摔交呢！島爾羞憤極了，扭住了那個龍鍾的老婦人；可是怎樣也摔她不倒。

當他們離開烏脫卡的時候，「妖東」的首領很謙恭地送了他們一程，他對島爾說道：「你是輸了吧——可別以爲怎麼的可恥；這些現象是有一點兒欺詐在裏面。你所喝的那隻角，實在是海洋；你的確使牠起了波浪；可是誰能喝乾這無底的深淵呢！你想舉起的那隻貓——哼，這是嘴銜着尾巴箍住這個世界的大蛇，「密特卡蛇」(Midgard-Snake)；你若把牠舉了起來，這世界就要毀滅了！至於那位老婆婆，她是「時間」，「老年」，「連續之時」：誰能同她摔交？人不能，神亦不能，她是

控制着一切再有你所打的那三下霹靂，——你看見那三個山谷嗎？那就是你三下子做成的！」島爾看看他隨從的「妖東」，他就是史克利米爾；——腦斯的批評家說他是古代混亂崢嶸的「地」的人格化那隻手套的房子卻是一個地穴可是史克利米爾倏地隱去了；島爾舉起鎚子想去打那座高門，一眨眼間沖天的大門和整個兒烏脫卡都不見了祇聽見那巨人嘲笑的聲音道：「勸你不要再上「妖東海」來吧！」

我們該看出這是一個比喻的時期，一半帶着遊嬉，不是預言也不完全是虔誠；可是當牠神話看，這裏面不也有古代腦斯的純金嗎？這種從「米默廠」(Minersmithy)（註二八）裏所鑄出來的粗金，比着外形很美麗的著名的希臘神話，卻真得多哩！在這個史克利米爾中就有一種偉大寬廣與詼諧的巨人性的苦笑這歡笑是拿真切與愁苦做基礎的正像長虹是拿風暴做基礎一樣；祇有一個真正勇敢的心靈能造這個出來這就是我們自己的彭瓊孫 (Ben Jonson) 的苦笑的詼諧；我想牠還在我們血裏流，從美國的荒林中（註二九）我們又找到了牠的音調，雖然形式不同。

還有那一節「拉葛那羅克」(Ragnarök)，即「世界末日」(Consummation)，或稱「神們的夕陽」(Twilight of th Gods)，牠的意義也極奇特的；這一節載在「維羅斯巴」歌裏，彷彿是一種很古預言家的思想，有「神權」的神和混亂獸性的「妖東」經過了長時間的爭鬥，並且神的一方面還得了小小的勝利最後相對着作一個全宇宙扭在一起的大角鬬；「纏世蛇」扭住了島爾力對着力大家同歸於盡，因而毀滅，「夕陽」變成了黑暗吞沒了創傷的宇宙舊宇宙和牠的神們是沉下去了；可並不是最後的死亡跟着就有一個新的「天」和新的「地」，一位更高無上的神「正直」統馭了人類這真奇怪這種輪迴律本是深印在人類思想底層的一種定律，卻也給這些古代真摯的思想家用他們粗拙的方式表現出來了；瞧怎樣雖然一切死亡連神們也多死亡，可是這死祇是「斐尼克斯的焚死」(Phoenix Fire-death)（註三〇）一樣，新生出來的卻更偉大，更好，凡是生物，苟由「時間」所造成住在「希望」的區裏，都有這種生存的基本定律。一切真摯的人多已看到牠的內面也許至今還能看到。

現在再把我們的目光向島爾顯現的最後一節神話上投射一下，也就結束了牠的命運。我想這是這種神話中最後的一節了；是對着基督教的進攻做一種可憐的抗拒，——由幾個守舊的

「異教徒」怨恨地創造出來的。國王奧萊夫(Olaf)因爲他熱心介紹基督教，受着全國粗暴的抱怨；當然我還要埋怨他太不熱心哩！結果他竟犧牲了生命在一〇三〇年「異教徒」叛作他戰死於史第克爾斯塔(Stickelstad)在那裏附近幾世紀來還矗立着紀念聖奧萊夫的聖堂。關於島爾的那節神話是這樣的宗教革命的國王奧萊夫剛帶着侍從在那威沿海從這一個天航行到那一個天，執行法律或做其他王權應做的事情，在離開某一天時，忽然走來了一個異客，目光和氣象十分嚴重，紅鬍子，尊嚴而健碩的體格，庭臣跟他講話，他答辭的高傲而深奧，令人驚奇；最後把他帶到王的面前。他們一壁沿着美麗的海岸航行，一壁談話，那異客的談吐還是照樣的異常；經若干時，他纔對國王說道：「不錯，奧萊夫王，這一切多是美麗，還照滿了陽光，又青翠，又滿着果實，是你的一個正當美滿之家；可是你知道島爾是經過了很多困苦的日子，跟強暴的「妖東」打過多少獷悍的戰爭，纔把牠造成這樣的。現在你彷彿要扔掉島爾了。奧萊夫王，你小心着！」異客說着，縐起了他的眉心；——他們掉頭再看他可已不見了。——這就是島爾在這世界的舞臺上最後的顯現了！

我們不是瞧見這神話的發生，並不需那一個人打謊話嗎？大半的神在人羣中顯現出來多是這樣的，所以倘然在賓達(Pindar)的時候，「納潑東(Neptune)在尼明會(Nemean Games)裏顯現過一次」，這個納潑東也祇是一個「氣象尊貴，嚴重的異客」——「適合」給人家「看見」的而已。這「異端教」最後的尾聲裏，我覺得含着悲慘憂鬱的情調。島爾去了，腦斯世界整個兒去了，一去而不復返的了。這正像最高尚的東西已要逝去的一樣，在這世界中過去的一切，現在或將來的一切都得要消隱而去。我們對他們都得有悲哀的話別。

這種腦斯的宗教，一種粗拙可是真摯而嚴重地動人的「勇的神化」（我們的確可以這樣稱牠）古代勇猛的北國得此也很足夠了。「勇的神化」並不是壞東西，牠存在一天，我們永遠守着牠，況且能瞭解我們祖先的這種古舊的「異端教」也很有益處的。下意識地牠同着別種更高尚的東西早就在我們的內在，雖然牠已是一種古舊的信仰，若意識地去研究牠，就使我們同「過去」——同「過去」中我們自己的所有物，發生更密切更清晰的關係。因爲我早就說過，整個兒的「過去」都是「現在」的所有物，「過去」中必常有真實的東西，這就是極可貴的所有物。我們普通的「人類天性」在不同的時間中在不同的地點上，牠的別方面常爲自己單獨發展起來。

眞正的「眞實」應該是這各方面的總和，決不能抓住了牠單獨一方面就算是發展至今日的「人類天性。」挑着牠們研究不如一切多要研究。『這三種宗教中，那一種你特別信仰的？』梅斯德（Meister）曾經這樣問過他的先生。『三種都信仰』他先生說：『因爲牠們三種的總和纔造成了「眞的宗教。」』

（註一）德納曾奉遲倫海斯丁（Warren Hastings）的派遣到西藏去代表東印度公司調查一切。

（註二）Imbroglio 是從意大利字 Imbrogliare 字變出來的，意卽混亂複雜，是嘉萊爾常用的字。

（註三）參看柏拉圖理想國（Republic）第七章。

（註四）賴登（Leyden）是個地名，那裏的梵倫（Vanleigh）發一種試驗電氣的瓶子，就叫做賴登瓶。

（註五）若安保羅指德國哲學家李希德（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n）（一七六三—一八二五）。

（註六）卡腦浦斯卽北極星。

（註七）聖克利蘇斯都卽康丁坦丁的大主教，約翰（三四七—四〇七）。

（註八）「舒基那」見舊約。

（註九）腦范利斯卽德國哲學家哈屯堡（Friedrich von Hardenberg）（一七七二—一八〇一）。

（註一〇）福祿特爾在一七五八年之後，大半時間多住在瑞士的番納的。

（註一一）福祿特爾與第特洛第（Diderot）所編法國大辭典的撰稿者。

（註一二）海貝—勃洛狄那基亞（Hyper-Brobdignagian）卽指海外軒渠錄中大人國的事實。

（註一三）烏爾飛拉是在三一一—三八一年間高斯的教士，且爲聖經的翻譯者。

（註一四）「宇宙的機械」卽唯物主義者的主張。

（註一五）「德爾皮松會議」在小亞細亞古德爾皮澤斯（Trapezus）城中在一二〇四年，亞爾勒克宙斯（Alexius）統馭時所開的會議。

（註一六）「德倫德」是一五四五—一五六三年間的會議。

（註一七）雅典那修斯是亞力山大的大僧正（二九六—三七三）。此指作者的一種特別筆風，以專名詞作形容辭用的。

（註一八）薩克蘇格拉馬帝格斯爲丹麥歷史家，死於一二〇四年。

(註一九)烏福斯是冰島的歷史家（一六三九—一七一九）。

(註二〇)羅丕（Felix Lope de Vega）是西班牙的戲曲家（一五六二—一六三五）。

(註二一)「阿倫代爾石刻」爲一塊古石刻文年月係元前二六三年。

(註二二)阿塔華爾巴是比魯的國王，被殺於一五三三年。當時牧師們教他寫 Dios（即神），想勸他信基督教。

(註二三)范爾葛是領着戰士們到「奧定堂」或范哈拉（Valhalla）的女郎。

(註二四)勃蘭克和納爾遜是英國著名的海軍上將。

(註二五)阿甲曼農是伊利亞特（Iliad）中的戰將。

(註二六)彭揚樹產印度，根極深。

(註二七)見颶風（Tempest）第四幕第一場。

(註二八)米默是智慧之神奧定奉爲預言的神師。

(註二九)這大概是指着愛爾文（Irving）或顧柏（Cooper）說的

(註三〇)阿拉伯的傳說，「斐尼克斯」每一輪迴必火焚自燬的窠巢，再從灰燼中蛻化新生命出來。

第二講

成先知的英雄　穆罕謨德——回教

（一八四〇年五月八日星期五。）

我們現在從北方斯干狄那維亞「異端教」原始粗拙的時代要走進極不同的民族和極不同的時代中來研究阿剌伯人中的回教。這是個巨大的變換；在人類普遍的情狀與思想中，這兒將表現出怎樣一個變換，怎樣一個進步！

現在我們的「英雄」不再給同類當「神」一般的推崇了；祇成了個受「神感」的人，是個「先知。」這是「英雄崇拜」的第二種形式。我們可以說那第一種或最古舊的一種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宇宙史中不再有那一個人會偉大得給同類當神一般的推崇了。我們還可以很合理論的提出這個問句，真有那一種人類肯指着站在他們身邊的那一個人叫他神，叫他這世界的創造者嗎？

恐怕不能了吧；他們的神普通總是在他們記憶中的人，或祇是以前見過的人。可是就這樣，現在也不行了。此後的大偉人沒有人當他「神」看待了。

拿「大偉人」當做神，這當然是一個大錯。可是我們也該說，要知道「大偉人」究竟是什麼，怎樣去估量他，怎樣去接待他，在不論什麼時代中都是困難的！其實某一時代的歷史最重要的現象，就在牠迎接這「大偉人」的態度如何。在這「大偉人」的身上，爲人類眞正的本能，故多少總有些類似神的東西。可是人們究竟當他是「神」，是「先知」，或其他種種，這卻是個極大的問題；因爲從人們對付他的態度中，我們可以像在一扇小窗裏望進去，看到他們精神上最深微的核心。根本上說，「大偉人」從「自然」的手裏出來時，本來是同樣的東西，不論奧定，路德，約翰生，彭士；我希望能表現出他們本來的素質是一樣的；祇因爲世界上接受他們的不同，他們所取得的外形不同，而結果就使他們絕端地不相類了。看古代人民的崇拜奧定，我們覺得十分駭異——匐伏在大偉人的面前，癲狂地摯愛驚愕，心裏祇覺他是天上人，是神！這當然是十分殘缺的崇拜；可是像我們這樣的迎接大偉人，比方像彭士，我們敢說是完整的嗎？「天」把牠最寶貴的東西——我們所謂的天才者——給了「地」；這的確是一個「人的靈魂」帶着神的使命從天而下，到我們中間來的，——可是我們祇把牠當一種無聊的人造的燄火般浪費了，拿來稍稍取樂了一下，就把牠埋沒在灰燼中破敗與空虛之中。這樣子的迎接一個「大偉人」，我可不敢說是怎樣的完整！並且從骨子裏看來，我們或應說這種彭士的崇拜是一種更醜惡的現象，比那斯干狄那維亞的方法暴露着人類更可憐的殘缺！墜入無理智的敬愛癲狂狀態中，當然是不妥，可是這種無理智，不簡直是不講理的傲慢而沒有絲毫愛的素質恐怕要更糟吧！——這「英雄崇拜」，是永遠變換的東西，各時代不同，那一時代也不易完善。可是我們敢說，時代中整個兒事業的心靈卻都想把牠做得完善。

我們選擇摩罕謨德並不因爲他是最出類拔萃的「先知」；祇因爲他是我們最能自由討論的一個。他也並不是最眞實的「先知」；可是我敬佩他是眞實的一個。並且，我不怕我們中那一位還會變成了回教徒，所以可以極公正地把他的好處儘量地說出來。這樣子纔可以得到他的祕密；研究他對於這世界是什麼意義；世界對於他是什麼意義，如是纔可以得到比較容易答復的問案。我們對於摩罕謨德通行的假定總以爲他是個陰謀的「騙子」，是個「虛僞」的化身；他的宗教

祇是一堆虛誇與庸凡這種假定今日差不多沒有能辨難的了。然而堆在他身上的這些虛僞，雖假定者並非懷什麽惡意的熱心家，卻祇有我們看了纔當牠們是不名譽的品德。包考克（Pococke）聽說有隻鴿子給人家訓練馴熟，能在摩罕謨德的耳朵裏啄豆，後來就變成一個天使傳話給他聽；他就問葛羅底斯（Grotius）證據在那裏呢？葛羅底斯說證據是沒有的！可是我們現在應該揭開這些問題來談論了。這個人所說的話，已經在這一千二百年中做着一萬八千萬人民生命的嚮導，而這一萬八千萬人也跟我們一樣是「神」所創造出來的。「神」的造物中，信仰這摩罕謨德說話的人數竟比那一種說話多得多。難道我們可以把這許多「神」的造物生死所維繫的東西當牠是一種可憎的靈魂上的幻戲嗎？我個人決不敢這樣武斷。別樣我敢相信，這種武斷決不敢附和。若然虛誇的東西能這樣的發達，這樣的受人推崇，那就沒法子再能瞭解這個世界了。

咳，這種理論眞是可憐得很。我們若想瞭解眞正「神」的創造，就該整個兒推翻牠，牠祇是懷疑時代的產物，表示着精神上最可憐的麻痺，祇是人類靈魂的活屍。我以爲，地球上沒有見過這種無神的理論。一個虛僞的人會創造一種宗教嗎？其實，一個虛僞人連一座瓦屋也造不成！因爲他若不知眞實地研究着水泥，燒土等種種東西的性質，他造成的決不是一座房子，祇是一堆瓦礫而已。這決不能耐久至十二個世紀，也決不能容留一萬八千萬的民衆；牠立刻就倒坍了。一個人爲需使自己適合着「自然」的定律，眞實地和「自然」及萬物的眞理息息相通，這纔可以得「自然」的響應，不然，決不能！繡花枕祇是一隻繡花枕——咳！——從前固然有過一個卡葛寥斯德勞（Cagliostro）（註一），有過很多的卡葛寥斯德勞，多做成了世界上表表的領袖，借着虛誇的東西得一時的盛名。這就彷彿是一張假鈔票；他們竟能把牠從他們卑陋的手裏使用出去；可另有別人要受牠的痛苦。於是「自然」就要烈燄爆發，發生「法國革命」等相類的劇變，一股可怕的眞誠宣佈出這僞幣到底是僞幣。

所以，我願堅決地主張說「大偉人」是不眞實那是絕對不可信的。眞實是他原始的基礎，是包含在他內在的一切。凡是米拉布（Mirabeau）拿破崙彭士克倫威爾和一切可以做一些事業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先有誠摯從事的心纔可以成事的；這就是我所謂「誠的人」。這種「誠」，淵深，偉大眞實的「誠」，是一切帶些英雄性人們最要的素質。這並不是那種自稱謂誠的「誠」——嗄，

決不是的這樣子的東西是極卑劣的；——祇是一種淺薄虛誇意識到的「誠」大半祇是驕矜而已。「大偉人」的「誠」是他自己不可言說的，是不能意識到的；並且，我想他反意識到了「不誠」；因爲，那一個人遵照着眞理的定律走一天，能絲毫不錯呢？所以，「大偉人」決不自誇他的「誠」；簡直不會這樣想也許連責問自己誠不誠也不會的：我可以說他的「誠」並不靠他自己，他是無可奈何的必得要「誠」！「生活」的偉大事實他看着祇覺得偉大。他雖想飛越，可跳不出這「現實」的可驚的存在。他的心靈是這樣造成的；因此他纔偉大。看着這個宇宙，他祇覺驚懼駭怪，像「生」一般的眞，像「死」一般的眞。雖然一切人多該淡忘牠的眞理，在一種空虛的粉飾中走動着，他可不能。那「火影」時時要閃耀到他的眼前；千眞萬確，無從否認！——我希望你們認定這是「大偉人」的註釋。一個小人物或許也有這種素質，凡是神所創造的人多適宜有這種素質的：祇是一個大偉人卻不能沒有牠。

這種人就是我所謂的「原始人」；他是直逕到我們中間來的。他是個從「無極的不可知者」處帶福音給我們的使者。我們可以叫他「詩人」，「先知」，「神」；——不論怎樣稱呼，我們總覺得他所說的話不像普通人說的一樣。那是從事物內在的事實中出來的；他生活着應該要生活着，永遠與此相通。種種讏言不能把牠隱藏起來不讓他看見；就算他是盲，無家，困苦，跟着讏言走，牠卻要閃耀在他的眼前。其實他的談吐不就是一種「神示」嗎；——除了這個我們還有什麼別的名字呢？他是來從世界的心顯中，他就是事物原始之現實的一部份。「神」做的「神示」當然不少；可是這一個人，安知不是「神」造他出來，做最近最新的一次「神示」呢？這是「萬能者的靈感給予他瞭解」，我們該在一切之先，聽他的講話。

那麼，我們決不能當這位摩罕謨德是一種虛誕，一種戲劇性，一個意識的野心陰謀家；決不能這樣估量他。他所送達的福音，雖粗拙，卻是眞實的；是從不可知的淵深中所發出來的懇摯而紊亂的聲音。這個人的聲音決不是虛僞，他的工作必是眞誠；無虛誕亦無皮相；是從「自然」懷抱中所造成的一堆生命的火圜。心牠來燃旺這世界，世界的創造者命令他這樣做的。不說摩罕謨德的過失，殘缺，不誠都沒有充份的證據，即算有，也不能動搖他這一點根本的事實。

就整個兒說，我們實在把錯誤看得太重大了，致令事業的枝節反掩蓋了牠的中心。錯誤？我以

為，最大的錯誤就是意識到沒有錯誤。聖經的讀者應該最能了解這意思。那裏面所謂「遵照着上帝的心的人」究竟是那一個？猶太王大衛他所犯的罪惡眞不在少數；最黑暗的罪惡色色俱全的罪惡。於是無信心者就譏誚着問這就是你們所謂遵照着上帝的心的人嗎？我以為，這種譏誚眞是淺薄得很。倘然生命內在的祕密，那些悔恨，引誘，眞理，永無休息地在那裏搏擊的情形給遺忘了，錯誤算得了什麼？生命外面的枝節又算得了什麼？「這不是走着路的人在指點他的腳步」。懺悔不就是一個最神聖的行為嗎？那種傲慢地自信無罪的意識，我以為，纔是不可挽救的罪惡；——這就是死亡；有這種意識的心是無誠，不謙而無事實的；確是死的了：純粹得像死的乾土一樣的純粹。大衛的生活和行述，像他的這些聖詩中所敍述的那樣，我以為的確是表現着一個人精神上進展和奮鬪的過程最眞實的模型。一切懇摯的靈魂都能在這裏而找到這一個懇摯的靈魂向着善與最善的目的在忠實地奮鬪。他的奮鬪永遠受着打擊，苦痛的打擊，沉溺到整個兒破碎之中；然而這奮鬪是永無休止的；每一次總是噙着淚，抱着懺悔，認定了眞實不撓的動機，重振起來。眞可憐的人類天性呀！老實說，人類的進程不就是「接一連二的顛躓嗎？」人不能不這樣做。在這「生命」獷野的原質中，他祇能奮鬪着向前；這忽兒顛躓了，深深地墮落；永遠要噙着淚，抱着懺悔，撫着出血的心，他又爬起來，再奮鬪着向前走。他的奮鬪是不是一個眞實不撓的奮鬪？這是一切問題中最重要的問題。若說牠的靈魂是眞實的，我們就該擱起一切可憐的枝節不說。光講枝節決不能知道牠的眞相的。我知道我們對於穆罕謨德的錯誤，即就錯誤本意講，也有許多誤會；然而要知道他的祕密，根本就不在這上面。我們該扔開這些不說；先讓我們深信他的確意識着一些眞實的東西，然後再公正地研究這東西究竟是什麼。

產生摩罕謨德的這些阿拉伯人的確是一個特殊的民族。就是他們的國土也是特殊的；是適合居住這特殊民族的地域。那裏有不可攀援的崔巍巖石的高山，廣漠無邊的沙漠，卻間隔着也有一條條美麗的草原；那裏有了水，那裏就有青翠，就有美景，芬芳的香木叢，棗樹，乳香樹。你們且幻想這一片空曠靜寂一望無際的沙海中，在那曠野荒蕪的地平線上，卻分佈着一處可以居住的地域。在那裏你是十分孤獨，祇有這宇宙伴着你：白天，一輪火熱的太陽照下燒膚灼肌的光耀；晚上，偉大淵深的穹蒼滿佈着星星。這樣的國土是最適宜於手足敏捷，心地深沉的民族。在這些阿剌伯人的

性情中確實含有一種最尖銳活潑，可也是最深沉思而熱心的素質。大家稱波斯人做「東方的法國人」；我們想叫這些阿剌伯人做「東方的意大利人。」這眞是得天獨厚高貴的民族；他們有獷野強健的感情，卻有鐵一般制住牠的力量；這種就是心地高貴天才者的特性。獷野的勃杜英（Bedouin）把客人迎進他的帳幙，彷彿他有權可以享受此中的一切；倘然這客人是他的仇人，他也要殺了小駒去款待他三天之中照着教規祇應竭誠款待，並且送他安穩地上路；——此後，又遵照着另一條同樣神聖的教規，他祇要力量能夠，可以追上去把這仇人殺死的。行爲如此，他們的說話也如此。他們不好饒舌向來是沈默寡言；可是當說話的時候，卻又雄辯滔滔，若得天賦。這是一種懇摯而眞實的民族。我們知道他們是猶太（註二）的血統；可是在猶太人的那些死心眼兒極端的懇摯中，他們又雜和一些莊嚴燦爛的東西，這不是猶太人所有的了。在摩罕謨德以前，他們就有了「詩的競賽」。莎爾（Sale）（註三）說在阿剌伯南部的奧卡特（Ocadh）地方，每年有一次市集，待貿易結束之後，詩人歌唱着奪獎：——那些獷野的人打着圈兒在旁邊聽。

這些阿剌伯人顯露出一種猶太人的特性；這是產生許多高尚可貴的性質的根原，即我們所謂宗教性。從窵古的時候起，他們就遵照着自己的觀察，做熱誠的崇拜者。他們也像沙平人般，崇拜着星宿；崇拜着各種自然物，——認這些自然物是一種徽幟，是「自然」創造者直接的顯現。這種觀察說牠錯誤，可又可嘗是完全錯誤。凡是「神」的工作至今還有是「神」的徽幟的意義。我早就提過，凡在一切自然物中，能認識一種不可磨滅的意義者——即我們所謂「詩意的美麗」者——我們不是至今還一樣推崇的嗎？稱這人叫「詩人」，因他做的說的，歌的多爲了這個意義，我們就尊重他——這仍是一種沖淡的崇拜。這種阿剌伯人中「先知」很多，每一個都是他部落中的大師，各人有各自的光明。我們至今不是還有極易瞭解的種種名貴的憑證，可以推測得這些粗拙而思想豐富的人民中，有怎樣誠懇而高貴的素質的嗎？聖經的批評家現在差不多大家主張那部約伯經（Book of Job）就是他們那裏人寫的。我以爲，不說此中的一切學理，這部經是筆寫的作品中最偉大的一種。讀者的確感覺到這不是猶太性；這裏面充滿着那種高貴的世界大同性，跟愛國或愛教的性質是不同的。這是一部高貴的經，是一切人的經！這是我們向無窮盡的大問題最先最古的解釋，——解釋人類的命運，這世界中神對於人的方式。一切都包括在這自由而洋溢的

概略中；偉大在牠的誠摯，在牠的醇樸；在牠的史詩性的和諧，與調和性的寧靜。這裏面有觀察的眼睛，有和緩地瞭解的心靈。各方面都這樣的眞實；一切物多有眞實的眼見與幻覺實體然，靈體亦然。比方那隻「馬，」——「你把雷帶在牠的頸上嗎？」——牠「聽着槍的搖撼就笑！」這種生氣盎然的表現是從沒有人描寫過的。充滿着高妙的愛愁，高妙的調解；彷彿是人類心顆中最古會唱的和諧；這樣柔和，這樣偉大，像長夏的午夜，像大海羣星的宇宙！我覺得，聖經內外的一切寫作，沒有一種能比得上這樣文學的成就。——

在這些崇拜偶像的阿剌伯人中，最古而最普遍的崇拜物就是那塊「黑石」（註四），現在還保存在麥加（Mecca）的一座古建築叫開巴（Caabah）的裏面。提奧陶勒斯西渠勒斯(Diodorus Siculus)（註五）曾經很準確地提到這座開巴，說牠是他那時——大約在元前半世紀——最古最尊重的廟宇。西爾范斯脫特莎賽（Silvestre de Sacy）（註六）說，這塊「黑石」大概是一顆隕星。此說若確，當時一定有人看見牠從天上掉下來的！牠現在還立在潺潺井（Well Zemzem）的旁邊，開巴就蓋在這兩種古蹟的上面。一口井在各處都是最美麗最動人的東西，看牠從堅實的泥土中冒出來像生命般跳動：——在酷熱乾燥的地方，牠更顯得美麗動人，那簡直是生存的惟一條件了。這「潺潺」的名字，就模仿着井泉翻滾的聲音；他們以爲這就是哈卡(Hagar)同她的小伊虛瑪爾（Ishmael）在曠野中發見的那口井；還有那至今還視爲神聖的隕星，上面蓋着開巴，至今已有好幾千年。這開巴也是一件可異的東西！至今矗立着，披着回教皇每年送給牠的黑布罩；「高有二十七肘」；有圓場，有雙重圍繞的石柱，有一排排刻綵的鐙和精巧的飾物；那些鐙今晚還須重亮，——再在羣星之下閃爍作光。這是篤遠的過去遺留下來確鑿的殘片。這是整個兒回教的「克勒拉」（Keblah）（註七）：從台爾希（Delhi）一直到摩洛哥，數不清的祈禱者都把眼睛注射着牠，每天五次，今日如此，沒有一天不如此：這是人類居留地中最高貴的中心。

這開巴石和哈卡井的神聖，引來了阿剌伯各部落的巡禮者，麥加因此就成了一個城邑。在從前牠確是一座大城，雖然現在已頹廢得多了。牠並沒有城市所需要的種種利便；地點是在荒涼的羣山中一塊沙磧的窪地上，離着海邊極遠；食品的供給，就是麪包也都要別處運來的。然而巡禮者的衆多，個個都需要居室；就像一切巡禮中心一樣，牠也變成了商業的地點了。巡禮者第一天在那

裏聚集商人們也同時會跟蹤而至人們聚集攏來本來爲的是這一種目的，可是他們又發現利用着這聚集也可完成別一種目的。麥加因此變成了全阿剌伯的一個市集。慢慢地竟成了印度和西方各處像敍利亞，埃及甚至意大利等國各種商業的貿易場和屯積場了。人口的數目竟有時增至十萬；有的是東西產品的購買者和轉送者有的是爲自己食品穀糧的採辦者。他們的政府是一個不規則的貴族共和政體還帶着神權政治的色彩。從領袖部落中用着一種極粗拙的方法選出十人來，就做麥加的市長開巴的保管者。在摩譔穆德的時候高蘭虛(Koreish)是個首領部落；摩罕譔德的家族就是這部落裏的一族。其餘的全民族，給沙漠隔得四分五裂卻都是由酋長式的政府管轄着，有的單獨，有的幾個人民都是些牧人，轉運夫，商販，大部份是強盜；常常彼此鬬爭，也有以一部落而與多數抗；彼此間沒有一點兒明顯的繫屬，就祇有在開巴的這種聚會，卻將阿剌伯各種各式的偶像崇拜彙聚一堂做一種共同的膜拜；——給一種同血統同語言的內在不可磨滅的繫屬縛到了一塊。阿剌伯人就在這種情狀中默默無聞地經過了很長的時期；一種具有偉大性的民族在下意識地守候着聞名世界之時期。他們的偶像教彷彿呈現了一種動搖的狀況；本身中就發生了混亂與醱變。這時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件」，那就是猶太「神人」之生與死的「事件」，成爲全世界一切民族起無量變化的朕兆與原因的這樁「事件」，也經過了好幾個世紀之後模糊地傳到了阿剌伯來了；因了這種消息，這兒也不能不發生些醱變的作用。

摩罕譔德這個人就在紀元五百七十年生在這種環境的阿剌伯人中。他是我們已經提過的那個高蘭虛部落中哈虛姆(Hashem)族人家況雖極貧窶同國內的領袖人物卻都有關係。他落地時就死了父親；到了六歲他那著名美麗聰明的母親也跟着死去；就由一位一百歲老年的祖父撫養着他。這位老丈是一個善人：摩罕譔德的父親，阿勃達賴(Abdallah)是他頂小頂心愛的兒子。從他那一世紀來給生命腐蝕夠了的昏花老眼裏看着這個孫子，覺得遺失的阿勃達賴又回來了，這是阿勃達賴遺留下來的一切。他十分寵愛這個小孤兒，常常說他們大家該留心這個美麗的小孩子，在他們親族中沒有那個比他再寶貴的了。他死時這小孩祇有兩歲，他就把他囑付給最大的伯父阿琶泰萊勃(Abu Thaleb)這就是老人死後的新家長了。這位伯父是公正明達，用着阿剌伯最好的方法把摩罕譔德慢慢兒撫養起來。

摩罕讓德長大之後，跟着他伯父做商販旅行和同類的事情；到了十八歲，他已經跟着伯父在打仗了。可是我們覺得他旅程中最足注意的一次，還是在他早期那幾年中：到敍利亞市集去的那一次。在那裏這個青年第一次接觸到一種異國的世界，——接觸到一種他覺得是無盡時期的異國元素：那就是基督教。據說阿琵泰萊勃和他是住在一位僧侶叫「納斯滔利亞僧，賽奇斯」(Nestorian Monk, Sergius) 的家裏，可是究竟這位僧侶是怎樣的，一個僧侶怎樣能教導這樣年輕的一個人，我始終不能知道。恐怕關於這個納斯滔利亞僧侶，有很多過甚其辭的地方吧。那時候摩罕讓德還衹有十四歲；除了自己的方言不會講別的；在敍利亞一定有許多東西他看着就彷彿是一個不能瞭解怪異的旋渦。可是這孩子的眼睛卻張大着；瞥見的許多東西一定都映了進去當着隱謎般藏着，可是到了那一天牠們會在一種異常的方式中成熟起來，變成了觀察，變成了信仰，變成了內視。這幾次到敍利亞的旅行或者是摩罕讓德許多事業的肇端吧。

還有一件事情我們不該忽略的：那就是他沒有受過教育；沒有受過一點兒我們所稱的教育。那時候寫字的技術剛介紹到阿剌伯；摩罕讓德始終不能寫字彷彿是確實的沙漠中的生活和經驗就是他教育的整個。在這個幽暗的地域中，他的眼睛和思想所能吸受的無極的宇宙就是這一點不能再多。我們但想沒有書本可讀，這真是怪事。除了他眼見的一切，除了在這阿剌伯幽寂的沙漠中他所聽見的那些模糊的傳言以外，他什麼多不能知道。生在他以前的一切智慧或在世界中遠處所產生的一切智慧在他就像沒有產生一樣。一切偉大同類的靈魂們，一切橫被宇宙縱貫千古的光明沒有一個跟他這偉大的靈魂有過直接的交通。他是孤獨地深埋在荒蓁的懷抱裏；就該這樣地生長起來，——伴着的祇有「自然」和他自己的思想。

然而他在極年輕的時候，就以思想豐富著了名。同伴們都叫他「Al Amin 忠實者」。他是個眞誠忠信的人；行爲眞，說話眞，思想眞。他們注意他意念中永遠有些東西。他平素寡言少語；可是在說話的時候，卻是切當聰明而誠懇；永遠能加光明於題材。這纔是值得開口的說話！在他一生中，我們看他被人推崇當是一個堅實友愛而純正的人。一個懇摯忠誠的人物；然而是可愛的，謙恭的，足爲侶伴的，甚至是好詼諧的；——他的內在自有一種善性的笑樂；有許多人，他們的笑像他其餘一切一樣的不眞實；他們就不能笑。我們還聽到摩罕讓德的美麗：他那一個美善聰明忠實的臉蛋鮮

黯而棕黃的皮色光亮的黑眼睛；——我也喜歡他額角上那條血管，當他發怒時漲起來成了黑色，像史各德紅鐵手套（Redgauntlet）裏面的那根「馬蹄血管。」這條額上的黑血管是哈虛姆族人的特相；祇摩罕謨德的彷彿是格外的顯著。這眞是個天然的熱情的，可是公正誠摯的人！充滿着獷野的才能，火燄與光明，充滿着獷野的價値可都未經培養，在那沙漠深處獨自經營着他生命的事業。

那些阿剌伯的作家又告訴我們，他怎樣做了一個富有的孀婦叫卡蒂惹（Kadijah）的總管，爲了她的事務又旅行到敍利亞去；怎樣他管理一切用着我們所能逆料的那種忠誠公正的態度；怎樣她感激他，看重他，一天甚似一天；他們結婚的這段故事始終有很莊嚴明瞭的一段。他那時祇二十五歲；她卻已有四十歲，可還十分美麗，他跟這位結婚的恩人住着，彷彿愛好和睦，過着極完備的生活；眞實地愛她，惟一的愛她。可是這樣的生活與說他是騙子的理論就大不同了。他們說他就在這種無可挑剔，十分靜謐而極平凡的生活中把他歲月的熱度全消磨盡了。直到了四十歲他纔提起那天上來的使命。凡是他一切不規則的舉動，不論眞的或懸度的，全都在他五十歲之後，那時候善良的卡蒂惹已經死了。此時期以前，他的「野心，」彷彿祇想過一個安份守己的生活；他的「聲名，」也祇是左右鄰居幾個熟人的稱揚，彷彿也以此爲滿足了。直等到年紀老邁，生命執着的熱力已燃燒殆盡，這世界所能給他的祇有和平是最重要的東西，他纔開始他「野心的事業」！那就抹煞了他過去的性情和生活，創造出一種惡劣空虛的大言，想取得他已不能享受的東西，這種理論，我個人以爲，是絕對不足信任的。

咳，決不能信任的：這一個荒蕪中深心的兒子，他那光亮的黑眼睛和開放着的友愛而淵深的靈魂中另有野心以外的別種思想，一位沉默的「大偉人」；他就是那些不能不懇摯的人物中的一個；他是「自然」命他必須忠誠的人。別人可以往來在方式和讏言中，心滿意足地停留在那裏，這個人卻不能就掩蔽在方式的後面；伴着他的祇有他自己的靈魂和事物的現實。我已經說過，偉大的「生存的神祕，」帶着牠的恐怕也帶着牠的美麗照耀在他的眼前；沒有那種讏言可掩藏起這一句不可言說的事實，『我是這裏！』我們就說這是「誠，」眞實地帶着一種神聖的素質。這種人的談吐就是直接從「自然」心裏發出來的聲音。人類的確要也必需要扔去別的，祇靜聽這個；

——比較起來，別的一切祇能算是風。任他巡禮和遊盪的期間中，這個人早就有幾千種思想在解決：我是什麼？我所生活的這個不可測的「東西，」大家叫牠「宇宙」的究竟是什麼？生命是什麼？死亡是什麼？我該相信的是什麼？我該做的是什麼？哈拉山（Mount Hara）西奈山（Mount Sinai）上猙惡的巖石，嚴肅的沙郊，都默然不答。偉大的天，在頭頂上沉默地滾着，滿佈着閃眼的藍星，也是默然不答。到處沒有答語。於是這個人自己的靈魂，神的靈感所存着的地方，就該答復這些問句！

其實這是一切人都應該自省的問句；就是我們也應該提出這問句而追求解答的。這個獷野人卻感到牠是個「無限量」的時機；一切物比着牠多算不了什麼時機。希臘學者巧辯的妄言，猶太人模糊的遺訓，阿剌伯偶像教愚傻的定程：這些中都沒有他的解答。我早已說過，一位「英雄」第一件卓絕異人的特點，就在他能於事物的裝飾中找到事物的本體，這就包括他整個兒英雄性的開始與結尾。凡一切風俗習慣，一般崇奉的讚言與方式：有的好，有的不好。另有一件東西在這種種的後面與範圍之外，與這種種多有着關連，是牠們一切的影子，要不然牠們就變了——「偶像教；」「幾塊黑木頭冒充着神；」在懇摯的靈魂看來，這是侮辱，是冒瀆。「偶像教」不論怎樣塗飾，怎樣受高蘭虛衆首領的擁護，總不是動搖這個人的。雖然一切人都跟着偶像走，有什麼用處？偉大的現實發光照着他哩。他但求把牠解答，不然也願艱困而亡。現在就該把牠解答，現在立刻，不然就永不能解答！解答牠你一定該找得一個答案。——這是野心嗎？整個兒阿剌伯又能把這個人怎樣；給他希臘赫拉克利斯（Heraclitus）（註八）的冠冕，還是波斯考斯羅斯（Chosroes）（註九）的冠冕，還是全世界一切的冠冕呢；——他們究竟又能把他怎樣呢？他所要屬耳的並不是地上；那是在上的「天堂，」在下的「地獄。」一切皇冠皇權，過了簡短的幾年之後又到了那兒去了呢？就算做了一個麥加或阿剌伯的酋長，掌握中拿到了一根塗飾的木塊，——難道這就算一個人得了解救嗎？我想這決計算不了什麼。所以我們該排除這種騙子的假定，認爲不可信的，不足計議的，可以不必再提。

摩罕謨德每年到了「剌馬特亭」（Ramadhan）（註一〇）那一月，每常要隱居在僻靜的地方去；這本是阿剌伯人的風俗；倒確是一種極可讚美的風俗，尤其像他這樣人，更覺牠是自然而有用。在萬山沉寂的中間，他可以與自己的心靈相通；他自己是默然開放着迎受那「微小靜寂的聲音；」這

眞是個正當自然的風俗！摩罕謨德在四十歲那年上的「剌馬特亨」月中，又照例退隱到麥加附近哈拉山中的一個山洞裏，把這一個月的功夫都消磨在祈禱與默省這種偉大的問題。一天他突然告訴他的妻子卡蒂惹，說他得了上天特殊的恩惠，已把這一切全都找出來了，從此不復埋在狐疑與黑暗中了，他已洞見了一切。這一些偶像方式全都沒有什麼，祇不過幾塊可憐的木塊；在一切之中一切之上祇有一位「神」！我們該排除一切偶像祇向他看。這個「神」纔是偉大，除了他就沒有那個是偉大，他就是「現實」。木偶決不是眞的，他纔是眞。起初他造我們，至今還維護我們；我們和一切事物都祇是他的影子；一件暫性的外衣罩住了「永生的赫奕」。「Allah akbar，神是偉大；」——加之以「依斯蘭姆」(Islam)(註一二)，我們該向神馴服。我們整個兒的力就產生在放任地向他馴服中，任憑他把我們怎樣，在此世界中，也在別世界中，他給我們的東西不論是死亡或比死亡更壞的東西，總是好的，總是最好的；我們總放任自己交給了「神」。——『倘然這就是「依斯蘭姆」，』歌德道，『我們大家不是都生活在這「依斯蘭姆」中嗎？』是的，我們一切有精神生活者，多是這樣生活着。向來一般人以爲一個人最高的智慧是不光馴服在「定命」之下，——「定命」自會使他馴服的——卻還要深知深信那「定命」所支配的嚴峻的事物是一切需要的事物中最智而最善的。不要再在他一個腦子的小部份中妄想去窺測這「神的世界」；應該知道「正直的規律」，雖然深不可測，的確是有的，牠的精華就是「善」——他在那裏應做的事情就是適應着「全體的規律」，虔誠地靜默着跟了牠走；不必疑問，當牠不可疑問地順從牠。

我說至今這還是惟一最確當的道德。一個人要正直而無畏，修德而向着必勝的道路上走，必須要不顧一切淺薄的規律，暫時的現狀，得失的計算，而投身到這偉大淵深的「世界的規律」中去，他能與這偉大的中心律合作，他就勝，不然必敗：——當然的他要同牠合作或走上牠的軌道，最先的問題就該整個兒靈魂瞭解牠的存在；瞭解牠是善，惟牠是善！這就是回教的精神；其實這也是基督教的精神；——因爲我們可以說回教祇是基督教的一種混亂的形式，沒有基督教回教也不會有的。基督教也叫我們在一切之先該捨身給「神」。我們不該去求教肉與血，不該聽無聊的妄語，無聊之愁苦與欲求：祇知我們是一切不知；我們眼見的最壞最殘酷的種種並不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該接受上面的「神」給予我們的一切，並且說這是善與智，「神」是偉大！『他雖殺了我，我還

是信任他。』回教方式的意義是「拒絕自我，」「滅絕自我。」至今這還是「天」顯現給我們「地」的最高的智慧。

這獷野阿剌伯靈魂的黑暗中，就來了這樣一道光明把牠燃亮了。在這死亡快像臨到的大黑暗中，來了這一團生命與天交錯着的閃耀的燦爛；他叫這是神啓，這是天使勃茄利爾 (Gabriel)；——我們中又有那一個能知道牠叫什麼呢？這是「給我們智慧的萬能者所賜的靈感。」要瞭解，要探求不論何物的眞理，總是一種神祕的事情，——最精的邏輯也祇能在水面上濺起一層泡沫。腦范利斯 (Novalis) 說，「信心不就是眞正神所宣佈的神蹟嗎？」——所以摩罕謨德整個兒的靈魂燃燒着這種寵錫的大眞理，自然地要感覺到牠十分重要，牠是惟一的重要事件了。以爲這是「上天」的無尚恩寵把牠顯示給他，從死與黑暗中把他拯救出來；他當然要義不容辭地把牠照樣顯示在一切生物之前；所以說，「摩罕謨德是神的先知，」這也不能說沒有牠眞實的意義。——

我們可以想到當時那位良善的卡蒂惹驚異狐疑地聽着他；可是到底她答道：不錯，他說的都是眞的。我們也可以想到當時摩罕謨德感謝無邊的心理；在她待他的種種好處中，她能深信他這種懇摯奮鬪的語言，他感謝最深。「的確是這樣的，」腦范利斯說，「在別一個靈魂也相信了牠的時候我的信心就無量地增進。」這是個無邊的厚意。——他永不會忘記這位良善的卡蒂惹了。隔了許多年之後，他的另一位年輕寵愛的妻子阿夷夏 (Ayesha)(註一二) 一生的善德在回教徒中算個出類拔萃的人材，她一天問他道：『現在我不是賽過了卡蒂惹嗎？她祇是個寡孀年老色衰；你愛我總勝過愛她吧？』——『阿剌在上，這可不能！』摩罕謨德答道：『阿剌在上，這可不能！沒有人信我的時候，她相信我。那時全世界中我祇有一個友人，就是她！』——後來還有他的奴賽特 (Seid) 也信了他；再加上阿琵泰賴勃的兒子，堂弟阿利 (Ali)，他最初的信徒就祇這幾個。

他把他的教理逢人演講；可是大都祇報之以譏潮淡漠；三年之中，他祇得到了十三個信徒。這種發展眞是十分遲緩。他所得到的前進的鼓勵，就祇有這種人在這種情狀中所常常遇到的那種鼓勵。在這得到了小小成功的三年之後，他把四十個領袖的族人都招請到一個宴會上；於是站起來宣布他的意見，告訴他們他有這種的使命，想公諸人類；說明這是最高惟一的使命；衆人中那一位願意幫助他？在大家懷疑沉默的中間，那祇是個十六歲小孩的阿利忍不住再緘默了，站起來勇

猛熱烈地宣言他願意這聚宴的一班人，就連阿利的父親阿邑泰賴勃也在其內，都向着摩罕謨德沒有好感！可是看着這一個不學無術的中年人，帶着個十六歲的小孩竟決心要做這種反抗全人類的事業，簡直是可笑得很；所以大家都忍不住的縱聲大笑了。然而後來證明這並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是件十分嚴重的事情！再說這個青年阿利，那一個都不能不愛他。他永遠顯露出自己是一個心地高貴的人；充滿着感情，果敢。他的內在蘊有武士的性質；勇猛如獅；可又端莊，眞實而富感情，足當一個基督徒的騎士。他後來在巴葛達特（Bagdad）的一隻回教堂裏被人殺死，致死的原因，祇爲他自己寬大公正，也深信了別人的公正而不疑：臨死時他說，倘然這傷勢不至於死，請他們就赦了那個凶手；可是他若死了，趕緊就請把他殺死，讓他們兩人可以同時走到神的面前，決定這爭鬬究竟誰是誰非！

摩罕謨德當然地要得罪那些守護開巴和監守偶像的高蘭虛們。後來有一兩個有勢力的人附和了他；慢慢地他的勢力膨脹開來，慢雖慢，膨脹却在膨脹。當然地，他又得罪了許多人：誰敢自稱比我們大家都聰明；誰敢毀謗我們大家，說我們祇是傻子，是拜木頭的傻子！良善的伯父阿邑泰賴勃就勸他道：難道他不能別再提這種事情；信仰就自己信仰好了，何必去煩擾別人，去挑領袖們的怒氣，一定要說這種話使他自己和一家人都發生危險呢？摩罕謨德回答道：倘然太陽站在右手，月亮站在左手，叫他不許開口，他也不能服從！決不能；因爲在他所得着的這眞理中就有那「自然」的本身；牠的地位是與太陽，月亮，或「自然」所創造的一切物是同等的。祇要得「萬能者」的許可，牠就得自己說話，不管什麽太陽月亮，更不管什麽一切高蘭虛和一切人類與事物。這是牠必須做的，牠不能做別的。摩罕謨德這樣回答時，據說「淚流如注。」淚流如注：因爲他感激阿邑泰賴勃待他的感情；知道自己所負的工作不是件輕便的事情的，確是嚴重而偉大。

他仍舊繼續着逢人說教，把他的教理向來到麥加巡禮的人們中宣傳這處那處的收集信徒。到處遇到接一連二的反對，仇恨，公開或祕密的危險。靠着與有權力的關係，摩罕謨德自己得到些保障；可是後來他到底勸他的信徒離開麥加，渡海到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去躲避。高蘭虛們的怒氣日益張盛了；布置種種的陷阱；私自立誓要親手處死摩罕謨德。阿邑泰賴勃死了，良善的卡蒂惹也死了。摩罕謨德當然不想向我們取什麽同情；可是他這時的前途的確是黑暗得利害。他

不得不有時藏身山谷中，有時化裝潛逃，東逃西躲，無家可歸，永遠有生命的危險。好幾次他彷彿一切都絕望了；好幾次蹈着千鈞一髮的危機，比方像遇見了溜韁馬等類，差不多摩罕謨德和他的教理要就此告終，就此再沒人提起，可是結果多能避免了。

在他傳教的第十三年，他發見週圍的仇敵們團結着反抗他，四十個部落中每一部落出來一個人，暗自密誓要結果他的性命，於是感到麥加再不能多留了，就逃到一處叫約斯萊勃(Yathreb)的那裏，又收集了些信徒，這地方他們現在都叫牠麥第那 (Medina) 或稱 Medinal al Nabi 意義就是「先知的城」所指的就是這時的情狀。牠離城二百多英里，沿途都是巖石沙漠；我們可以想見他在這情狀中逃到那裏，得到歡迎，並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這次的出奔東方全體就奉牠是他們的紀元，稱牠做「赫奇拉」(Hegira)：這「赫奇拉」的第一年就是我們紀元的六百二十二年，摩罕謨德降生的第五十三年。他那時已十分衰老了，他的友人一個接一個的離開了他；他的前途是荒涼，滿佈着危險：要不是他找着希望在自己的心頭，事勢的外表上祇剩了絕望。其實一切人在同樣的遭遇中都要這樣的。在這以前，摩罕謨德祇想用演講勸說來傳佈他的宗教，可是現在，他給橫暴地逐出了自己的本鄉，那些不知公道的人們不獨對於他懇摯的天上福音，心底呼聲，充耳無聞，並且還要奪掉他的生命；倘然他再要說話，——這位沙漠中的兒子於是決心要像男子漢一般的，阿刺伯人一般的挺身自衛了。倘然高蘭虛喜歡這樣這樣辦就是了。這種該是他們和一切人無量機緣的福音，他們不願聽；還要用着暴力鐵與屠殺來把牠踐踏，好的，就讓鐵來試試也不妨！於是這摩罕謨德又經過了十年充滿着爭鬪和喘不過氣來的猛烈工作與奮鬪；所得的結果，我們已大家都知道的了。

摩罕謨德仗劍傳教頗受一般人的評議，以之比我們基督教自誇的演講勸導和平地傳播教旨的方法，當然他不及我們的高尚。可是我們若把這個來判斷那宗教本體的眞實或虛僞，那就大大的錯誤了。用劍的確的，可是這劍你又從那兒來的！每一種新意象在牠發端時，簡直祇有極少數的一個人。在單獨一個人的頭腦裏牠繫附着。全世界祇有這一個人信牠；那就是以一人而與一切人抗。他就是拿了一把劍，來把牠傳播，所得的倘甚微細。就大體說什麼東西多想盡力為自己傳播的。就在基督教，當他們一朝握住劍鋒的時候，也並不見得永遠嫉視牠的。沙刺門 (Charlemagne)

並不靠講演來感化薩克遜人。劍不劍，我以爲沒有什麼關係：我願讓世界中的一切物爲着自己儘力地奮鬬，不問牠用着什麼劍，什麼舌頭，什麼他固有的或搶到的傢伙。我們願讓牠演講，發傳單，爭鬬，盡着牠的力量幹，讓牠去用喙，用爪，用牠所有的一切；而結果，牠決不會去征服那些不值得征服的東西的。勝過牠的，牠決不能丟開，丟開的總是不如牠的。在這種大「決鬬」中，「自然」自己是公證人，決不會有錯誤：祇有那種在「自然」中根深蒂固的東西，就是我們所謂最眞實的東西纔能到底長成起來，別的決不能。

這兒講到摩罕謨德所包含的種種及他的成功，我們就應該知道「自然」是怎樣的一位公證人；在他裏面有怎樣的偉大，怎樣的淵深與容忍的鎭定。你抓一把麥子扔到「地」的懷抱裏，這些麥子也許就攙和在稃糠，草屑，穀倉的棄物，塵土與種種垃圾之中；然而不要緊：你已把牠扔給了慈祥公正的「地」；她在那裏撫養這顆麥，——她沉默地把一切垃圾吸收了去，掩藏着，再不提起垃圾。金黃的麥在那裏長起來；良善的「地」對於其餘的全都默無一言，——並已沉默地把其餘的一切改成了有利的用途，決沒有一點兒怨言！所以，「自然」是沒有一處不到的！她眞實，決不打謊；而在這眞實中又是那樣的偉大，公正而慈愛。她所要求的東西是要有眞誠的心；若然，她就保護，不然，她決不。她所收容的一切物都有一個眞實的靈魂。呀，這不就是來到這世界中一切最高「眞理」的歷史嗎？這一切「眞理」的「外形」都是殘缺的，是黑暗中一種光明的元素：在我們看來，牠們的來臨祇賦形體於邏輯中，於宇宙中科學的定理中；這當然的不能完整；不能不有一天發見牠們的殘缺，錯誤，因而死滅消隱。所以，一切「眞理」的「外形」是要死的；可是，在這一切中，卻有一個永生不滅的靈魂；這靈魂永遠有新的賦形，更高貴的賦形，正像人類一般的永生不滅！這就是「自然」之道。眞實眞理的精華是永生不滅的。在「自然」的裁判桌前，就祇認淸這一點，他是否眞實，是否「自然」深處發出來的聲音。至於我們所斤斤爭論的純粹不純粹，這倒不是大自然的重要問題。她不問你裏面夾有少許秕糠；祇問你到底有沒有麥子。純粹嗎？我可以將許多人說：不錯，你確是純粹；十分的純粹；祇多了些秕糠，——是不誠的假定，流言，方式；你壓根兒沒有觸着那「宇宙」的大心；準確地說，你說不上純粹不純粹；你不成什麼東西，「自然」跟你沒有什麼關係。

摩罕謨德的信條我們稱牠是基督教的一種；可是看着他們用着獷野神往的戀摯去信奉牠，

遵守牠，我又要說比着那些敍利亞的教派，斤斤然爭持着聖父聖子「一性」或「類性」（註一三）的空論頭腦中裝滿了無聊的喧嚷心靈上空虛而死寂牠又比較高貴得多了！牠的眞理是蘊藏在怪異的錯誤與虛僞之中可是令人信仰的卻是牠的眞理並不是虛僞牠是藉此眞理纔得成功的。這是一種不純粹的基督教可是有生命的那裏面有心的生命；不是死的更不是雞零狗碎荒蕪的邏輯！這一個沙漠中的野人，用着他獷野誠摯的心像生與死般的眞摯用着他偉大閃爍而自然的眼光在這一切阿剌伯的偶像教，騁辨的教理，遺傳，謠諑，傳言，和希臘猶太長拖蔓延的那些假定等一大堆垃圾中看到了事物的核心。偶像教裏沒有什麼：你們的這些木塑的偶像，「你們把牠們塗上了油和蠟，牠們就棲滿了蒼蠅」——告訴你們吧，這些祇是木塊！牠們幫不了你們的忙牠們祇是無能力而瀆神的僞託；你們認識牠們時，就知道牠們是一種恐怖，一種嫌惡。祇有「神」是存在的祇有「神」纔有權力他創造我們，他可以殺我們也可以讓我們活：「Allah akbar 神是偉大」，該知道他的意志是你最好的東西；不論你血肉受多少苦痛，你總會覺悟牠是最智最好你應該這樣想在此世界或別世界中，你不能做別樣東西！

祇要那些獷野而崇拜偶像的人們能信仰這種說理他們暴烈的心肯抓住了牠實行起來，我不問牠在他們中所取的形式如何，總以為牠是值得信仰的東西。其形式的如此如彼，不減其為萬人值得信仰的東西。一個人就這樣變成了一個最高的說教者在這「一世界的廟宇」中。他是跟這「世界創造者」的那些「命令」相和諧的；同那些「命令」合作着，決不作沒用的抵抗：我知道，這就是從古以來「責任」最確當的詮解。一切正軌的事物全都包涵在這樣同「世界的眞趨勢」合作中牠會使你成功（「世界的趨勢」是會成功的）使你善，使你走上準確的路。世界各時期中什麼同性，類性，種種無聊的爭執，不論牠爭執出些什麼來也不論牠走上那兒去或變成何等形式牠的一切奮鬬其實就祇意識着這一件「東西」，倘然牠確有意識的話。牠若不能意識到這一點牠就什麼都沒有意識到。那種「抽象」「邏輯的定理中」設辭選句的準確與否都沒有什麼關係；最緊要的關鍵還在這些有生命而具體的亞當的子孫們究竟能否把牠映在心版上。回教吞滅了這種種爭持的教派：我以為牠的確有權這樣做。因為牠是個「現實」，逕從「自然」的大心中來的。阿剌伯的偶像教，敍利亞的方式都不能像牠這樣眞實，都得化成為煙霧——牠是火，

而這種種比之在各方面看，都衹算是死寂的燃料。

摩罕謨德在這些從戰奮鬬的時間中特別在麥加逃亡之後，抽出時間口述成他的聖經，那就是他們所謂的「可蘭」(Koran)，意即「讀」，指牠是讀的東西。這部作品他和他的門徒們都視爲異常向着全世界問這不是一個奇蹟嗎？回教徒們崇奉這本「可蘭」比基督徒的崇奉聖約還要利害。各處都當牠是一切法律，一切行爲的標準在思索中在生活中都以此爲根據，這是直接從「天」上來的福音，這「世界」該遵從牠，照着牠走，這是應該讀的東西，他們的法官就依據着牠判決，一切回教徒都該研究牠，從那裏面找尋他們生命的光明。他們的回教堂裏每天要把牠讀完三十個教士一個接一個地在一天裏把牠從頭讀到尾。一千二百年來沒有一刻功夫這部經的聲音不是繼續着振盪在這許多人的耳內與心頭。我們還聽說回教的博士們有把牠讀過七萬遍的哩！

眞奇怪！那一位想找尋「各民族趣味不同」的資料，這就是絕好的佐證！這「可蘭」我們也讀得到；涉爾 (Sale) 的那一本譯本，向來算是很準確的，可是我以爲沒有再比牠沉悶的了。祇是一團困人而紊亂的混雜物，粗笨而拙劣；無盡的複述，衍辭與糾纏；最粗笨，最拙劣；——簡言之，不可挽救的愚蠢！祇靠一種責任心的驅策，纔可以叫一個歐洲人去讀完這本「可蘭」。我們去讀牠，祇抱着在政府公報的辦公處去讀那一大堆不能卒讀的雜物時的心理，想在此中窺見一個異人的瞥影而已。或說我們讀牠祇在弱點方面讀，這倒也是的確的；阿剌伯人讀牠的方法比我們多一些。這部「可蘭」給摩罕謨德門徒發現的時候本是零碎的片斷，就是牠寫下來公佈時的狀況；據說大半都寫在羊肩骨上，雜亂地堆在一隻箱子裏。他們就把牠刊印起來，並沒有發現時間等種種的順序，祇彷彿把比較長些的章節放在前面，可也不能說完全是這樣的。照這樣讀，眞的開始作品卻在最末後；因爲早期的一部份都是很短的。我們若能順着牠歷史的次序讀下去，那印象也許就不會這樣壞了。據說，那裏面有很多是諧律的；牠本來該是一種可以歌唱的獷野的歌曲。或者這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譯文中把這些大部份都失掉了。然而就算有這種種解釋，我還是不明白怎會有人把這本「可蘭」認做是人間難得的天書(註一四)怎會把牠認做一本好書，不，簡直怎會認牠是一本書；怎不當牠一曲紛亂的狂歌，那作風簡直比什麼都壞！這就所謂民族性的別異，趣味標準的不

同了。

然而，我以爲這些阿剌伯人愛好牠的理由卻還是容易瞭解的。當你把這「可蘭」的一團亂麻脫手了的時候，把牠遠遠地放在你後邊，牠那精粹的部份就會開始顯現出來；在這裏面你可以看出牠文學以外的好處。一部書祇要是從心裏流露出來的，牠總勉力着要觸到別一個心；這時候，一切藝術和寫作的技巧都不足計了。我們可以說，這「可蘭」最著要的特性就是「眞實」，是一本眞實的書。我知道，潑利圖（Prideaux）（註一五）等把這本書比做一團變戲法的勾當；一章接一章祇想把作者連續的罪惡開脫而消滅，祇想把他的野心與妄言提高起來；我以爲這種說話現在不該再說了。我並不說摩罕謨德是永遠忠誠的：誰又能永遠地忠誠呢？可是那些批評家竟誣他是蓄意欺詐；大部份或竟是整個兒意識的欺詐；——更有甚者說他祇生活在意識欺詐的元素中，他寫這部「可蘭」，祇可比之以造僞幣者和變戲法者的勾當！這種話，老實說，我不能承認的。我想凡有公正眼光的人，讀了「可蘭」，決不能起這種感想。這是一個偉大粗拙的人類的靈魂起着紛亂的醱化；粗拙而未經訓練，令人不能卒讀；然而卻是熱烈懇摯，奮激地掙扎着要把牠變成字句吐出來。他有一種窒息的緊張掙扎着想表白：種種思想雜亂地擠上了他；爲了這一大堆要說的東西，他得不到什麼能說他內在的意義；不能自成一種有組織的形式，所以表現出來就無次序，無方法，亦無聯絡，——這一切思想簡直就不成什麼形式；就照牠們在內在掙扎顚樸時混亂而不清晰的情狀，毫無形式地吐露了出來。我們說過牠是「愚蠢」；然而自然的愚蠢決不是摩罕謨德這本書的性質；這該算是自然的眞璞。這個人沒有研究過說話；在他繼續征戰的倥偬忙迫之中他沒功夫修養那適當的語言。一個人永遠在生命與濟世的戰場中奮鬭喘息匆迫，熱烈奮激；這是他的情況！一種匆忙的急遽；對於偉大的意義，他實在沒法子能把牠用字句吐露出來。這部「可蘭」就是一個此種情狀中的靈魂繼續着的吐露；又加之以二十三年中種種別異的變遷，加上的色彩，有時說得好，有時說得很糟。

我們該知道，摩罕謨德在這二十三年中是一個整個兒在衝突之世界的中心。與高蘭虛和「異教徒」戰，他自己的民族內部又發生衝突，他自己獷野的心靈上又有背教的傾向，凡這一切都使他浮沈在一個永恆不絕的旋渦中；他的靈魂沒有休憩的希望。我們可以想見在不能成寐的

長夜中這個獷野的靈魂出沒在這種種旋渦中，祇要抓住了他意識上的一點兒光明，就快活歡呼以爲是上天賜下的眞光；他心靈上苟有一點兒具體的組織，就覺怎樣的幸運，不可離捨，以爲這是一位加勃利爾 (Gabriel) 的神啓。他是造僞幣者和耍戲法的嗎？不，決不！這一顆偉大而熱烈的心，像一架思想的大爐子般沸滾蒸騰，決不是一個耍戲法者所能有的。生命在他是事實；這個「神的宇宙」是個可敬懼的事實與現實。過錯，他當然有的是。他是一個大自然未經訓練半野蠻的兒子，很多佩圖音 (Bedouin) 的性質還附在他身上：我們當然要這樣估量他。可是若說他是一個可恨的「贋眞者，」一個無眼睛無心靈的飢不擇食的僞造者，爲一餐肉羹故施展着瀆神的偸竊伎倆，僞造着上天的文書，繼續經營着背叛「創造者」和他「自我」的勾當，這可決不能，他決不是這樣一個人。

我以爲，在各種意義上說，「眞誠」就是這「可蘭」的價值；獷野的阿剌伯所以寶貴牠就爲了這個。其實這也是不論那一本書最重要的價值；價值由此發生一切種類的價值——不，從根本上說，牠惟一能發生一切種類的價值。最可異的，在這「可蘭」裏那一大堆紊亂的遺事，咒罵，怨恨，叫嘆中卻見隱現着一線眞實而直接的內視我們彷彿可以稱牠爲詩這本「書」的整個是把遺事做成的是一種激烈而熱情的臨時信口說來的演講。他常常要反覆講着關於「先知」們的老故事，因爲這些都是當時最流行在阿剌伯人記憶中的事實：怎樣「先知」接着「先知」，「先知」——阿伯剌罕 (Abraha...)，「先知」赫特 (Hud)，「先知」摩西 (Moses)，基督教和其他眞眞假假的「先知」們，都到過他們這部落中來，警醒他們自己的罪惡；也都受過他們今日歡迎他摩罕謨德般一樣熱烈的歡迎，——這是他最大的安慰。這一切，他反覆着說過十遍二十遍；絮絮叨叨地說了再說，永不肯停。一個勇敢的約翰生 (Samuel Johnson)，在他破敗的閣樓上，照這樣就能讀熟了一切「創作者的傳記」——這就是「可蘭」中大部份的事材。祇是所可異的，在這中間時時閃露出彷彿是眞思想家和觀察家的眼光來。這個摩罕謨德的確有一種觀察世界的眼光：用着一種率直性，一種嶔嵚的生活力，他能把他心靈所迎着展放的東西至今還送進我們的心靈裏。他那些對於阿拉 (Allah) 的讚頌，已有許多人讚頌過的了，我以爲不足注意；這大都是從猶太抄襲來的，最少在猶太那邊要比這兒強得多。可是那洞穿事物核心的那種眼光，透視牠們的眞理；我以爲這纔是

極有興味的東西「自然」自己的恩賜本是給予一切人可在千百人中祇有這一個人不是可憐地把牠扔在一旁這就是我所謂視察的眞誠是一個眞誠的心靈的試驗。

摩罕謨德是不會演奇蹟的他常常焦灼地回答道我不會演奇蹟我嗎？「我是一個公衆的佈道者；」受命把這個教理宣示給一切生物。然而我們看得出他看着這個世界從古以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奇蹟。睜眼週視這個世界他說這個阿拉的工作可不是神奇的嗎；整個兒是「給你們的一種徵信，」倘然你們的眼睛是睜開的這個地球，「神」為你們造的「在那裏面指出許多路徑；」你們可以生活在牠裏面往來在牠上面。——阿剌伯乾燥鄉土上面的雲摩罕謨德看着以為神奇：偉大的雲他說生長在高高無極的懷抱裏到底是來從何處呢！牠們掛在那裏這些偉大而黝黑的怪物，倒下牠們傾盆的雨點「復生了死寂的地面，」青草長出來了，「高大的棕櫚，葉茂枝繁掛滿了一球球果實。這不是一種徵信嗎？」還有你們的牛，——這也是阿拉造的；蠢笨而肯服役的畜生；把靑草變成了乳漿你們靠着牠們就有衣穿都怪異的畜生；到了晚上還會自己跑到家來「並且」，他又說，「是你的一種信用！」還有船隻——他常常提起船隻：巨大移動的山，張開了布做的翅膀，在那邊水上行駛過去上天的風推送着；祇要「神」收回了他的風，牠們就寂然不動，死了般的停着不能移動！這不是奇蹟嗎？他嚷道你還要什麼奇蹟呢？就是你們自己本身不也是奇蹟嗎？「神」創造你們，「把一小塊堊土打成你的形象。」你們從前都很小；再前幾年你們什麼都沒有。你們有美色，有膂力有思想，「你們彼此間生有情感。」老年臨到你們，跟來了灰色的頭髮；你們的膂力消成了柔弱你們萎疲下去又變了無物。「你們彼此間生有情感；」這最令我感動：假使阿拉造你們時不令彼此發生情感，——那情狀又將變成怎樣了呢！凡這種種都是一種率直的思想，一種元始的透視萬物中心的眼光。在這個人身上就可以找到最精最眞的天才詩人粗拙的痕跡。一個健碩而未經訓練的智者眼光心靈一個健碩而獷野的人——可以把他做成「詩人，」「國王，」「牧師，」或不論何種的「英雄。」

在他目光中這世界整個兒是一個奇蹟這是永遠明瞭的了。我早就說過他所看見的就是一切大思想家們連那粗拙的斯干狄那維亞人們所勉力着用各種方式所看見的東西那就是這一個看着很堅實而物質的世界骨子裏徹底推究實在是「無物；」是「神權」與「神在」的一種

視覺與觸覺的「顯現，」——是「神」在空虛之「無極」的懷抱上映出來的一片影子；如此而已。這些山岳，他說道這些高山大嶺，將來也會「像雲陣」般的消散了；正像雲陣一樣的溶化在蔚藍天色中失去了存在！據沙爾(Sale)說，他用着阿剌伯的方式解釋這個「地，」說牠是一片廣大的平原，或是一塊地面的平盤，上面放着山岳是用來穩定牠的。到了末日，山岳都會「像雲陣」般的消散，整個兒地面會旋轉起來，轉得破碎分裂，像塵土蒸氣般的消失在「虛無」中，阿拉縮手不管，牠就中止了存在。這個阿拉是宇宙間的仲裁，是一種無所不在的不可言說的「權力，」一種「顯赫，」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怕，」是在一切物中眞實的力，是精粹也是現實，凡這種種他都很明瞭的。我們現代人卻議論着給牠提了許多名字，叫什麼「自然力，」「自然律；」再不當牠是一種神聖的東西；並且以爲牠不是一件東西，卻是一套東西，眞說不上什麼神聖——可以當貨物買賣，是珍奇，可作行駛汽船的用途，在我們的試驗室中，有的是科學和大辭典，當然要忘記了牠的神聖！可

我們是不該把他遺忘的！這可以遺忘，什麼東西纔值得記憶呢？沒有牠，大半的科學都成了死東西，凋零，矛盾而空虛；——晚秋時的一堆薊朮而已。沒有牠，最精良的科學也祇是一根死的木材；決

不成一株能生長的樹幹或樹林繼續着產生新的木材等！人類如沒有某種形式的崇拜，就決不能知識。即使有也祇是一種虛炫，一堆晚秋的薊朮。

很有許多人口頭筆下討論過摩罕謨德宗教的縱慾；大半都失之於不公正。他所縱容的那種我們認爲罪惡的放蕩，其實並不是他的指使；在他以前不可追遡的時間以來，這種習慣早盛行在阿剌伯，無人責難的了；他卻是在種種方面設法減除，設法限制牠的漫佈哩。他的宗教決不是一種舒適的宗教；有了那些謹嚴的禁食，沐浴，嚴重而複雜的規條，一日五次的祈禱，禁絕飲酒等，牠決不能再「成一種舒適的宗教。」那一種宗教或維持宗教的主義，可以借舒適而成功的嗎！若說用着舒適享樂的希望，報償，——在此世界或未來世界中的種種糖果就可以引起他們的英雄事業來，這是誣衊了人類。最卑劣的生物，他也蘊藏着比這個高尚些的東西。那種可憐粗鄙的兵士，專爲放餉而受雇，卻也有他「兵士的榮譽，」那跟操演規章和一先令一天的餉銀簡直是毫不相干的。凡是亞當的子孫，不是光想嘗味些適口的糖果，他們模糊地想望的是要做些高尚而眞實的東西，自證不愧爲「神」的天底下一個「神」造的人。你若能把方法指示給他，最愚蠢的奴役會變成個

「英雄。」若說人類可以把舒適去誘惑他們，那簡直是大大的侮辱了。困苦，抗拒，殉道，死亡那纔是在人類心上可以發生影響的誘惑。你若能把他內在眞實的生命燃旺了，就可以得到一種足以燒盡一切下層系念的火焰。這決不是享樂，是比牠高尚些的東西；在最輕浮佻健的階級中我們也可以找到「榮譽觀念」等類的東西。不論那種宗教想要號召信徒，決不該來誘惑我們的慾望，不該的，牠應該撼醒每一個心顆裏沉睡的「英雄性。」

除這種種以外，摩罕謨德他自己就不是一個縱慾的人。我們若把這個人當做了普通耽樂之徒，專注意在低級的享樂上，那簡直是大大的錯誤，其實他連什麼樣的享樂都沒有的。他的家庭，十分的儉約；他的食糧，大麥麵包和水；有時接連好幾月他的爐子裏不見火光。他們很自傲地記載着他怎樣修自己的鞋，補自己的褂。他的確是一個貧苦勞工，衣食不給的人；可看着凡俗人等辛苦經營的東西又以爲不足掛念。我說，這決不是個壞人，在他裏面當然有比「饑餓」更高尚些的東西，——要不然那些獷野的阿剌伯人，在他手下征戰奮鬥了二十三年，永遠跟他密切地接近着，能這樣地尊敬他嗎！他們都是些獷野不羈的人，不時的爆發出鬥爭，爆發出烈焰般的誠摯；要沒有眞正價値，眞正人格，那一個能指揮他們。你說他們叫他先知嗎？可是，他卻臉對臉地站在他們面前；赤裸裸地，並沒有什麼神祕來做他的神龕，眼見他在那裏修鞋補褂，在他們中征戰，計議與發號施令；他們一定認清了他是怎樣一個人，那就稱他什麼名義！在這二十三年粗野而眞實的試驗中，那一個戴冠冕的帝皇也沒有像這位穿着自己補綴的褂子者那樣的受人欽佩過。這裏面就有一位「眞英雄」所必具而自成價値的東西。

他最後的說話是一段禱告辭；是一顆向着「創造者」掙扎着奮鬥，顫抖着希求的心在斷續地呼號。可是，我們卻不能說他的宗教苦了他；他的確是改善他的使他好，決沒壞。紀載他寬容的事實也很多：當他死了「女兒」時，他用自己土話回答的幾句話，就是十分誠摯，那就彷彿基督徒一樣的口吻，說「主所給的，主取了去；主的名，福壽無疆。」他第二個信徒，心愛的解藉奴賽特(Seid)死時，他也同樣地回答。這賽特是在摩罕謨德第一次跟希臘人交鋒時死於塔蒲克(Tabûc)之役。摩罕謨德就說，這很好；賽特已做完了他主人的工作，賽特回到主人那裏去了；在賽特是再好也沒有的了。然而賽特的女兒卻看見他伏在死屍身上哭；——這個斑髮的老人已溶化在淚水中了！『我

瞧見了什麼呀？』她說。——『你瞧見一個人在哭他的朋友。』——在臨死前兩日，他最後一次走到禮拜堂中去問他傷害過什麼人嗎？若有，願背受鞭笞。他欠人家什麼嗎？當時有一個人回答道，『有的，欠我三個特拉克姆，』就在這樣場合時借的。摩罕謨德立刻下令，如數清償：『寧可現在受辱，』他說，『不可隱藏到末日審判的時候。』——你們都該記得他提及卡蒂憲時的那一句『阿拉在上，這不可能』那節事吧？凡這種種遺痕，都表現着他是一個眞實的人，是我們一切人的弟兄，隔了十二世紀還能瞭然在目，——是與我們同母的可敬的兄弟。

我愛好摩罕謨德，更因爲他完全沒有粉飾的虛謊。他是個曠野中粗暴而自助的孩子；決不僞飾他的本來面目。他身上決沒有賣弄的誇耀；可也沒有怎樣過份的謙恭：他祇有這副本來面目，穿着他自己修補的鞋袜；很簡明地對着各種波斯國王，希臘皇帝，講解他們應做的事；他自己很知道，「應給你的敬順。」當他跟勃圖音(Bedouin)人決生死的大戰時，殘酷的事情當然免不了；可是慈悲的舉動，和高尚而自然的憐憫與寬容也未嘗沒有。這兩種態度都是他心中自由的決斷；是當地當時所必需的。這決不是甜嘴蜜舌的人！倘然時機需要，他也有忠直的兇殘；他決不掩飾事實！塔蒲克之戰是他常提及的：當時他的部下很多不肯前進；托辭天氣太熱，又說收成等等；這是他永不能忘懷的。你的收成嗎？不多天就會完的。在整個兒「永生」中你的收成又變成了什麼？天氣熱嗎？不錯，的確是熱；「可是地獄裏還要熱哩！」有時他也用着粗拙的諷刺：曾經對不肯相信的人們說道，到了那「大日子」你們的行爲就會得到適當的衡量。他們一定照數秤給你；決不會短秤的！——他無時無地不把這事情放在眼前；他看見牠：他的心，常常彷彿給牠的偉大所怔住了。「斷然無疑，」他說這句話；在「可蘭」中有時成單獨的一句：「斷然無疑。」

這摩罕謨德決沒有「耽玩」的心情；祇以爲這是一種「除惡」與「救世」的事業，是一種「時間」與「永生」的事業：他祇知死勁急切地幹！耽玩，設想，考慮，都是請客式的追求眞理，在那裏跟眞理玩耍挑逗：這是最痛心的罪惡。是意料中一切罪惡的根原。心靈中有牠的人，都沒有認識過「眞理」——「祇生活在一種虛誇的炫耀中。」這種人不獨吐露「虛僞，」產生「虛僞，」他本身就是個「虛僞。」有理解的道德觀念，本來是「神」的星光，在他身上卻深深地埋藏着，變成了半死不活寂靜的殭物。即使摩罕謨德有「虛僞，」也比他的「眞理」眞得多。他是個不誠的人：

打磨得十分光滑有時有地也會受人信仰；不得罪人，決不出言不遜；十分光潔——眞像炭酸，祇有死與毒。

我們不願讚美摩罕謨德的道德教規是超越一切的完善；可是我們卻該說牠常有一種向善的趨向；牠是一顆以公正與眞實爲目標的心的眞實斷語。牠並沒有基督教高妙的恕道，給人打了這邊嘴巴還要掉那一邊給他打；你該爲自己復仇，可是要等量的，不可過份，或超越了公正。換言之，回教正像一切偉大的宗教和能透視人類精粹的學理一樣，是一種完善的人類平衡者：一個信教者靈魂的重量可以壓倒一切俗世的君王；照回教說，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摩罕謨德論施佈，不說牠應該，卻說牠必需；他用法律規定你應給的數目，你不遵重就有危險。每人一年中不論何種收入的十分之一都是貧苦人的財產，是被災與需助者的所有物。這些都是好處；是人道主義自然的呼聲，是蘊藏在這個「自然」獷野的兒子中心的憐憫與公道的呼聲。

摩罕謨德的「天國」是縱慾的，他的「地獄」也是縱慾的：不錯；在這兩者間就足夠震驚我們精神上的感覺了。然而我們也該回想那時阿剌伯人早就有了這種習慣；摩罕謨德引用着種種改良的方式，已把牠柔化而輕減得多了。況且那些最卑劣的縱慾都是些學者們和教徒們的作品，不是他自己的手筆。在「可蘭」裏，提及「天國」快樂的地方實在很少，且都用暗示，並無堅持；並屢作叮嚀，說那最高的快樂是精神的；「最高者」醇潔的「降臨」這纔是超越一切無上的快樂。他說『你們的問安該說，「安睦。」』Salam，祝你安睦！——這是一切有理解的靈魂所切望追求而這兒下界不可驟得的幸福。「你們要相對着坐在椅子上，解除了彼此心頭的一切怨恨」——一切怨恨！你們要自由地相愛；在友愛的目光中你們每一個不都有了足夠的「天國」了嗎！

講到這縱慾的「天國」和摩罕謨德的縱慾，這是我們大家最痛心的一節，可說的本是很多；祇是這兒卻不便詳言。我祇想提出兩點，其餘的但憑你們去公平判別吧。第一點是歌德提供給我的；是他的一個偶然的暗示，卻很值得注意的。在他「描寫」的一節，叫做主人的旅行（Meister's Travels）中，那書主人來到一個行爲奇特的「社會」裏，裏邊有一節道：「我們要，」那主人說道，『大家各自把自己拘束在一個方向上，』違反着自己的意旨進行，硬叫自己做不願意做的事情，『然後纔可以准許他有廣大的幅員向各方面發展。』我以爲這裏面含有極公正的意義。光是享

受快樂的事情，這算不得一件罪惡：把我們精神上的自我變成這些事情的奴隸，這纔是罪惡。讓一個人確定他自己是癖習的主宰，事後明白，他隨時可以灑去這種癡習，脫然無累的：這的確是一種精良的規律。回教中的「刺馬特亨」月，是摩罕謨德教重要的節期，在他生活史上也佔重要的位置，牠就有這個傾向；若說這種規律並不是有意創立的，並沒有明瞭地想增進道德的主旨，那末也一定是從一種健全而有丈夫氣的直覺中發生出來的，這也不減其價值。

關於摩罕謨德的「天國」與「地獄」還有一點要說的，那就是，牠們雖是粗俗而唯物的，卻自成一種永恆真理的表章，這是沒有別處能這樣牢記着的。他那個縱慾的天國，那個烈火焰焰可怕的地獄，和他申述不止的那一個壯偉廣大的末日裁判；凡這一切，在粗拙的勃圖音幻想中，其實祇是一種大精神事實粗拙的影子；這種事實是一切事實之母，今日的我們也不該不瞭解牠，感知牠的：這就是「責任的無限止性。」這個人自以為他的事業是在無限止的時間中，不死亦無窮盡；這個人在他簡短的生命中，上達高及於天，下達深及於地獄，六十年間，永遠驚人地異常地蘊藏着一個「永生」：一切都在這獷野的阿刺伯靈魂中像火焰的字句般燃燒着。牠像用火焰和電火永遠寫在那裏；他看着，祇覺牠敬懼而不可言說，常臨不滅。因之他帶着爆烈性的誠摯，帶着野蠻凶暴的忠誠，猶豫着，想要把牠變成語言，可又沒法子，然而他還是勉力着祇想說，於是最後用這個「天堂」和「地獄」把牠現形出來。不問他現形的方式如何，這總是一切真理的元始，在一切現形中牠是足堪欽敬的。在下界中人類最重要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摩罕謨德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足使我們中許多人聽了要愧汗無地。他決不像邊沁(Bentham)(註一六)和派萊(Paley)等精算着善與惡的利益，精算着從這邊那邊可取得多少最後的快樂，然後加加減減取得一個淨餘的結果，再拿來問你，整個兒計算起來，是不是善比較重得多？這樣是不對的；這個問題並不在這方比那方好的一點上；這方比那方是生與死的比較，——是「天堂」與「地獄」的比較。這一方無論怎樣都不該做，那一方無論怎樣也不可不做。不該衡量的也是不能衡量的；這一方是無涯的死滅，那一方是永久的生命。邊沁的實利主義，以得失為精神，把這個「神」的世界變成了個獸性而死寂的蒸汽機，把人類得天性而無極的靈魂變成了一架衡量柴草的天秤拿來衡量快樂與苦痛：——你若問我究竟那一面觀察人類和觀察他在這「宇宙」中的運命的眼光是鄙陋的，是錯誤的，是摩罕

謨德還是他們，我可以答覆你決不是摩罕謨德！——

總而言之，我還是要複述這句話，這個摩罕謨德的宗教的確也是一種基督教；牠有一種精神上最高的元素在那裏透視一切，並沒給牠種種殘缺所掩蔽不彰。斯干狄那維亞人「意志」之「神」，本是一切粗拙人類共同的「神」——這個經摩罕謨德擴大而成了「天」；可是這個「天」是象徵着神聖的「責任」是要有信心有善行，有勇敢的事業，有一種更勇敢的神性的忍耐纔可以得到的。牠也是斯干狄那維亞式的「異端教」，可上面加了一種眞正天國性的元素；決不要說牠虛僞；我們別從虛僞方面觀察牠，該從眞理方面研究牠。牠已經是十二個世紀以來爲全人類五分之一的宗教與生命之嚮導了。而最足注意的，牠始終是一個得人虔誠信仰之宗教。這些阿剌伯人信仰他們的宗教，要靠牠生活着哩！基督教徒從淵古追溯及今，或者除了現代英國的清教徒以外沒有那個能像他們這樣的信仰堅定的，——那眞是整個兒的信任，以之迎接「時間」，以之迎接「永生」。就在今晚，開羅街上的更夫若問道『那兒走的是誰？』那行人除了答辭之外，一定要說「神外無神」 Allah akbar, Islam 這句話在這曚昧的千萬人中，永遠震盪於一切靈魂間和他們整個兒日常生活之中。熱心的傳教徒把牠散佈在馬來人，黑種的巴比安人和獸性的偶像崇拜者中間，——總是把壞些的表現出來沒有一點兒好些的。

阿剌伯民族得了牠，彷彿是從黑暗中產生到光明裏來；阿剌伯靠着牠纔開始有了生命。他們本來祇是一羣可憐的牧羣，從創世以來祇遊蕩在自己的沙漠中沒人注意忽然降生了這一位「英雄的先知」，帶着他們可以信仰的語言；瞧吧，無人注意的變成了世界聞名了，微小的變成了世界般偉大了；一世紀之後，阿剌伯一邊靠着格拉那達 (Granada) 一邊靠着德爾喜 (Delhi)；——閃耀着勇敢與華貴和天才的光芒，在大部份的世界中牠的光芒照耀過綿長的時代。信仰究竟偉大，牠能給予生命。一個民族祇要有信仰，牠的歷史就果實豐盈，靈魂超越，變成了偉大，這些阿剌伯人，這個摩罕謨德，和當時這一世紀，——是不是很像一粒火星掉在這彷彿無人注意的黑沙地上；可是瞧，這片沙地卻變成了爆發的炸藥，火光燭天，從德爾喜直照到格拉那達！我早就說過，大偉人總是像天上下來的電閃；其餘的人像燃料般的候着他，他到了，他們也同時火光焰焰了。

（註一）卡葛蜜斯德勞公爵名 Giuseppe Balsamo，爲著名虛誇者（一七四三—一七九五）。

（註二）按傳說，猶太的 Ishmael 娶於阿拉伯，生十二子。

（註三）莎爾即 George Sale（一六九七—一七三六）可蘭經的譯者。

（註四）按傳說，這塊在麥加㮣巴廟中的「黑石」是從天上掉到阿剌伯來的。原來本是白色，後來給不潔的人類親吻着變黑了。

（註五）提奧陶勒斯西渠勒斯是一世紀時生在西西里的希臘歷史家。

（註六）西爾范斯脫特莎賽是法國的東方學家（一七五八—一八三八）。

（註七）「克勃拉」是阿剌伯字，意爲「相對，」即崇拜物也。

（註八）赫拉克利斯是比純丁的國皇（五七五—六四一）。

（註九）考斯羅斯是波斯王（五九〇—六二八）。

（註一〇）「剌馬特亨月」意爲「熱月，」即九月。

（註一一）Islam 即回教，意即「和平」與「解救。」

（註一二）阿夷夏是 Abu Beker 的美麗的女兒，是摩罕謨德最忠實信徒之一。

（註一三）「類性」原文爲 Homoiousion，即指某派教徒主張「聖父」與「聖子」爲相類的性質者。「一性」原文爲 Homoousion，即指某派教徒主張「聖父」與「聖子」爲同一的性質者。

（註一四）按「可蘭」經中說，這本經是神的寶座上的一本書，由天使帶給摩罕謨德的。

（註一五）潑利圖（Humphrey Prideaux）（一六四八—一七二四），是摩罕謨德傳的作者。

（註一六）邊沁是實利主義的宗教改革家（一七四八—一八三二）。派萊（William Paley）是做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的神學家（一七四三—一八〇五）。

第三講

成詩人的英雄　但丁　莎士比亞

（一八四〇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二。）

成「神」的「英雄」和成「先知」的「英雄」都是舊時代的產物；不會重現在新時代中。他們都得有一種粗拙的意象爲先驅，而科學知識的進步就結束了他們的命運。若要人們在熱愛的驚奇中把同等的人類認爲「天神」，認爲代「神」說話的人，那麼當然的需要一個完全或差不多沒有科學形式的世界。因此「神」與「先知」不得不成了過去的人物。我們現在想觀察我們的英雄，在比較少些野心可也比較少些疑點的「詩人」性格中；這是一個不會成過去的性格。「詩人」是屬於一切時代中的「英雄」；他一旦產生，一切時代都可以佔有他；他是但憑「自然」的意志最新最舊的時代都能產生的——多願產生的。祇要「自然」降下一個「英雄」性的靈

魂來，沒有一個時代不能把他裝點成一個「詩人」。

「英雄」，「先知」，「詩人」——我們隨時隨地拿很多各別的名稱來稱呼我們的「大偉人」；而這些名稱，但憑我們窺得他們的差別，和他們表現自己的環境之別異而不同。照着這種原則，我們若要再想些別樣的名稱，還多得很。然而這裏面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卻不可不知道，那就是，環境之不同實在是造成這種別異的大根原；一位「英雄」隨着他出生的世界可以變成各種不同的「詩人」「先知」「國王」或「教士」。專心坐在椅子裏寫詩句的「詩人」決做不出怎樣有價值的詩句。他決不能諷詠「英雄」性的戰士，除非他自己最少也是個戰士。我想「詩人」的內在必定蘊藏着政治家，思想家，立法家，哲學家等類的性質；——雖有程度的淺深，他想做什麼都做得到，他就是這一切。比方像米拉蒲（Mirabeau）這樣的人，有了偉大熾熱的心，有了蘊蓄在心裏的火，有了從心裏奔瀉出來的淚，倘然他生活和教育的途徑領着他向別方面走，安知他不能寫詩句，悲劇與韻文，照樣的感動一切心靈呢。「大偉人」的性格是最偉大的基本性格；憑着這個人就成爲偉大。拿破崙心裏一定有像奧斯坦黎次（Austerlitz）（註一）戰爭一樣的字句，路易十

四朝的將軍們何嘗不是一種詩人；脫蘭納（Turenne）（註二）的吐屬都充滿着智慧與和樂，何異於約翰孫的談論，他們有的是偉大的心，清明深矚的眼；沒有這些，不論那個人在不論何種境遇中，決無發展的希望。丕脫拉克（Petrarch）（註三）和鮑卡雪烏（Boccaccio）辦過外交的事件，彷彿還辦得很巧；這是大家極容易相信的；他們還做了比這個更艱難些的哩！彭士（Burns）是一個天才詩人，可是他許能成一位更偉大的米拉蒲莎士比亞，——我不知道那一種高超的事業他做不到。

不錯，「自然」也有牠的適應性。「自然」的創造「大偉人」，更有異於一般人，決不取同樣的模型，適應性當然的不同，可是更不同的還有那環境，而最普通的現象，祗注意在環境。這可以拿學習職業的普通人來做個榜樣。你挑了一個人，一個略有能力可以造就成各種手藝匠的人；你叫他做一個鐵匠，一個木匠，一個土匠；從此他就成了這樣一個人，不會變成別樣的了。然而正像安狄孫（Addison）抱怨着的，你有時會看見一個街上的脚夫，一雙細脛上壓着重擔，在蹣跚地走；而近邊一個裁縫，有着山姆孫（Samson）那樣的身材，卻拿着一塊布片，一隻小針在那裏做活，——這兒我們就不能說祗有「自然」的適應性在裏調度了！——「大偉人」也是這樣，他究竟應該做那一個的學徒呢？這兒是一位「英雄」，他應該變一個「征略家」，一個「國王」，一個「哲學家」，還是一個「詩人」呢？這就變成了他與世界兩方面錯綜不可解爭持不相下的一種計議，他要研究世界並研究牠的定律；世界和牠的定律是放在那裏預備給人家研究的。在這種問題上這世界所准許而叮嚀着要做的是什麼，這是世界中最重要的事件。

詩人與先知，按着我們近代鬆泛的解釋，牠們的意義是絕對不同的；可是在古文辭中這兩個名辭卻有相同的意義；Vates 這個字就指先知與詩人，在各時代中先知與詩人的確很明瞭地有聯屬的意義。根本上他們至今何嘗有什麼分別，特別在這最重要的一點上，那就是他們都能透射到宇宙間神性的神祕中；那就是歌德所稱的「公開的祕密」。『大祕密是什麼？』有個人問。「『就是公開的祕密』」——牠向一切人公開，可差不多沒人看見這個神性的神祕，到處蘊藏在一切物中，正像斐虛德（Fichte）說的，「是世界之神性的理想，深藏在一切外形的底裏」；一切外形，上從星辰羅佈的穹蒼，下至芊綿綠茵的草原，甚至於人類的形體以及他的一切成就，都祗是一件

袍服，祇是使這神祕顯現出來的一種具體化而已●這個神性的神祕在一切時，在一切地；確實無疑。祇是在許多時代中，許多地點上；牠每常給人忽略過了；而這個宇宙雖有種種文字解釋牠是「神的思想的現實」，可他們總當牠平凡，無生氣，無足重輕的東西，——正像諷刺家說的，牠是一件裝潢匠拼湊而成的死東西！現在我們嘮嘮叨叨地把牠說上一大套，本也沒有什麼用處；可是我們大家眞的不知道牠，懵懵懂懂地生活着，那眞是極可惋惜的事情。的確是可悲地惋惜；——我們沒有牠而生活，就簡直是失敗了生活！

可是現在，雖人們淡忘了這神性的神祕，而 Vates ，或爲先知或爲詩人，卻透射到牠的裏面，他就是降生下來使我們深切地認識牠的人。這永遠是他的使命；他要把這東西顯示給我們看，——他是與衆不同地常接近着這神性的神祕。別人淡忘，他獨知道牠； ——或者可以說，他彷彿是受人催逼着不能不知道牠；牠不求他的同意，就需要着他，他祇覺自己生活此中，不得不生活此中。這決不是讆言，的確是率眞的內視與信仰；這個人也是勢不得不做一個眞誠的人！別人都可以隨便在事物的外表中生活着，他卻生性必需生活在事物的現實裏。這是一個以誠摯態度對付這「宇宙」的人，雖然別人都把這「宇宙」戲弄着，因爲他的誠他纔是一個 Vates 。在這一點上，「詩人」與「先知」都是這「公開祕密」的透視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人物。

講到他們的分別，那可以說： Vates 中的先知是在道德方面抓住了這神性的神祕，把牠變成了「善」與「惡」，「責任」與「禁阻」； Vates 中的詩人卻在德國人所謂的審美方面抓住了牠，牠就變成了「美麗」等等。前一個，可以說顯示了我們所該做的，而後一個則顯示了我們所該愛的。然而這兩方面卻是彼此交錯着，分不開來的。「先知」的眼睛當然也注意在我們該愛的東西；不然他何從知道我們所該做的呢？這世界最高的聲音曾經說道，『瞧那田裏的百合花；牠們不工作，也不紡織；可是蘇羅門 (Solomon) 穿齊了他的華服也趕不上牠們的那一朵。』這的確是投射到「美麗」最深處的一瞥。「田裏的百合花，」——華飾勝過地上的君王，牠卻是從卑微的田土中長出來的；這是從「美麗」內在的大海裏長出來的一隻美目望着你哩！假定這粗拙的，「地」，牠的「精華」也祇像牠外表這樣的嶔嶔，牠內在並沒有蘊藏什麼「美麗」，可怎樣又造得出這些東西來呢？從這一點上觀察，那麼很多人不能瞭解的一句歌德的話就有了意義了。他的

大意說：『「美麗」比「善」的地位高；「美麗」包涵着「善」。』可是我也會說過，『與「美麗」有異於假「美麗」，正像天堂之異於地獄』；這些是「詩人」與「先知」異同的大概。

從古迄今，有幾位詩人我們都奉爲完人若有人挑剔，大家要指爲叛逆這是值得注意的；這也是正當的；然而嚴謹地說，卻祇能說牠是一種幻覺。從根本上着眼，顯明地不會有完備的「詩人」！「詩」的血脈本來流注在一切人的心顆裏；可沒有人完全是「詩」所構成的。我們祇要能好好兒讀一首詩，我們就都是「詩人」。「因到但丁地獄裏而戰慄着發生的幻想」比較但丁自己的靈感，雖程度薄弱些，可也不能不算是一樣的吧？從格拉馬帝格斯（Saxo Grammaticus）的紀載中，當然祇有莎士比亞能造出像哈姆雷德（Hamlet）那樣的故事來，可是以此作張本，那一個不能造一段故事呢？祇差造出來的有優劣之分耳。現在我們也不必浪費時間來解釋牠了。方與圓這樣簡單的現象還找不出一個確定的解釋，那麼一切解釋總多少帶一些獨斷的意味。一個人祇要內在詩的元素比別人多，發展到令人注意的時候，接近他的人就羣呼爲詩人。那些世界的詩人，就是我們所奉爲完備的詩人，也就這樣給一般批評家所斷定出來的。一個人能超出了一般詩人的水平線，這個那個批評家看見了，就當他是宇宙性的詩人；他當然應該這樣想。然而這樣的判別到底還是獨斷。一切詩人，一切人們，大家都有一些宇宙性的沾染；可沒有一個是整個兒爲牠所造成的。大半詩人不久就默默無聞：最可敬的莎士比亞或荷馬纔能名垂久遠；——然而總有一天他們也會無人懷念哩！

你們或者要說，眞詩與無詩意的眞語言總該有些分別：究竟這分別何在呢？關於這一點，寫的文章也多了，尤以德國批評家們的論調最足注意，有許多初看是不容易瞭解的。比方他們說詩人的內在有一種無極性，他能把這 Unendlichkeit（就是無極性的一種元素）融貫到他所表現的東西上去。這種話雖不能算怎樣確切，可是討論這種渺茫的東西，這也是值得記憶的名言。倘然仔細推敲，自然可以找着一些兒意義。若問我自己的意見，我以爲舊時世俗間詩的解釋倒很有些意義。他們以爲詩是協調的，蘊藏着音樂性，是一隻歌。不錯，倘然你們逼着我說一個解釋，我最順口的答辭就祇有這樣；倘然你們的表現確然是音樂性的，不光字句間有音樂性，這音樂性普遍在心裏，在原質中，在一切思想與吐露間，在整個兒的意象中，這就是詩了；不然就不是。——音樂性，這裏

！面有多少意義，所謂音樂性的思想，就是一個能透射到萬物中心的心靈所吐露出來的東西；牠能探得其內在的神祕，這神祕就是蘊藏在萬物中的諧律，這種發自內在，黏合一切的和諧是萬物的靈魂，萬物藉此生存於這個世界中了無慚色。我們敢說凡是內在的東西都是諧律的；自然地發而成歌曲，歌曲的意義這就深奥了。誰又能以邏輯的言辭表明音樂在我們身上的影響呢？這是一種不可表達，不可窺測的語言，領我們到「無極」的邊緣，讓我們在一瞬間瞥見了那裏！

然而一切語言，就是極普通的語言，也多少含一些歌曲的素質：世界上那一鄉沒有牠本鄉的土腔；——這就是一種音律或音節，各處人民把來歌唱他們說着的話！土腔就是一種歌，各種人民各有自己的土腔，——雖然他們祇注意到別人的。再瞧那一切熱情的語言，都會自成一種音樂，——這是比土腔更精妙的音樂；就是一個人憤怒如狂時的語言，也成一種歌，一隻曲。所以，凡深入的東西都是歌。我們中心的精粹彷彿祇有歌；其餘的彷彿祇是些包包裹裹的皮殼！這是我們元始的素質；是我們的，也是一切物的。希臘神話講着什麼「球體的和諧」：這就是他們對於「自然」內部構造的感覺；感到牠一切聲音，一切吐屬的靈魂全是完備的音樂。所以我們可以說詩就是「音樂性的思想」，「詩人」就是能這樣思想的人。然而，根本上，牠仍舊要憑藉着理智的力量；這是一個人的至誠心與觀察的深刻，把他做成「詩人」的。必定要透射得深，你纔找得到這音樂性；「自然」的中心本來到處都是音樂，就看你的能力找牠得到不。

Vates 中的「詩人」雖有他「自然」和諧的啓示錄，可是在我們中間他的地位彷彿總沒有 Vates 中的「先知」高；他的事業，和我們對於他事業的傾倒，彷彿都有些無足重輕的樣子。

先把英雄當作神，再把英雄當作先知，現在又祇把英雄當作一個詩人，看樣子不像我們尊敬大偉人的心理，一代不如一代，在那裏逐漸衰落了嗎？他先是神，次是得神啓示的人，現在隔了一個時代，他那最神祕的語言祇得我們認他做一個「詩人」，一個美麗詩句的「作者」，一個「天才者」等類的人物了！——外表看的確如此，然而我們仔細推敲，覺得實在並不是這麼一回事。倘然我們肯平心靜氣地考慮一下，大概可以發現人類敬仰「英雄性」的那種特別心理是始終一樣的，不論他們怎樣的稱呼他，永遠是不增不減的。

我敢說，我們所以在字面上不把個「大偉人」當做「神」，祇因爲我們對於「神」，對於這

不可冀及至高無上光華的泉源，對於這智慧與英雄人格的心理一天增高一天了；決不因爲我們衰墜了這種敬仰纔有這樣表現的。這一層理由是大家値得考慮的。的確，各時代中時有那些不能持久而極可咒詛的懷疑派的耽玩主義者，常在這人類最高的地域中做着可恨的工作；我們對於「大偉人」的信仰因而折肱因而喪明因而麻木不仁，變成十分狼狽的樣子，幾至不可辨認。大家祇知崇拜那「大偉人」的外形；絕對不相信「大偉人」有什麼眞實足資崇拜的。這眞是一種極可怕，極危險的信仰；那一個信了牠，當然對於人生事物都要生一種失望的心理。然而，我們就把拿破崙來做一個比方。你瞧！一個礮兵的高西克上尉；這是他的外形：然而，人家服從他，崇拜他，不是萬國君王放在一起都趕不上嗎？彭士是一個蘇格蘭的鄉下人，然而，高貴的公爵夫人們，客店的店主們都趨奉着他；——每個人胸中都感到一種異常的感覺，祇覺從沒聽到有這樣的人的；的確，他卻是這個人，他們祇覺這個黑眉毛和眼睛像太陽般發光的鄉下人說着令人笑又令人哭的語言，是高出常人地尊貴，是沒有旁人可以比擬的人物。這種思想都模糊地顯現在這種人祕密的心頭裏；雖然他們還沒有準確的方法把牠吐露出來。其實我們又何嘗不是這樣感覺着呢？假使我們有一天能把這些耽玩性，懷疑性，平凡性和一切可厭的幽懷掃除盡淨（靠着神的賜福總有這麼一天的）；假使有一天信仰事物外形的心理也給掃除盡淨，易之以對於事物內在淸明的信仰，而人類的動作祇以此爲動機，其餘的都視若無物；到了那時候，我們對於彭士這樣的人就應該要發生怎樣一種更新更活潑的感覺了呢！

然而我們這些時代雖沒有到這樣地步，卻也有兩位大詩人不說神化，卻也已美化了的。莎士比亞與但丁，就是這兩位「詩聖」；的確我們該尊之以聖號，任意胡言，就是瀆聖。這是世界向無羈勒的直覺，經過了許多險阻艱難的障礙，纔得到這樣一個結果。但丁與莎士比亞就是這顯着的「一雙」。他們不相聞問地各住在自己尊嚴的孤獨境界中；無人能跟他們比肩，也無人能追蹤他們。全世界一般的感覺祇覺在這「一雙」中自蘊蓄着一種卓犖不羣的氣概，一種至善至備的光榮。他們不假手於「教皇」或「大僧正」卻已上了尊號！這就是卽在最不知英雄爲何物的時代中，雖受着種種勢力的排擠，而我們這不可磨滅的崇拜英雄的心理仍能屹然不動現象。——我們想就把這兩位詩人但丁和詩人莎士比亞稍稍研究一下，這種順序是我們討論「成詩人的英

雄」這一點兒小意見最適當的辦法。

關於但丁及他的作品考據的書籍已不曉得寫了多少；然而，就大體說，都沒有怎樣偉大的結果。他的生平實在已湮沒難考的了。我們祇曉得他是個無足重輕，愁懷鬱結，流盪着的人，生時就沒有人注意到他；其餘事實都在這悠久的歲月中消沈盡了。追溯他在這世界中停止寫作與生活迄今已隔了五世紀。雖有種種考據的書籍，我們認識他的還祇有他的「作品」。「作品」；——或者可以說這是像瞿奧都(Gioto)（註四）般的一張畫象，看了牠，不論作者是誰，總不能不想牠與眞的無二。

我看了他，總覺是一張最足感人的臉；大概沒有別樣臉能像牠這樣的。孤寂地在那邊，彷彿是托形於空虛中，環繞着簡樸的花圈，不死寂的憂愁苦痛，更有大家知道的那不死寂的勝利；——這就表現着但丁的一生。我想這該是從現實中臨下的最淒慘的一幅臉容了；整個兒是一張悲苦動人的臉容。牠的內在蘊藏着一種嬰孩般柔和溫婉的感情，做着牠的基礎，然而這種感情又凝結成銳利的矛盾，抗拒，隔絕，和傲慢而絕望的苦痛。彷彿是一個天仙般溫柔的靈魂，在寒冰稜稜的牢獄中望出去，竟變成了嚴肅倔强，充滿了痛猛的臉容；然而這仍舊是一種沉默的苦痛，一種沉默而怨恨的苦痛：咬緊着嘴唇，像神一般的痛恨那腐蝕他心顆的東西，——又彷彿把這東西看作一種平凡不屑計較的物件，他祇要有受苦刑絞縊的毅力就比牠偉大。這張臉是表現着一個整個兒在抵抗中的人，一生與世界戰，永不肯降服而奮鬬的人。感情都化成了憤怒倔强的憤怒，遲慢平均，沉默，像神的一樣；就是那雙眼睛也望出去，露着一種驚駭，一種懷疑，爲什麼世界竟是這樣的？這就是但丁，這就是這個「十個沉默世紀的聲音」，和給我們歌唱着「那神祕不可測的歌曲」者的形貌。

但丁的生活，我們雖知道得很少，可跟這張畫象和這本作品卻是很能符合的。他在一二六五年生在佛羅稜薩的一個上流社會的人家，所受的教育也是當時算最精良的教育，學了許多學校中的神學，阿利斯都德的邏輯學，還有些拉丁的古典書，——在事物的某部份中很得了些透視；況且但丁生性有誠摯的知慧力，他所學得的無疑地要勝過那一切可學的東西。他有一種清明而培養成熟的悟性，能明察精微；這是他從學校教育中勉力地得到的最精良的收穫。凡接近他的，他都能深知燭見；在遠處的，祇因當時既無印刷的書籍，又無自由的交通，他就不容易洞悉了；然而那點微小而清明的光亮，照在近處既十分燦爛，散而爲光暗停勻的畫景，也能引起遠方的注意。這就是

但丁學校裏所得的教育。在生活中，他也歷經那通常的命運；爲佛羅稜薩國的兵士從軍遠征了兩次；也曾做過使館的人員；到了三十五歲，照着才具資格自然的昇遷，做到了佛羅稜薩的一個行政官。當他孩時，曾遇到一個與他年齡身家相彷彿的美貌姑娘，名叫卞亞德麗絲泡底那利（Beatrice Portinari），此後她長大起來，他祇時時的窺見她嚮影半面，時時的給她作遙遠的往來。你們大概都知道他這段莊嚴動人的敍述；後來他們又怎樣的分手；怎樣她又嫁了別人，怎樣她不久就死了。她在但丁的詩中，卻已變成了一個重要的人物，即在他的一生中，她也彷彿成了個重要的人物。彷彿在一切物中，祇有她是給人拉開着不許近他，遠遠地拉開去，最後消隱於模糊的永生中，然而祇有她是他傾一身情感之力所眷戀着的人。她死了；但丁自己也娶了；然而總彷彿是鬱鬱寡歡，離着快活還遠得很。我想這個虔誠懇摯的人，又有那銳利易感的性情，真不容易使他愉快哩。

然而我們可別因爲但丁的苦楚而抱怨起來，假使他能趁心如願的生活着，也許他就變成了佛羅稜薩的僧長，或邑宰等類的名人，受萬衆的歡迎——然而世界上卻缺少了古今希有最名貴的絕唱。也許因此佛羅稜薩多了個得意的市長，然而此後喑啞的十世紀將從此寂然無聲，而候着諦聽的又是十個世紀（當然一定有這樣十個以上的世紀）決不能有神曲可聽了！我們還要抱怨什麽呢？但丁早給規定了要有這更高貴的命運；他自己雖像個架出去上十字架的人般掙扎着，可到底不能不完成這個使命。就算讓他自己去選擇快活吧！他也像我們一樣簡直不知道那一面是真快活，那一面是真苦楚。

當但丁做僧長的時候，種種糾紛的內亂，如蓋爾夫——奇勃利納（Guelf-Ghibelline）之爭，卞奇——納利（Bianchi-Neri）之爭等，一時風發雲湧，而但丁和他的黨人當時雖很得勢，不知怎樣一下子竟給敵人逐出了國境，從此他就永遠陷入了個流離顚沛的生活。他的財產都給充了公；他猛烈地感到這是絕端的不公；他們當着神與人的面前做這種卑汚的勾當。他儘着殘餘的力量圖謀恢復；甚至仗着武器作戰鬭的示威，然而終究無效；壞的益發變成了更壞。記得佛羅稜薩的卷牘中，還留着一篇文稿，通令人民，有捕得但丁者，就可把他活活燒死。活燒死，據說那上面就這樣寫的；這真是一紙怪異的公文。此外還有一紙怪異的文書，年月已隔了好幾年之後，是一封但丁給佛羅稜薩行政官們的信，答覆他們很溫和的提議，他們准他若肯道歉和出一筆罰金，就可回

到佛羅稜薩去。他卻帶着嚴肅的傲慢回答道：『我若不能自稱無罪而歸，我寧不歸，nunquam revertar』。

從此世界中就不再有但丁的家室。他遍歷各地，往來投奔庇護者；他自己說道，「這道兒是怎樣的艱難，Come è duro calle」。困苦的人本不是快活的伴侶。但丁，貧困而流離，又有着高傲懇摯的性情，再加以憂鬱的癖習，當然不是能敷衍別人的人。丕脫拉克曾經記載過他在肯特拉史卡拉（Can delle Scala）（註五）宮庭裏的情形，說有一天人家怎樣怪他的憂鬱沉默，他怎樣一點兒沒有朝臣禮貌地回答。那時特拉史卡拉圍繞着朝臣，帶着丑角弄臣，玩得十分高興；他就掉過頭去向但丁說道：『你瞧這些傻角們還做得這樣有趣；你這樣一個聰明人，一天接一天的坐在那裏，簡直沒有一點兒東西來逗我們玩笑，這不是怪事嗎？』但丁痛恨地回答道『不，一點兒不怪；殿下該記得一句諺語，「物以類聚 Like to Like）」；』——有了這種取樂的人，當然有這種作樂者！你們瞧他這種人，既有那樣傲慢沉默的態度，又有這樣諷刺而兼憂鬱的性情，當然在宮庭裏沒有成功的希望。慢慢地，他自己明瞭這地球上已沒有他安居之所，或沾利的希望。這地面的世界已捨棄了他，讓他去流盪流盪；沒一個有生命的心願能愛他的了；他悲愁的苦楚這兒找不到安慰。

因此，「永生的世界」自然地深深映進了他的意象；在這個莊嚴現實的上面，這「時間性的世界」，什麼佛羅稜薩，什麼流離顛沛，一般腦兒都祇是一片飄過的無常陰影而已。佛羅稜薩你是見不到的了，可是「地獄」「鍊獄」與「天國」你一定會見到的！佛羅稜薩肯特拉史卡拉，「世界」與「人生」——一切東西又算得了什麼？【永生】老實說，這纔是你和一切物所歸納的所在，不會有別處！但丁的偉大的靈魂，在地面上已沒有了歸宿的家室，慢慢地就把這莊嚴的別世界做了牠的家庭。他的思想自然就糾結在這上面，彷佛這是他切身最重要的事情。這個別世界，不論牠是有形體或沒有形體的，本也是一切人重要的事情：——祇是在但丁當他那時看來，卻認定牠是有科學形態確定不移的東西；他確認那馬爾波爾格池（Malebolge Pool），同牠那鬱悶的圈圓沉痛的呼號 alti guai，都眞有那回事，祇要他走過去就可以看見，正像我們相信君士坦丁祇要走得去就可以看見一樣的堅定。但丁心中很久就充滿了這種思想，在無言的沉思默慮中不住地輾轉思維，最後纔爆發出來，變成了「神祕不測的歌曲」；結果就做成了近代一切作品中最驚人的神

曲。

這部作品一定是但丁的一個極大的安慰，並且我們可以想見他自念在流徙他鄉的時候，竟能創造出這樣一部作品，不禁地要欣然自傲的了；什麼佛羅稜薩，不論一個人或許多人，那一個能阻止他，那一個能幫助他做成這一部作品？他也約略知道牠的偉大；牠是人工所能創造者中最偉大的東西。「倘然你跟蹤着自己的星，Se tu segui tua stella，」——這位「英雄」在絕端自棄，絕端貧困的時候還這樣對自己說道：『你跟着你的星，決不會失掉那光榮的天國！』我們發現，並且可以知道他寫作時經過鉅大的苦痛；他說這本「書」「使我消瘦了好幾年。」的確不錯，他用着苦痛與勤勞纔獲得了牠，整個兒獲得了牠，——這決不是遊戲，是嚴肅的懇摯。他這部作品，正像很多別種作品一樣，是絞出心血寫成的。這纔成了他一生整個兒的一部歷史。做完這部書之後，他跟着就死了；年紀並不很老，祇有五十六歲；——據說，眞是心碎致死的呢。死後就葬在絕命的那個城，拉梵那（Ravenna: Hic claudor Dantes patriis extorris ab oris）。隔了一世紀之後，佛羅稜薩人要討還他的屍骨；拉梵那人不肯。『這兒我但丁長眠着被擯在鄉岸之外。』

我說，但丁的詩是一隻歌曲：笛克（Tieck）（註六）又稱牠是「一隻神祕不測的歌曲」，這的確一語道破了牠的品質。柯立治（Coleridge）曾經有過一段很碻切的妙論，道你若找到一句字眼能音樂地配置的句子，字眼裏有眞實的聲律與和諧，那麼牠的意義中也一定含有淵深精妙的東西。因爲靈與肉，意與字，到處都怪異地不可分離的。歌曲：我們可以說，確是「語言中的英雄性」——一切古詩像荷馬等名家的作品；顯明地都是歌曲。嚴格地講，我敢說一切正當的詩都是歌；凡不能歌的都不足稱謂正式的詩，祇能算玎玎璫璫的句子所揉成的一篇散文，——大部份破壞文軌，煩擾讀者！我們讀作品，所要求的本祇是作者的思想（倘然他有的話），那麼，他旣能明明白白地講出來，又何必把牠扭捩成這些玎玎璫璫的句子呢？若說詩，那必須等到作者的心顯沈醉在和諧的眞情感中，像柯立治所說的，他的音調感到了自己思想的偉大淵深與音樂，自然地變成了音樂性，然後我們纔可以給予他調律和聲的權利；纔稱他做「詩人」，當他個「語言者中的英雄性」一般諦聽着，——他的語言就是歌曲。假裝這樣的人固然多得很；然而我想眞正誠摯的讀詩者，你若一定要叫他步韻朗誦，他不覺得難堪，也要覺得十分乏味！說諧韻，牠內在就不該有諧韻的需求；——祇

該把牠欲達者淸晰地達出來，不要有意造作什麼和韻。我勸大家能把思想說出來的就祇說，切勿唱；大家該明白在嚴重的時期處於嚴重的人們中，他們沒有閒功夫唱着玩的。我們愛好眞歌曲，一心嚮往於牠神性的素質，可也痛恨那假歌曲，祇當牠是木塊般的濁音，空虛贅疣，簡直是無誠意而可厭的東西。

我推崇但丁，他的神曲就種種意義上說，是一隻眞實的歌曲。在牠的聲韻裏就帶有一種 Canto fermo（註七）；讀着時就像歌曲般的進展。當然，他的國語和他那簡潔的 terzarima（註八）也幫助他不少。你讀下去自然感到一種脫口欲歌的快感。我們並且可以說，簡直非這樣不可的；因爲這部作品的精粹與成份，本身就都是諧韻的素質。牠的淵深，牠那嚮往的熱情，和牠的眞誠，把牠造成了音樂性；——本來祇要鑽得深，何處沒有音樂？牠裏面充滿着一種眞實內在的調和，我們所謂建築性的和諧，把各部份支配得銖兩悉稱；這也助成了牠的音樂性。那三個王國，「地獄(Inferno)」，「鍊獄 (Purgatorio)」，「天國(Paradiso)」，對峙着像一座大宅子的三部；矗立在那裏的是一座偉大，超人世界的聖堂，整齊，嚴肅，凜然可畏；這就是但丁的「魂的世界！」考牠的根底，的確是一切詩中最眞誠的作品；這兒，我們又可以把眞誠來做價值的標準。牠是從作者心中之心的深處發出來的；而千萬年之後，牠也要深深地鑽入我們的心顆。當但丁在梵羅那時，那裏的人民見他在街上走，時常要說，『Eccovi l'uom ch' è stato all' Inferno』，瞧，那是一個曾在「地獄」中登過的人！』一點兒不錯，他的確入過「地獄」；——眞正在「地獄」中，在嚴酷的愁苦與掙扎中過着生活；看着他樣子就能斷定。他歌曲而欲成神化，非這樣怎能做得到呢？「思想」，本是眞實的工作，——牠本身——就含有最高的品德，怎得不做「苦痛」的女兒呢？牠必須出生於黑旋風中；——用着眞實的力量，像個囚徒般掙扎着衝出範籠：這纔是「思想」。無論怎樣，我們必得「經過了苦痛纔可以變成完善」——然而，我可要說，世界上沒有別部作品能像但丁這部的精心作意的了。牠祇彷彿整個兒溶化在他靈魂滾沸的鍋爐裏。牠竟使他消瘦了好多年。他不光做成了個大體就算了事，每一個小部份，沒一處不是用竭誠的懇摯構造成眞實，構造成明晰的現象。一部應和着全體；各自得適宜的部位，正像一塊塊極準確地磨琢好的大理石。這就是但丁的靈魂，而在這中間，中世紀的靈魂也諧律地顯現了出來。這決不是簡易的工作；是十分精神貫注的工作；然而卻是一件完

成的工作。

也許我們可以說，精神貫注是但丁的天才最顯著的性質。但丁在我們面前決不是一個寬廣宏大的心靈；卻是很俠窄而褊執的心靈：他一半是受了時代與地位的影響，一半也是他自己天性的結果。他的偉大，在各種意義上，是集中在他那激昂的申辨與淵深上。他所以成世界性的偉大並非因爲他是世界性的寬廣，卻因爲他是世界性的淵深。他透入事物，能深深地鑽到牠「生命」的核心。這樣的精神貫注，的確是絕無僅有的。比方就拿他精神貫注最曝露在外面的表現講，我們來看他描繪的技術。他就有一種觀察的大力：抓住那東西的模樣；祇不多不少地把這模樣表現出來。你們大概還記得他看了帝德堂(Hall of Dite)（註九）第一次所得的映象：紅色的塔尖，赤熾的鐵錐在陰沉的暗空中發着光；——這是怎樣的活現，怎樣的清晰，一時可見，萬世不磨！這就是但丁整個兒天才的一種表徵。他裏面蘊有一種簡潔與陡峭的精鍊：就是泰雪德斯 (Tacitus)（註一〇）也不能再比他簡鍊；可是他的簡鍊卻是極自然，是自然的流露。一字得勁；跟着就默然不再饒舌。這沉默卻比字句更要娓娓動人。他能用一種斷然決然銳利的威儀抓着一件事物眞實的形象：彷彿用着火焰的筆尖，一直刻劃到牠的內在。你們瞧他那個暴躁的巨人潑羅都斯 (Plutus)（註一一）聽了佛吉爾的譬責就頹然倒地；這就「像檣桅突然中斷，帆布卸落下來。」再瞧那可憐的拉蒂尼(Brunetto Latini)（註一二），那隻 Cotto aspetto（烤過的臉），烘得又黃又瘦；而「火熱的雪」掉在牠上面，眞是個「無風而火熱的雪」，遲慢地故意作弄，永無盡期！再瞧那些墳墓上的蓋；這一些方形的消屍不放在火光模糊的廳堂中，每一塊裏都裝着受苦的靈魂；這些蓋卻還開着；要經過永生，等待那末日裁判的一天纔把牠蓋上。再瞧怎樣發利那泰(Farinato)（註一三）爬了起來；怎樣卡伐鏗德(Cavalcanté)又倒了下去——當他聽見提到了他的兒子，聽見了 fue（註一四）的過去辭的聲音！凡是但丁的動作全像有一種簡鍊的素質；迅速，堅決，差不多類似行軍。這樣子的描繪的確是他天才底裏的精粹。是這個人烈火般迅速的意大利性，沉默地，熱情地，用着敏捷陡峭的動作，用着沉默地「顏容激白的憤怒」，借着這些事物在表現出來。

描繪雖祇是一個人最曝露在外面的表現，可也是從他元素的知能中來的；這就是他全人格的形貌。有人能用字句給你描繪出事物的模樣，他就有相當的價值；你注意他描繪的方法，就能得

到他的特性。第一樣，他想要觀察事物，或窺到牠重要的模樣，一定先有一種我們所謂同情於萬物的心理，——他自己裏面有一種能給予萬物的同情心。真的，我們何嘗不可以說理智就借着這觀察萬物的力量纔把自己表現出來的呢？不論一個人有怎樣的知能，都是從這兒出來的。這不也是一種事業，是一種該做的事嗎？天才者能察見萬物的主要點而把其餘的當作贅餘般的捨棄了；這也是他的知能，他那創事業者的知能在那裏判別真模樣，排除贅餘，斷定他應該着手的工作。我們在透視萬物的這點兒經驗上能得到多少精神上的教訓；「眼睛在一切物中所看見的，就祇有牠視官的知能所帶來的這點兒東西？在淺陋的眼睛中，一切物都是平凡，正像染黃疸病者看一切物都是黃色一樣的固定。拉飛爾 (Raphael)，據畫家們說是畫人像的最高手。然而，就是天分極高的人也不能畫盡了一樁物件的特點，在最普通的臉容中一定還藏着許多東西是拉飛爾取不去的。

但丁的描繪不光以描繪見長，牠是簡潔，真實，像黑夜中火光般的活現；說得廣泛些，遍處都是高貴，是一個偉大靈魂的產物。看那法倫賽斯卡 (Francesca) 和她的戀人，這裏面就有怎樣美妙的品質！的確是一種以永生的黑色為地，用彩虹織就的東西。此中說話的聲音，像笛一般奏着無盡的悲啼，透入我們心中之心。這裏面還含有女性人格的色彩：della bella persona, he mi fu tolta (註一五)；瞧她就是在悲苦之窖中，知道他可以永遠不離開她，倘還感到一種快慰！這是沉痛的呼號 alti guai 中最傷心的悲劇。不料在這昏暗的氛圍 (aer bruno) 裏，刺骨的寒風又挾着他們而遠去，從此悲啼那兒還有盡期！——最奇怪的：但丁還是這可憐的法倫賽斯卡父親的朋友；也許法倫賽斯卡常常像個聰明醇潔的小孩子般，坐在這詩人的膝上。無盡的憐憫，可也是無盡法律的嚴酷；「自然」是這樣做成的；在但丁看來，這小姑娘也是這樣做成的。有人說這篇神曲是一篇拂戾，無能，浮世間納人於罪的東西；他在地面上沒法子報復，所以在這裏面把他所痛恨的人都送進了「地獄」！這種思想真是卑劣得不堪設想。我以為若論人類的心顆中那一個有懷着慈母般溫柔的憐憫心，祇有但丁纔當之無愧色。然而，一個人不知嚴酷，可就不能憐憫。無嚴酷的憐憫永遠是怯懦的，自私的，——類似傷感的。但丁的情感，我始終找不到世界上有可以比並的東西。這可以算是一種溫柔，一種顫抖着，懸盼着，憐憫着的愛；正像依奧利亞 (Aeolia) 的琴，柔和，柔和，正像嬰孩稚嫩

的心顆；——卻也是那嚴肅的，愁苦結成的心顆！他那種向着卡帶德麗絲的懸盼；後來他們在「天國」裏會面時的情形；他望着她醇潔而變象的眼睛，她早就給死所洗淨的她；遠遠地離開他的她：——凡這一切，彷彿是天使的歌聲；是最醇潔的感情吐露，或許是出自人類靈魂中最醇潔的東西。

這個精神貫注的但丁能把精神貫注到一切物中；他已透入到萬物的精粹。他那理智的透視力，有時像個畫家，卻也有時像個思想家，這祇是精神貫注的各方面所形成的結果。我們不能不說他是精神上超越一切的偉大：這種偉大就是一切物的元始。他的侮慢，他的憂鬱，也像他的愛一般的卓犖絕俗；實在說牠們不祇是他的愛的反較或正較嗎？「A Dio spiacenti ed á nemici sui恨着神也恨神的仇敵；」這是卓犖的侮慢，是不可勸解的默然擯絕與嫌惡；「Non ragionam di lor，我們不願提及他們，祇看看就走過去。」或者再瞧這一句；「他們沒有了死的希望，Non han speranza di morte」。有一天，但丁頹喪的心顆上忽然起了一種嚴肅地濕霧的感知，曉得他歷困苦無休憩，憔悴不堪的他，卻決然可以死了；「這個命運究竟不能困住他永遠不讓他死。」這是但丁藏在心裏的話。像這樣的嚴酷，懇摯與淵深，在近代世界中簡直找不到比擬的人；欲求比擬，我們祇有走進猶太的聖經中，在古代的「先知」堆裏或可物色這樣的人。

近代批評家很多讚美地獄一章，以為勝過神曲裏的別兩章，我可不願附和這種意見。我以為，這種偏執大半是受了拜倫主義的影響，祇不過一種暫時的情感。我們差不多可以說，鍊獄與天堂，尤其是鍊獄，要勝過那地獄幾對。「鍊獄(Purgatorio)，」「洗過山，」這就是一件高貴的東西；是這時代最高貴的意象的表徵。「罪惡」是怎麼的凶暴，「地獄」是怎樣的嚴酷可怕，然而在懺悔中，人也能洗得清白；懺悔就是偉大的基督教事業。看但丁怎樣把牠美麗地組織出來。在黎明清淨的微光中，晨曦遠遠地照着這兩個遊遍的人，那「海浪的顫抖」(tremolan dell'onde)，就象徵着這種變換的心理。這忽兒，「希望」如日之初昇；這「希望」即算伴着重壓的憂愁，也是永遠不死。魔怪與奸邪的黑暗區域已踹在脚底下；一縷柔和地懺悔的微颸，冉冉上昇，直達「慈悲的寶座。」「為我祈禱，」「痛苦山」上的天使都這樣對他說。『告訴我的奇與梵娜 (Giovanna) 給我祈禱，』我的女兒奇與梵娜；『我怕她的母親不愛我了！』他們循着迂迴的階級艱苦地往上走，「灣曲着像房子上的承重木，」也正像有些承重木一樣，「為了高傲的罪惡」壓擠在一起；然而，在若

干年，或若干代或若干元之後，他們一定可以走到頂顚，那兒就是「天國」之門，「慈悲」一定肯放他們進去。一人成功，萬頻騰歡，山嶺全體快活得抖動，讚訟的歌聲起了，這一個靈魂已經告成了懺悔，濯脫了罪惡與苦楚！我說這纔是一種眞實高貴的思想的高貴的具體化。

可是，實在講，這三部份是互相輔佐，彼此不能離異的。天國，我覺得是一種不分明的音樂，是地獄的一種補償；沒有牠，地獄就失了眞實。三部併在一起纔完成了這一個中世紀基督教所摹擬的眞實的「無形世界」；完成了這萬古不能忘的物件，一切人承認牠的精粹是永遠眞實。我恐怕除了但丁以外沒有第二個人類的靈魂上，曾經用這樣淵深的眞理把牠描寫上去過；但丁，是專為歌唱牠而降生的，是使牠萬世不能忘而降生的。最易令人注意的，你們瞧他怎樣簡略地結束了日常現實的描寫，一下子就走進了這「無形的世界」；在第二或第三節裏我們已跟進了這「魂的世界」；從此就逗留在那裏，彷彿在可以接觸，無須疑慮的事物之中！在但丁，他的確這樣想；他以為我們所謂的眞世界與牠裏邊的現實祇能算踏進一個更高更上的現實世界的門限。其實，兩世界相較，都是一樣的超自然。凡是一個人，那一個沒有靈魂？他不是將成一個魂，他本是一個魂。戀摯的但丁覺得這是一個明瞭的現實；他信牠，見牠；為了這個理由他就是牠的「詩人」。我又要說，眞誠是積聚的價值，這忽兒如此，永遠也如此。

但丁的「地獄，」「鍊獄」與「天國，」可也是一種象徵，是他的「宇宙觀」象徵的表現：——有幾位未來時代的批評家像那些斯干狄那維亞的作家們，他們的思想已跟但丁的絕對不同，竟以為這完全是一種「寓言，」或許以為是一種無意義的「寓言」！然而，我們卻認牠是一種美妙的具體化，是基督教靈魂最美妙的具體化。牠彷彿在世界般廣大建築性的表徵中，表現着這個基督徒的但丁怎樣感覺到「善」與「惡」是「宇宙萬象」諸元素的兩個軸心，整個兒宇宙在繞着牠們循環不息；這兩性的區別，不是個取此捨彼的問題，卻是絕對的，無限量的不可比擬；這一個是卓絕高超，如光明，如上天；那一個卻是可怕而黑暗，如奇海那 (Gehenna)（註一六）如「地獄中的窖！」無盡藏的公正，加之以懺悔，加之以無盡藏的憐憫，——一切但丁與中世紀所有的基督教精神都在這裏象徵着。象徵着：然而他卻像我以前說的，抱着為主義的眞誠，自己沒有意識到有什麼象徵！這些難道不是確鑿而莊嚴的現實，人類整個兒的心都當牠們是無疑的眞理，「自然」全

體到處在證實牠們嗎？這些東西的確是永遠這樣的。人類那兒能信仰一個「寓言」？那些未來的批評家們，不問他們的新思想如何，若以為但丁的作品都是「寓言」構成的，那一定犯了大大的錯誤！——我們承認「異端教」也是人類對於宇宙的一種懇摯畏敬的感覺的忠實表現，忠實，既是真誠至今我們也感到牠相當的價值。然而，請你們注意這一「異端教」與基督教不同的地方；一個絕對不同之點。「異端教」所象徵的大半是「自然」的活動：在這世界中人類萬物的命運事業，結合與變遷；基督教所象徵的是人類責任的法律，人類道德的法律。那方面祇有慾感性是人類初期思想的一種粗拙而無告的呼聲，——其主要的品德是「勇」，「超越恐怕」。這方面卻不是慾感性，而是道德性。光就這一點講，已有怎樣的進步了！——

十個沉寂的世紀，到底於很怪異的方式中找到了但丁這一個聲音。神曲是但丁寫的；可是實在說牠該算屬於這十個基督教的世紀，但丁祇總其成耳。什麼事多是這樣。就看那個工匠，他用的自己的金屬，自己的傢俱，自己的機巧的方法，——其實這工匠的作品有多少確實是他自己的呢！凡過去的發明家都在幫他的忙；——我們在一切事物中，那一個不是如此呢？但丁是中世紀代表說話的人，他們生命所依附着的思想彷彿無盡的音樂般永垂不朽。他這種高妙的思想，可怕而美麗，其實祇是他以前一切善知識者基督教默想的結晶。他們固然可貴；可是他也何嘗不可貴？假使他不開口，有多少要變成喑啞；雖不死，也是無聲地生活着。

總括說，這隻神祕的「歌曲」，總算得是最偉大的人類靈魂的呼聲，也可算出現在歐洲大陸最高上的事件的呼聲！但丁所歌唱的這個基督教，既不是粗拙的腦斯人心中的「異端教」，也不是七百年前在阿剌伯沙漠中含糊地傳述的「不純粹的基督教」！——最高貴的意象這纔實現在人類中，給一個最高貴的人在那裏歌唱着，確切地象徵表現着。在各種意義上想，我們能佔有牠，該怎樣的歡欣鼓舞呢？照我算來，牠將垂千萬年而不絕。這因為從人類靈魂最裏層所發出來的東西，跟他外表所發出來的是絕對不同的。外表有時間性，是在形體的地域中；外表要在迅速而無盡的變遷中過去的，而最內層的卻昨日，今日，永遠如一。在世界的各時代中，凡是真實的靈魂們，看了但丁，都會感到一種骨肉般的親暱，他思想的淵深真誠，他的苦痛和他的希望，都能感動他們的真誠；他們會感到這個但丁的確是自己的弟兄。拿破崙在聖海崙那 (Saint-Helena) 的時候，也會感

到老荷馬眞誠的可愛。猶太最古的「先知」雖外表的衣服與我們截然不同也能同樣的感人，祇因爲他是從人類心裏說着話他是對着一切人的心在說着話。這就是欲永垂不朽的惟一大祕訣。但丁眞誠的淵深也就像那古代的「先知」他的說話也像他們，是從他內心發出來的。那麽，我們預料他的詩是歐洲創造的一切物中最耐久的東西也不足爲奇；還有什麽東西能比眞實的語言再耐久的呢？一切聖堂，教主的儀典，銅打石砌，外表十分堅固，可比了這不可測的心曲，牠們都變了無常：我們祇覺得當這些東西都沉沒在不可辨認的新組織中，消滅了單獨存在的時候，這心曲還能巍然獨存，仍然得人類的重視。歐洲所創造的東西也多了；大城邑們，大帝國們，大辭典們，種種信條，種種派別的思想與事業：然而像但丁思想這類的東西卻絕無僅有。荷馬當然是一個，他還確實地臉對着我們每一個迎就的靈魂；然而他的希臘，可到了那裏去了呢？幾千年來早已頹廢了，去了，消滅了；變成了一堆荒涼的瓦礫場，牠的生命與存在早就完了。祇像是一場春夢，祇像是阿甲曼農的塵土！希臘祇有過去的存在；現在除去了牠的說話，沒處找牠。

若要講但丁的功效我們卻不願多說。一個靈魂能鑽進歌曲的元素中，從那裏準確地歌唱出來，他已經鑽到了我們生命的底層；他在長時間中，灌漑着一切人類生物的生命之根——照這樣，功效這個字就不能作成功的估計了！我們估計太陽，決不能把省了多少煤氣燈來定牠的價値；但丁不是不可計價，就是無價。祇有一層卻不可不說的：那就是「詩人的英雄」與「先知的英雄」在功效上的差別。我們知道幾百年來摩罕謨德的阿剌伯人已遍佈於格拉那達及德爾喜之間；可是但丁的意大利人彷彿還祇跟他當時的一樣。我們不是應該說，比較起來，但丁在世界上的影響就小得多了嗎？其實不然：他比摩罕謨德，領域的範圍限制旣多；並且高貴淸晰，不可並論；——其重要則有過之無不及。摩罕謨德是對着廣大的羣衆說話，所用的粗獷的語言是適合於這種對象的；他的作用祇能加之於廣大的羣衆間，那裏邊善與惡怪異地雜糅着。但丁卻是對着各時代各地域中的高貴醇潔而偉大的人們說的。一切物會成陳舊，他獨不會。他像一顆明淨的星星般懸在穹蒼中閃耀着，讓各時代的偉大高潔者從那裏自取光明：他佔了有無盡期間世界上卓異的天才。我們預料但丁的垂久遠勝摩罕謨德。照這樣他們間的差別也就平衡了。

然而，我們要估量一個人和他的作品，無論怎樣也不能光看他在世界的影響，或我們以爲他

在世界上的影響就可以斷定的。什麼影響?什麼勢力?什麼功效?一個人祇該做他的工作;至於工作的結果,冥冥中自有人在那裏留心。果是牠自己會結的管牠具體而爲回王的寶座或阿剌伯的征服,「充滿了一切晨報晚報」和一切祇能算瀝清了的報紙的那種歷史中或竟一點兒沒有具體化?——這有什麼關係?這並不是眞的果!回王總得做過一些東西纔能算他是一些東西。假使人類偉大的正義,神的地面上人類的工作,就以這回王的寶座爲止境,那不論他揮動了多少槍劍,弄起了多少金錢,在這世界中引起了多少喧嘩擾攘,——他仍舊是一個作大聲的空虛幻影,骨子裏他還是無物。讓我們再向那「沉默的王國」致敬吧!這個無邊的寶藏,未嘗鏗鏘在我們的口袋裏,也未嘗在人們面前計算過,在這喧嚷的時代中,也許這是我們大家最有實用的東西吧。——

意大利人但丁降生到這個世界中來,把中世紀的宗教,我們近代歐洲的宗教,牠內在的生命等音樂地具體化了;而莎士比亞的降生,卻把他那時我們歐洲外形生活的現象,如騎士風,禮貌,談諧,野心,和當時人們思想舉動的實際方式,及世界觀等也都具體化了。從荷馬中,我們至今還可以想象古希臘;從莎士比亞與但丁中,隔了幾千年之後,他們也可以想象出我們現代歐洲的情狀,在

信仰生活中,也在實際生活中。但丁給我們的是信仰或是靈;莎士比亞以同樣高貴的性質給我們實際或肉。這後者也是我們不可少的;爲了牠就降生一個人,這位莎士比亞。那時候剛當騎士風的生活已到了垂絕之時,快要消毀而成我們今日各處所眼見的那種或快或慢的彫敝情形,於是這一個「詩人之王」帶着他明察的眼睛,帶着他持久的歌聲,降生下來紀載牠,給牠留下一個垂久的紀錄。這兩個適當的人,但丁是淵深,暴烈,像世界的中心之火;莎士比亞是寬大和平而遠矚,像一輪杲日是世界的照臨之光。意大利產生了一個世界的歌聲;我們英國竟光榮地也產生了一個。

最奇怪的,這個人的來到我們中間,祇彷彿是一種偶然的巧遇。我常要想這樣一個偉大沉靜,完備而不求外援的莎士比亞,假使懷惠克縣(Warwickshire)的村長不因爲他竊鹿而緝拿他,也許我們就聽不見他是這樣一個「詩人」了!史德拉福(Stratford)的林木天宇和鄉人的生活,這個人已享受有餘了!眞的你們瞧,這整個兒英國的生命,我們所謂的伊利莎白時代的怪異的茁生,不是也彷彿純粹自動的嗎?這棵「伊格特拉西」樹是照着自己的規律而茁生,而凋謝,——這裏面的淵深非我們所能窺測得到的。可是茁生,凋謝,確是事實,枝幹杈枒,莖葉繁茂,都有一種一

定不移的永生的規律；沒有一個湯麥士路綏爵士(Sir Thomas Lucy)(註一七)不是在規定給他的時間中出現的。我說這眞是奇怪，可設法子推測；怎麼每一件事物都應和着萬物；就是一張樹葉的彫落，也是全太陽系全星球系不可分離的一部份；一個人的思想語言或舉動都是從一切人產生出來，而或遲或速，或顯或隱，他又要影響到一切人！這眞是整個兒的一棵樹循環着營養與感應，最渺小的子葉，跟最下層的根梢，和週身最大最小的部份都脈脈相通，互爲影響。這一棵「伊格特拉西」樹，盤根錯節於「海拉」與「死」的王國中，而牠的枒枝卻蓋到了最高的「天國」！——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這個燦爛的伊利莎白時代和牠的莎士比亞實在是前時代的開花結果，還是從中世紀羅馬教那隻根上來的。但丁歌曲的中心思想是基督教的信仰，而莎士比亞所歌詠的這個實際生活卻就是從那裏產生出來的。宗教本來是實際的靈魂，是人生中元始重要的成份，這是千古不易的定理。所奇怪而當注意的，當羅馬教這位最高貴產物莎士比亞顯現出來的時候，羅馬教卻早已給議院的議案所取消了；然而他出現還是出現。大自然在牠自己認爲適當的時間中，叫他帶着羅馬教或別種需要的東西降生下來；牠決不偢睬那「議院議案」的。亨利王們，伊利莎白女王們，讓他們走他們的路；「自然」也有牠自己的路。「議院議案」雖然鬧得聲音很大，究竟是渺小得很。什麼「議院議案」，在聖史底芬廳(註一八)的辨論也罷，在議會選舉壇上或在別處也罷，難道眞是這些喧嚷把莎士比亞產生出來的嗎？他是用不着什麼規矩會飯店(註一九)裏的宴會，開什麼簽名單，出買什麼股份，種種無盡的喧嘩和眞眞假假的企圖的！這一個伊利莎白時代的到臨，雖有這些高貴和幸福的賚賜，卻沒有什麼皇皇的預告和碌碌的籌備。無價的莎士比亞是「自然」無價的贈與；給時默然；——受時也是默然，彷彿這是件無足重輕的東西。然而，推求根本，牠確是一件無價的東西。我們應該也在問題的這方面看。

關於我們這位莎士比亞，也許略帶些偶像崇拜意味的見解倒是準確的；我覺得我們國內及歐洲全部對他公正的批評都慢慢地歸納到一個結論：那就是，莎士比亞是古往今來一切「詩人」們的領袖；是世界有紀錄以來最偉大的智慧者以文學的方式留下自己的紀錄。我們若槩齊了他各種性質看，的確找不到第二人有這樣的觀察力，有這樣思想的靈才。這樣淵深中的沉靜；和平愉快的力量；一切可以幻想的事物在這偉大的靈魂裏都這樣的眞實而明晰，彷彿在一片平靜而不

測的大海中有人說，在莎士比亞戲劇的構成中，除了所謂種種的「才能」以外，牠還表現着一種像倍根的新有機體(Novum Organum)中一樣的「透澈的了解」。這句話的確不錯；然而牠的眞理卻不是個個人能相信的。但我們中不論那一個若肯親自試驗，就把莎士比亞戲劇的這些事材，看我們能構造出怎樣一種結果。那麼這句話的意義就立刻可以明顯了。他所建成的屋子彷彿處處都適得其當——到處都彷彿祇應該這樣，彷彿牠放在那裏是任着自己的規律和事物的本性所支配的，——我們竟忘記了牠是從一個雜亂無章的堆積中揑出來的東西。這屋子的完善祇彷彿是「自然」自己的工作，因此卻掩沒了造屋者的功績。完善，勝過一切人的完善，惟莎士比亞足當之：他彷彿從直覺中就辨別出他在怎樣情勢中工作着，他的事材是什麼，他自己的力量如何，這力量和以上種種的關係如何。這不是一種暫性的透視力足以勝任的；這是沉思熟慮地整個兒事物的燭照；這是一隻鎮靜地觀察的眼睛；簡言之，是一個偉大的知慧。一個人見過了一種廣大的事物，你要他做一套敍述，看他怎樣構造，看他能表現出怎樣一種圖畫和描寫——這是試驗這個人有多少智慧的一個好法子。那一種境象是重要而應該注意表現的；那一種是不重要而應該略去的；那兒是眞的發端，那兒是眞的結果和結局？你叫他找尋這些，你就叫他用盡全副透視的力量。他一定要對這件事物有「透澈的了解」；他了解的深淺就能斷定他答辭的確否。你就可以這樣試驗他。他類似的是否連屬着類似；他方法的精神是否活動在混亂中，把混亂理成了秩序？他能不能叫着 Fia lux，「快生光明」；就從紊亂中造出一個世界？倘然他內在蘊有光明，就做得到這樣。

或者我們又可以說，莎士比亞的偉大就在他的描繪上，在他的描寫人物，特別在人象上。這個人的一切偉大準確地奠基在這上面。我以爲，莎士比亞的鎮靜而有創造力的慧眼是無可比擬的。他所注目的東西不是曝露着這面那面的臉容，卻曝露着內層的心和根性的祕密；在他面前，這一切彷彿溶化在光明裏，使他洞矚了牠完全的構造。我們說他有創造力：詩的創造是什麼，那不也是洞矚萬物嗎？描寫萬物的字句自然地就跟着這種明晰貫澈的觀察而產生了。在這上面，莎士比亞的道德，他的勇敢，忠直，忍耐，眞誠，他全部勝利的力量，與偉大，足以壓倒種種阻礙的力量與偉大，不是都顯現出來了嗎？像世界一般的偉大，決不是一面矯作而可憐的凹凸鏡，以自己的凹凸來顯現

一切物；他是一面完全平面的鏡子明白些換句話說這個人是公正地繫屬着一切人和一切物是一個完善的人。瞧這一個偉大的靈魂，吸收着各種各類的人物，一個福爾斯泰夫（Folstaff），一個奧塞羅（Othello），一個茹連德（Juliet），一個高麥拉納斯（Coriolanus）；把他們渾圓的整個放在我們面前；可愛而公允，是一切人們等的弟兄。新有機體和倍根全部的智慧比着牠都要降而爲次等；變成了浮世的，物質的，不可同日語了。在近代人物中，嚴格地說，就找不出能跟他比肩的人。莎士比亞之後，祇有歌德，還能有這種性質。你們也可以說，他也看見了他的對象；你們可以拿他批評莎士比亞的話來批評他：「他的人物像裝着透明水晶面子的錶，也像別隻錶一樣的指示鐘點，可是牠內部的機器卻也顯露出來。」

這隻明察的眼睛祇有牠纔能曝露出萬物內在的和諧；「自然」的命意何在，在這粗拙的具體中「自然」包進了些怎樣音樂性的意象。「自然」一定有牠的意義。惟明察的眼睛纔能窺到這種意義。若說這是些卑劣鄙賤的東西吧，你可以爲牠們笑，爲牠們哭，你可以在種種方式中竊然地繫屬着牠們；——即最不堪的，你也可以寂然不聲，掉過你自己的或別人的臉不看牠們，等待適當的鐘點實行把牠們截止消滅！根本上說，「詩人」像一切人一樣，能有足夠的知慧是最重要的天賦。有了，他就是「詩人；」爲文字的「詩人」若不能文，也許更好，爲做事的「詩人。」本來他能否寫作，能寫作，而所寫的是散文還是韻文，這都靠着一種偶然的巧遇決定的：誰知道怎樣一種極瑣屑的偶然巧遇就把他決定了呢，——也許祇因他請了個唱歌先生，或是從小就學着歌唱的！然而他那種判別萬物內心的靈才，那種洞矚萬物內部和諧的靈才（不論什麼東西的內心都具有一種和諧，不然牠決不能結合而存在的），決不是習慣與巧遇的結果，是「自然」自己的贈與；是種種「英雄性」人格根本的必需品。「詩人」正跟一般人一樣，最緊要的是能觀察。你若沒有這種能力，不論你怎樣穿上一大串的聲韻，怎樣把感情奏出玎玎瑺瑺的聲音，怎樣自稱爲一個「詩人」；到底你不會有一些兒希望。你若有這種能力，那麼在散文或在韻文中，在實行或在理想中，到處你都有希望。酸腐的老學究看見人家領一個新學生給他，常常要問『你能確定他不是個傻子嗎？』其實凡有人想做一種事業，我們都可以應用這句問句；並且應該認定這是一句不可缺的問句：你能確定他不是個傻子嗎？在傻子這個名稱中，就表現着一個完全絕望的人。

所以我說，把觀察力的強弱來估量一個人是最準確的方法。你們若要叫我來解釋莎士比亞的靈才我就說他是知慧卓絕這已包括了一切。所謂靈才，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們向來說起靈才，總以爲牠是分立而可以解析的東西彷彿一個人的知慧幻想想象等等就像他的手，足，臂等類的肢體。其實這是個大大的錯誤。我們又常聽人說什麼「知慧性，」什麼「道德性，」又彷彿這兩者也是可以分開來各自獨立的。爲語言的需要上，或許不能不這樣說；我知道，我們要說話，非這樣就沒法子可說。然而我們不能讓字眼凝成了事實纔對。我覺得，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觀念實在大部份因此而攪出這種絕端的錯誤。我們應該明白牢記，根本上這種區別祇是名稱的不同；作一個人內在「生命之力」的靈性本質是合一而不可分的；所謂幻想想象理解種種，都祇是同一「透視力」各別的形貌，彼此都不可解地關連着，形貌上繫屬着我們知道了一個，就能了解全體。究竟我們所謂的道德性是什麼那不也是「生命之力」的一方面，一個人藉此而存在，而工作的嗎？凡一個人的動作都可以說是他的形貌。你看他怎樣唱，就能知道他怎樣作戰；在字句中，就能看出他的勇不勇，正跟眼見他挺槍拔劍時一樣的清晰。他是一個整個；祇用種種方式來宣佈這個「自我」

沒有手，一個人還有他的脚可以走路：可是，試再推想，——沒有道德，光是智慧，他可沒用的；一個完全不道德的人簡直一點兒也不能知道什麼的！我們所謂知道這東西，一定先要愛這東西，同情這東西；換句話說，必得要有德性地繫屬着這東西。他若不能在每一次轉變上壓住自己的自私心，他若沒有勇氣在每一次轉變上維護這危險的眞實，他怎麼會知道？他的一切品德將永遠紀錄在他的知識中。在品德卑劣，自私而怯懦的人，「自然」和牠的「眞理」永遠是一本密封的書本；道種人所知道的「自然」永遠是淺陋浮薄而渺小的；祇足爲日常的應用而已。——可是我們瞧那渺小的狐狸，牠不是也能知道一些「自然」的嗎？的確不錯：牠會知道雞鴨的住所！人形的狐狸，世界上遍處都是，他們知道的能更勝於此類的嗎？並且我們再進一層想，倘然這隻狐狸牠沒有一種狐性的道德，牠簡直連雞鴨在那裏，或到那裏去捉都不會知道的！倘然牠祇知憂鬱悵惘，想着自己的蹭蹬，受着「自然」「命運」和別隻狐狸的欺侮；沒有勇敢，敏捷，實行，和各種狐狸所需要的天賦靈巧，牠決計捉不到一隻雞鴨。所以就是這隻狐狸，我們也可以說牠的道德和透視力是在同一的容量中；是狐的生命中同一內在組合的不同方面而已！——這種話實在有申述的價值；因爲

在現時代中種種舉動絕對違反這個原則，造成無量數可憐的乖戾；究竟應該怎樣去限制牠，改良牠全恃你們自己公正無褊的判斷了。

所以我說莎士比亞是最偉大的智慧，我就說盡了他的一切。然而在莎士比亞的智慧中還有我們看不到的地方。那就是我們所謂下意識的智慧，這是他自己也意識不到的品德。腦花利斯曾經美麗地批評他說他的戲曲也是大自然的產物，跟大自然一樣的淵深。這句話裏有極大的眞理。莎士比亞的「藝術」決不是人工的，他最高貴的價值決不是從設計與籌畫中得來的。牠是從「自然」的淵深中生長出來，憑藉着這個高貴眞誠的靈魂牠就是「自然」的聲音。最後代的人類，在莎士比亞中也能找出更新的意義，對於他們的人生另有一種更新的啓示；『對於這「宇宙」無極的構造另有更新的和諧；符合着時代的思想，緊屬着人類的最高權力與意感。』這是值得考慮的東西。他這樣變成了「自然」的一部份，這是「自然」給予一個眞實簡淨的靈魂最高的酬報。這種人的工作，不論他用怎樣極端意識的努力與考慮去做牠，牠總是下意識地從他內在不可知的淵深中生長起來；——像一棵橡樹般從「地」的懷抱中生長出來，像名山大澤般，做成自己的形態；牠的調諧是以「自然」的規律作基礎，可以適合一切的眞理。誰知道莎士比亞的內在還蘊藏多少東西；他的悲哀，他的沉默的掙扎，祇有他自己知道，大部份是不可知，大部份是不可言說的：就像樹根，就像在地下工作的樹汁與活力！言語固然偉大，但更偉大的還是沉默。

然而這個人愉快的沉默又有申述的必要。我不埋怨但丁的愁苦；他的戰鬪是無勝利的勝鬪；可是眞的戰鬪——是重要而不可少的事情。然而我要說，莎士比亞卻比但丁偉大了，因爲他也眞的戰鬪，可是得了凱勝。你別懷疑他沒有憂愁：他的那些「十四行詩」都可以明白地證明他也跋涉在深淵中掙扎着泅水逃生的；——像他這樣子的人，那一個不該這樣做？我們普通的感想總以爲他像樹頭的小鳥；自由自在地歌唱着，不知人間有悲苦事；這未免是太不假思索的感想了。他決不會這樣的，並且沒有人眞會這樣的。請問一個人從鄉間竊鹿的時期一直旅行到寫出這種悲劇的時期中半路上眞能不陷入悲哀中去的嗎？或者，更進一層說，一個人能描寫出哈姆雷德，高麥拉納，麥克白斯等英雄性煎熬的心顆，而他自己這英雄性的心顆能說沒有受過煎熬嗎？——現在，再從反面看看他的愉快，看他對於笑的眞實而泛溢的愛好！你們可以說，他別處都沒有鋪張過甚，

祇在笑中。他有的是狂怒的叱責，一個個字都刺人灼人；然而卻都有軌範的；不然約翰孫也不會說他是一個「善良的懷恨者」了。他的笑卻不然，常彷彿洪水般沖瀉出來；他把各種怪異的諢名堆在揶揄的目標身上，叫他打滾跳擲做出種種把戲；你可以說，他是用着整個心在那裏笑。若算不得最精，卻可以算一個眞實的笑。他不笑缺點，不笑困苦，不笑貧窮。凡能笑我們所謂笑的人，決不肯笑這些東西。祇有那種可憐的人，有笑的欲求，再加上一些小聰明，纔祇能這樣笑。笑的意義是同情；好的笑決不像「罐子底下荆棘爆烈的聲音。」就是看見了愚儍或矯扮的事情，莎士比亞不眞心要笑決不笑。杜勃萊 (Dogberry) 與佛奇思（ erges) 的確搔癢了我們的心：我們把爆發的狂笑蓋着他們送他們去：然而我們越笑卻越愛那兩個可憐人；祝禱他們的幸福，繼續着做守城的首領。這種笑像深海上的陽光，我以爲十分美麗。

我們沒有工夫能把莎士比亞的作品逐一討論；雖然這裏面有許多問題的確是急待申述的。比方說，我們曾經像惠爾海姆先生 (Wilhem Meister) 中研究哈姆雷德般的把牠一篇篇討論過嗎！這是將來或能做到的事情！史勒格爾 (August Wilhelm Schlegel)（註二〇）有一篇批評他歷史劇亨利第五等的作品，那到是值得記憶的東西。他說這些作品都是民族的「史詩。」你們想還記得馬爾鮑羅夫 (Marlborough)（註二一）曾經說過，他除了莎士比亞那裏學來的以外，不知道有什麼英國歷史。的確，我們若仔細考察一下，稱得起永垂不朽的歷史實在少得很。祇有在他的這些作品裏，特著的要點都給奇妙地抓住了；一切迴旋着變成一種諧律的凝合；這就是史勒格爾所稱的「史詩；」——正像大思想家的一切描寫都該如此。這些作品都自含有準確美麗的東西，融會而成一件美麗的整個。那一段阿仁高 (Agincourt)（註二二）之戰，我就覺得是莎士比亞作品中這類描寫最完善的東西。那兩位主人的描寫；那衰頹而疲怠的英人；開戰之先，那死寂的時間，祇覺命運的鉅大；跟着纔是不怕死的勇敢：『你們這些好弓手，你們的肢體都在英國造成的！』這裏面有高貴的愛國主義，——你們聽見有人批評莎士比亞的淡漠，這兒就絕對不是那麼一回事。牠全體都有一顆眞實的英國心在那裏呼吸，鎮定而堅強；不喧嘩，也不猛進；這樣纔是最善。這裏面有一種聲音，彷彿是鋼聲的響鳴。這個人的內在自有一種適當的擊撞，纔能有這種聲音！

然而我又要說，莎士比亞的作品，籠統地說，卻不能把他自己的整個兒完全的映象顯示給我

們；雖然我們所得的也跟大多數人一樣的多。他的作品彷彿有很多的窗戶，望進去我們能得到他內在世界的一瞥。比較地說他的一切作品彷彿都是匆遽的殘缺的，在壓迫的環境中寫成的；祇這兒那兒地顯露出這個人整個兒言辭的一些兒片斷。那裏面有許多節你看了就彷彿是「天」上出來的華采；是光耀的爆射，燭照到萬物的心顆；你就說『這確是眞實，一言而垂萬世何時何地祇要是個開放的人心都要承認牠是眞實』！然而這樣的爆射，卻使我們感到四週的事物都失了光芒；也就感到牠是部份的暫性的，廣泛的。況且莎士比亞不得不爲環球戲院（Globe Playhouse）編劇；他那偉大的靈魂，不能不儘力壓制着自己來就這個模型，無從旁騖。他如此，其實我們那一個不如此？那一個人不是在條件下工作着。彫刻家他決不能把他自由的思想表示給我們看；他祇拿人家給他的傢俱把自己的思想表現在人家給他的石塊上。我們在不論那個「詩人」或不論那個人身上，所找得到的祇有 Disjecta membra（註二三）。

不論何人用智慧的眼光去觀察莎士比亞，一定可以承認他在他的方式中也是一位「先知」；他的透視力也類似「先知」，雖然取的是另一個方向。「自然」他也覺是神性的，不可言說的，像

陶梵德（Tophet）一樣的深，像天一樣的高：「我們的素質正像造成幻夢的東西一樣！」在惠士敏道院（Westminster Abbey）（註二四）中的那個手卷讀着牠懂的人就很少；這是明眼人纔能了解的淵深。可是這個人祇知歌唱，非音樂地，他不向人說法。我們稱但丁是中世紀羅馬教和諧性的傳道師。難道我們不能說莎士比亞是一種眞羅馬教，更和諧性的傳道師，是「未來時代」及一切時代中「宇宙的宗教」的一位傳道師嗎？他沒有狹窄的迷信，或粗暴的禁慾主義，或排除異己，或狂妄的凶暴與乖戾；他祇是一種「神示」，把蘊藏在「自然」中的千萬種美麗神聖顯露出來，使一切人儘情崇拜！我們若說在這個莎士比亞中發出一種宇宙間的「聖詩」，那決不是瀆聖；把牠和着最聖潔的「聖詩」一塊兒唱，決不會不配。我們若能瞭解牠，聽牠和在「聖詩」裏，祇覺諧協無間，決不會格格不入。有人說莎士比亞是「懷疑派」，我卻不能，他們祇見他對於信條及神學爭鬪十分淡漠，就發生了誤會。他不是不愛國，雖然他不常說愛國；也不是懷疑派，雖然他不常說信仰。然而這種「淡漠」，卻是他偉大的結果；他整個的心是在他自己的崇拜大圈中（我們可以這樣稱呼牠）；至於別種爭執，別人雖覺得十分重要，他看了卻算不了什麼。

我們稱牠崇拜，你們也可以稱牠別樣名稱，總之，這莎士比亞所帶給我們的，不是一種或一套極光榮的東西嗎？在我，我以為莎士比亞降生到「地球」上的這件事實，這裏面的確有一種神聖的意味。他不就是我大家的一隻眼睛上天派遣下來的一位「光明使者」嗎？——可是，在根本上，這個莎士比亞到處是個下意識的人，他就沒有意識到什麼「上天」的使命，——這不是更覺佳妙了嗎？他不像摩罕謨德一樣，因為看見了那些內在的光華，就感覺到自己特殊地是「神的先知」：就這一點，他不是比摩罕謨德更偉大了嗎？的確偉大得多，並且，我們若給他像給摩罕謨德一樣的精密計算一下，他卻得到了更大的成功。摩罕謨德的槪念中把自己看做一個至高無上的「先知」，這是根本上一個錯誤；這種觀念流傳至今，更攪成糾結不解的誤會，連帶着一大串的神話，不淸白，不堪的傳說，致令今日我在這裏說明摩罕謨德是個眞實的「說話者」，並不是一個野心虛誇，乖戾，贋眞，非說話而是吹大氣的人，竟也覺得這是一個尙可考慮的步驟。照我算來，當這莎士比亞與但丁尙在方輿未艾的時代，摩罕謨德卽在阿剌伯中恐早就煙消雲散，變成了陳舊——而這個莎士比亞許仍舊還做着人類的傳道師，在阿剌伯，在一切地，千萬年不絕哩！

把他比着我們知道的一切講的唱的人，連着歐斯希勒斯（Aeschylus），連着荷馬，以他的眞誠，他的宇宙性，他怎麽會不如他們的永傳不朽呢？他像他們一樣的眞誠，像他們一樣的深入到宇宙性與永恆性中。若說摩罕謨德，他若沒有這許多意識就好了！咳，可憐的摩罕謨德，他所意識到的，其實祇有錯誤；一種無價值而瑣屑的東西——實在，永遠是這些東西。他眞正的偉大，其實也祇是下意識的：他是沙漠中一隻阿剌伯獷悍的雄獅，能用着他巨雷般偉大的聲音表現出來，那可不是用着他自以為偉大的那些字句，卻是用着他的舉動，他的感覺，和他的歷史，那纔眞是偉大！他的「可蘭」已成了一種愚傻而可厭的無稽之談；我們決不跟着他相信這是「神」的手筆！這兒的「大偉人」，也像別處一樣，是「自然」的一種力，他身上不論那種眞正的偉大，都是從不可言說的淵深中跳出來的。

好吧！我們這兒的，祇是一個懷惠克縣的農民，後來昇而為戲院的經理，使他不需乞討以謀生；蘇孫丕屯伯爵（Earl of Southampton）有時對他垂靑，湯麥士路綏爵士（Sir Thomas Lucy）謝謝他，把他送進了磨牢！他是在我們中，我們不把他像奥定般，當做一位神——這一點，就很多可

以說。可是我祇願說或祇複述這句話：今日「英雄崇拜」的情狀雖甚可憐，然試想這莎士比亞在我們中確實變成了怎樣一個人物。那一個我們祖國所產生的英國人，那一羣千百萬個英國人，我們不願犧牲了去交換這個史德拉福的農民沒有？一羣英國最高的名人我們不肯犧牲了來換他的。他是從古迄今我們最偉大的東西。為了我們國際間的榮譽，為了我們這英國家庭的裝飾，那一件東西我們不肯犧牲了去保全他？請你們想若有人問我們，你們英國人還是願犧牲掉你們的印度帝國呢，還是願犧牲掉你們的莎士比亞？永沒有印度帝國呢，還是永沒有莎士比亞？這的確是個重大的問題。政治家的答覆當然要帶一些政治的色彩，然而我們，也為了我們自己，不就要強迫着回答道：有沒有印度帝國沒關係；我們可不能沒有莎士比亞！印度帝國將來總有一天要去的；而這個莎士比亞卻不會去，永遠伴着我們；我們決不能捨棄我們的莎士比亞！

現在且別講這些精神上的東西，祇把他當一件眞實而可以交換顯然有實用的財產來考察一下看。我們這個小島英格蘭不久將要容納極小部份的英國人：在美國，在新荷蘭兩半球自東及西將有一個大薩克遜系佈滿了全球的大部份。究竟什麼東西可以把這些連合起來成整個兒一個有力的民族，不讓他們分散而鬭爭大家和平地生活，友愛地交通互助呢？這的確是大家認為最重要的實際問題，是一切執政和政府所該成就的事業；可是拿什麼去成就呢？議院的議案行政的國務簡沒有這種能力。美國是已經脫離了我們，然而祇到議院的能力叫牠脫離的地步。這兒我有一個意見你們可別以為牠是狂妄：這裏面的確有很多的眞理。我說這兒我們有一位英國人的「王」無時間無機緣無一議院或數議院的結合可以打倒他的「王位」！這個「國王」，莎士比亞，他是不是個戴着冠冕的首領照耀在我們大家的上面，像一種最高貴最溫和可也是最堅強的集隊的旗幟，永存不滅比什麼都可貴嗎？我們可以想象他是個高超的光芒，千秋萬古的常常照臨着一切英國人的民族。在巴拉馬塔(Paramatta)在紐約，在不論什麼地方，在不論什麼地方官管轄之下，英國人的男女都要互相告訴道『不錯，這莎士比亞是我們的；我們產出他，附着他我們說，我們想，我們跟他是一個血系，一個種族。』最平庸的政治家若以為這句話不錯，還請考量一下。

眞的不錯，一個民族能有一個清晰的聲音，能產生一個人來和諧地吐露出牠中心的思想，這的確是一件偉大的事情！比方意大利，可憐的意大利已瓦解了，分散了，那件草約或條約上牠都不

能顯示着統一：然而高貴的意大利卻實在是一個整個；意大利產生了但丁；意大利可以說話！全俄的俄皇，堅強有力有這許多鎗，柯薩克和大炮；大炮把地球上這樣大的面積政治上合而爲一，的確是一件偉大的事業；然而他至今還不能說話。他確是偉大，可是祇是喑啞的偉大。他還沒有天才的聲音，傳播及一切人羣，一切時代。他祇學着說話。至今他祇是個喑啞的大怪。當他的大炮和柯薩克消亡泯滅時，但丁的聲音還是淸晰可聞。民族有了但丁結合起來，不是喑啞的俄國所能做得到的。——這兒我們該結束這一段「詩人英雄」的討論了。

（註一）奧斯坦黎次之戰，拿破崙打敗俄奧的聯軍，在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一日。

（註二）脫□納是 Henri de la Tour d'Anvergne 爲十七世紀法國的名將。

（註三）丕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h）（一三〇四—一三七四），鮑卡雪烏（Gioranni Boccaccio）（一三一三—一三七五），都是意大利的作家。

（註四）翟奧都人名，畫家 Giannetti 給他造的畫象是極有名的。

（註五）旨特拉史卡拉是梵羅那（Verona）的王，在但丁的天國（Paradiso）中提及過。

（註六）笛克（Ludwig Tieck）（一七七三—一八五三）是一位詩人，小說家，批評家與莎士比亞的譯者。

（註七） Canto fermo 直譯作『堅定的歌』解；古時用作聖堂歌唱解。

（註八） terza rima 卽「緊鍊的韻。」

（註九）帝德堂在神曲中地獄(Infero)曲，第八節內。

（註一〇）泰雪德斯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爲歷史家（五五—一一七）。

（註一一）詳神曲，地獄曲，第七節。

（註一二）詳神曲，地獄曲，第十五節。拉帝尼是但丁的先生。

（註一三）詳神曲，地獄曲，第十節。發利那泰是奇勃利納的首領。

（註一四）.Fue 是拉丁的 to be。卡伐爾德聽人家說他兒子用過去辭就着急道：『你說的什麼？他曾是 Fue 嗎？呀，他已經死了嗎？』

（註一五）此句意卽「那美人兒從我這裏奪去。」

（註一六）奇濤那爲地獄中最下層之窖。

（註一七）據說湯麥士路綏爵士是莎士比亞的亨利第四中夏路（Justice Shallow）的雛形。

（註一八）聖史底芬廳（St. Stephen's Hall）是英國衆議院中的一部。

（註一九）規矩會飯店（Freemason's Tavern）是一家名人集會的飯店。

（註二〇）史勒格爾德國的詩人與翻譯家（一七六七——一八四五）。

（註二一）馬爾鮑羅夫即 John Churchill 爲「西班牙傳統之戰」中英國的大將。

（註二二）阿仁高之戰見亨利第五中。

（註二三）Disjecta membra 意「不連屬的各部份」即「片斷」。

（註二四）指 Kent 的莎士比亞象手中握着一卷颶風的手稿。

第四講

成教士的英雄　路德——宗教改革　腦克斯——清教

（一八四〇年五月十五日星期五。）

我們現在是要講「成教士的大偉人」了。前文中已經屢次申述過「英雄」雖種類不同，從本原上說起來都是同一的素質，一個偉大的靈魂若能洞矚「人生中神的意義」他就是個適當的人能用着偉大勝利而耐久的態度去說牠去歌唱牠，去爲牠爭鬭爲牠工作這就是一位「英雄」——至於他外面的形態，祇隨着所處的時期和環境之變易而不同。這「教士」我以爲也是一種「先知」；他的內在也必須有一種我們所謂的靈感的光明。他領導着羣衆的崇拜是羣衆與「冥冥中的聖者」中的媒介。他是羣衆精神上的「首領」；正像「先知」是他們精神上的「王」統率着許多首領；他用着聰明的指導領了他們經過這「地」和地上的工作向着「天」上去。他理

想中以爲自己也是冥冥「上蒼」的一個聲音；他也像「先知」一般地解釋和闡明同一的意義，而態度卻比「先知」更加親昵。這冥冥「上蒼」，——所謂「宇宙公開的祕密」——是沒有多少眼睛能窺見的東西；他是個閃耀着更莊嚴華采的「先知」；燃燒着一種沖和平靜的光輝，是個日常生活的光明使者。我以爲這就是「教士」的理想。古時如此，今日如此，一切時代都如此。我們知道若想把理想變成事實，當然需要着極度的堅忍力，眞是極度的堅忍力。然而一個「教士」而做不到這樣或不以此爲目的而努力着做去，那祇能算一個普通人——我們也沒有地位來討論這種人。

路德（Luther）與腦克斯（Knox）是明白地以「教士」爲業的人，並能忠實地在這職務最普通的意義上奉行不悖。可是我們現在要把他們作歷史上的人物研究，爲便利起見，不如暫時擱起這「教士」的名稱，而稱他們做「宗教改革家」。在承平之世也許有跟他們同樣特異的「教士們」，忠實地做着「領袖崇拜」的工作；也能用着那種忠實的「英雄主義」把「天」上的光明散播到民衆的日常生活中；在「神」的指導之下，率領了民衆向應該走的大道上去。然而，這條大道一旦發生了險阻，起了爭戰混亂與危險，那麼領導着民衆前進的首領，一切人，尤其是我們這些靠着他嚮導的果實生活着的人都覺得他跟普通的「教士」格外的不同了。他變了個激戰勇鬬的「教士」；他不像承平時的「教士們」祇領導着人民做些寧靜而忠實的工作，他是在強暴破裂的時期中做着勇猛的奮鬬：不論他事業的高下如何，這總是一種比較危險而令人不能忘懷的服務。我們提出這兩位，算他們是最高尚的「教士」，就因爲他們是最高尚的「宗教改革家」。可是我又要問，眞的「宗教改革家」就他的本性說，不就是一位「教士」嗎？他籲求着「上天」，冥冥的公正來抵抗那「地」上昭昭的實力；洞知這冥冥者確是堅強，獨一的堅強。他是個萬物神性的眞理之信仰者，是一個觀察者，能透過萬物的外形而深入；是一個崇拜者，以種種方式膜拜着萬物神性的眞理；要言之，是個「教士」。他若不先是個「教士」，他決做不好一個「宗教改革家」。

我們以前已經把各種境遇中的「大偉人」順序討論過了，有的是創設「宗教」，爲這世界中人類的生活造成一種「英雄性」的「格式，」有的是闡明「人生的理論，」足值但丁的歌唱，跟着是莎士比亞的「人生之實生活，」——現在，我們可要提到那倒溯的程序了；這也是不可缺

的，這也能用着「英雄」態度來實行的。說牠不可缺，聽着很奇怪：其實，的確是需要的。「詩人」的寧靜之光該讓給那「宗教改革家」猛烈的電閃；不幸地「宗教改革家」也是「歷史」上不可少的人物！溫和的「詩人」究竟是什麼？那不就是「宗教改革」或「預言」等暴烈波動的產物與最後之鎮定嗎？若沒有獷野的聖陶米尼克斯(Saint Dominics)（註一）與「戴勃的隱修士」(Thebaid Eremites)（註二），就不會有諧樂的但丁；有了斯干狄那維亞人等粗暴的實際工作，從奧定以迄瓦德拉萊(Walter Raleigh)（註三）從烏爾費拉(Ulfila)以迄克倫滿(Cranmer)（註四），纔使莎士比亞有說話的能力。所以我常說，一個成功的「詩人」就表現着他的時代已告完善而結束了；新時代不久要跟着產生，又需要着「宗教改革家」了。

當然，我們若能常常循着「音樂」的道路走，這夠都好，能永遠受着「詩人」們的訓練教導，像古時粗拙的生物受着奧芾斯(Orpheus)（註五）的領導一樣，夠多好。即使找不到這諧律的音樂道路，我們就是永遠走在寧靜的道路上，也夠快活了；換言之，能得和平的「教士」們給我們一天一天的慢慢兒改革起來，也就很滿足了！可惜這是不可能的；就不得已而求其次，也迄今尚離實現的。於是，這奮鬪的「宗教改革家」，在各時期中，是一種不可缺而當然有的現象。障礙是層出不窮，即一時視為不可少的助力，也會慢慢兒變成了障礙；到那時，勢不得不把牠洗刷掉，遺棄不顧。——這就是一種極困難的事業。最顯著的舉一個例，比方一種理論或我們所謂精神上的表現，在當時全世界最偉大的但丁以推理高深的精銳智慧去觀察牠，也認牠是包羅着整個兒的「宇宙」，各部份都完整無缺的；——然而，隔了一個世紀，就是普通的智識界級中人也懷疑牠了；漸漸地竟否認牠了；到了現在，我們大家簡直視為不足置信，像奧定的理論同樣的陳腐！在但丁看來，人類的「生活」和「神」與人的方式，全都表現在那些「馬爾波爾格池」，「鍊獄」之中；可是，路德卻以為不盡然。這是什麼道理？為什麼但丁的羅馬教不能持續下去；路德的耶穌教一定要跟着產生呢？唉，沒東西能持續不絕的！

我不願跟着現代的流行倡言着「進化論」；我想我們也不願多聽這種話。因為這個問題的討論常多誇張混亂的情狀。我祇願說，那事實本身就彷彿已很肯定的了；在萬物的本性中就可找出那當然需要的痕跡。我曾經說過，不論那一個人不能光做學習者，他一定同時是個實行者；他的

心靈看着已過的在學習而這同一的心靈也在向前發現他能發明和設計着自創的東西寂滅創造，就不會有人。沒有人肯或能絲毫不變地信仰着祖父的信仰他總有些新發現擴大些他的一宇宙觀」因此就影響到他「宇宙的理論」——本來這「宇宙」是無極的，不論那一種觀察或理論，無論怎樣的擴大決不能把牠包羅淨盡的他既擴大了些祖父的他以爲可信的，他以爲不可信了，以爲是虛僞的了，跟他所發現或觀察到的新東西是不能符合的了。這是每一個人的歷史而在「人類」的歷史中，我們就見牠彙聚而成歷史上的大事件，——革命，新時代。哥崙布航行到了東半球，就發現那但丁的「鍊獄山」並沒有矗立「在別半球的大洋中！」在別半球中沒有人找到這高聳的東西牠不在那裏。當然不能再相信牠在那裏了。推而言之這世界中的一切信仰——「信仰的一切系統，」和從這發生的「實生活的一切系統，」全都是這樣。

我們再加上那可惋歎的事實說，當「信仰」變成了無定，「實生活」也變成了不健全，於是各處的錯誤，乖張與災厄跟着漫布開來，那就有足量的革命資料了。在各種轉變中，一個人要忠實地實行，必須有堅強的信仰。倘然他在每一次轉變中，一定要顧全着全世界的同意他不能捨棄這全世界的同意而讓他自己的意志作主，他就變成了個可憐的「視官之奴；」他所擔任的工作一定乖張。合起這種人來就促成了這不可免的傾頹。他眼望着工作的外形所做的工作都是不忠實的，立刻會造成一種新的罪孽，在這個那個人身上產生出新的災厄。罪孽越聚越多，慢慢地要不可撑持了；於是就暴烈地爆發開來，像炸裂般的不可收拾。但丁的高妙的羅馬教到了現在，理論上既已不足置信，再加之以種種無信心懷疑而不忠實的行爲汚損了牠，牠當然就有一個路德來把牠撕毀盤破；莎士比亞高貴的「封建主義」在當時看着多少的美麗，可結果也不能免有「法國革命。」這罪孽的積聚，我說牠爆烈是太文雅了，牠是像火山般轟炸開來的；此後可要經過綿長的多難時代，然後事物纔能重新鎮定下來。

我們若光就事物的表面觀察，祇覺得一切人類的觀念與設施都彷彿是無定的，暫性的，受着死亡律的支配，這當然是十分可憐的現象！可是細考底蘊，決不是這麽一回事！就在我們這世界中，一切死亡也祇限於肉體，影響不到精粹或靈體；一切毀滅，不論是暴烈的革命或其他種種，也祇是擴大範圍的一種新的創生。「奧定主義」是「勇；」「基督主義」是「謙」，是更加高貴的「勇」。

凡以眞實故而能忠實地逗留在人類心靈中的思想，一定是一種能在人類身上洞矚到神之眞理的透視力，那裏面就含有一種元素的眞理，可以歷刼不變，是我們大家永遠的佔有。然而，在另一方面看，又有一種極可歎的概念，竟有許多人以爲除了自己以外，一切國家一切時代中的人物，都把生命消磨在盲目而罪戾的錯誤中，把這些人一例都當作迷途的異端教徒，斯干狄那維亞人和回教徒，祇有他們纔是得眞正實在智慧的人——一切時代的人物都是失迷而錯誤，祇有現代這一小部份的人纔能倖免而得了正軌，從創世迄今，一切時代中的人，都像俄國的兵走進史維特尼茲堡(Schweidnitz Fort)（註六）濠溝裏一般的走上去，祇把自己的屍身塡平了濠溝，讓他們好安步而過去佔領那個城邑，這眞是一種不可信的假定。

然而我們卻眼見這種不可信的假定受着堅強的信任；祇見這個那個怪可憐的人，帶了同類的可憐人，彷彿踏着一切人的屍體，向勝利走去：然而當他帶着這種假定和這種自以爲萬無一失的信條也跟着跌進了濠溝，也成了一條死屍，他又該怎樣說呢？——但是，把自己的透視認做完備而照着牠前進，這也是人類天性中的一種重要的元素。我想，方式雖各有不同，他們卻永遠要這樣前進的；祇是所取的方式，總該比這種人廣大些，聰明些，纔對。凡是個有生命的人，從古及今，那一個不是「上天」統轄下同一軍隊中的戰士，那一個不是攻擊着共同的仇人，那「黑暗」與「錯誤」的賊寇？我們爲什麼祇因制服的不同，就彼此誤會，不向仇人攻擊而自相殘殺起來呢？阿剌伯人的頭巾曲劍，島爾打「妖東」的鐵鏈，管牠是那一種武器，我們都一概歡迎。我們本多是同一「首領」之下的戰士。——現在，且讓我們把這路德的戰鬪來研究一下；看他是怎樣一種戰爭，看他在裏面怎樣的動作。路德也是我們精神上的「英雄」，是他的國土上，他的時代中的一位「先知」

在沒有正式討論以前，我們先研究一下「偶像崇拜」來做一種引言，或者倒是很適當的。摩罕謨德有一種特性，其實也是一切「先知」共有的特性，他們都有一種不可制止的無限熱情去反對「偶像崇拜」。「先知」們最大的理論，總是說：「偶像崇拜」，把死的偶像奉若神明地崇拜着，這是不能忍受的，應該持續着斥其謬妄，加之以不可恕免的嫉惡；這是日光下一切物中最重大的罪惡。這種論調是值得注意的。我們且不講「偶像崇拜」神學方面的問題。Idol 這個字就是 Eidolon，意卽一個目睹的物件，一種象徵。這不就是「神」，祇是「神」的象徵；我們懷疑就是最

愚蠢的人中究竟能看牠有象徵以上的意義者否。我想他決不會把自己手造的偶像直認做「神」的，祇以爲神是給牠代表着在某種方式中，神就在這裏面。照着這個意義，我們又要問那一種崇拜不是借着象徵，借着 Eidola，借着目睹的東西來崇拜呢？至於他所看見的，是肉眼所見的映象或圖畫呢，還是內在的眼睛；幻想，智慧等所見的現象，這祇是一種浮面的區別，根本上沒有多少關係。牠總是一個目睹的物件，是神格的寓意；是一尊偶像。最嚴格的清教徒有他「信心的懺悔」「神物智慧的表現」就藉此以崇拜；有了這些他纔有崇拜的可能。一切信條，祈禱儀式，禮拜規模，和適當地引起宗教情感的概念，在這種意義上都祇是一種 Eidola，目睹的東西。所以一切崇拜必先有象徵和偶像做牠的先驅；——我們可以說，「偶像崇拜」是個比較的名稱，最下等的「偶像崇拜」祇是色彩比較濃厚一些而已。

那麼這偶像崇拜的毒害究竟在那裏呢？牠裏面一定含有一種可怕的毒害，不然懇摯的「先知」們萬不會這樣衆口同聲地嫉惡牠的。爲什麼他們要這樣痛恨牠呢？我覺得，「先知」看着人們去崇拜這些木做的象徵，使他最內附的靈魂充滿了憤怒與嫉惡的那件東西，感應到他的思想中，由他的語言感應到別人思想中的，卻不能準確地就是那件東西。我們知道，那最粗拙的「異教徒」崇拜着卡腦浦斯或開巴的黑石，也比不識崇拜的馬好一些！在他這可憐的舉動中自有一種可以持久的長處；有些類似那「詩人」們的特長，能在星星或種種自然物中認識一種神性的美麗與意義。那麼「先知」爲什麼要這樣攻擊他呢？那些最可憐的「物神」（Fetish）之崇拜者，心裏是充滿着這種「物神」，祇足令人憐憫，藐視和戒免；卻不是該嫉惡的對象。不妨讓他心靈中就忠實地充滿了這種崇拜，那黑暗狹窄的心地裏藉此也可得到了光明；簡言之，就讓他去信仰這物神吧，——我以爲，即使他得不到什麼好處，他卻是准備着接受好處的，你可以讓他去，不必干預。

然而，這「偶像」崇拜卻免不了要發生一種可怕的境象，那就是在「先知」們的初期，人類心靈中已不復充滿着他的偶象或象徵了。當「先知」出來透視這偶像認爲無靈的木塊以前，一定先有許多人懷疑牠於木塊以外還有什麼意義。這種無誠的「偶像崇拜」纔是眞該攻擊的「偶像崇拜」。疑慮已經腐蝕了牠的心：我們祇見一個人類的靈魂痙攣地攀住一隻「聖約之舟」（註七），卻一半感到牠已變成了一個幻象。這是一種最悲慘的現象。他們的靈魂中不復充滿着「物神」

卻還僞飾着是充滿的並還哄騙自己算是感到充滿的。『你並不信仰』柯立治曾說過『你祇自信你是信仰而已。』這是各種崇拜與象徵主義最後的一幕；是距離死亡不遠的一種確實的徵象。這就類似我們今日的方式派（formulism）祇知崇拜方式了。人類中毀絕道德的舉動沒有能甚於此的了；因爲牠是一切不道德的發端，或可說有了牠不論何種道德多絕了望；最內層道德的靈魂給牠麻痺了墮入可怕的催眠狀態！從此人類就沒有了眞誠。那就無怪那些懇摯的人要深疾痛惡地排斥牠，謗毀牠，嚴責牠了。他和牠，一切善的和牠，都在決一個你死我活的死鬪。這錯誤的「偶像崇拜」是一種呻吟，並可以說是一種眞誠的呻吟。眞誠的呻吟！這是值得研究的各種崇拜的結局都免不了這一幕。

我覺得路德也是一個偶像的毀棄者，與別位「先知」沒有多少區別。他看着羊皮與墨水做成的「德玆爾的赦罪狀（Telzel's Pardons of Sin）」正像摩罕謨德看着高蘭虛木與蜂蠟做成的神像一樣的痛恨。英雄的本色本來在各時代中，各地域和各環境中都能取得到眞實；他立足在萬物的本體上，不在牠的外形，所以他所愛的，他所敬的，或形之語言，或深藏在心底，祇有萬物的眞實至於那些空虛的外形，不論牠怎樣整齊美飾，怎樣爲高蘭虛人或教皇派所推崇，他看了，總以爲是不足爲訓而深感嫌惡的。這耶穌教也是「先知」的工作：十六世紀「先知」的工作。是忠實地毀滅那變成虛僞而偶像性舊東西的第一下棒擊；爲遼遠的新東西，眞實而的確神聖的東西開着路。

我們最初的觀念，彷彿意識到這耶穌教完全擊毀了給我們人類中宗教社會一切善事業作基礎的「英雄崇拜」了。常聽人說，耶穌教開了一個新紀元，一改以前的舊世界，開出了他們所謂的「個人意志」的紀元了。他既革命推翻了「教皇」，從此各人是他自己的「教皇」，學得了許多智識，叫他不該信任「教皇」，不該信任這個精神上的「英雄領袖」！照這樣說，那麼一切教政和人類的服從性，這種精神上的結合不是不可能了嗎？大家多這樣說的。——我現在也不必否認這耶穌教不是一種革命在推翻那精神上的權威者「教皇」等等。並且我要承認那英國的「淸教運動」也是一種革命在推翻那世俗的權威者這是繼續着的第二幕，而鉅大的「法國革命」又是跟着的第三幕。從此之後，一切精神上與世俗上的權威者即不能算掃除淨盡也可說是必定

要消滅的了。耶穌教就彷彿是一隻大根，此後的歐洲歷史都從那裏挺生出來的因爲精神的東西是永遠寄託在人類世俗的歷史中精神物是世俗物的發端在現代的情勢觀察起來當然到處都高唱着「自由」「平等」「獨立」等名辭；「選舉櫃」與「選舉權」代替了「國王」那彷彿「英雄領袖」或多數人服從一人的事情，不論精神上或世俗上，都不會在這世界中發現的了。倘然眞這樣，我以爲這世界就完全絕望了。我深信決不會這樣。若無「領袖」眞實的「領袖」不論精神的或世俗的，結果除了最可痛恨的無政府沒有別的可能。我以爲惟有這耶穌教不論牠產生了怎樣無政府式的共和政體，卻總是眞實新領袖與新秩序的發端。我認牠是一種反抗虛僞「領袖」的革命，是爲眞「領袖」在我們中間佔有位置的第一步困苦艱難而不可缺少的預備工作。這個問題是値得再加一些說明的。

我們第一點先要說明這「個人意志」從根本上說並不是世界上的一件新東西，祇在這一段時期中覺得牠新穎而已。從類別上說，這「宗教改革」也不是什麼新穎特別的東西；牠祇是反抗「虛僞」與「類似」回返到「眞理」與「實在」，這與一切「改良」和「眞實的教導」都是一樣的。「個人意志」的這點兒自由，我們若仔細想想世界上那一個時期缺少了牠？但丁並沒閉上了眼睛或桎梏了自己的手脚，他在他的羅馬教中是個無拘無束的自由觀察的靈魂，——那兒像現在那些可憐的郝斯德拉登（Hogstraten）（註八）德玆爾與愛克博士（Dr. Eck）等的變成了牠的奴隸呢？說什麼意志自由本來就沒有那一種鐵鍊或那種顯露的權力可以強迫一個人類的靈魂去信仰或不信仰的：他的意志是他自己不能撲滅的光明；他祇恃着「神」的祝福，在那裏獨裁而信仰！就是那最卑劣而巧辯的勃拉明（Bellarmine）（註九）宣導着盲目的信仰和無抵抗的服從，他也一定先有一種自信之後纔肯放棄那被信的權利。他的「個人意志」啓示着這是最可靠的趨向。有眞實的人存在着，「個人意志」的自由永遠具有大力地存在着。一個眞實人的信仰，是用着他整個兒意志他內在的一切光明和辨別力去信仰的。一個虛僞人卻祇掙扎着「自信他是信仰着」；當然的要趨入了歧途。耶穌教對着後者說，該死！對着前者說，不錯！所以根本上牠並不是什麼新學說；祇是回復到以前常說的舊學識而已。保着眞實守着眞誠，這就是牠的意義。摩罕謨德用着整個兒心靈信仰的；奧定和一切「奧定主義」的眞實信徒也是用着整個兒心

靈信仰的他們都用着「個人意志」決定着——這樣做。

現在我敢進一步肯定這「個人意志」的實行，若能忠實信守，決不會結束成自私的獨立與孤獨；卻一定會變成適與相反的結果。誠實的追求造不出無政府的混亂，祇有錯誤，不誠，將信將疑與不眞實纔會造成這種局勢。一個人祇要是反抗虛僞，他就能結合着一切信仰眞理的人。而祇信讕言的人們決沒有結合的可能。這種人的心都早已死寂了的；就是對事物他也沒有同情的能力，——不然他們就該信仰事物不信讕言了。對於萬物尙不能有同情；那麼對於同樣人類的同情其薄弱也可想見了！他不能和人類結合，他就是個無政府式的人。祇有眞誠人的世界中纔有結合的可能；——這一個定義，歸根結底差不多可以預定的。

在這種討論中有一個問題常要給人忽略過去，或可說完全沒有給人看到的，那就是：一個人信仰眞理，十分眞誠地信仰眞理，可不一定他自己就是發見這眞理的人。我們以爲一個「大偉人」是永遠眞誠的，這是他最重要的條件。並不是因爲要眞誠一個人纔做得偉大；這不是「自然」和一切「時間」的需要，祇有「時間」中某一部腐敗而不幸的時期纔需要這種人祇能以最眞實的態度，從別人所給他的一切中決定自己的信仰；——他就該十分感謝這別個人「創始」的價値並不在新而在誠。能信仰者就是創始者，他所信仰的是他自己的信仰，決不是別人的。在這種意義中，凡是亞當的後系，個個人都可以變成眞誠者，創始者；本沒有那一個生來就必定該做不誠者的。我們所謂有信心的一切時代都是創始的；在這些時代中的人，或大部份的人，都是眞誠的。這纔是偉大而豐收的時代，在各種區域中的工作者都捨棄類似而致力於實質；每一種工作都能產生出一種結果：彙衆工作的大成而產生偉大，因爲全體都是眞實，羣趨於一個目標，個個是助長性，沒有一個是消除性。那裏面有眞結合，眞領袖，眞忠誠和可憐的「地球」爲人類造福所能產生的一切眞實而幸福的東西。

再說那「英雄崇拜」嗎？呀，這樣一個自立，創始，眞實的人，當然比什麼人都熱心着尊敬和信仰別人的眞理！他所準備着的，認爲必要的，彷彿有什麼大力催迫着不能不做的事情，就是否認別人的死方式，讕言與非眞理。一個人睜着眼懷抱着眞理，正因爲他睜開了眼睛纔能得到眞理：難道他要愛戴那眞理的「大師」時，就得把眼睛閉上嗎？惟獨他纔能用着靈魂中正當的感謝和眞實

的忠誠去愛戴這「英雄的大師」，知道他是把他從黑暗中送進了光明的這種人不就是一個「眞英雄，」「斬除毒蛇者，」值得萬人敬仰的嗎！「虛僞」這隻黑怪，這世界中惟一的公敵，受不住他的勇敢而被制伏了；這是他給我們征服了這個世界！——那麼我們就照這種意義來瞧吧，路德的受人敬仰，像一位眞實的「教皇，」或「精神上的父親，」不眞是這種人嗎？拿破崙雖在「短褲黨主義」（Sans-culottism）（註一○）種種革命之中，也做成了個「國王。」「英雄崇拜」是不死的，永不能死的。「忠誠」與「領袖」要永生在世界中：——牠們的基礎不是築在外飾與類似上，卻是在眞實與眞誠上。不叫你閉上眼睛，遏止「個人意志；」不，決不，卻是叫你張大了眼睛，要你觀察——一切路德的福音是要解除廢止一切虛僞的「教皇」和權威者，生命與力迎候着雖甚遼遠的眞實新領袖。

所以我們以爲一切「自由，」「平等，」「選舉權，」「獨立」等等東西，都是一種暫性的現象，決不是最後的決定。雖然這種現狀，或許要長時間的繼續下去，給我們種種悲慘的紛擾，我們卻應該歡迎牠，認牠是以前種種罪惡的懲罰，卻也是未來中無量幸福的預兆。牠在種種方式中，總是鼓動着人們離棄模擬，返歸事實；不問代價如何，總是値得做的。若儘讓着虛僞的「教皇」帶着他那些無「個人意志」的信徒——僞飾着去領導傻子們的騙子——任意胡爲，你還能做些什麼？一切祇剩了苦楚與奸詐。你不能叫不誠者集合起來的；你不用垂準和平準量好了直角度，造不起一座大廈的；在一切狂亂的革命工作中，從耶穌教一直下來，我覺得有一種最幸福的結果在慢慢地成熟了：這不是「英雄崇拜」的廢除，卻可以說顯現出一個整個兒「英雄的世界。」「英雄」的意義既是眞誠的人，我們怎麼不能一個個都變成了「英雄」呢？一個全體眞誠的世界，一個全體信仰的世界：以前本已有過，又要重現了，——不能不重現了。這纔是眞正「崇拜英雄的人羣：」一切都是「眞」與「善，」其推戴超羣者的態度也勝過一切！——然而我們該趕緊來討論路德和他的生平了。

路德生在薩克遜尼（Saxony）的愛斯爾彭（Eisleben）；於一四八三年十一月十日降生。這就是愛斯爾彭引爲榮譽的一樁事件。他的父母是那兒一個小村叫莫拉（Mohra）中的窮礦工。那時候剛趕愛斯爾彭的冬季市集去：在熱鬧之中，路德夫人忽然要分娩了，就給扶進了那裏的一

家窮苦人家，生出來的孩子就命名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我們仔細回想，眞覺得有些奇怪。瞧吧，這位可憐的路德夫人，同着丈夫去做一些小買賣：也許賣掉一把她紡好的紗，祇爲要給她那小草屋裏置備些過多的需要品；在當時，全世界中還有那一個再比這一對「礦工夫婦」的卑卑不足道呢。然而，眞要比擬起來，世界上一切「皇帝，」「教皇，」和「權威者，」又算得了什麼？這兒竟產生了一個「偉大的人；」他的光明，將像烽火般燭照着全世界的幾許世紀，幾許時代；整個兒世界和牠的歷史是在等待着這個人。這眞奇怪，這眞偉大。這使我們又要回想到那一個「出生時」（註一二），在一千八百年以前更卑陋的環境中，——關於這個，我們最適宜的還是不說什麼，祇能在靜默中意會着：因爲那兒有這種語言可以說的呢！奇蹟的時代過去了嗎？奇蹟的時代是永遠在這裏的！——

路德生於貧苦，長於貧苦，是人類中最貧苦的人；我覺得這樣纔適合他到這「地球」上來的職務，這當然是統馭他和我們一切的「上蒼」聰明的佈置。他應該像當時學童一樣的乞討爲生；挨門逐戶地唱着歌求施捨麵包與錢。困苦與苛刻的需求是這苦孩子的伴侶；無人無物肯裝上假臉來諂諛馬丁路德的。所以他倒是從萬物本相中生長成人，不在萬物的外形中。這孩子形貌雖十分粗壯，祇有柔弱的體康，而靈魂卻是鉅大而無饜，充滿着各種靈才與敏銳的感覺，這使他感到異常的苦痛。然而他的責任是要認知眞實，無論用怎樣的代價，他要永遠地保存着這種認知：這世界逗留在類似中時期太久了，他要把牠帶回到眞實中，這是他的責任！他彷彿是一個在凜冽旋風中，在荒涼的黑暗與困苦中長大的孩子，想從他那狂風暴雨的斯干狄那維亞中跳出來，像眞誠的人，像神一般的堅強：這是個基督教的奥定，——又是一個眞正的島爾，拿着他的雷鎚，要把一切醜惡的「妖東」和鉅大的魔怪們打得個落花流水！

我們想他生活中重大的轉變，該是他朋友阿勒克西斯（Alexis）在歐爾府（Erfurt）城門口被雷擊的那件意外吧。路德在未成年的時期中，奮鬪抵抗着種種好好壞壞的風波，阻礙雖多，他卻暴露出最偉大的智慧，誠摯好學：他父親當然看定他可以在社會中攀登高位，所以叫他去學習法律。這是一條開達的路徑；路德雖沒有這種志願，卻也答應了：那時他已十九歲。當時他同阿勒克西斯到曼斯發特（Mansfeldt）去探望他的父母；回來時走近歐爾府，忽然來了一陣雷雨；一個

霹靂竟把阿勒克西斯打死在路德的足前。我們這生命究竟是什麼呢？——一下子就去了，像一個紙卷般焚毀後飄入了渺茫的「永生」！一切人世的尊榮，什麼顯職，什麼王位，究竟有何意義？牠們都蜷縮着——在那裏！「地」是爲牠們開放的；然瞬息間牠們無有了，在「永生」中卻還存在。路德中心感動，從此決心衹爲「神」和「神」的服務盡力了。他的父親和別人等雖百般勸說，他到底做了歐爾府與古斯丁道院（Augustine Convent）裏的僧徒。

這大概是路德一生中第一次的光明點，他醇潔的意志開始堅決地吐露了；然而，當時這光明點卻彷彿還埋藏在一切皆黑暗的元素中哩。他說自己是一個虔誠的僧徒（ich bin ein frommer Mönch gewesen）；忠誠地困苦地奮鬬着去探求他這高貴生活的眞理；然而結果卻沒有什麼成效。他的苦楚並沒有減輕；反而倒無盡地增加起來。可是他的愁苦卻並不在那些躬親的賤役，道院中新進者所必做的那些奴役；衹是這人淵深懇摯的靈魂竟墜入了種種狐疑顧慮的黑暗中；所以他自信已臨到了死亡，或竟比死亡更糟。這個可憐的路德，那時候眞生活在一種不可言說的苦楚之恐懼中；覺得他已免不了那永生的譴責。這裏面，我覺得有新的旨趣。這不就是他謙遜而眞誠的天性嗎？他是什麼人，他配昇到天上去嗎！他這種人，一生衹知苦楚與卑微的奴役：不信他有消受這種消息的福份。他總不明白，怎麼做了那種禁食守夜，儀式和彌撒等，就可以拯救一個人的靈魂。他已墜入了最黑暗的悲愁境界；不得不躑躅地徬徨於無底失望的邊緣上。

剛這時候，他在歐爾府的藏書樓中，忽然尋得了一本古舊的拉丁聖經，這眞是他最幸福的發見。他向來沒有見過這本書。看了這本書，他纔知道禁食守夜外，尚有別的功課。此外復有一位具有虔誠經驗的同伴僧，也給他不少的臂助。路德這纔明白，一個人的得救，不靠着歌唱彌撒，而靠着「神」的無極之恩寵：這是一種比較可信的假定。慢慢地他纔立定了脚跟，以磐石作了他的基礎。這本聖經既給予他這樣幸福的援助，無怪他要奉之如神明了，寶貴牠像他這種人能寶貴「最高者的語言」一樣。矢志保持，死生不渝。

這就是他黑暗中的得救，也就是他對於黑暗最後的勝利，我們也可說是他的大澈大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時期。自然的結果，他漸漸地成熟在和平明晰之中；蘊藏在他內在的偉大的天才品德慢慢地發現出來，在道院中，在全國中，他逐漸地佔了重要的地位，一切人生中誠信的事業上，他

變成個有用的人才。與古斯丁宗中看他的才幹信心都足任大事，屢次以重大的使命相委；薩克遜尼的選侯時號「明睿」的佛利特利虛（Friedrich）明察過人，對他也獨垂青睞，識他是有價值的人；任他爲維登堡（Wittenberg）新大學的教授，兼任維登堡的宣道者。路德在這兩種職務中，正像他在日常生活的和平環境中行使一切職務一樣，到處得到一切善良者的信仰。

直到他二十七歲的那年，他纔第一次看見羅馬，這一次也是奉着「道院」的命令到那裏去的。他見了教皇茹連斯第二（Julius II）和當時羅馬流行的種種，心中一定充滿了驚駭。他滿心以爲來到了一座「聖城」，是地而上「神之大僧正」寶座的所在地；然而他看見的——誰知道呢！這個人一定起了種種的思潮，這種種我們當然沒有記載，就是他自己恐怕也不知道怎樣把牠們吐露出來。這個羅馬竟是個虛僞教士的場所，籠罩着的並不是聖潔的美麗，竟是絕端不類的外套，是虛僞的！然而這於路德有什麼關係？像他這樣一個卑賤的人，想怎樣去改良整個兒世界呢？他心裏決沒有這種心思。一個謙遜孤獨的人，爲什麼要去預聞世界的大事呢？這是在他上面的人的事情。他的職務祇須聰明地領導着自己的脚步在世界上走。祇求把自己這無人注意的職務做得好，其餘的一切，雖看着可悲可怕，也是在「神」的手中，不關他事。

我常要想，倘然羅馬「教皇」放任着路德不去干犯他，祇管在他們自己那廣大荒蕪的圈子裏稱雄作霸，不來侵犯他這條小徑，逼着他取攻擊的態度，那局面又不知要變成怎樣一個結果了！在這種情狀中，我們可以意料到的，他也許就絕口不提羅馬的種種腐敗，讓「上蒼」和「在上之神」去對付他們了！他是個謙抑沉靜的人；一下子決不肯不遜地攻擊有權位的人。他簡明的職務，祇有盡他自己的責任；祇想聰明地走在這混亂奸詐的世界上，來超渡自己的靈魂。然而「羅馬的大僧正」們卻要來侵犯他，他雖遠遠地住在維登堡，竟也不能誠實地生活着；他抗拒，抵禦，走上了極端，一次被擊，再次被擊，到底激起了正式的鬬壘！這是路德史中值得注意的一頁。恐怕沒有第二個這樣謙遜和平的人，會激起全世界鬬爭的巨潮。我們可以看到他是愛好隱居，願在陰暗裏沉默勤修；變成這樣的聲名洋溢，完全不是他的本意。聲名洋溢，這於他有什麼好處？他在這世界中前進的目標祇是那「無極的天」；這是他堅信的目標，數年之後，或能走到那裏，或就永遠的迷失了！有些人持着一種最可笑的理論，說那耶穌教「宗教改革」的發端，祇起在幾個卑劣商賈的爭持，與

古斯丁僧徒反抗陶米尼克僧徒(Dominican)，因此激起了路德的憤怒。我們以爲這種理論簡直沒有討論的價値。倘然現在還有人執持着這種理論的，我勸他要判斷路德或像路德同類的人時，先別把他思想的境地攪得這樣的紊亂無序；然後我們纔可以跟他辨論這個問題。

僧徒德茲爾受了李奥第十(Leo X)不注意的使命，（這教皇祇想攪一些錢，除此以外說他是「異教徒」總比基督徒準確些吧。）來到維登堡實行他不名譽的賣買。路德的同人買了他的「赦罪狀」；來到他教堂中的懺悔室裏，這些人就告訴他他們的罪孽業經赦免了。路德在他的職務中，在他自己小地域的中心，當然不甘做一個虛僞的怯懦無能者，勢不得不站出來反對這種「赦罪狀」，聲言這些是無效的，是可笑的贋眞，不能赦免任何人的罪孽。這纔是整個兒「宗教革命」的發端。牠怎樣的進展，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了；從這第一次德茲爾公開的挑釁，一直到一五一七年最後的一日，經過多少的抗爭辯論；——傳播一天廣一天，波潮一天高一天，直至不可遏止，漫佈了全球。路德的心願總希望能設法補償了這次和別幾次的怨毒；他簡直沒有意思想釀成這教會的分裂或反抗「基督教父親」的「教皇」——那華貴的異端式的「教皇」也沒有把這個僧徒和他的教義放在眼裏；可是又想要壓住他這些喧嚷：三年功夫，試遍了各種柔和的方法，最後他決定還是用「火」去結果牠的妥當。他就嚴令絞架司刑者把這僧徒的寫作一概付之一炬，本身細送羅馬，——大概也要給他同樣的一個結果。這本是一世紀前他們結果許斯(Huss)(註一三)和傑羅姆 (Jerome) 等的老法子。一段短短的辯論之後，就是一把火。可憐的許斯：他來到這康斯登斯政會(Constance Council)時，本得了種種意料中的承諾和擔保的；他自己又是個懇摯而沒有反抗性的人，卻給他們立刻送進了一座石牢，祇有「三尺寬，六尺高，七尺長」；把他眞摯的聲音焚化而脫離了這個世界，在烟火中絕了牠的氣。這總算不得妥善的處置吧！

我所以主張路德到了這樣地步纔革命反抗「教皇」，總是可以寬宥的。華貴的「教皇」用着他的火焚令，實在已在當時全世界最勇敢的心顆中燃旺了高貴公正的怒火。那最勇敢的，可也是最謙遜而最和平的；這下子也燃燒起來了。他說，我的這種話，是眞理與淸醒的話，其目的想盡着人類孱弱的力量虔誠地宣揚「神」的眞理，在這「地面」上，藉此超渡人類的靈魂。你一個地面上「神」的代表，竟拿司刑者和火來響應我嗎？你想一把火把我和這些道理燒掉，你爲了牠們把

「神的福音」帶給了你，你就這樣報答牠們嗎？我想你簡直不是「神」的代表；你是別一個的！你的勅書我當牠一張寫在羊皮上的謊語，燒掉了。以後你看怎樣好就怎樣辦：我就這樣做了。——這是在一五二〇年十二月十日這事業發端三年之後路德以「多數人民的贊助」「在維登堡的歐爾斯脫門(Elster-Gate)取憤激的步驟，焚燬了「教皇的火焚令」。維登堡都「喧呼着」盼候；全世界也都盼候着其實「教皇」眞不該挑逗出這種「喧呼」來的！這是民族覺悟的呼聲。日耳曼沉默的心顯本來是十分謙和有耐性，到底也忍無可忍了。「方式主義」，「異端式的教皇制」還有種種「虛僞」和腐敗的「模擬」，已統治得很久了：這兒纔出了這個人，膽敢宣告羣衆，「神的世界」不能以模擬爲基，該立在眞實之上；人生是一個眞理，決不是虛謊！

所以我們說過，從根本上說，路德該算是個打倒偶像的「先知」，是領着人類回歸眞實的人。這本是一切大偉人和大師們的責任。摩罕謨德說你們這些偶像是木做的；你們把牠們塗上了臘和油，棲滿了蒼蠅：我告訴你們，牠們不是「神」，祇是些黑木塊！路德也對「教皇」說：你的這東西，你叫牠一張「赦罪狀」，其實是塗着墨水的破紙。牠不會成別的東西。牠和類似牠的，都不會成別

的東西。能赦罪的祇有「神」。什麼「教皇」，什麼「神的教堂之父執」不祇是破布羊皮的一種虛榮的模擬嗎？「神的教堂」決不是模擬的，「天堂」「地獄」決不是模擬的。這是嚴肅的事實。你們逼迫我，我就立足在這上面立足在這上面。我雖是個日耳曼可憐的僧徒，卻堅強勝似你們的一切。我站着雖孤獨，雖無助，卻是站在「神的眞理」上；你雖有你的冠冕，三層冠，雖有你的金錢武器，精神的與浮世的霹靂，可祇立足在魔鬼的謊語上，決不能像我這樣堅強！——

一五二一年四月十七日，路德出席於沃姆斯(Worms)的上議院，這可算得近代歐洲史上最偉大的一樁事件；此後的文化史實在都發源在這一點上。他們已經過了許多次的交涉磋商最後纔決定取這個辦法。青年皇帝查爾斯第五帶着全日耳曼的王公，「教皇」的聖使，和宗教與浮世的許多貴顯，都聚集在那裏；要叫路德親自出席答復究竟肯不肯改過取消他的議論。這一面坐滿了世界上的威權貴顯：那一面祇站着一個苦礦工亨思路德(Hans Luther)的兒子，可是立足在「神的眞理」上。路德的朋友們曾經把許斯的先例警告他，勸他不要去；可是他不聽這些話。又有一大羣朋友騎馬迎着他，更拿極懇摯的話勸他；他回答道，『就算沃姆斯裏的魔鬼像屋瓦一般的

多，我也要去』到了明早，羣衆看他進了上議院，大家擁上去擠滿了窗戶屋頂，有幾個竟用着嚴肅的句子高聲對他嚷，叫他不要退讓『誰能在人類面前否認我』他們就這樣對他嚷——彷彿是一種嚴肅的請願與宣誓。其實這不也是我們大家的一種請願，是全世界的一種請願嗎？當我們的靈魂囚禁在黑暗的束縛中，麻痺在鬼影憧憧的黑色夢魘與三層冠的幻象中，不是也要向着「神父」等類的人物嚷道『解救我們；我們全仗着你，別扔開我們不管！』

路德眞沒有扔開我們不管。他演說了足有兩個鐘頭，那說話的態度是尊重明睿而誠篤；願向一切有得人馴服之權者馴服，可不願向別人。他說他所寫作的東西一部份是他自己的，一部份是用着「神的語言」在他自己的那一部份中夾入了人類的無常性，不羈的暴怒，盲目的性情，還有許多別種東西，苟能一旦掃除他，將自屬爲莫大的幸福；若說以「眞理」和「神的語言」作基礎的那一部份，那可決不能取消。怎樣可以呢？『請你們駁斥我，』他最後說道，『用着「經」上的憑證，或用簡明公正的言辭；不然我決不能取消。祇爲背着良心做事不妥，也是不智。我站在這兒，不得不這樣做：「神」其佑我！』——我們該說他這演說的兩小時，是近代人類歷史中最偉大的一刻。

凡英國的「淸教」，英格蘭和牠的「議會」，美利堅，及兩世紀來一切鉅大的工作；「法國革命」，歐洲及牠今日到處的一切工作，這一切一切的種子就下種在這一刻間：假使路德此時不是這樣做，什麽都要改一個局面！整個兒歐洲世界都在向他問：我還是從此要沉沒在虛僞，疑滯的腐爛，可憎惡可咒咀的死亡中呢；還是忍着不論何種病痛的劇變，一下子灑掉了身上的虛僞，得痊愈而從新生活呢？——

跟着這「宗教改革」發生的，有許多的大戰爭，鬭破裂；一直至我們今日，尚未有終了的現象。很多人議論着責難着這一些變動。牠們的確是可悲慟而無可諱言的現象；然而與路德和他的事業有什麽關係呢？要把這個來歸罪於「宗教改革」這種推理眞有些異常。漢格利斯（Hercules）（註一三）把滌汚的河流改成與奇斯王（King Augeas）的馬槽，結果一定在週圍造成極大的混亂；然而我以爲這祇能怪別人，不能怪漢格利斯，「宗教改革」既已來到，就得帶出種種當然的結果。牠自己到了那時簡直沒法子阻止自己不來。「教皇」和他的從者們到處勸導着，哀懇着，抱怨着，而全世界回答他們的話祇有說：從此，你們的「教皇制」變成虛僞的了。不論牠怎樣好，你們說得

牠怎樣好，我們再不能信仰牠了；我們整個兒心靈之光，這是上天給我們照路的光明，從此也告訴我們牠是不可信仰的東西了。我們不肯信仰牠，我們也不肯試驗着信仰牠，——我們簡直不敢這東西不是眞的；我們若敢假裝着把牠當做眞就做了「眞理賜予者」的罪人。快帶了牠走吧，騰出地位來讓別樣東西從此我們不能再與牠有什麼交易了！——你們瞧此後的一切戰爭，不是路德和他的耶穌教該負責的；虛僞的「贋眞者」逼着他反抗，這纔是該負責的人。路德所做的，是每一個「神」所造的人不獨有權可做並且憑着這一點神聖的責任人人應該做的事情；那就是當一個「虛僞者」問着他你相信我嗎？——不信！——不問代價如何，並且決不能顧及代價這種事情是理當做的。我確信，必有一種結合，一種精神上與物質上的組合其高貴比着「教皇制」或「封建制」在牠們最眞實的時代還要勝過好幾倍的結合是要來到這世界上；一定來的。然而，祗有以事實爲幹，不恃「模擬」不恃「贋眞」的結合纔能來了纔能站得住。若說祗以虛僞作基礎的結合，叫我們說話舉動都要打着誑，我們寧使不要牠和平嗎？獸性的懵懂是和平，喧囂的墳墓也是和平。我們希望着活的和平，不要死的！

然而我們公正地給「新」所生的不可缺之幸福估着價，卻也不能褊袒地抹煞了「舊」。「舊」，現在雖不眞，在當時卻是眞的。在但丁的時代，不必用什麼詭辯，自愚或別種的巧詐纔能使人家信他的眞實。當時若嚷着「不要教皇制」，那就是十足的愚傻。現在，又有人在懸度着說「教皇制」仍在發達哩，還在造着這許多教堂等類的東西哩；這種祗可當作最無意義的話不去理會牠。眞奇怪他們祇數了幾座「教皇」的禮拜堂，聽着幾個不合邏輯的耶穌教徒的話，——還祇是懵懵懂懂自稱耶穌教徒的那些愚蠢者的話他們就說：瞧，耶穌教死了：「教皇制」比牠活得多，要比牠活得長哩！——自稱耶穌教徒的懵懂愚蠢者本來有的是這些人的確是死的了；可是耶穌教卻並沒有死，道我知道的我們祇須觀察一下，這耶穌教既產生了歌德，又產生了拿破崙；「德國文學」之外，又有「法國革命」，有多少生命的徵象！況且，從根本上說，除了耶穌教還有什麼是活的？除牠以外我們遇見的種種人生，都祇是一種化電性的東西，——不是一種愉快而能持久的人生！

「教皇制」造新教堂歡迎得很，愛造多少就多少，可是「教皇制」卻不能復起的了，正像「異端教」一樣雖有幾國裏還有牠的殘蹟，卻決沒有復起的可能。其實這些東西簡直像那海中的波

浪：你看那兒在那海灘上，波浪的起伏；看了幾分鐘你也攪不清牠是怎樣的來去；就是幾小時，也不知牠在那裏，——你看了半世紀，也找不到那「教皇制」究竟在那裏咳！！我們歐洲的危險能有比這可憐的「舊教皇」之復活更大的嗎！島爾也許跟着想復活起來了。——然而這種起伏卻也有一種意義在裏邊。這可憐的「舊教皇制」，一時決不會也不應該像島爾一般地完全死去的。我們可以說，「舊」要死，一定要等牠內在蘊藏的善性全多滲入了實用的「新」。若然一件好工作還可以用着羅馬的方式去做；或者概括些說，牠若還可以做一種聖潔生活的嚮導，這個那個人類的靈魂都還肯採取牠，到處都還肯做牠的活的見證。祇要我們這些拒絕牠的人看了牠也不能不接受，直等到在我們的實生活中也採取了牠裏面的一切眞理，然後，必須到了這樣地步，牠纔引不起什麼人的興會。牠存留至今日是有緣故的。讓牠儘量存留着吧。——

關於路德，我還有一層意思要說，那就是，一切戰爭流血，在他活着時都沒有開過端。他在那裏，爭持都沒有到戰鬭的地步。我覺得這一點，在各種意義上，是他偉大的憑證。一個人掀起了這樣鉅大的風波，他自己卻沒有給這風波捲去而消逝，這眞是未易多見的事情！那一個革命家能不攉着這種遭遇？路德卻繼續着永遠在很高的程度中做這一次革命的首領；一切耶穌教徒，不論在何種職務中，都把他當做嚮導般望着他和平地守着牠，堅強地持續着在牠的中心。一個人能做到這樣，一定有一種「國王」般的靈才：他一定有一種天才能在一切轉變中判別出事物眞的心靈之所在，然後勇敢地把自己站在這上面，像一個堅強眞實的人，讓別一個眞實者圍繞了他簇擁着。非這樣他就不能繼續着做人們的領袖。在這種情態中，路德意志中清明淵深之力，他的沉默，容忍與節制及一切品德之力，都十分顯著。

我說容忍；這是一種極眞實的容忍：他能辨別出什麼是緊要的，什麼是不緊要的；那不緊要的就放任牠自然變化去。有一次，有人告訴他某某改革過的宣教師「不肯不穿法衣傳道。」路德就說，穿一件法衣於他有什麼害處呢？「讓他穿着法衣傳道好了；就是他以為穿三件法衣有益處的，那就讓他穿三件也不妨事！」他對於卡爾斯搭脫（Karlstadt）（註一四）的狂毀偶像事件；對於再洗教徒們（Anabaptists）（註一五）；對於「農民戰爭」（註一六），態度中都顯出一種高貴之力，絕對不是一時與奮的粗暴。他能用一種敏捷的透視力判別出什麼是什麼：這一個堅強公正的人，說出

了那一條是聰明的途徑，一切人就跟着他走去。就在他寫的作品裏，也顯露出同樣的證明。這種理論所用的語言，現在我們看了雖已覺得陳腐，卻還感到一種特殊的吸引力。牠那文法上行文遣意的方法還是了了可覩；在文學史上，路德也有最偉大的功績；他的語言已成了一切作品中通用的文字。當然這二十四章算不得寫得怎樣好；那是匆迫地寫成的，目的本不在文學上。然而在這些中，我可以說，找得到別本書裏不經見的一個粗壯眞實而高貴者的靈才。一種崢嶸的誠實，樸質而簡陋；一種崢嶸而純良的意與力。他從自己身上發出一種光芒；那種動人的諺語句子都彷彿深深地刻入了事物的祕密。性情的良善，不，簡直是情感的溫柔，又高貴，又淵深：這個人竟也可以做一個「詩人」！——他祇在實行着一章敍事詩，卻不在寫。我稱他是個偉大的思想家；他那心靈的偉大已經自證的了。

黎希德（Richter）說路德的說話是「半戰爭性的說話」。的確可以這樣說。能征慣戰是他最重要的性質；他是人類勇敢性的一種確實的表徵。在條頓族有紀錄以來沒有一個勇敢的人，沒有一個有靈性的心能超越他的勇敢。他在沃姆斯裏斥責「魔鬼」，在現在看來類似誇張，實則並非。這是路德的一種信心，他確信那裏有着「魔鬼」，地窖裏的幽魂，繼續着在磨難人類。在他的作品中這種心理也屢屢的透露出來；因此有些人開了一種小小的玩笑。華德堡他坐着翻譯聖經的那間屋子裏，他們還能在牆上指一個黑點給你看；這就是他一次奮鬪時異常的紀念。那時，路德坐着譯聖詩；因為工作過度，再加之以疾病，禁食，他已十分的委頓；忽然他面前湧起了一個醜怪而不可言說的幻象，禁止他工作，他以為這是魔鬼：魔鬼就帶着逐鬼的態度跳起來；把墨水瓶對準這鬼影打過去，牠跟着消隱了！那黑點還留在那裏；彷彿是一座紀念着好幾件東西的碑誌。在今日，不論那一個賣藥的學徒都可以用着科學的意義，說明我們對於這鬼影的解釋：然而，一個人膽敢站出來臉對着「地獄」的本身加以斥責，這始終是大無畏精神無倘的憑證。使他短氣的東西，地面上找不到，地面下也尋不着——眞是無畏！「魔鬼也知道，」他有一次這樣寫道，「這並不是從我的怕懼中出來的。我已經目睹而斥責了無量數的魔鬼。」萊普齊希（Leipzig）的喬治公爵是他的一個大敵，「喬治公爵比不上一個魔鬼，」——要比魔鬼差得遠哩！「我若有事要到萊普齊希去，我就騎馬趕進城，雖然那些喬治公爵們像下雨般九天也下不完。」這要趕進怎樣一個「公爵們」的

貯蓄庫呀！——

又有許多人以爲這個人的勇敢是一種兇殘，祇不過是一種桀傲不馴的倔強與野蠻這又是大大的錯誤。簡直差得太遠了。固然有時候因爲缺乏思想缺乏情感獨有了憤恨與愚傻的暴怒因此竟變成了無畏。我們當然不能怎樣去推崇老虎的勇敢！路德決不然；說他祇有兇殘的橫暴，那簡直是極不公的誣蔑。他的心是十分溫和，充滿着憐與愛，正像一顆眞實勇敢的心。老虎遇見凶猛過己的對敵就要逃：所以老虎沒有我們所稱的勇敢，祇有凶猛殘忍。在路德的這顆偉大而獷野的心中，有一種柔和的吐息像嬰孩和慈母的一樣柔和，其動人之深很難找尋比擬。那是誠實的，沒有受任何虛僞的沾污，那是質樸的，吐露的十分粗拙；其淸潔直類石頭裏剛開出來的泉水。在他青年時，我們看見他失望與怨懟等種種頹喪的態度究竟是什麼？那不是一種過份敏銳的卓越而深思的溫和情感的表現嗎？他也墜入了苦詩人顧柏（Cowper）等同樣的命運。在不經意的觀察者看來，也許會把路德當做一個怯懦柔弱的人，謙遜多情而退讓的溫柔，這是他異人之處。在這樣的心靈中卻引起了一種高貴的勇敢，一旦激成了敵愾之心，一切都燃燒成天國的火燄。

路德的席間語（Table-Talk）是在他死後朋友們搜集他的逸事與言論彙成的一本書，這是他的一切書籍中最有趣味的一册，那裏面有許多無意間美麗地表現着這個人和他天性的地方。其中最足動人的要算他立在小女兒臨終床前的那一刻的態度，那是怎樣的靜穆，怎樣的偉大，怎樣的慈愛。他已經馴順地承認這小瑪達玲應該死的了，可是又不可解釋地希望着她還能活；——在驚駭的思潮中他跟了這小靈魂穿着那不可知的冥界奔逃。驚駭：那是驚心動魄的，我們可以看到，並且是眞誠的，——因爲雖有這一切定訓式的信條和規約他祇感到我們簡直一點兒沒有知道，並也不能知道什麼他的小瑪達玲將到「神」那裏去這是「神」的意志路德知道的這是一切；Islam 是一切。

有一次他在半夜裏從高堡（Coburg）那裏一個孤寂的巴脫摩斯（Patmos）堡裏往外望：這一個茫茫無極的穹蒼綿長的雲障在那上面浮過，——寂然嗒然龐然——誰在支持這一切呢？『沒有人見過柱子；可是牠卻給支持着。』支持牠的祇有「神」。我們該知道「神」是偉大，「神」是良善；信仰他在你不能看見的地方。——有一次他從萊普齊希回家，見了收成的田畝給怔住了：

瞧這細梗子上的金黃穀子怎樣站在那裏，灣着金頭，充滿着豐富而蕩漾着——這溫良的「地」，聽着「神」的慈祥之囑咐，又把牠產生出來了：這人類的麫包！——在維登堡的花園裏，一天日落時，有隻小鳥棲着過夜；路德說道：這隻鳥頭上頂的是羣星和羣世界的淵深之天宇；然而牠卻疊起了翅膀，彷彿在自己家裏般休息着；牠的「創造者」也給予牠一個家庭！——他可也未嘗缺少了愉快的心情：這個人實在是包藏着一顆偉大而自由的人類之心，他普通的語言也有一種崢嶸的高貴，通俗的，暢達的，真實的，到處閃爍着詩的色彩。我們祇覺他是個人類偉大的弟兄，他愛好音樂，這不就是他內在這一切情感的總和嗎？有多少不可言說獷野的東西，他就在這笛子的音調中吐露出來，他說魔鬼見他的笛子就遠颺。那方面嫉惡魔鬼，這方面又這樣地愛好音樂；這可以說是一個偉大靈魂相對的兩極；在這兩極間包容下一切偉大的東西。

路德的臉容，我覺得確能表現他的人格；在克拉那克（Kranach）（註一七）最好的繪象中，我能找到真實的路德。一張粗拙的平民的臉；嵯峨的眉宇骨格，表現出一種崢嶸的精力；初看，差不多要感到牠的可憎。可是特別在他眼睛裏，有一種獷野而沉默的憂愁；一種不可解救的鬱悶，這是一切溫和良善的情感之元素；使其餘一切也罩上了一種高貴的印象。我們說過，他內在蘊着歡笑，然而眼淚也蘊在那裏。眼淚是指派給他的眼淚與刻苦。憂愁與懇摯是他生命的根基，在他的晚年，一切都已勝利凱旋，他誠摯地表示已厭倦了生活；他以為萬物應取的正軌，祇有「神」有這種能力和志願來給他們整理，祇怕末日裁判的日期不遠了。講到他自己，已沒有什麼希冀；但願「神」肯解放他的勞役，讓他去休息吧。那些引着這種來非議他的人，實在沒有瞭解此人！——我以為他的確是個真實的「大偉人」；智慧，勇敢，情感與純厚，無在不是偉大；是我們中一個最可愛而最可貴的人。這種偉大不像那鑿石而成的尖塔；卻是一座阿爾賓（Alpine）的高山，——簡單，誠實，自然，並不是欲成偉大纔建樹的偉大外牠另有目的！真是的這一座不可屈服的高巖，巍巍地直凌霄漢；可是在牠的巖隙裏卻散佈着花光燦爛美麗的綠原！真是一位精神上的「英雄」與「先知」；又是一位「自然」與「事實」真實的產兒。我們這世紀和未來的無窮世紀都該感謝上天的厚賜。

「宗教改革」在各處發展，其中最感興趣的一種變態，尤其在我們英國人看來，要算我們的清教了。在路德的本國中，耶穌教不久就萎疲到極荒涼的情狀；現在已不成什麼宗教或信仰，祇剩

下一堆糾紛的神學辯論，牠的基礎早不在心靈上；牠的精粹祇有懷疑主義的爭持，簡直的越攪越亂，流傳而至福祿特爾主義(Votaireism)，——經過了葛斯泰服斯——阿陶爾服斯(Gustavus-Adolphus)的爭持，一直到「法國革命」！可是在我們這個島上，牠卻產生了一個清教，後復建設而成長老會(Presbyterianism)，變成了蘇格蘭民族的宗教；像一種心靈的眞事業般發展着在世界上產生出顯著的收穫。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耶穌教的種種變態中，祇有這個纔稱得起一種「信仰」，眞實是一種與「上天」心靈之交流，在歷史上就這樣表現牠也沒有什麼不稱。所以，對於這位腦克斯(Knox)，我們不能不說幾句話；他自己本是一個勇敢而卓犖的人；然而我們估量他是一個蘇格蘭，紐英格蘭，克倫威爾之新信仰的領袖教士與創始者，則其重要更異尋常了。這是將來的歷史可以證明的！

我們可以儘量非難這清教；恐怕沒有一個人不以爲牠是一種粗暴而殘缺的東西。然而我們大家應該知道這是一件眞實的東西；「自然」採納了牠，牠至今還在發展着。我曾經說過，這世界中的一切都在糾紛的戰爭中；「力」，若能透澈瞭解，就是一切價値的衡量。一件東西，你給牠時間；牠若能成功，就是件適當的東西。你們且看那美利堅的薩克遜民族；看二百年前從荷蘭的台芙脫哈文(Delft Haven)(註一八)五月花(May flower)出駛的那樁小事件！我們若能有希臘人的自由感覺，就會感到這是一首「詩」；是「自然」；自己的「詩」，他用着寬廣的事實寫在各大陸上的「詩」。牠的確是美利堅的開始：以前，美利堅固然也有流盪的移居者，那祇是造成肉體的物質，若說牠的靈魂，祇有這個。這些可憐人，不能在荷蘭安居，纔被迫出國，決心移居到「新大陸」來。那裏有黑暗未馴的森林，獷悍野蠻的禽獸；可都比不上星殿(Star chamber)(註一九)中儈子手的殘暴。他們想，祇要自己肯誠實耕種，「地」自然能供給他們的食糧；無邊的青天，在那邊，也罩臨在頭頂上；沒有人來騷擾他們的和平，可以在這「時間」的世界中好好兒生活着，準備着「永生」；崇拜着他們所以爲的眞，捨棄了偶像教的方式。於是他們湊起了大家微薄的資產，僱了一隻船，那隻小船五月花，籌備着出駛了。

在尼爾(Neal)的淸教史(History of Puritans)中，有一段他們啓行時儀節的描寫：我們簡直可以說牠是一種聖禮，祇爲牠實在是一種崇拜的舉動。牧師領着他們和他們快要分手的

弟兄們走下海灘；大家嚴肅地祈禱着，願「神」憐憫他可憐的孩子們，伴着他們一同到那荒涼的曠野中去，這曠野本也是「神」造的，「神」在這裏當然也在那裏。——呀！我想這些人眞做了一件大功績！本來一件東西，祇要是眞的，就算比小孩子還要軟弱，也有一天會強壯起來。淸教在那時那一個不輕視牠，嘲笑牠；然而到了今日沒有那個能嘲笑牠了。淸教已得到了武器，得到了筋腱；有了火鎗，又有了戰艦；十指間長了機巧，右臂上長了膂力，牠會行舟，會斬伐亂林，會遷移山岳；——現在變成日光下最堅強的東西了。

在蘇格蘭的歷史中，我們覺得牠祇有整個兒一個時期：除了這腦克斯的「宗教改革」外，那裏面就沒有什麼有世界關係的東西。這是一個荒瘠的國土，遍處都是不斷的騷亂，分裂與殺戮；人民的景況粗拙貧窶達到了極度，恐怕比着當日的愛爾蘭也勝不了多少。饑餓殘酷的諸侯們，既沒有能力把苦百姓身上括下來的脂膏好好兒的彼此分配着；就不能不像今日的那些哥崙比亞共和國（Columbian Republics）一樣，把每一次轉變都造成了革命；想要換一個內閣，除掉把舊閣員都送上了絞架，沒有第二個方法；後來這種歷史上的怪現象竟變成了司空見慣，不足爲奇了！的確「勇猛，」我不敢懷疑；兇惡的戰鬬多得很；可是其勇猛和兇惡還比不上他們斯干狄那維亞做海王的老祖宗；而這些海王的事業，我們尙還認爲沒有研究的價值！所以，這是一個尙未有靈魂的國土：除了粗拙外形而半獸性的東西外，那裏沒有發展過別樣。現在這「宗教改革」起來了，在牠外面這物質而死寂的肋骨下，燃旺了內在的生命。這一種主義，一種最高貴的主義，自身燃旺起來，高高地像一道烽火；其高像「天」，可在「地」上也接觸得到；——有了牠，就是最卑賤的人也不光是一個國民，卻兼做了基督現實的教會中的 個教徒；他若不愧是個眞實的人，就能做一個眞正的「英雄」！

好吧，這就是我說的整個兒「民族的英雄；」一個信仰的民族。想做「英雄，」不一定要有偉大的靈魂；所需要的是一個「神」造的靈魂能眞實地對他的「創造者，」這就是個偉大的靈魂了！我們知道這種現象已出現了以後這種現象當然還要重現的。並且比這長老會還要廣大得多：不到那時不能有永存的善業。——有人要說，不可能的！眞是不可能嗎？牠不是在這世界中已成過了一次事實嗎？難道在腦克斯的先例中，「英雄崇拜」失敗過的嗎？難道衞斯明斯脫（Westminster）

「信仰的懺悔」(Confession of Faith)，能在人類的靈魂中加一些新性質進去嗎？人類的靈魂是「神」造的。他決不強制着那一個靈魂叫牠活着祇像個「假定」，祇像個「誓言」，雖然這世界是充滿着這類東西充滿着這類東西所造成的可怕的工作與結果！——

話現在要說回去了：這腦克斯在他民族中的功績，我確實可以說是從死亡中把牠復活過來。這不是件平易的事業，然而是人類該歡迎的事業，即使粗暴更甚於他還祇能算極輕微的代價。要言之，無論什麼代價都得算輕微；——因為換到的是生命，還提什麼代價！從此人民開始有了生活：這當然是他們最重要的先決問題，那裏顧得到代價不代價。蘇格蘭的文學與思想，蘇格蘭的工業；詹姆士華德(James Watt)，大衛許姆(David Hume)，華脫爾司高德(Walter Scott)，洛勃德彭士(Robert Burns)：在這一切人和一切現象的核心裏我都找得到腦克斯與「宗教改革」的影響；我知道沒有「宗教改革」就決不會產生這種種。那時，蘇格蘭又成了個什麼呢？這蘇格蘭的清教進展而成英格蘭的清教，紐英格蘭的清教。愛丁堡(Edinburgh)教會中的一陣騷擾，散佈到這一切地域中，變成一種普遍的戰爭奮鬥；——五十年奮鬥之後，到底產生了我們所謂的「光榮革命」，一條「人權保障律」(Habeas Corpus Act)，「解放的議院」，還有說不盡的種種——！呀我們早就說過，有多少做先驅的人都像俄國兵般走進了史維特尼玆的濠溝裏，把自己的屍身填平了路，好讓後來者不沾腳地走過去獲到榮譽？這句話不是確切得很了嗎？有多少懇摯而崢嶸的克倫威爾，腦克斯和可憐的「農民聖約徒」(註二〇)們在粗暴的汚濁地域中，為生命而掙扎撐持，勢不得不奮鬥，受苦失敗，大大的受人責難毀汚，——然後八十八年的革命穿着官吏的華服與絲襪子在他們身上踏過去，普遍了「三倍三」(註二一)的呼聲！

這一個蘇格蘭人在當時可能的情狀中已在本國人中澈底做成了個最勇敢的人，而三百年後的今日還要叫他像個嫌疑犯般向世界聲辯，這未免太苛刻了吧！若說他祇是一個可憐的半調子，他也可學着別人一樣的跽伏在壁角裏；蘇格蘭雖不能解救，可是腦克斯也沒人責難他了。他這一個蘇格蘭人，是本國和全世界都該感他的厚賜的，他若要求蘇格蘭的諒解，竟可以說他在本國的價值足抵幾百萬不需諒解的無罪蘇格蘭人而有餘！他挺着胸直上戰場，勢不得不在法國大艦中搖船，冒着黑雲風雨，流盪他邦；到處受人叱責，在窗戶口受人鎗擊；眞經過了艱難困苦戰鬥的一

生若說這世界裏他可以取得到報償，那麽他的嘗試可說是拙劣得很。我決不肯再代他道歉的了。況且這二百五十多年中人們究竟批評他些什麽，在他看來，也淡漠得很。祇是我們現在，既得了他戰鬪的詳情，又淸晰地靠着他勝利的收穫生活着，就爲我們自己計，也應該穿過那些包圍着他的流言爭議，透視到他的本身上去。

更有一點我要申述的，他做這「民族」的「先知，」卻並不是自己找來做的；在沒有成名的以前，他已過了四十年寧靜幽居的生活。他是個窮困人家的孩子；受過大學教育；後來做了教士；皈依了「改革派，」彷彿很滿足地想借着牠的光明來照引自己的途徑，決沒想無理由地踹進別人的地域。他做着紳士們的家庭教師；若有一班人願意聽他的教理，他就講給他們聽；他祇堅決地循着眞理走，若有人要求，他就宣揚着眞理；此外沒有什麽野心；也不以爲自己有此外之能力。在這完全幽居的生活中，他已過了四十年；那一年他剛同着一小羣的改革教徒守着聖安得烈堡(St. Andrew Castle)(註二二)之圍，——有一天在他們的教堂裏，那位宣道者用着種種空虛的希望勸導着這班戰士之後，突然說道，現在該有別一個人來講講，凡具有教士的天才與心腸者都應該開口了：我們中間有一個人，名叫約翰腦克斯的，他就有教士的天才與心腸的：是不是？那宣道者又向着聽衆懇求道：他的責任該怎樣呢？於是羣衆同聲贊同；並說，那一個人心中有話而緘守着不說出來，就犯了失職的罪過。可憐的腦克斯不得不站起來了；他掙扎着想回答；可是一句話也說不出；——淚湧如泉，一溜煙逃了。這一幕，是値得記念的。他好幾天悲苦擾亂得受不了。自覺靈才的渺小，不足肩負這樣偉大的工作。他又感覺到他被召去受洗的是怎樣一種洗禮。忍不住要「淚湧如泉」

我們以爲一個「英雄」最重要的性情是眞實，證之腦克斯，此言益驗。他的別種性質和錯誤且別說，他是最眞實人中的一個，這是沒有人能否認的。他祇用着一種特殊的直覺執持了眞理與事實；在他看，祇有眞理在那裏，其餘的都是些陰影與欺人的虛幻。不問眞理的外形是怎樣軟弱，怎樣虛空，他卻祇能立足在這上面。聖安得烈堡失守之後，他和同伴都被俘而爲艦奴，當他們在洛窪河(River Loire)的艦中時，一天有幾個兵官或牧師們把他們一座聖母像，要求這班邪教徒向牠頂禮膜拜。等到輪到腦克斯的時候，他就說道：這是聖母嗎？「神的母親」嗎？這不是「神的母親：」這是一個「塗漆的娃娃，」——老實說，是一塊木頭，上面塗着漆！我想，牠祇配去浮水，不配受人崇

拜；腦克斯說着就把那東西扔到河裏去。這種譏諷的代價不是好玩的；然而管牠有什麼加到他身上，腦克斯看這東西決不能認牠是眞實的眞理牠是個「塗漆的娃娃」：他決不能去崇拜牠。

在這最黑暗的時期中他總是鼓勵着同囚者要勇敢他們的「主義」是眞實的，將來一定有昌盛的一天整個世界也壓牠不下去。「眞實」是神的創造；祇有牠是堅強。有多少「塗漆的娃娃」一祇配去浮水，不配受人崇拜，卻也假裝算是眞的！——這個腦克斯除了事實他不能生活他抓住了「眞實」不肯放手正像那覆舟的水手攀着懸崖的光景。他這種榜樣可以使我們了解怎麼一個人靠着眞誠就可以變成「英雄性」；這是他最偉大的天才。在腦克斯身上，我們祇找得到善良誠實智慧的才能可沒有什麼卓犖異人的地方；——比着路德，祇能算個狹窄而不足道的人；然而，他那種以眞誠之心一心嚮往而直覺地執持着眞理卻是超越了一切人；不，我們簡直可以說，那一個能與他比並他的心是眞正「先知」的心。莫頓伯爵(Earl of Morton)在他墳上道：『睡在這兒的這一位，是不怕人類的臉的。』在一切現代人中數他最像那古猶太的先知。同樣的百折不撓，不能容忍，謹嚴而短視地執持着「神」的眞理，凡背叛眞理者一例加以嚴厲的吐責的確是一位古猶太的先知穿上了十六世紀愛丁堡牧師的袍服。我們應該這樣去觀察他；不能要求他做別的。

腦克斯對着瑪麗女王的態度那種常到她宮裏粗暴的拜訪，當面叱責很受着一般人的非難。這樣的殘酷這樣的橫蠻，眞要使我們充滿了憤怒。然而，若有人肯把這事件眞正的對話仔細讀一遍看着腦克斯說的是什麼腦克斯的意思是什麼我知道他這傷感之情一定要消除淨盡的了。他的這些話並不見得怎樣的橫蠻；我覺得這是他環境所能准許的好言好語了！腦克斯並不是到那裏做朝臣去的他的來是別有使命。若有人讀了他對着女王的這些對話以爲是個平民的教士村俗地瀆犯着嫻雅的貴婦人那就絕對誤會了這對話的動機與精粹了。最不幸的，在蘇格蘭女王的面前你若要以眞實對「民族」和蘇格蘭的「正道」那就沒法子能有禮貌的了。一個人若不願眼看着祖國變成了狡猾野心的瞿斯族人(Gruises)(註三)逐鹿之場「神之道」給「虛偽」一「方式」與「魔鬼之道」踐踏蹂躪，也就沒法子叫自己和易近人了。莫頓道『寧願讓這婦人哭，不願叫這個鬚眉男子哭。』腦克斯是蘇格蘭的憲法反對黨國中的貴族們以他們的地位說該就這個職位，可是他們不加入腦克斯不得不去不然就沒有人了。那失意的「女士」——可是她若得了

意，國家的失意恐怕要比她更甚哩！瑪麗的性質中也未嘗沒有充份的慧黠『你是誰，』她有一次說，『竟自以爲能教導這國土裏的貴族與元首嗎？』——『殿下我祇是生在你國土裏的一個子民，』他回答道。多合理的答辭！倘然一個「子民」有眞理要說就不該因爲了「子民」的身份就不得在這裏說。——

我們責難腦克斯的不能容忍。不錯，我們大家若能儘量地容忍，固然是好。然而就根本上說綜合一切的討論研究起來這容忍又該怎樣解釋呢？容忍是祇能容忍那不重要的可以仔細觀察牠究竟是什麼。容忍應該要高貴有節制，卽在不能容忍的時候，憤怒中也含着公正。然而大體說起來，我們決不是爲容忍來的！我們的來，爲的是抗拒，爲的是控制也爲的是征服。我們決不容忍「虛僞」，「盜賊，」「邪惡，」當牠們沾附着我們的時候我們該說，你是假的，不可容忍！我們來，專要撲滅「虛僞」以智慧的方法把牠斬草除根！我不願斤斤拘着方法來辨論；該注意的是的確做着這事情。在這個意義中腦克斯確實是個完全不能容忍的人。

一個人既經被遣到法國大艦中去搖船，又叫他在本國中教導「眞理，」當然不能常有最溫和的性子的了！我不想說腦克斯的性子是怎樣柔順，可也不知道他的性子又是怎樣的懷。懷性子，他決計沒有在這個久經忍耐，飽受風霜，歷經戰鬬的人中正蘊藏着慈善而誠實的感情。祇要看他能面責「女王」那些傲慢而強項的貴族，平素怎樣的目中無人，他卻能鎭住他們，他祇是一個「生在你國土裏的子民，」卻能在這個獷野的國土裏始終保持着一種有權威的「總統」或「元首」的地位；凡這種種，都足以證明他不是一個庸凡躁急的人，的確是心靈上健全堅強智慧的人。祇有這樣人纔能掌握這樣的統馭。他們責難他拆毀教堂等舉動，彷彿他是個煽惑騷擾的搗亂份子，其實，我們若仔細研究，可以知道這些拆毀教堂的事情完全與事實相反！腦克斯決不想拆毀什麼石造的建築，他祇想把瘋癲和黑暗驅逐出人生之外。混亂本不是他的天性；他勢不能不逗留此中，實在是他一生中最悲慘的現象。凡是這種人，出生時就是「紊亂」的死對頭，恨痛攪在這裏邊，然而又該怎樣呢？平靜的「虛僞」不是「秩序；」這是「紊亂」的總和。惟有「眞理」纔是「秩序，」——彼此都站在牠所屬的基礎上：「秩序」與「虛僞」，勢不能並存。

出人意外的，這腦克斯也有一種滑稽的風趣，維和着他其他的性質，我覺得格外的可愛。他對

着「笑柄」確有一雙眞實的眼睛。他的歷史（History）中，粗暴的怨懟奇怪地塗着這種色彩。瞧那兩位主教走進葛拉斯哥（Glasgow）的教堂時爭持着次序的走後；快步向前走彼此推擠着互相扭着道服最後竟把法杖當做短棒般地揮舞起來。這是他到處看見的大把戲這裏邊不光是譏刺，蔑視，與痛恨；雖然含有不少這種意味。卻彷彿是一張悲摯的臉容上堆起了一種眞實，可愛，而光輝的嬉笑；可並不是出聲的狂笑；祇可說大半是在眼睛裏的笑。這個人是存心忠厚，一般人的弟兄，是在上者的弟兄，也是最卑賤者的弟兄。他對於雙方的同情都出自眞誠。在他愛丁堡的房子裏，我們還找到他的鮑圖（Bourdeaux）的烟斗；足見這一個快活廣交的人，老是圍繞着愛他者的臉龐。誰說臘克斯是一個憂鬱的，衝動的，叫囂的狂妄者，那簡直錯誤太甚了。他何嘗是這種人他可以算是人類中最堅實的一個務實而善耐，謹愼地不肯喪氣；是一個明敏善察，沉靜地有辨別力的人。實在說，他就有我們所認為今日蘇格蘭人的特性：有一種冷笑的緘默；充份的透視力；心靈的健碩超過他自己的認識。看着別人的事情於自己沒有多大關係，他自有一種謹守緘默的力量。——『這些嗎？這些有什麼關係？』祇有那關係重大的，他纔開口；而開口時的聲調，要遍佈到全世界：然而他

持久的沉默卻更比牠得勁。

這一個蘇格蘭的「先知」決不是個可恨的人！——他一生祇為生存而痛苦奮鬭與「教皇」們，「君侯」們掙扎撐持永遠在失敗爭鬭，終生無盡的奮鬭中像艦奴般地搖船，像囚徒般地遠戍。眞是一種痛苦的奮鬭：可是他到底得了勝利。「你有希望嗎？」當他臨終前已不能開口的時候有人這樣問他他伸着指頭，「把指頭向上指着」就這樣的死了。榮耀歸給他吧！他的成績沒有死哩。他作品的字面像一切人的一樣也要死的；然而牠的精神卻死不掉。

關於臘克斯作品的字面我還有一句話要說。他冒着一件不可恕免的大不韙，想要把「教士」的位置提高到「國王」的上面去。換句話說他想把蘇格蘭的政府改成了「神權政體」（Theocracy）。這確實就是他種種罪惡的一個總彙是最重大的罪名；那兒再有法子可以恕免呢？的確不錯他根本的觀念或意識地或無識地，想要造成一個「神權政體」或神的政府。他的確以為一切「國王」和「首相」們及種種色色的人物，不論在公在私辦着交涉或不論何等職務，都應該遵照着基督的「福音」走要瞭解這是他們的「法律」其地位超越在一切法律之上。他希望着能現實這種

政體使那「你的王國降臨」的請願，不再成一句空話。他正是憂心如焚，當他看着貪婪的浮世諸侯們把持着教會的產業，當他爭執着這不是世俗性的產業，是宗教性的，應該專撥作精神上的用途，如教育學校，崇拜等類；——而那攝政的摩萊（Murray）竟聳了聳肩回答他道，『這簡直是空虛的幻想！』這就是腦克斯正直與眞理的計劃；計劃是他熱烈地奮鬪着想叫牠實現的事業。倘然我們以爲這種眞理的計劃太狹窄了，不是眞的，那麼他既不能叫牠實現，就是加之以兩世紀來的努力，仍舊是一個「空虛的幻想」沒有實現的可能，我們覩此不妨欣然相慶的。可是他爲了這目的而如此奮鬪，我們又怎樣能責難他呢？「神權政體」神的政府，這是的確應該奮鬪的東西！一切「先知，」一切熱心的「教士，」都抱着這個目的。海特勃倫（Hildebrand）（註二四）要求的是「神權政體」；克倫威爾要求的也是牠，爲牠而戰鬪；摩罕謨德卻得到了牠。進言之，這不就是一切人類，不問其爲「教士，」爲「先知」，爲其他種種名稱，大家根本的願望，必需的願望嗎？讓正直與眞理，或可說是「神的法律，」做人類的無上統馭者，這是「天國般的理想，」（腦克斯時代稱這是顯現的「神的志願，」確是不錯，可以沿用在一切時代中）「改革教徒」多堅持着以此爲目的，讓一切物慢慢地接近着牠。所以我說，凡是眞實的「改革教徒，」都有「教士」的天性，勉力着造成這「神權政體。」……

究竟這種理想能加入實生活中到若何地步，因爲牠的不加入我們什麼時候要開始焦盼起來，這還都是問題。我想最妥當的說法，讓牠儘自己的力量來加入吧！倘然牠的確是人類眞實的信仰的，那麼一切人等牠的加入不來，多少要焦盼起來的。像攝政的摩萊一樣聳聳肩頭，說『這簡直是空虛的幻想！』這種人，總不會沒有的。這種「英雄的教士，」儘着他的力量來帶牠進來，把高貴的一生磨折在苦役災難與爭鬪之中，祇想把這個「地面」造成一個「神的王國」；這種人我們祇有頌揚，這「地面」決不會類神過份的吧！

（註一）聖陶米尼克斯是陶米尼會（Dominicans）的創始者，生在西班牙（一一七〇）。

（註二）戴勃的隱修士是埃及的一種苦行僧，穴居野處以求正果。

（註三）瓦德拉萊是伊利莎白時的戰將（一五五二—一六一八）。

（註四）克倫滿是路德伴黃的大僧正（Archbishop of Canterbury）（一四八九—一五五六）。

（註五）奧菲斯是古時德拉先（Thracian）的詩人。見奧維特（Ovid）的變形記。

（註六）這節事件是在「七年戰爭」中一七六一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一日間發生的。

（註七）聖約之舟（Ark of the Covenant）詳聖經洪水時諾亞之舟。

（註八）這些都是敎皇的忠實黨員路德的勁敵。

（註九）勃拉明（一五四二—一六二一）。曾做過一篇論說，主張敎皇應有庶政之權。

（註一〇）「短褲黨主義」是「法國革命」中最激烈派的主義。

（註一一）指耶穌的誕生。

（註一二）胡斯是波海民（Bohemian）的宣敎師，一四一五年被焚。傑羅姆是許斯派的宣敎師，一四一六年被焚。

（註一三）本詳奧維特的變形記。

（註一四）卡爾斯塔脫卽生在卡爾斯塔脫的鮑屯斯登（Bodenstein）。他是路德的同黨，可是到處擊毀聖台聖象，到底給流配了。

（註一五）「再洗敎徒」指一五三四—一五三六年間明斯脫（Münster）的革命運動。他們反抗路德，說他是他們「聖者之王國」的仇人。

（註一六）農民戰爭卽一五二五年四月德國南部農民的暴動。

（註一七）克拉那克是路德的友人，擅長藝術。

（註一八）這是指清敎徒離開歐洲到新大陸去的事件。這兒蓋萊爾有些機錯了，因爲在台芙脫哈文啓椗的是 Speedwell，五月花是在 Southampton 啓椗的。

（註一九）星殿是亨利第七所設的不公正的法庭。

（註二〇）指英國一六三八年的革命。

（註二一）指當時革命的口號。

（註二二）一五四七年攝政阿倫（Aryan）圍攻清敎徒於此堡。

（註二三）瞿斯族人是一族竭力維護法國羅馬敎運動的人。

（註二四）海特勃倫卽敎皇 Gregory 第七（一〇七三—一〇八五）。

第五講

成文學家的英雄　約翰孫　盧梭　彭士

（一八四〇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二。）

英雄性的「神」，「先知」，「詩人」，「教士」都是舊時代中「英雄主義」的種種形式，祇能在距離我們遼遠的時間中顯現出來；這裏面有幾種早就沒有存在的可能，再不能在世間重現的了。至於我們今天要說的這個「成文學家的英雄」卻完全是新時代的產物，祇要這驚人的「寫作」藝術，或者這常備的寫作，「印刷術」能存在一天，他就要永遠繼續着做一切未來時代中「英雄主義」最重要的形式。在各方面看，他是一種很特殊的現象。

他是新的，他出生在這世界中還不過一個世紀。在一百年以前，我們還找不到那個「偉大的靈魂」隔絕地生活在這種異常的態度中；他祇想把自己內在的靈感用「印刷的書本」表現出

來，而社會爲了他這種工作也高興把地位與生活的需要供給他。以前當然也有許多東西有賣出買進，留在市場上讓牠自己去做交易；可是一個「英雄性靈魂」靈感的智慧卻沒有過這樣的赤裸狀態。他在他汚穢的小樓中，在他襤褸的衣衫中，握着什麼版權不版權，在死後，從墳墓中統馭着（他的確有這種能耐，）整個兒當他生時或肯給他麵包或不肯給他麵包的一切民族和時代，——這眞是一個奇異的現象！其出人意外的性質，在「英雄主義」的種種形態中可說是絕無僅有的了。

唉，舊時代的「英雄」不得不把自己扭曲成異常的形態：他在世界中的儀態變得這樣的隔膜，遼遠，各時代的社會竟不知怎樣對付他纔好！我們現在看古時，祇覺得一切都是不近情：怎麼那些人在粗獷的崇敬中就會把個偉大明睿的奧定當做了神像，神樣地崇拜他；又怎會把個明睿的摩罕謨德當做了受神感的人，虔誠地服從他的法律至十二個世紀之久：可是我們現在把一個明睿偉大的約翰孫，一個彭士，一個盧梭，當做一個閒散的無所歸屬者，來到世間專作閒暇時的消遣，就賞給他一些金錢，一些鼓掌，讓他生活去吧；這種態度，恐怕總有一天也會變成更不近人情的現

象的吧！——然而現在的世界旣祇以精神來決定物質的，那麼這些「文學家的英雄」當然要在我們近代人中佔有最重要的位置。他以他的種種能力成了一切人的靈魂，他所教訓的，全世界都肯遵照奉行。看了世界對他的態度，就彷彿看見了這世界當時普遍的狀況最顯著的表現。我們若能把他的生活仔細研究，就可以在我們能力的範圍以內深深地窺見產生他的這幾個特殊世紀的生活，這就是我們大家生於斯作於斯的這幾個世紀的生活。

「文學家」正像各種東西一樣，有的是眞有的是假。若說「英雄」的意義是眞實，那我就要說這「成文學家的英雄」爲我們所執行的職務永遠是最榮譽而最高貴的，並且曾有時大家已認爲最高貴的了。他是用着他自己的方法吐露出自己靈感的靈魂來；這是在一切情狀中一個人方所能爲的一切。我說「靈感的」；凡「創新」「眞誠」「天才」和我們無名詞可以代表的一切「英雄性」的美德都可以把這一字盡之。所謂「英雄」都生活在萬物內在的境界中，在「眞的」「神的」和「永生的」常存不滅的境界中，而永遠生活在「暫性的」「瑣細的」中間者，卻見不到這些東西；「英雄」的生命祇在這中間他把牠向外方宣示宣示之時，或以行動，或以語言，隨時無定。他的生命，我們可以說就是「自然」自己「永生」的心靈之一片：其實一切人的生命都是這麼一片——所不同者，柔弱的許就悄然不自知，多半不能以眞實對牠而有數的幾個堅強者之所以能堅強，英雄，恆久，祇爲沒東西能掩蔽他不讓見牠。「文學家」正像別類的「英雄」一樣，是以他所能的方法來宣布牠的。根本說來，這就是古代所謂「先知」「教士」「神」等所執行的職務，也就是各種「英雄」降生到世間來，或用行動或用語言所執行的職務。

德國哲學家費希德（Fichte）四十年前在愛倫根（Erlangen）曾經作過一次極有價値的演講，他的題目是「Über das Weeen des Gelehrten，文人的天性」。費希德是「超絕哲學（Transcendental Philosgphy）」中著名的大師，所以他按照着這種哲理說道：在這地面上我們所眼見的，或工作着的東西，特別是我們自身和一切人類，都祇是一種外套，或是官感的「形象」而已；在這種種的下面，藏着「世界之神的理想」，這纔是一切的精粹，這是「藏在一切形象底裏」的眞實。費希德又說道：在羣衆看來這世界中並沒有這種「神的理想」可尋，這些人祇生活在世界的皮毛，實際與外形之中，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一切的下面還有什麼神的東西。於是就來了這「文

學家，」特別能鑑別這種「神的理想，」把牠給我們表現出來；在每個新時代中他就有一種新的語言來表現牠他是專爲這件事情來的。這些是費希德的措辭；我們也不必跟他作什麼辯論。其實他所說的、也正是我現在想說而說不完全的東西；那簡直是今日不可以名詞代表的東西是一種不可言說的「神的意義，」充滿着光榮，充滿着奇異，充滿着恐懼，深藏在一切人和一切物的生命中，——是創造人與物之「神」的遍現。摩罕謨德以他的語言所教訓的是這個；奧定，以他的語言所教訓的也是這個：這是一切有思想的心靈來到世間用各種言語所教訓的東西。

所以，費希德以爲「文學家」是一個「先知，」或者照着他的措辭說是一個「教士，」持續着把「類神者」宣示給人類：「文學家」是一個「永恆的教士，」時代接着時代地在那裏教導人類，告訴他們「神」是始終在他們的生命中；一切「形象，」不論我們在世界中看見的是怎樣，祇能算是「世界之神的理想」的一件外套，是「深藏在一切形象底裏那東西」的外套所以在眞實的文人身上，不論他是否得世界的承認，總有一種神聖的性質。他是世界的光明；是世界的「教士」——當牠穿着「時間」的曠野中黑黝黝地巡禮時，這彷彿是一支神聖的「火柱，」領導着

牠。費希德以他敏銳的熱誠，把眞實的「文人，」就是我們所謂的「成文學家的英雄，」從虛僞而不英雄的羣衆中鑑別出來。凡不能完全生活在這「神的理想」中者，或祇一部份生活在此中者，不能以此爲惟一的完善而奮鬪着想完全生活在此中者，——這種人，不論他生活在別的什麼地方，不論他生活在怎樣的榮華富貴中，他總不是個「文人；」費希德以爲，他祇是個「拙匠（Stümper）」。倘然他是庸凡環境中的人最多也不過是個「背桶的脚夫；」（註一）費希德竟有時叫他是「匹夫，」簡言之，對這種人，他決沒有憐憫心，不願意這種人在人類中能快樂享受！這是費希德對於「文學家」的見解。他與我們的措辭雖異，其實是抱着同一的意義。

按着這個觀察點做標準，我以爲最近一百年來，一切「文學家」中超越一切的最高貴者，要推費希德的同國人，歌德了。這個人，在一種怪異的方式中，也得到了我們所謂「這世界之神性的理想」的一種生活；一種內在神之神祕的景象：並且最奇怪的，在他的「作品」中，這世界又像神性的東西般顯現出來，變成了一個「神」的造物，「神」的廟宇。牠照耀一切，可不像摩罕謨德般發着凶暴，不潔，火焰般的光芒，卻是溫和的，天空的輝耀；——確實是這最無先知性的時代中的一

件「先知性」的作品我以爲他雖異常的沉默，卻是異常的偉大，是他們中一切偉大物中的最偉大者。那麼我們這「成文學家的英雄」該選歌德做一個代表纔是。並且我也認這是一種極有趣味的計劃來討論他的「英雄性」；因爲我認他是位眞「英雄」；他說的做的都見「英雄」而他不說不做的更見「英雄」；這眞是一個極高貴的現象一個偉大英雄的古代人說話時沉默時，都像一位古代的「英雄，」卻喬裝着最近代，最美德，最善教的「文學家」的服裝！我們從沒有見過這種現象，最近一百五十年來，沒有人能貢獻這種現象。

然而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歌德祇有這夌夌的一點，所以眞要討論他，不獨無益，一定要糟。就算我盡力地宣揚他，你們大多數心目中的歌德，還祇是懷疑的，渺茫的；除了虛僞的映象以外得不到什麼。我們祇能保留他等將來去討論吧。約翰孫，彭士，盧梭三位過去一個時代中的大人物雖環境的情形不如他遠甚，卻適合了我們的需要。這是十八世紀中的三位人物；他們的生活狀況很有些類似我們今日在英國的情狀，卻絕不類歌德當年在德國的景況。咳，他們不能像歌德般的凱勝而歸；他們勇敢地戰鬪，卻都失敗了。他們不是英雄性的光明使者祇是英雄性的光明追尋者耳。他們生活在煩擾的環境中；在山積的障礙下奮鬪着，倒底不能展現自己於明晰之中，勝利地作這「神的理想」之闡發。或者我現在想給你們看的，可以說是三位「文學的英雄」的墳墓。那幾個傳世的堆積之下埋藏着三個精神上的巨人。景象十分愁慘，可也是十分偉大，足以引起我們無限的興趣。我們且伴着他們一忽兒吧。

我們今日常聽到許多人抱怨着種種社會中紊亂的情形：有多少社會中佈置好的權力怎樣的不能盡其工作的職守；有多少強有力的權力祇見牠們在浪費紊亂，簡直沒有一點兒秩序的狀況中工作着。照我們知道的看來不怪他們要煩言嘖嘖了。我們若再把那些「書」和那「書的作者」來觀察一下，從這裏面又可以找到一切紊亂的總和；——這就是一種心靈，一切紊亂從那裏出來向那裏歸去而流轉於世界之中！我們仔細研究這些「書的作者」在世界上的事業再看看這世界給予這些「書的作者」之影響，我們就不能不說這些人該算是今日世界所顯示的一切中最異常的東西。——我們想詳詳細細的解釋牠，那就彷彿駛進了一片深不可測的大海中；但現在既在這個題目之下，又勢不得不作一瞥的研討。論到這三位「文學的英雄」他們的一切事業

和地位都是在極端的紊亂中，這是他們生活中最糟的情狀。在平坦的道路上還可以耐苦旅行；可是在無路可通的中間一定要打出一條路來，這眞是艱苦的工作，不曉得要死亡多少人哩！

我們虔誠的祖先們，知道叫一個人向大衆講話是極重要的事情，所以造起了許多禮拜堂，撥着基金定着章程；傳至今日，凡是文化的國土內都有了「講臺」，圍繞着種種複雜而莊嚴的附屬品與贊助物，使得凡有舌頭的人們，都可以儘量利用這機會，向着他的同類說話。他們感覺到這是最重要的事情，沒有牠，就不會有善良的東西。這種工作，的確是極正當，極虔誠；看着多少美麗！然而到了今日，既發明了「寫作」的藝術，又發明了「印刷」的藝術，這種事業就跟着發生整個兒的變化了。一個「書的作者」，他不光是這個教區那個教區裏面的宣道者，也不是這一時代那一時代的演講者，卻是在一切時代一切地域中給一切人說着話。不是嗎？別人說話錯了還不要緊，他的工作卻一絲兒錯不得，這是他最該着意的一點；——該注意着這雙眼睛沒有虛僞地報告着，不然四肢百體都要走上了岐路！然而他這工作究竟是怎樣做的，做得究竟對不對，或者究竟做了沒有，這世界中卻沒有人肯費心想一想。祇有某某書店老板，想靠着他的書或者幸運地能掙些錢，纔稍稍的重視他；別人可不管這些閒賬。倒底他是那兒來的，又要到那兒去，他怎樣來了，怎樣纔可促進他的途程，決沒有那個人來問信。他祇是社會中一個偶然的產物。他像一個蠻野的放逐者般流盪着，可是在這世界中他卻是個精神上的光明，引導着一切，或上了正軌，或上了岐途！

這「寫作」的藝術的確是人類所發明的一切物中最神蹟性的東西。奧定的「倫納（Runes）」是英雄的作品中最初的形式；「書」寫下來的語言，是一種比「倫納」更神蹟性的東西，也是牠最新的形式。在「書」裏面藏着整個兒「過去時代」的靈魂；當「過去」的本體和物質已像幻夢般化去之後，祇遺留着牠這歷歷可聞的聲音在這裏。鉅大的海陸軍軍港，兵工廠，高樓大廈與機廠如林的大城邑，——這多是些可貴而偉大的東西：然而牠們變成了些什麼了呢？阿甲曼農和無數的阿甲曼農，無數的潘利克賴斯（Peicrles），就連着他們的希臘；現在都變成了殘廢的片斷，喑啞無言，供人憑弔的斷垣荒塚而已：然而希臘的書！在那裏面，那一個思想家不以爲希臘還確實存留着；可以立刻召回牠的生命？那一種奇幻的「倫納」還能比得上這「書」的驚人？凡「人類」做的，想的，得到的，存在的一切，彷彿都奇幻地保存在這「書」的篇頁中。牠是人類精選的佔有物。

「書」現在所成就的種種神蹟，不是還跟神話中「倫納」所成就的一樣嗎？牠能勸誘人。在荒僻的村落中，愚傻的小姑娘們翻玩熟讀了那些流動書店的卑劣小說，也就會助成她們實際上婚姻與家庭的生活。「賽利亞(Celia)」(註二)怎麼感覺，「克利馥德(Clifford)」怎樣做，這種愚傻的人生論深深映入了那些童稚的腦筋，有一天就會變成了堅實的事實。你們請想神話家最狂誕的幻想所構成的「倫納」，在眞實堅定的地面上能有那一種做得到「書」這樣的神蹟的嗎？聖保羅大教堂是什麼造成的？你若推求這事實的中心，就該說是這本神性的「猶太書」造成的，——那裏面一部份是摩西的話，他祇是個四千年前西內(Sinai)曠野中看着米地亞尼脫牧羣(Midianitish herds)的強徒！這是最怪異的事情，然而沒東西能比牠再眞實。有了這「寫作」的藝術，(「印刷」祇能算是牠的一件簡單的，當然的，而比較不緊要的附屬品，)人類神蹟的眞就駁繞得開始。牠能用着一種可驚的新結合性，與恆久的密接性，把「過去」與「遼遠」，同時間空間的「現在」連接起來；把一切時與一切地同我們眞實的此時此地連接起來。一切物都為人類變化了，一切人類重要工作的現狀，如教育，如宣道，如政治等等。

現在光就「教育」來說個例吧。「大學」，這是極顯著而極可貴的現時代的產物，爲了「書」的產生，牠的性質也從根本上變化了。「大學」產生的時候，本來還是無「書」可得的時代，那時一個人爲了一本「書」，竟有肯犧牲掉一大塊的地產。在這種情況中，如有人想表現一些智識，就得召集一班有學問的人們，臉對臉地圍繞着他，其勢非這樣做不可。你若想知道阿勃拉特(Ablard)(註三)的智識，就得找着了阿勃拉特，聽他講。幾千幾萬人，據說有三萬多人，走去聽阿勃拉特講他的哲理神學。現在若另有一個人，自己也有些什麼想教給別人，他就覺得那兒是個最方便的處所：因爲已現成聚集了這幾千萬熱心好學的人們在那裏了；還有那裏能比這更適宜呢？若有第三位教師，他當然格外感到了方便，如此推想，教師越多，方便越甚。到了最後，祇須「國王」(註四)能注意到這種新現象，由他把許多學校聚集而團結之，併成了一校，給以房屋，權利，鼓勵，稱之曰「大學(Universitas)」，意即「一切學問的學校」；巴黎大學，牠的根本性質就是這樣。這是此後一切繼起的「大學」的模型；直至今日六個世紀以來，還都把牠作一種榜樣。我想這就是「大學」的起原。

然而，自從得「書」便利的這個簡單事實發生之後，這種組織就從頭到底地改換了牠整個兒的狀況。你一旦發明了「印刷，」你就變形了一切「大學，」或者竟取而代之了！現在的教師就用不着親自召集了許多人到他身邊來纔可以把他的智識講給他們聽：祇須把牠印成一本「書」，遠遠近近的學習者，給了一種微薄的代價之後，都可以在自己的爐邊仔細研究，並且這樣的學習還得益較多！——當然講話也有牠特殊的長處，就是「書」的作者，也有時在某種環境中感到還是講話的適宜，——瞧我們今日的演講！我們應該說，祇要是我舌尙在，「講話」自有牠永不泯滅的特殊地域，正與那「寫作」和「印刷」的地域無軒輊可分。對一切物如此；對「大學」亦如此。然而，直至今日，這兩大地域還沒有人能指出牠們的界限而斷定之；在實行上當然更是模糊；能完全接受「印刷書籍」的存在這一件偉大的新事件，像巴黎大學以十三世紀爲立脚點一般的以十九世紀爲清晰的立脚點的「大學，」至今尙未產生哩。我們若仔細想想，一隻「大學，」或最高學府所能幫助我們的，其實還祇是最初的學校開始盡力的那一點兒，——教我們「讀。」我們學習着「讀，」讀各種文字，讀各種學問；我們學習着種種「書」中的字母與字。然而我們若要求智識，就是理論的智識，那祇有「書」的本身能供給你！在各種教授盡力協助了我們之後，我們的智識還得看我們所讀的是什麼而後定。今日的眞「大學」祇有一堆「書。」

「教會，」裏面引用了「書」之後，不論宣道或工作也一切變化了。所謂「教會，」就是我們的「教士，」或「先知，」那些用明睿的教訓引導人類靈魂者的一種公認的工作組合。在沒有「寫作」以前，不簡直是在沒有「印刷」這種簡易的寫作以前，執行這職務的方法祇有用口說的宣道；可是現在有「書」了！——凡能寫成一本眞實的「書」感服了全英國的作者，他不就是英國的，全英國的一位「主教，」一位「大主教，」一位「總主教」嗎？我有時常說，一切「報紙，」「小册，」「詩歌，」「書」的作者們，實在是現代國家中眞正工作着見實效的「教會。」況且不獨我們的宣道就是我們的崇拜，不也是借着「印刷的書」而有成就的呢？一個天才的靈魂用着和諧的字句給我們裝束上一種高貴的情感，把和諧輸進了我們的心靈，——倘然我們能瞭解牠，本質上這不就是一種崇拜的性質嗎？在這個混亂的時代中，各國都有不少人除此外沒有崇拜的方法。不論那個人，不論用何種方法，苟能把田裏的百合花中我們素來不知道的美麗顯示給我們看，他

不是已經顯示給我們一切「美麗之泉」的一種「流瀉」了嗎；那麼他的手蹟，不也就把偉大的「宇宙創造者」顯現了出來嗎？他已經給我們唱了一節聖潔的「神歌」，叫我們同聲附和。的確這樣。那麼那種歌唱着或訴述着或用別種方法把一個弟兄輩人類高貴的行爲情感，勇敢，忍耐灌輸進我們的心靈中者，其價值又將如何呢？他的確彷彿從聖臺上揀了一塊有生命的煤炭觸着了我們的心。恐怕沒有別種崇拜能比這個再眞實的了。

「文學」，若牠眞是「文學」，就是一個「自然的啓示錄」，一種「公開祕密」的襮露。若照着費希德的語調說，可以說牠是一種「類神」在「浮世」與「平凡」中「持續的襮露」「類神」，眞實是永遠存在的；這一時牠用的是這一種語言，那一時又換了那一種，其明晰的程度隨着不同：凡一切天才的眞實「歌唱者」與眞實「訴述者」，全都是意識地或下意識地做着這件事情。拜倫的那種黑暗如風暴般的狂怒，這樣地剛愎這樣地乖戾可也有牠的色彩；就是一個法國懷疑主義者（註五）枯槁的譏諷，——他這對於「虛僞」的譏諷也就是對於「眞實」的一種愛好與崇拜。若提那莎士比亞與那歌德的「球體之和諧」，那米爾敦的聖堂之音樂，其卓絕更無比擬了！彭士的那種謙抑而眞實的雲雀之歌聲，這也有牠的價值，——這一隻雲雀起自卑陋的田隴間，直衝到蔚藍的深處，就在那裏眞實地爲我們歌唱着！一切眞實的歌唱，都是崇拜的性質；本來一切眞實的工作全都是崇拜性的，那麼這種歌唱祇能算是牠的紀錄，給我們牠的一種妥切和諧的表現。有一種眞正「宗教的瞻禮」和「經訓的全文」之片斷，雖掩蔽在普通人目光不能見的形式之下，卻永遠起伏在我們泛泛地稱謂「文學」的這一片鉅大的「印刷語言」之沫海之中！所以「書」也就是我們的「教會」。

現在再說那人類的「政府」。懷德那奇莫德（Witenagemote）（註六）這個古舊的議院當然是一件偉大的東西。全民族的大事都在那裏討論表決，決定我們這個民族應該做些什麼。然而議院的名字雖至今尙存，而今日各地域各時間中議院的辯論，不是都在議院之外以更廣泛的方式在那裏進行嗎？倍克（Burke）說，議院中有三「部份」；可是在旁聽席上的新聞記者這「第四部份」的重要遠勝那其他的一切。這不是一句比擬的話，也不是一句使聰明的俏皮話，卻是眞確的事實，——在我們今日有極重要的關係。所以文學也是我們的議院。而從「寫作」所產生的

「印刷，」我常說，就可算做「提摩克拉西：」「印刷」發明了「印刷，」「提摩克拉西」是當然的產物。「寫作」產生了「印刷，」從此我們今日所瀏覽的這些啞手卽就的「印刷，」每天可以普及於羣衆。祇要是能說話的人，他今日就可以對着全民族說話，自成一種權力，自成政府的一部份，在立法上，在一切權威的設施中，都有一種不可屈撓的重量。他的地位如何，收入如何，服御如何，都沒有多大關係：所需要的，他該具有一條一切人肯諦聽的舌頭；此外就沒有什麼是不可缺少的了。一個民族實在祇給這民族中一切有舌頭的人統馭着：這兒就是「提摩克拉西。」此外祇該補上一句話：那就是，這些種種現存的權力都在慢慢兒自已組織着；祕密地在東縛之下，黑暗之中，障礙之前不斷地工作着，非等到他們的工作可以自由自在昭昭然顯露在一切人之前，他們是不肯休止的。潛伏存在的「提摩克拉西」堅持着要變成昭然的存在。——

從各方面看來，我們當然要歸到這一個結論：人類在地面所能執行創造的許多東西中，最重要，最奇異，最有價值的祇有「書」——看牠祇是幾張破紙上面塗黑墨的東西；——從報紙而至那本神聖的「猶太書，」那一件事情牠沒有做，那一件事情牠不是還在做着！——這因為不論這東西的外形如何，（我們說牠是幾張塗着墨的紙，）從根本上說，產生這本「書」的東西不就是人類靈才最卓絕的運用嗎？這就是人類的「思想；」也是一種幻術的眞能力，人類運用牠來經營一切東西。他所做的一切，他所成就的一切，都祇是這「思想」的一件外套。這個倫敦城，裏邊有這許多房屋，宮殿，汽機，大教堂，和巨大不可測的車馬行人，紛亂嘈雜，這是什麼？祇不過是一個「思想，」好幾百萬「思想」造成的一個「思想；」——是一個巨大不可測的「思想之精神」賦形於塼鐵，煙塵，宮殿，議院，僱用馬車，加德利船埠等一切物之中！那一塊塼頭的造成不先有人起了創造牠的「思想？」——而我們所謂「破紙上塗着黑墨」的東西卻是「思想」賦形最純粹的東西。怪不得牠在各種方式中是最活躍而最高貴的一個了。

凡這種種，文學家在現代社會中地位之重要，如何超越一切，「印刷」竟如何這樣代替了「講臺，」「議院，」“Senatus Academicus” 和其餘種種，在先早就為一般人所公認的了；到了後來，也常得人們以情感上凱勝與驚奇的態度承認着。我祇覺得這「情感的，」將來總要代之以「實際的。」假使「文學家」眞有這種不可測的勢力，時代與時代間，不，一日與一日間的確給我們做着

這種工作，那我們可以斷定他們在人類中間決不會永遠像個無人措意的無統屬的放逐者！我上面說過，凡確有權力而未經人注意的東西，總有一天會撕掉包裹，裂斷束縛，挺身而出，變成個昭昭然全世界同覩的權力。一個人穿着衣服，取着工價，而職務卻給別人做了去：這裏面當然不會有什麼盈餘；這是不正當的，是錯誤的。然而，咳，要校正這個錯誤，——是怎樣一種事業，恐怕還得有長時期的等待吧！的確，我們所謂「文學會」的「組織」為期尙早，中間有種種複雜的障礙。你們若問我，在近代社會中究竟「文學家」最好而可能的組織該怎樣；那一種贊助與調節的辦法最能適合事實，根據着他們的地位與世界的地位，——我可要說，這問題非我的能力所能解決的了！這不是一個人能力所能辦得到的事情；須得要許多人繼續着懇摯的研討，纔或者能找到一個類似的解決。究竟什麼是最好的辦法，我們那一個能斷定？然而，你們若問，怎樣最糟？我可以答：我們現有的這種讓「混亂」來做牠的評判；這是最糟。若說最好，或就是好些的一種，還早得很哩。

我可幾乎忘了一句話：王室或議院的補助金卻不是不可或缺的東西！他們把俸給，津貼，或種種金錢的贊助給「文學家，」其實於他事實上並沒有多少的益處。就大體上說，我們已聽厭了金錢萬能了。我願意說，一個眞實的人，貧苦算不了壞事；「文學家」就應該要窮，——藉此可以顯出他的眞不眞！基督教會中組織過一個「曼狄根會」(Mendicant Orders)，一羣善良的人們自制以乞討為生活；這是基督教精神最自然而必需的發展。牠自己就奠基在「貧苦，」「憂愁，」「矛盾，」「十字刑，」和種種浮世的「痛苦」與「卑賤」的上面。我們可以說，那一個人沒有知道這些，沒有從這些中學習到牠們所訓練的無價課程，他就錯掉了一種最好的教育。乞討着光着腳，穿着蟲呢，腰裏束着繩，受全世界的輕蔑，這當然不是一件美麗的事情；——在不論那一個眼睛裏也不會當牠是一種名譽的事情，然而做這種種者卻自有一種高貴的氣質，能使牠受一部份人的尊敬！

乞討，在現時代中當然已不是我們行程中的東西：然而此外的一切，誰說約翰孫不是窮苦了更見得好一些呢？不論怎樣，他應該知道這種外表的利益，形形式式的成功，並不是他應該認為目標的東西。他的心靈中本也像一切心靈一樣，孕育着傲慢，虛榮，和種種無限制的自私心；他就應該在心靈上把這些，打掃乾淨，——應該忍着苦痛撕掉牠們，當作廢物般扔出心頭。拜倫生而富貴，可

變得連貧苦而為平民的彭士都不如。也許在遼遠的將來那所謂「最好而可能的組織」中，「貧窮」就是一個重要的元素；誰知道呢？也許我們的「文學家」生成的「精神上的英雄」到那時還像今日一樣，是一種「非自願的道院團體」；還給這醜陋的「貧苦」束縛着，——直等到他們試驗了這裏面蘊藏的東西直等到他們也學習了能利用牠！金錢的確可以做許多事，然而未嘗能做一切事。我們應該認明牠的地域限制牠在那裏面，牠若想走過頭，竟可趕牠回去。

況且若說用了金錢的補助，好好兒的調和，好好兒的分配，就可以解決一切的，——那麼，彭士又何以能顯出他的特長呢？他必需要經過了種種的磨難，纔可以顯出他自己來。這種磨難；這種混亂中的波瀾，即我們所謂「文學生活」者，也就是一種磨難！社會中的下層階級朝着上層爭鬭，向着社會的報償掙扎，這種舉動是永遠持續着的。這是極明晰的眞理。堅強的人總是產生在下層中，可是他卻應該站在別處，不應在那裏。於是這種人普遍的鬪爭，千頭萬緒，不可解決的糾紛，纔造成，不，一定要造成所謂社會的進化。「文學家」如此，種種式式的人都如此。然而怎樣可以調節這種鬪爭呢？這是整個兒一個大問題。若讓牠去任盲目的「機緣」隨便支配；那祇見一個癲狂的原子之渦旋，這一個吞滅了那一個；一千個中到達了一個，其餘九百九十九個都迷失在半途；你那忠摯的約翰孫，不是蟄伏在小樓中無從施展，即喘息在開芙印刷者(Printer Cave)的羈勒之下；你的彭士心碎而死在扞子手賤業之中；你的盧騷迫而趨於瘋狂的暴怒，以怪論燃旺了「法國革命」的火燄：凡這種種，我們早就說過是一種最糟的調節，可是那最好的呢，咳，還早得很哩！

然而，牠確實在那裏來，這是不必懷疑的；牠雖還深藏在時代的懷抱中，卻是向着我們前進：這是我們敢嘗試的一種預言。這因為人類祇要能認識了一件東西的重要，他們一定就要着手佈置牠，便利牠，促進牠，他們總要到了差不多成就這種目的之後，纔肯休止。而今世現存的種種「教士團體」「貴族團體」「統治階級」沒有那種能比得上「書的作者」這一個「教士團體」的重要。這一件事實，是人人都能瞭解的，——都能解釋的。『「文學」會自己照顧自己的，』畢德(Pitt)在人家請他幫助彭士的時候，這樣說。『不錯，』蘇賽(Southey)接着道，『牠會自己照顧自己；祇是你若不理睬牠，牠還要來照顧你哩！』

這種影響對於單獨的「文學家」並沒有十分重大的關係；他們祇是幾個個人，祇是一個大

體上最渺小的分子；他們奮鬬也好，活也好，死也好，像他們慣常了的一樣。可是對於全社會，究竟牠還是把牠的光明放在崇高的地位上，燭照途程呢，還是把牠踏在脚底下，像從來習慣地把牠在曠野荒漠中四處亂扔（可並不是沒有燎原的火焰），這關係可大了。光明，是世界所需要的東西。把智慧放在世界的頭腦中，世界的戰鬬就能得到勝利，那就變成了人力所能造成的最好的世界。我說這一個無機體的「文學階級」，其異常性可算是一切異常性的中心，牠是產兒可同時也是產母；若能把牠調節得好，牠就是一種新生活力的「活躍點（Punctum saliens）」，因而調節好了一切。在今日的歐洲各國，如法蘭西，如普魯士，我們已可以找到一種調節這「文學界級」發軔的痕跡；這就指示牠逐漸的可能性。我確信牠是可能的；將來應該要可能的。

我聽到中國人的一件極有趣味的事實，我雖未能透澈明瞭，可是就在模糊中，也引起我無邊的驚異：這就是他們的確設法要叫「文學家」做他們的「執政者」！我們當然不敢冒昧地就說明他們怎樣實行這種計劃，也不敢說實行之後的成功到若何地步。這種事業當然不會怎樣成功的；然而，卽有極小程度的成功，已是異常的可貴；卽這嘗試本身也就是可貴的了！在中國全境中，彷彿到處有種種活躍的搜求，想在青年中發現出那些具有才識的人。國中有的是學校，大家都可以就學：他們的訓練雖是笨拙，可總是一種訓練。青年們在下級學校中露了頭角，就可昇到上級學校得到比較得意的地位，使他們格外可以暴露自己的天才，——這樣地逐步上昇，彷彿一切「官吏」和初步的「執政者」，都是在這裏面挑選出來的。這一班人先把他們來試驗，看他們究竟能治國不能。當然，希望是很大的，因爲這班人已顯示了他們的智慧。試驗他們：他們還沒有執過政，治過國；也許他們竟不能；然而可以斷定他們有的是「理解力」，——沒有「理解力」者決不能治國！該知道，「理解力」不是一件工具，這是我們向來概念的錯誤：「牠是一隻能使用工具的手」！就試驗他們吧：他們是一切人中最値得試驗的人。——我聽見了這種制度，眞覺得世界上一切政府，憲法，革命，社會的機械或組織等種種現象，沒有那一種能像牠這樣令人起一種科學性的驚異心。把智慧的人放在事業的頂上：一切憲法和革命，若說有目的，這就是牠們的目的。祇因有眞智慧的人，我確信他有高貴的心靈，並且眞實，公正，仁愛，而勇敢。得他做執政，一切都得到了；若得不到他，雖然你有楊梅一般多的「憲法」，每一個村落裏都設一個「議院」，你能得到些什麼！

　看着這種現象覺是異常的，的確不錯；並且也不是我們普通忖量的現象。然而我們是投身在一個極異常的時代中這種現象是應該忖量的應該使牠能實行用一種方法去實行牠。不獨這種，還是有他的種種。我們現在週圍祇聽見到處的宣言，說那古舊的「守古之王國」已到了末日：一件東西說牠從前怎樣就沒理由說牠還該繼續着這樣從前怎樣的東西已腐爛了，已不適用了。大多數人類的羣衆，在歐洲的各種社會中再不能靠着從前怎樣的東西生活下去了。當千百萬人用盡生平的力量尚不能圖一飽的時候，當「第三個人在一年三十六個禮拜中永遠缺少着三等番薯」的時候，那以前怎樣的東西當然應該準備着改換一下子了！——我現在且捨棄這「文學家」的組織再講別的。

　咳，壓迫「文學英雄」最重的罪惡還不是這組織的缺乏；另有一種比這更淵深的東西從這個中間彷彿象泉源般流出種種壓迫「文人」和一切人的罪惡。瞧我們那「成文學家的英雄」，他穿着無機體的混亂中旅行着，既沒有大道，又沒有伴侶，——他得把他的生命與靈才捐棄在這混亂中彷彿是貢獻他的一部份想在這中間造出一條大道；倘然他的靈才沒有給攪得錯亂無序，麻木不仁也許他還覺得這是可以容忍的還以爲這是一般英雄普通的命運。他最致命的苦楚卻是他生命所寄託的這個時代竟成了「精神上的麻痹」；因此他的生命不論怎樣避免也成了半麻痹！這十八世紀是一個「懷疑主義」的世紀在這裏面祇有一整箱潘陶拉(Pandora)（註七）的苦楚所謂「懷疑主義」不光是智慧上的「懷疑」並也是道德上的「懷疑」；種種的不虔誠，不眞誠，和精神上的麻痹。恐怕自有世界以來人類數得清的這幾個世紀中沒有一時「英雄主義」的生活會比今日再困難的了！就是「英雄主義」的可能也早給一切人正式地屏斥在心靈之外。「英雄主義」永遠去了；「瑣細」「方式」和「平凡」將不斷的來。「神蹟的時代」不問以前有過沒有，決不會再有的了。這是一個衰憊的世界，在這中間「奇異」「偉大」「神聖」都沒有立足的餘地；——簡言之，是個無神的世界！

　你們瞧現在他們的思想，不要說比那基督教的莎士比亞與米爾敦，就是比着那古時的史蓋特，或不論那種具有信仰的人，都顯得卑劣渺小了！那有生命的「伊格特拉西樹」和諸地預言地搖晃着牠世界般廣大的枒枝深深地穿到「海拉」(Hela)的樹根現在竟給劃除了，換成一副鎧

錯的「世界機器」。「樹」與「機器」：把這兩件東西比較一下子看。我，盡我一部份的力量，要宣告這世界決不是一副機器！我說牠的運行決不靠什麼輪軸性的「動機」，自利心，彼此約束，彼此平衡；這裏面有一種東西是絕不類那紡輪的鏜鎝與議院的多數制約；簡言之這決不是一副機器！——那古代腦斯的「異教徒」對於這「神的世界」之理解比這些可憐的「機器懷疑家」要眞實得多：那古代異教的腦斯人倒是「眞誠的」人。而這些可憐的「懷疑家」卻沒有眞誠，沒有眞理。祇把半眞理與讕言當作了眞理。眞理多半人以爲就是鼓掌讚美的東西，這可以拿你得到的票數來衡量的。他們竟不知道眞誠的可能或竟遺忘了眞誠的意義。有多少祇圖鼓掌讚美的人，卻裝着很像眞的驚駭與品德被辱的態度，張口問道什麼！我難道不眞誠嗎？這是精神上的麻痹，我說，除了一個「機械式」的生命什麼也沒有了，這就是現世紀的特點。在普通人除非他幸運地是個時代的落伍者歸屬在前一個世紀中，不然他決不能成一個「信徒」，一個「英雄」；他要下意識地埋葬在這些惡毒的影響之中。祇有那最堅強的人，用着無盡的奮鬬和紛擾纔能把自己解放一半出來；在一種陶醉而最悲劇性的方式中，變成一種精神上的活屍，做一個「半英雄」。

「懷疑主義」是我們給這種種的一個總名稱；因爲牠是主要的病候，是這一切主要的根原。關於這個問題眞有許多話可以說！若要詳述我們對於這十八世紀和牠種種方式的感想，那就得要有好幾次演講，纔能說個明白，決不是這一個演講一小部份的地位可以說得盡的。因爲我們所稱的「懷疑主義」這東西簡直是一種可怕的黑死症，生命的寇仇，人類自有生命以來一切學說與演講都以牠爲攻擊的目標：這是「信仰」與「不信仰」無盡期的爭鬭！我們要討論這問題，也決不是一種判定罪案的意義。這世紀的「懷疑主義」我們該當牠是舊信仰方式的傾頹，卻也是一種新的更完善而更廣大的方式之先聲，——這是當然要來的東西。我們不能因此而抱怨人類；祇該悲憫他們艱苦的命運。我們該明白毀滅這舊的「形式」並不是毀滅了永恆的「實質」；這「懷疑主義」，雖我們眼見牠這樣的可嘆可恨，卻不是個結局而是一種開始。

上一次我偶然無目的地提起過邊沁（註八）的人類與人生的學理，說到牠的價值遠不如摩罕謨德的。現在重提這個問題，我可要鄭重聲明這的確是我考慮過的主張。然而我也並不想有意誣蔑奇勒曼邊沁(Jeremy Bentham)本人，或攻擊那些崇敬信仰他的人們。並且我以爲邊沁本

人，不就是他的信條，也比較地有可以讚美的地方。這是全世界在一種怯懦半調子的態度中，羣趣而造成的一種堅決的「生物。」讓我們就接受這種變局吧；我們不死就得痊愈的；所以我稱這汽器的「實利主義」是向着新「信仰」進行的一條道路。這是假言論的捨棄；人們自然地會自語道：『好吧，這世界是一副鐵造的死機器，「地心吸力」與自私的「饑餓」是牠的神；我們就瞧牠運用着約束平衡齒輪機軸適當的配置，能攪些什麼出來！』「邊沁主義」這樣無畏地努力着牠以爲眞實的東西，也自有一種完整而丈夫氣的性質；你們竟可稱牠是「英雄性」，雖然這是閉上了「眼睛」的「英雄主義！」這是十八世紀在一種半調子狀況中浸濡着人類整個兒生活的一切物的一個頂點，一個無畏的檄文。我覺得，凡是拒絕「神」的，凡祇口頭信仰「神」的，若是誠實，若是勇敢，當然要變一個邊沁的信徒。「邊沁主義」是一種盲目的「英雄主義：」「人類」祇像不幸的盲目薩姆孫（Samson）磨轉在非利斯丁（Philistine）的磨坊中，痙攣地抓着磨坊的柱子，雖造成了鉅大的坍毀，可最後終得了解救。所以對於邊沁，我不願加以非難。

然而一句話我可要說的，並希望一切人能瞭解而牢記心頭，那就是：你若在「宇宙」中除掉了「機械」，看不見別樣東西，那你就在一種最可怕的方式中完全失掉了這「宇宙」的祕密。我覺得，人類的「宇宙」觀荀完全泯滅了「神的境界，」那眞是人類一切錯誤中最獸性的錯誤，——我不說牠是異端的錯誤，因爲不願這樣誣蔑這「異端教。」這決不是眞的；這是從心底裏出來的虛僞。一個人有了這種思想，他對於世界上一切物的思想當然都要錯誤；這一個根本的罪惡會腐化盡他所造成的一切結論。我們可以說牠是最可恨的一「種蠱惑，」——連「巫術」都不如：「巫術」到底還崇拜着一種有生命的「魔鬼，」牠竟是崇拜着一種死鐵的「魔鬼；」沒有「神，」竟至沒有一個「魔鬼！」——什麼是高貴，什麼是神聖，什麼是感應，從此要絕跡在人生中。留在人生中的，到底都是些卑陋的「死東西（caput-mortuum）；」機械的骨格，一切靈魂都遠颺了。怎樣再能叫人英雄地做事業呢？那「動機學說」教他道，一切事情雖掩飾的程度不同，其實祇是一種卑陋的「享樂之愛好，」與「痛苦之怕懼；」求讚美，求金錢，求一切養命之物的「饑餓慾」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實。簡言之，就是「無神主義；」——可是牠已可怕地處罰了自己。這個人，先就變成了個精神上的癱瘓者；把這類神的「宇宙」祇當做一副機械性的死汽機，全靠着動機，約束平衡

等來運動牠他就彷彿是那可憐的法拉利斯（Phalaris）坐在自己創造的那具「法拉利斯的銅牛」（註九）肚子裏愁苦地等着死！

我解釋「信仰」是一個人心靈的健全舉動。一個人怎樣能得到信仰，這確是一種神祕而不可言說的過程；——其不可言說，正像一切有生活力的舉動一樣。我們有了這一個心靈，不是叫我們專用牠來巧辯飾非的，是要用牠來觀察萬物，使牠給我們對於萬物的一種明晰的信仰與理解，藉此我們用以開始做事的。懷疑，牠本身並不是一種罪惡。當然我們不能奔出去，搶到一件東西，立刻就信仰起牠來！在每一個明睿的心靈中，當然對於種種事物都有種種的懷疑，研究或所謂 σκέψις（註一〇）。這是心靈對於想要瞭解和信仰的東西一種神祕的工作。信仰就像一株樹一般，從這個根上苗生起來，穿出了地面。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要大家保守他的懷疑在「沉默」中，直等到他多少得到了些真是非之後，纔把牠宣露出來；對普通的事物他尚且應該如此，那麼對這至高無上非語言可表達的東西，他又該怎樣呢！倘然他一定要羅列着他的懷疑，祇以爲辨論與邏輯（這些東西最多他不過是告訴我們他對於某物的思想，信仰與不信仰的態度而已）是他智慧的勝利與真實的工作：咳，他就彷彿是扳倒了　棵樹，不把綠的枒枝，樹葉和果實給我們看，祇叫我們去看那翻起來虬曲的樹根！——可是從此沒有了生長，祇有死亡與苦楚在繼續着！

所以我說這「懷疑主義」不光影響及於智慧，也及於道德，是全靈魂長期的消渴病症。一個人靠着信仰某物而生活，決不靠辨論一切物而生活的；若說他能把一切可以信仰的東西藏在口袋裏，卻用着別種官能去飲食消化，這真是極可嘆的現象！再低級的墮落是沒有的了。一個時代中的人類會墮落到如此低徵，這真是一切時代中最可哀，最病態，最卑陋的了。世界的心房已痲痺，而入病態，叫牠的肢體又怎能健全呢？世界工作的各部門已停止了「真實事業」，技巧的「模擬事業」開始了。世界給的工資都上了袋，世界的工作可沒有人去做。「英雄」去了，「虛僞者」來了。瞧吧，從羅馬帝國的末葉算起，雖然那時候也是個「懷疑主義」的時代，到處都是些贋真與普遍的傾頹，可是有那一個時代能像十八世紀一般的充斥着「虛僞者」呢？瞧他們把品德仁愛化作了浮誇而感情用事的烟霧——這一大隊「虛僞者」的頭裏引導着的就是卡葛寥斯德勞！不含「虛僞」的人簡直少得很，他們以爲這是真理的不可少的成分與混合物。卡賽姆（Catham）我們那勇敢

的卡賽姆，他來到議院中時，週身包裹着綳縛着；據說「他剛從身體上的大苦痛中爬着出來的；」一——可是，懷爾坡爾（Walpole）說他忽然忘記了自己是個病人，到了辯論冒火的時候，竟從綳帶中掙出膀子來，揮舞着做出演說的姿勢！卡賽姆的一生，就永遠過着這喬裝的生活，半是英雄，半是虛僞者。正因爲那時世界中是充滿了這種騙子；他可又一定要得到世界的推選！究竟在這種情狀中，世界怎樣能盡牠的責任，世界事業的各部門中，逐漸地積聚了多少錯誤，使幾個人與大多數人失敗，怎樣愁悶而苦楚，這些問題也不需我們來估算的了。

我覺得，你若肯直呼牠是一個「懷疑的世界」，你的手指已直點到這世界病的中心。這是個無誠的世界；一個無神無眞理的世界。我以爲整夥兒社會的災癘，「法國革命」「查脫主義（Chartism）」等全都從這裏面發生出來的，——這是牠們主要的需要。這決計應該改革的，不把牠改革，不能有別種有利的改革的。我看着這世界就祇有一個希望，我看着這世界中種種苦楚也祇有一個不可奪的慰藉，那就是牠在改革中了。這兒那兒我還找得到一個人，他還如舊的知道這世界是一個「眞理」，並不是「鼓掌性」與「虛僞性」的；他自己是活着，並沒有死，也沒有痲痺；這世界也是活着的，直覺地系屬着「神界」，美麗而威嚴，還像初期時的一樣！祇要有一個人知道這些，一切人慢慢地當然都會知道起來。這是明白地顯露着，不論那個肯除掉了眼睛上的「眼鏡」，誠實地看一下，都會知道的！在這種人看來，那「無信心的時代」，跟牠那些不幸的「產物」，都是過去的了；一個新的時代已經來了。那舊的不幸的「產物」與「搬演」，看着雖還堅實，其實已成了「幻象」，預備着很快地隱去了。他對着那些喧嚷而外貌極偉大的「贋眞者」們，雖有全世界在他們腳跟後面歡呼讚美，卻會鎮定地站在一邊，指着這個那個直說道：你不是眞的；你沒有存在，祇是個模擬，走你的路！——不錯，空虛的「方式主義」，羸拙的「邊沁主義」，和其他種種不英雄而無神的「不誠」，是明顯地並且迅速地崩頹了。這個無信仰的十八世紀，祇不過是偶然遇見的一個例外。我敢預言，這世界一定要重返「眞誠」；變成一個有信心的世界；充滿着很多的「英雄」，又是一個「英雄的世界」！到了那時，纔眞是一個勝利的世界。

然而實在說起來，這世界和世界的勝利又有什麼關係呢？大家把這世界說得過分重要了。我們中那一個不是放任着這世界，讓牠自己幹去；管牠勝利不勝利，各人不是多有自己的「生活」

要照顧的嗎？一個人的「生活」原祇是兩個「永生」中「時間」的一點兒微光；我們永不會有第二次機緣的了。我們生活着當然想做成一種聰明而現實的人，決不願做一個愚傻而贋眞的東西。世界的得救並不能就救了我們；世界的失敗也不見得就毀滅了我們。我們祇應該照顧自己這「安分守己的責任」中自有偉大的功績——並且就大體上說眞話，我沒有聽見過「世界」能用別種方法得救的。現在這一陣救世的瘋狂，祇是十八世紀和牠縹渺的情感主義之一鱗片爪耳。我們可別追踪牠太遠了。若要救世，我祇有放心地信任那世界的「創造者」；並還稍稍照顧着我自己的拯救，這是我們能力比較做得到的事情！——簡言之，爲了世界故，爲了我們自己故，我們看着這些「懷疑主義」「不眞誠」，「機械性的無神主義」，帶着種種毒性，竟在去了，竟像已去的差不多了，我們當然要手舞足蹈的快活起來。——

約翰孫那時的「文學家」；就是在這種情況中生活着。這是一個生活中尙無正當眞理的時代。舊的眞理」墜落而快成喑啞，新的呢，還躱藏着不想開口。在世界的昏茫中，那種以浮世人生爲萬刧不變的「眞誠」與「事實」的理想，還沒有一點兒新暗示的曙光。眞沒有什麼暗示；連「法國革命」那樣的暗示也沒有，——這「法國革命」倒還是一種眞理，雖然這眞理是裝在地獄的火焰中的！瞧那路德的涉世與約翰孫的就怎樣的不同，前一個是有確定的目標，而後一個呢祇裝束着遺傳與憶測，現在竟變成了不可信不可解的東西了！摩罕謨德的方式是「塗油蠟的木頭」這可以一把火燒掉的：而這可憐的約翰孫的東西卻不是這樣容易燒毁的。——一個堅強的人本來永遠可以找到他的工作，並且這工作的困難痛苦也多足以使盡他周身的力量。然而若要得到勝利，在我們那「成英雄的文學家」之種種環境中，恐怕比什麼都爲難了。那爲難的致命傷不光在種種障礙紊亂，書賈奧斯朋（Osborne）與一天四辨士半本尼的收入；不在這些；卻在他自己靈魂的光明竟給人家取去了。地面上沒有了陸標；咳天宇中竟也不見了引導星！無怪這三位都得不到勝利的了。然而他們卻能眞實地戰鬬，這還是値得最高的讚美。我們該抱着悲哀的同情來觀察他們，若算不得三位勝利的活「英雄」，也該當做三座失敗「英雄」的墳墓！他們的失敗也是爲了我們；給我們開着先路。這一些是他們與「巨人」混亂戰爭時拋擲出來的山岳；在這些底下，他們已磨難盡了膂力與生命，現在葬臥在那裏了。

我寫的關於這三位「文學英雄」的這些話，或故意地或偶然地敍述了你們大半都知道的東西或是不必再說或寫第二遍的東西。我們應該注意的其實祇在他們怎樣是這一個特殊時代中特殊的「先知」；他們的確有這種性質而他們和他們的時代在他們的觀點之下所表現出來的景象，已足夠我們深長思索的了！我稱這三個人多少是「眞實的人」忠誠地並且大都是下意識地奮鬬着想做眞實想立足在萬物無極的眞理上。祇這一點就可以把他們彰然地識別在同時一大羣巧飾的儕輩之上；也就使他們在某種程度中稱得起是永恆眞理的「宣講者」，是他們那時代的「先知」。是「自然」自己把一種高貴的需要放在他們身上叫他們這樣做。他們具有一種偉大性，所以不能生活在不眞實中——雲霧霜雪和種種浮幻都融化在他們的底下除了堅實的地面他們不取別的立足處；他們若立不到這上面就永沒有休止，永沒有規則的動作。在某種範圍內他們是「自然的血系」重現在一個「巧飾」的時代中；幾個「創始人」的重現。

單論約翰孫，我以爲他天生是我們英國偉大靈魂中的一個。他是個堅強而高貴的人，他還蘊藏着到底沒有能發達的許多美德；若能在比較良善些的境遇中誰知他會做成了什麼，——也許就是個「詩人」；「先知」，就取的「主宰」！然而從大處着眼，一個人可不應該抱怨他的「境遇」他的「時代」等等；這是一種不經濟的工作。他的時代不好，好吧，他來了就得把牠改善呀！——約翰孫的青年時貧窮孤獨絕望苦楚得很。所以不論外界有怎樣順利的環境，約翰孫的一生若要免除苦痛就彷彿是不可能的了。世界也許在他身上多少得到些有利可沾的工作；然而他抵抗世界的工作之努力始終不是件輕易的事情。「自然」要酬報他的高貴性也祇能對他說道，就生活在這病態憂愁的境遇中吧。不，恐怕這憂愁還是跟那高貴性密接地甚至不可分地關連着的呢。無論如何，這可憐的約翰孫不得不到處帶着這憂鬱症肉體與精神雙方受苦彷彿像海格利斯(Hercules)(註一二)穿着那件冒火的納袖絲衫子(Nessus' shirt)祇把沉悶而不治的苦楚注射到他身上；這件納袖絲衫子是撕不掉的，這就是他天生的皮膚！他就該在這種狀況中生活着。你們請幻想他那時帶着瘰瘡病，懷着偉大而無饜的心不可言說而混亂的思想愁苦地像個局外人般流盪在這世界中，祇知急切地吞食那抓得到的靈性物件；若沒有好的就是學校中的文字和別種文規上的質料也是要的！這個全英國最偉大的靈魂，而供給他的食糧祇有「每天四辨士半本尼」然而他究竟

是一個偉大而不可屈的靈魂，一個眞實人的靈魂。那一段在牛津時鞋子的故事，我們是永不會忘懷的這一個粗糙縐臉骨立的「大學執役生」在冬令裏還穿着一雙破鞋四處走；有一位慈善的「二等生」偸偸地把一雙新鞋放在他的門口，這骨立的「執役生」拿起來，睁着模糊的眼睛仔細地看，同時起了怎樣的思潮——竟把牠往窗外一擲！溼脚，泥汚，雪凍，飢餓或其他種種都可以，可不願乞討，我們不能忍容這乞討！這兒就是他的粗暴執拗的自立性；一個整個兒汚濁粗暴混亂的苦楚與飢荒的世界可也是一個高貴與丈夫氣的世界。這擲鞋子的一段事就是這個人一生的縮影。這是個創始的人；——決不是個借貸乞討的收舊貨的人。不問好壞，我們得站在自己的基礎上！就站在我們力所能得的鞋子上。在雪地裏也好，在汚泥中也好，總是誠實地站在這上面；——站在「自然」給我們的眞實與實質上，決不去站在模擬上，站在「自然」給予別人的東西上面！——

然而，他雖有這種丈夫氣與自立性麤暴的傲性，而對着眞正在他上面的一切，他那種溫和的慈祥，忠誠的馴順，又有誰比得過他呢？偉大的靈魂本來永遠能忠誠地馴順，崇敬那高出於他的一切，惟渺小而卑陋的靈魂纔不能這樣。這可以明證我前天的一段話，我說眞誠的人天生就是服從的人；祇有在一個「英雄的世界」中，纔有對於「英雄性」忠誠的服從。「創始」的精粹並不在牠是「新」：約翰孫完全信仰着的是舊的；他覺得舊的思想是可信的，是適合他的；可以在一種準確的英雄態度中在牠們底下生活着。卽在這一點上，他就是值得研究的人。因爲我們正說着這個約翰孫不是個平常說空話講方式的人；他是一個眞理與事實的人。他現在卻維護着舊方式；其實他能這樣維護也好；祇是在他所維護的一切方式中該有一種最眞實的質地。最奇怪的在這可憐的「紙糊時代」中，這樣的荒蕪巧飾塞滿了種種的「炫弄」，「響言」，而這「宇宙」的偉大「事實」卻照耀在這個人身上，使他永遠覺得驚奇確鑿，不可言說，神性的地獄！他怎樣能把他的方式去調和牠，在這種情狀之中他究竟怎樣的對付；這是一件値得觀察的事情。這是一件該「帶着崇敬憐憫，畏懼的心腸去觀察」的東西。那一隻聖克利門鄧司禮拜堂 (Church of St. Clement Danes)，約翰孫在福祿特爾時代中去崇拜的那隻禮拜堂，我覺得眞是一個可敬的地方。

因爲他的「眞誠」，因爲他的話還是從「自然」心裏所吐露出來的一種，雖用的是流行巧飾的方言，我們認定這約翰孫到底是一個「先知」。本來一切「方言」不多是巧飾的嗎？巧飾的

東西並不全是虛僞的；——凡是「自然」眞實的「產物」都能準確地給自己「賦形」的；我們可以說一切巧飾的東西在發軔之初都是眞實的。我們所謂的「方式」在創始時並不就壞；牠們當然是好的。方式是「方法，」習慣有人的地方就有牠。「方式」的形成正跟「道路」一樣，像踏平的「大道，」向着許多人追尋的那個神聖高尙的目的物所在地而去。你們請仔細想想。一個人充滿了感動而懇摯的衝動，找到了比較可以實現牠的方法，——或吐露他對於「最高者」靈魂中的崇敬或正當地敬禮他同儕的人類。這必須是一個發明家纔做得到這些，必須是個「詩人」；他就吐露了他自己及很多人心頭模糊地掙扎着的思想。這就是他實行的方法；這就是他的脚印，是一條「道路」的開始。現在再瞧：第二個人來當然就踏着前人的脚印走；這是最方便的方法。走在前人的脚印中可是再加一些改良，在可以增善的地方改革一些；無論怎樣就把牠擴大了，這條「道路」上走的人越多就越加擴大了；——直到最後竟變成了一條平陽大道，整個兒世界都在那裏馳驟往來。祇要這「大道」的盡頭有一個「城」或「廟」或別種大家所奉趨的「眞實，」這條「大道」總是大家歡迎的！祇要那座「城」一旦消滅，我們就捨棄這條「大道。」世界上一切「制

度，」「習俗，」「調節過的東西」全都在這個態度中生生滅滅。「方式」的開始都是充滿着實質；你們可以叫這「方式」是一種「皮」是一種原有的實質聯續而成的形態變成了的肢體變成了的皮：不然就不會有牠。偶像，當牠們在崇拜者的心裏沒有生狐疑與空虛的感想時，牠還沒有偶像性。我們雖攻擊「方式，」我可希望大家不要輕忽了眞「方式」高尙的意義；過去將來牠永遠是我們在這世界中居住時不可缺的用具。——

更有一點可以注意的，約翰孫卻一點兒沒有自誇他的「眞誠。」他當然自信自己是特殊地眞誠，——特殊地有異於人，自知是一個忍苦奮鬬心力交瘁的人或就是他所謂的「學者，」勉力在世界中找尋誠實的生活不挨餓而活命——可不肯偸！他心中自有一種高貴的下意識他並不「把眞理刻在他的表殼上」；可是他維護着眞理說的是牠工作的生活的也是牠。這就永遠這樣了。請你們再想想看這一個「自然」任命他做偉大事業的人給他一種對着「自然」公開的態度，就使他不能再不誠的了！在他廣大公開深感的心中「自然」是一個「事實」；一切讏言祇是讏言這「人生的神祕」之不可言說的偉大性，不問他承認不承認，不卽使他彷彿遺忘了牠，或竟

拒絕了牠，可是牠總在他的眼前，——祇覺可怕而奇異，不在這邊就在那邊。眞誠做了他的基礎；可是他不覺得祇因從沒有考問過或竟是不能考問的。米拉蒲，摩罕謨德，克倫威爾，拿破崙：一切我知道的大偉人都有這種重要的原素。至於無量數的平凡人，到處辨駁着，談論着，他們用邏輯空談剽竊而來的種種平凡的主義：這種性質就決計不會有的了。他先得有了眞理；他感到確是眞實的眞理。不然他怎能有立足點呢？他整個兒靈魂會時時刻刻在各種方式中警告他沒有立足點。要眞實，是他的一種高貴的需要。約翰孫的世界觀不是我的，正像摩罕謨德的世界觀一樣的與我不同然而我卻承認這兩人都有心之眞誠，這一種永恆的元素看着他們都見了成效，我眞感到一種快慰。他們都不是下種的粃糠，在他們中都有一種田裏能長成的種子。

約翰孫是他的人民的一個「先知」；給他們宣講着一種「福音」，——這是他這樣人都要做的事業。他所宣講的最高的「福音」可以說是一種「道德的智慧」「在一個做得很多，知得很少的世界中，」看你該怎樣做！這是一個值得宣講的題目。「一個做得很多，知得很少的世界」你可別讓自己沉溺到那無邊無底「懷疑」與遺棄神明卑陋的「無信心」的深淵裏去；——到那時候，你就眞要苦楚，無力而癲狂：你又怎能再做再工作呢？這就是約翰孫所宣講教導的「福音」——此外又理論地與實驗地附帶着又一個大「福音」，那就是『你心頭要掃盡「虛妄」！』該與「虛妄」絕交，就是站在嚴寒的冷泥地上，你還得穿你自己的破鞋子：「這於你總是好一些」摩罕謨德也這樣說！我以爲這兩者合在一起的確是一個偉大的「福音」，恐怕是他那時在可能範圍中最偉大的東西。

「約翰孫的作品」也曾流行而著名過一時，可是現在卻給一般青年所否認了。這到也不足爲怪的；約翰孫的思想已很快地變成了陳舊；可是他那思想與生活的方式，我希望牠總不會變成陳舊的。在約翰孫的作品中我可以找到一種大智慧與大心靈不可辨難的痕跡；——不論有那種障礙，那種背馳，這總該歡迎的。他的話，都是眞誠的話；這就是他對於萬物的意義。筆法確是異常的謹嚴，——這是他力所能成的筆法；是一種按節拍的高談闊論，在一種極嚴肅的態度中踏着步，不簡直是蹉着方步走過去，這在今日當然要覺得陳舊了；有時還有一種朦朧式的句法，跟牠所載的東西全不調和，凡這種種，你們都該寬而不論纔是。因爲凡是朦朧等類的句法，牠內在總還藏一些

東西。可是有多少漂亮的筆法和漂亮的書，卻都是中空無物的呢；——這種人纔眞是世界的罪人！是應該遠而避之的人物！——假使約翰孫除掉了大字典以外沒有留下其他的作品，我們還能在這裏面找着一個偉大的智慧，一個眞實的人！祇看牠疏解的淸晰，牠全體的堅實，誠實，透視與成功的方法，就稱得起是一切「字典」中最好的一部。這裏面有一種建築性的高貴，牠站在那裏像一座偉大堅實方方整整完工的鉅廈，調和地完善：你們就斷定牠是一位眞「建築家」的手筆。

我們雖然十分的匆迫，可是對於那可憐的鮑賽（Bossy）(註一二)還不得不說幾句話。大家看他，祇當是一個卑陋自誇無饜的生物，在許多意義上的確是這樣的。然而祇有他尊敬約翰孫的這一點，卻永遠是値得注意的事情。這一個愚傻而傲慢的「蘇格蘭地主」，可算是那時候最傲慢的一個人，卻會帶着一種畏敬的態度，到一雙卑陋的小樓中來，就教這偉大而汚穢且易怒的「先生」：這是一種對着「卓犖」者眞正的尊敬的，的確是一種「英雄崇拜」。在這個「英雄」與「崇拜」二者都覺得不能存在的時代中，其實「英雄」本來是永遠存在的，對着他某種的崇拜也不會沒有的！有個弄小聰明的法國人(註一三)曾經說道，沒有人在房侍的眼中做得成個「英雄」；我們敢完全否認這句話。倘然眞的這樣，該埋怨的不是那「英雄」，卻是這「房侍」：祇因他的靈魂祇是個卑微的「房侍」之靈魂！他祇盼望他的「英雄」應該坐王家的御輦前進，踏着有節拍的腳步後面擁讓着侍從前面吹起了畫角，所以這句話該這樣說的：沒有人在房侍的眼中做得成一個大皇帝。現在你若把路易十四撕掉了他身上的王服，剩下來的祇有一根生枒枝的紅蘿蔔(註一四)，帶着亂七八糟刻成的頭；——沒有一個房侍看着會讚嘆的吧。房侍看見了英雄也不會知道的，咳，那兒會呢？這也得是一位「英雄」纔能知道的呢；——世界的需要，在這種那種的意義中大半就需要着這種。

就大體說，我們以爲鮑斯威爾（Boswell）的敬愛是施之得所的；全英國他找不到第二個靈魂値得這樣頂禮膜拜的了。而這一位偉大鬱悶的約翰孫，也引導着他那困苦混亂的生活，十分得當；正像一位當正而勇敢者的生活。那種以「作者人格」作貿易的荒蕪混亂，那種在宗教中，在政治中，在人生理論與人生事業中，「懷疑主義」的荒蕪混亂；在他的貧苦中，在他病軀襤褸的塵土模糊中，他卻還能利用生活；正像一個勇敢的人。在「永生」中，他不是完全沒有引導星；他的確有

一顆，正像一切勇敢者都該有的：他的眼睛就注定在那裏，在這下層「時間」大海混亂的渦漩中他決不會變換他的程途。「對着虛謊的精靈他雖忍着死與飢餓也決不肯投他的旗幟。」：勇敢的老薩繆爾 (Samuel) Ultimus Romanorum！

關於盧騷和他的「英雄主義」我可不能說這些話因爲他就算不得我所謂的堅強者。祇是一個病態的易感的，無恆的人充其量是緊張而不是堅強。他沒有「沉默的天才，」這是一種最可貴的天才；可是許多法國人或可說那時代的一般人都缺乏這種性質！其實受煎熬的人祇應該「吞嚥他自己的烟」你若沒有把這烟變成了火，吐牠出來有什麼用處——其實在比喻的意義上說，一切烟都能變成火的。盧騷就沒有深，也沒有廣，困苦時沒有鎮靜的力量；這卻是眞偉大最要的特性。有人說暴跳與強硬就是力那簡直是根本的錯誤！一個人常要發抽搐的痙攣，雖六個人抓他不住，可也算不得堅強。可是背着最重的東西能走路時不搖不晃，他就是個堅強的人。我們應該，特別在這喧譁擾攘的時代中我們應該永遠記住這幾句話。一個人若不能緘守沉默，不能到適當的時期纔說話動作這個人決不是適當的人。

可憐的盧騷，他的臉容我覺得就表現了他自己在那裏面自一種又高又窄收縮的緊張：有骨的眉梁；淵深而緊擠的眼睛，那裏面就有一種心緒紊亂的態度，——紊亂而張望，帶一種野貓般銳利的急切。臉上充滿着苦楚竟像不名譽的苦楚，可也有反抗這些苦楚的表情：那樣子彷彿是低賤的，平民式的，但因牠的「緊張」故纔把這些掩飾了些；這是一個所謂「狂亂者」的臉蛋，——是一個悲慘地「收縮」的「英雄」！然而我們現在怎麽又要提他出來呢？這祇因爲他雖有種種的短處，卻具有一個「英雄」最重要當先的特性：他是出自中心的懇摯。這一種懇摯是人類中不經見；沒有一個「法國哲學家」能比得上的。並且，我們可以說他的懇摯過分的偉大了，竟使他易感而孱弱的天性有些擔當不起所以末了竟逼得他變成了最異常的矛盾，竟像癲狂。他的內在，倒底眞發生了一種瘋病，他的「理想」像魔鬼般抓住了他；把他到處推送在峭壁上逼他奔馳！——

盧騷的缺點與苦楚其實我們可用一個名詞盡之那就是「自我主義 (Egoism)」；這的確是他種種缺點與苦楚的根原與總和。他還沒有得征服「欲求」之完全的勝利；一種對於許多事物的卑陋的「飢餓慾，」仍舊是他動機的主要點。我怕他還是一個很尙虛榮的人飢餓着人們的讚美。你

們想還記得仁利斯(Genlis)(註一五)跟他一塊兒的一次經驗吧。他那一次帶了若安賈葛(Jean Jacques)一塊兒上「戲院」去；他就要求着絕對的喬裝，——『他決不願人家在那裏看見他！』然而無意中幔子竟撩了開來：池子裏人認得了若安賈葛(註一六)，可沒有怎樣注意到他！他就發着最痛心的憤怒；全夜鬱悶，沒有一句不是使性子的話。伶俐的公爵夫人卻早就心中雪亮，知道他的憤怒並不是因爲被人看見，卻因爲人家看見了他沒有歡迎他。瞧這個人，他整個兒天性怎樣的中了毒；那裏面沒有別的，祇剩了嫉妒，自絕於人，和暴戾乖張的皮氣！沒有那一個人能跟他一塊兒生活着。有一個鄉間有身分的人，向來常去看望他，並還伴他坐着談天，表示對他種種的尊敬與好感，有一天去拜訪他，卻見這位若安賈葛正充滿着不可解的壞性子。『先生』若安賈葛睜着冒火的眼睛說道，『我知道你的來意。你想來看看我過着怎樣窮苦的生活；看看我鍋子裏燒着怎樣稀少的東西。好吧，你就瞧那隻鍋子吧！那裏面有一磅肉，一隻紅蘿蔔，三隻蒜頭；這就全了；就把這個去佈告全世界知道，先生你若願意！』——這樣子的人已去得遠了。全世界看了這可憐的若安賈葛這種種的乖張掙扎，祇當多了一些故事，可以資笑談，可以引起一種舞臺式的興味。咳，在他自己卻決沒有可笑或舞臺式的意味；這是太眞實的事實！是一種角鬬者臨終的掙扎：擁擠的看臺上是興味濃郁地旁觀着：可是這個角鬬者卻在垂斃的苦痛中。

然而，這個盧騷卻是熱烈地呼號着「母親們，」有他的「民約論，」有他對於「自然」的頌揚，甚至於對於「自然」中野蠻生活的頌揚，他也已接觸到了，「眞實，」奮鬬着向着「眞實；」他就是做着「時代」中「先知」的責任。他是盡着自己的可能，盡着「時代」的可能！最奇怪的，他雖有種種的塗抹，墜落，竟至變成瘋狂，可是在他內心的底裏卻有眞正天上火燄的火星。並且，在這個人種種彫斂侮慢的「僞哲學，」「懷疑主義」與「詼諧諷刺」的成分中，卻發生出對於我們人生之眞實的一種不可磨滅的感覺與認知；這決不是一種「懷疑，」一種「理論」或「諷刺，」卻是一種「事實，」一種莊嚴的「眞實。」「自然」已把這個顯現給他看；已命令把這個宣露出來。他的確把牠宣露；或者宣露得不明晰不好，可是雖模糊不妥，卻總見宣露——已盡力地使明晰的了。況且他那種種的錯誤乖張，就算偷過帶子(註一七)和那些無目的而混亂的苦楚與無賴生活，我們若寬容地給他解釋起來，也祇能算是一個太孱弱的人肩負了過分重大的工作，遭到了一個

無路可尋的地方，在那裏眩耀張皇，往來躑躅而已！人類給異常的方式左右的。我們應該容忍他，希望他；讓他去嘗試他想做的。祇要生命未絕，每一個人的希望不會絕的。

講到盧騷的文學天才，至今還受着他本國人的推崇，我現在不想多說。他的「書」，正像他的人一樣，是我所謂不健全的，不能算「書」中的上乘。盧騷自己本具有一種慾感性。這個再加上了他那種智慧的天才，自然可以造出一種豔麗動人的畫圖：然而，這卻不是眞實的詩意。這不是醇白的陽光；祇是「歌劇性」的；的是一種薔薇色纖巧的俗裝。這種現象，從他那時起的法國人都常有的，不，簡直是普遍的。史丹埃夫人(Madame de Staël)(註一八)裏面有一些：聖比哀爾 (St. Pierre)(註一九)以後一直到現在驚人大變動的「絕望文學」(註二〇)，到處都充滿着這種意味。這薔薇色決不是一種正色。你們祇瞧瞧那莎士比亞，那歌德，卽使那華爾德司谷德！那一個能辨別淸晰了這個，就見到了「眞」與「僞眞」的分別，從此就會永遠舍棄牠們了。

我們研究約翰孫時，可以知道一個「先知」在種種阻礙與紊亂之中能給世界造成多少的善業。現在來研究盧騷，可以明白在這種紊亂之中，怎樣駭人大量的惡業可以伴隨着善業。從歷史上觀察，這個盧騷，是一個蘊藏最重要意義的現象。他給被逐而囚居於巴黎的小樓上，鬱悶地終日與自己的「思想」和「需要」作伴；四處流盪爲生；奮激暴怒而竟至瘋狂，慢慢地竟養成了一種深刻的感想，覺得這世界和世間的法律都不是他的朋友。其實，這種人，若能設法，總不該使他仇視世界的。你可以把他囚在小樓裏，也可以當他一個瘋子般嘲笑他，也可以當他籠子裏的野獸般讓他去挨餓；——然而你卻沒法子阻擋他點旺這世界上的火苗。盧騷就變成了「法國革命」福音的傳播者了。他對於文化生活半癡不癲的推測，他寧捨文明而愛好野蠻的僻見，類此種種，都足以促成全法國普遍的瘋狂。不錯，你可以問，那麼這世界，不，這世界的執政者們該把他怎樣呢？世界的執政者們該把他怎樣，實在不容易說！可是他把這些執政者們怎樣卻不幸地很明瞭的了，——他們大半都上了「斷頭臺」！我們現在且結束這一段盧騷的研究吧。

影敞，無信心崇尚剽竊的十八世紀中，在一堆紙糊的人形與產物間，卻會跳出一個勞勃脫彭士(Robert Burns)這樣一個人來，這眞是一個異常的現象。像一片磽瘠荒涼的地面上忽湧現了一口小小的井泉，——像巧飾的「地獄」中忽照耀着天宇的華采！人們見了這現象竟有些莫名

其妙。他們祇以爲這是「地獄」中放着的餤火;牠也祇能讓人家這樣地錯認了,雖也曾像在死亡的苦痛中一般半盲目地掙扎抗拒過一回祇怕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被同類人這樣地錯認的了。光天化日之下又平添了一段極端浪費人生的戲劇。

彭士一生的悲劇你們想多知道的了。我們若說,一個人所處的境遇與其應得的境遇相去懸殊,就算是這個人命運的乖戾,那麼沒有那個人的命運能比彭士再乖戾的了。在那些十八世紀專事剽竊,大半是假面具人的傀儡中他卻站出來像一個巨人般的「創始人;」這一個能探及恆久的「深淵,」與人類的「英雄」可以比肩而無愧的人,卻生長在愛爾縣(Aryshire)破草屋子裏。全英國最偉大的靈魂來到我們中時,卻祇是個做苦工的蘇格蘭農民。

他們父親,刻苦工作了一生,嘗試過種種事業,卻沒有得到一點兒成功,永遠困在持續的艱難中。地方官,蘇格蘭人所稱的「法克脫(factor)」,常常去信威嚇,彭士說,「這東西總使我們大家流淚。」這一個勇敢,刻苦,堅忍的「父親,」她那勇敢女英雄的妻子;這羣小孩,勞勃脫就是其中的一個;地球雖廣,竟沒有他們容身之處!那些「使我們大家流淚」的書信就足以證明他們的處境。

我常常說,那一位勇敢的「父親,」就是一個沉默的「英雄」與「詩人;」沒有他,他的兒子就不會成這樣能說話的人!彭士的先人後來來到倫敦,認識了所謂上流社會;然而他卻說,遇見的種種人中,真覺得有趣味的談話,莫過在這個農夫火爐的旁邊。可是他那「七英畝的植苗場」——不獨這個,就是那一塊可憐的黏土田莊,以及種種想藉以謀生的企業,沒有一樣能昌盛起來;他的一生正是一個苦痛不平的戰鬬。然而他卻勇敢地撐持着;始終是個聰明,忠信,不可屈服的人;——每天祇把許多苦痛的煎熬默默地往肚子裏嚥;一壁仍戰鬬着像一位無名的「英雄,」——沒有那個把他的高貴在報紙上宣揚;也沒有人投他的票!然而他卻沒有失敗:一點兒沒有失敗。勞勃脫在這裏,這是他的收穫,——的確是他這樣人好幾代的收穫。

這個彭士是顯現在種種不利的環境中:既無教育,又復貧窮,生出來祇配做勞苦的手工;若想寫,當他能寫的時候,也祇能用那種鄉間特殊的土語,祇有他自己居住的小地域中人可以懂得。我想,他若能用英國普通的文字寫,無疑地他早就得了世間人普遍的認識,推他做,或推他可以做我們英國最大偉人中的一個了。祇要看他能歆動這許多人去透入他這種土語的硬殼裏面去,就足

證這裏面的東西決不是泛泛的可比。現在他已得了一部份的認識，而在我們廣大的薩克遜世界中他方繼續着受人們的認識。凡薩克遜語言所流佈的地方，這個那個親自考量的結果開始知道十八世紀中最有價值的一個就是這愛爾縣的一個農民名字叫做勞勃脫彭士。不錯，我也要說這就是最眞實的一點兒薩克遜的東西：像「哈斯石」(Harz-rock)(註二)一般的堅硬，石根直穿到世界之最深處；——這塊石可又有一種有活力的柔軟的泉源在裏面有一種獷野兒猛的熱情與靈才之旋風靜靜地伏在裏邊，這樣一種鈞天的諸律盤踞在牠的中心。是一種高貴粗糙的眞實性質樸簡陋誠實；眞正是力的簡潔，有牠的電閃之火燄有牠的甘露之憫憐；——這「農民神」正像那古時「腦斯的島爾」——

勞勃脫的兄弟吉爾勃德(Gilbert)，一個很聰明有價值的人曾經告訴我說，勞勃脫在年輕的時候，雖生活艱苦談話時卻異常地興高采烈眞是充滿着活潑喜笑意識與心靈的人。當他那時在澤地裏剝取研好的泥炭或做這一類的工作時，其態度的有趣後來就沒有的了。這種話我很相信。因爲這種快樂的基礎(米拉蒲所謂的 fond gaillard)是陽光與愉快的基本元素，連合着其他淵深與懇摯的性質，就造成彭士最動人的特性之一種。他的內在蘊藏着大量的「希望」；他的生活雖帶悲劇性，他卻不是個愁苦的人。他會軒昂地揮掉週身的愁苦勝利地制住了牠。這彷彿是一隻獅子「灑掉牠頸毛上的露珠」；又好像是一隻疾馳的馬，「對着搖晃的鎗頭而狂笑。」——然而彭士的這種「希望」「快樂」不就是溫煖寬容的仁愛心之結果嗎，——這不是每一個人一切的起點嗎？

我說彭士是他那時英國最天才的靈魂，或許你們覺得異常；然而我確信總有一天這句話說出去，並不會有怎樣的危險。他的寫作和他在這種阻礙中所做的一切，其實祇是他整個的一些可憐的片斷而已。史底華教授 (Professor Stewart) 說得最公正，並且可以引用到一切有價值的「詩人」的他說，彭士的詩並不是一種單獨的靈才；這祇是一個自然地精壯創始的心靈的普通結果在這一種方式中把牠自己表現出來。凡跟彭士接近過的人，都喜歡說他談話中表現的天才。種種天才從禮貌最莊嚴的吐屬至熱情談話最高點的火燄，愉快的高聲流瀉，情感的柔細呻吟，簡捷的斷定，明晰洞矚的透視：一切都蘊藏在這人的身上。慧黠的爵夫人們推崇他，說他的談吐「使

她們立脚不定。」這是很美麗的了；然而更美麗的要算我已經提過的洛克哈德（Lockhart）那段紀錄，怎樣客店裏的店主與侍役們多會從床上爬起來，擠着去聽他的講話；店主與侍役們——他們也是人！可是這兒來了這一個人，議論他談話的話，我聽得也多了；可是去年從一位跟他很熟稔的老先生那裏聽來的一段，那總是最精妙的議論。他說彭士談話的所以與衆不同，祇因「這裏面總蘊藏着一些東西。」『他的話簡而繁，』那老先生告訴我，『在那時他沉默地坐着的時候多，彷彿在高出於他的夥伴中；可是當他開口時，總在問題中加一些新的光明。』我想那一個說話不該這樣呢！——我們若能在他的內面觀察到他靈魂中普遍的力，他到處健全的勇壯崢嶸的直爽，透闢的力量，寬宏的勇氣與丈夫氣，——那兒容易找得到一個天才強過他的人呢？

在十八世紀大偉人中，我有時覺得彭士也許有些類似那米拉蒲。他們外面的服飾當然是絕對的不同；可是我們該從本質上着眼。兩人的靈與肉中都有一種雄厚而強項的膂力；——並且正像米拉蒲所說的，都建設在一種 fond gaillard 的上面。米拉蒲因爲天性的關係，因爲養育所取的途程關係，或者簡直因爲民族的關係，比彭士多了不少的暴烈性；他是個喧嚷，勇往，而不肯休止的人。然而，米拉蒲的特性可也是眞誠而有意識，具有眞正透視之力和卓絕的觀察力。他所說的一切都是值得記憶的東西。這是穿入這件那件事物中的透視之一瞥：他們兩人說話都是這樣的。一樣的有一種狂怒的熱情可都能變成一種極溫和而高貴的情感表現出來。慧黠，狂笑精力，直爽，眞誠；是兩人共有的特性。這兩人的模樣確實是大同小異的。彭士他也能執政，也能在國會中辨論；也能主持政治，有異常人。咳，祇看他在蘇衞弗利斯（Solway Firth）（註二二）捕捉漏稅船時所表現的那種勇氣；當着沒有好話可說，祇能吐出不成話的怒氣的時候，他能緘守着沉默這個若噴吐出來，就可以對付那御前大臣勃萊綏（Usher de Brézé）（註二三）一類人在治國時，在統馭一個偉大而萬世不忘的時代時，這就會昭然揭露於一切人之前！然而人們祇輕慢地斥責他，他的長官對他說了又寫道：「祇叫你做，不叫你想。」你那思想的靈才，雖是國中最偉大的，我們可用不着；祇叫你在那裏把皮酒估價這是你惟一的用途！這是一節很足注意的故事；——並且也是值得討論的，雖然我們知道應該說的和回答的是什麼！他們彷彿以爲這「思想」「思想的能力」在世界上一切時代，一切地域和環境中並不是的確需要的東西。然而那種向來不思想的人那種向來不能

思想不能觀察的人，那種祇能把他工作着的東西，摸索，幻覺，錯看着牠的性質的人，這不是極危險的人嗎？他錯看牠，即我們所謂錯認了牠，他當牠這樣，其實牠是那樣！——他祇能像「廢物」一般站在一旁了！他是個危險的人，不可言說的危險，卻高高地踞坐在人類的最高位置上。——有的人要說：『這也用得着抱怨的嗎？力向來沒有牠用武之地的；從古如此。』我說，不錯；這是「用武之地」的沒落，抱怨當然得不到益處，可是說明眞理卻是有益的。這個歐洲在「法國革命」剛爆發的時候，竟以爲彭士這種人除了把皮酒估價，沒有別的用處——我以爲，這是一件決不能令人快慰的事情吧！

我們又要說，彭士最重要的性質，還是他的「眞誠」。在他的「詩」中如此，在他的「生活」中也如此。他的「歌」並不是唱着幻想的東西；卻是唱着可以感覺到的東西，眞在那裏的東西，其重要的優點，祇有「眞理」。這是他所有一切的優點，也是他整個兒「生活」的優點；所以，彭士的一生，我們可以說是一個偉大而悲劇性的眞誠，是一種野蠻的眞誠，——可不是殘酷，決不是；祇是獷野，和萬物的眞理赤裸裸地在搏戰。在這種意義中，一切大偉人都有一種野蠻的性質。

「英雄崇拜」——奧定呢，還是彭士？好吧，不能說這些「文學家」沒有一種「英雄崇拜」可是變成了一種十分異常的情狀！那些蘇格蘭客店裏的店主侍役們，躲在門口，懇摯地想抓到彭士嘴裏吐出來的一個字，那就已經下意識地做着一種敬禮「英雄」的舉動。約翰孫有鮑斯衛爾做他的崇拜者。盧騷的崇拜者更多了；王公們都到他那卑陋的小樓中去拜訪他，偉大者，美麗者都向着這瘋癲的人致敬禮。在他自己覺得這是一種最異常的矛盾；他生活的兩極端總沒法子可以調和。他坐在貴顯的筵席上，可是爲了生活又不得不給人家抄樂譜。有時竟連樂譜也抄不成。『爲了到外邊去吃飯』他說，『我就冒着要餓死在家裏的危險。』這因爲他的崇拜者還是一種極可考慮的東西！若說「英雄崇雄」的正當與否，可以試驗出那時代的健全不健全，那麼我們還能說這些時代是上等的嗎？——然而我們英雄性的「文學家」的確還像國王，先知等類人般的教導人們，統馭人們；本質上說，無論怎樣，沒法子阻擋他們的。在世界中能思想，能觀察的人，世界就得服從他。世界能改變的，祇有牠的狀態，或把牠變成一種夏日幸福的陽光，或竟變成不幸的迅雷暴雨，——在這不同的狀態中，世界所得的利益，當然有天壤的懸殊了！牠的狀態是可以隨便改換的；可

是牠的實質，天底下不論那種權力沒法子改換牠。光明；若說不要，就變了電閃：世界可以隨便選擇。牠的立足點，並不在我們稱與定是「神」，是「先知」，是「教士，」還是其他種種名稱的這個問題上；祇在我們究竟信不信他的話。牠若是眞話，我們就該相信牠；相信了，我們就該做。至於叫牠什麼名字，怎樣去接受牠，這完全是我們自己的事。牠，這新的「眞理，」這「宇宙」之祕密的更深而更新的顯現，那實在祇是在上者之使命的性質；牠不肯也不能讓那一個不服從的。——

我最後要說到彭士一生中最高貴的一件事情，——他的到愛丁堡（Edinburg）去。我常覺得，在這裏面就包藏着一種最確切的憑據，可以證明他的內在有多少有價值而眞實的丈夫性。我們仔細想一想，一個人膂力挑得起的重量沒有比這個再重的了吧。轉變是這樣的驟；毀滅了多少人的那種平凡的「跳獅子心理，」比着這一次都算不了一回事。正彷彿是一個拿破崙從拉番爾團（Regiment La Fère）裏的破兵隊長就一躍而做了國王，不是逐漸昇起來的。彭士，那時還祇有二十七歲，卻從此連農夫也做不成了；他正想逃到西印度羣島去避免那羞辱與牢獄之災。這個月裏，他還是一個破家的農民，一年祇掙到七磅的工資，不料一下子這種種都成了陳蹟；下一個月中，他已在貴顯與美婦人的光耀中，被扶着麗飾的爵夫人走上筵席；變成了十目所視的注目點！困苦固然有時令人難堪；然而能在得意中撐持的人，其力量足抵一百個忍耐困苦的人。彭士對付這一切的態度，實在令人敬愛無地。恐怕世界上沒有那一個受過他那樣痛苦的試探，也沒有那一個能像他那樣不忘自己的吧。永遠是鎭定，不驚；不羞愧，也不驕矜，不踽踽，也不做作：他祇覺得他在那裏還是個勞勃脫彭士；又覺得「地位祇是一種印證；」名譽祇好算是一種燭光，可以照出這個人，卻不能把他改善或變成別一個人！咳，他若仔細推究，還該說；牠卻會變壞了他；變成一個可憐的鼓脹的氣泡，——鼓脹過分了就爆裂開來，變成了一隻死獅子；這種東西正像那一位說過的，「決不會有身體的復活；」比隻活狗還不如！——在這一點上，彭士就覺得異常的可愛。

然而，咳，這些「捉獅子」的人，到底造成了彭士的毀滅和他的死亡。他們竟使他沒有生活的可能！他們都擁擠在他的田莊裏，阻礙他的工作；竟不辭遠道的源源而來。他永遠不能淡忘這「跳獅子心理，」雖然誠實地想淡忘牠。他就陷入不滿足，苦楚與錯誤之中了；覺得這世界反變得格外的荒涼；健康，性情，心靈之安謐，一切去了；——變成了十分的孤寂。想起來，這是何等的悲慘呀！這些

人的來，祇想看看他既不是抱着什麼同情心，可也不是抱着什麼仇恨心。他們來祇想看一點兒玩意，他們看到了玩意了；——而這「英雄」的生命也跟着去了！

李希德（Richter）說，蘇門答臘島上有一種「火照」，用着很大的螢火蟲插在扦子上，晚上可以照路，經濟不舒的人就用以夜行，可以得很好的光明，所以大家都讚美牠榮譽歸於這種螢火蟲吧！然而——！

(註一)嘉萊爾的日記中說：『他們是智識建築上背桶的脚夫，爬到牆上去就自以爲是土工要動手建築起來了』。

(註二)賽利亞與克利薩德都是流行的感傷小說中的典型人物。

(註三)阿勃拉特是法國的哲學家（一〇七九——一一四二）。

(註四)涉拉門大帝當時就創立了巴黎大學，阿爾根（Alcuin）做教授，阿勃拉特做演講師。

(註五)指福祿特爾等。

(註六)懷德那奇莫德是最古的盎格羅薩克遜議院。

(註七)潘陶拉的箱子出希臘神話，中內藏種種靈肉苦痛的種子。

(註八)參看第二講末段。

(註九)Agrigentum 的暴君法拉利斯造一架銅牛，做懲罰叛己者的酷刑。

(註一〇)希臘字作思想考慮懷疑解。

(註一一)這件衫子浸滿了納裨絲怪的血，其毒深入於 Ulysses 的身上。

(註一二)鮑賽郎爲約翰孫作傳的 Roswell（一七四〇——一七九五）。

(註一三)這是 Bertlett 對於 Gelinat 上將軍常說的話。

(註一四)參看亨利第四第三幕：『當他裸體時，他比什麼都像一隻生杈枝的紅蘿蔔，帶着個把刀子亂七八糟刻成的頭』。

(註一五)仁利斯公爵夫人是盧騷的保護人。

(註一六)意郎知他是公爵夫人的保護人盧萬，而不知他是作家盧騷。

(註一七)在盧騷幼時，他住在一位女太太的家裏，女太太死後不見了一根帶子，後來竟發見是盧騷偷的。

(註一八)史丹哀夫人是法相 Necker 之女，著名女文學家（一七六六——一八一七）。

（註一九）聖比哀爾法國文學家（一七三七——一八一四）。

（註二〇）「絕荿文學」指法國的頹廢派文學。

（註二一）此石係德國北部羣山的別名，這是「吳嶠數」最後的堡壘，歷史與遺聞中都極著名的。

（註二二）彭士是個扦子手。

（註二三）米拉蒲曾面斥過勃萊紐。

第六講

成王的英雄　克倫威爾　拿破崙——近代革命家，

（一八四〇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我們現在講到「英雄主義」最後的一種形式；那就是我們所謂的「王。」他變成了一個人類的司令官；我們屈服了大家的意志去服從他的意志，虔誠地馴順皈依，覺得這樣纔能得到幸福。這樣一個人該算是「大偉人」中最重要的一種了吧。實在講，他是「英雄主義」種種形態給我們的總和；我們可以說，凡「先知」，「大師」，和一切浮世的或精神的首領都依附在這個人的身上，賦形在這個人的身上來指揮我們，給我們永恆而實際的教訓，時時刻刻在引導我們該怎樣做。所以大家稱他 Rex，意即「調節者」，或稱 Roi：我們自己的名字更好；叫他 King，就是 Könning，意即 Can-ing，「能人。」

在這個問題中可以找到許多常以解決淵深而可疑，不簡直是不可測度之地域爲目標的思想來；可是我們現在不能不屏除其大部份而不談。勃爾克(Burke)說過政治的靈魂該是一種公正的「陪審裁判(Trial by Jury)」凡一切立法，行政，議院辯論等等施行的動機都在「找尋十二位公正的人坐在陪審席上」而已——我這兒卻有更充分的理由可以改換他的語調說你們在找尋「能人」給他以「能力的標幟」如尊嚴崇拜(這崇拜 worship 即價值格 worth-ship 解)，虔敬王權等種種東西使他有迴旋餘地可以施展才能領導羣衆——這是世界上一切社會事業的目的。雖成就的好壞各有不同。種種選擧演說議院提案「新政議案」，「法國革命」等其中心思想祇有這個，若沒有牠就什麼都沒有。那一國能找得到國中「最有能力的人」擁戴他到超羣的地位上，大家虔敬地崇拜他；這一國就成立了一個完善的政府；這可不是什麼投票匭議院辭令選擧制憲或別種機械性的東西可以改良增進一絲半忽的了。這已達到了完善的境界是一個理想的國家。「最有能力的人」也就是心地最眞實最公正的「最高貴的人」；他叫我們該做的事情是我們在別處和別種方式中所學不到的最聰明確當的事情；——是我們應該忠貞感激地，虔誠信仰地奉行的事情！我們的事業與生命就在政府能力能達的限圍內，調節好了；這纔是憲政的理想。

唉，我們當然知道「理想」是永不能完全賦形於現實中的。「理想」祇能永久遼遠地深藏着；苟能得稍稍類似牠的東西也就該感激地滿意了！祇望人們不要像希勒(Schiller)說的過分斤斤地把我們這可憐世界中種種「現實的貧瘠之產物用完善的天平去衡量牠」。我們不該當他是個智者；祇該當他是一個病態的不滿足的愚人。然而在另方面說，我們可不能忘記那「理想」是的確存在的；若完全失掉了「牠」的類形，一切都要陷入於傾頹。這是確定不移的結果。土工造牆決不能得完全的直垂線他數理上這是不可能的；他能得某種程度的直垂線他就足夠了；而他既是一個好土工，就照這樣完成他的工作。倘然他過分地背棄了這直垂線；甚而言之，扔開了他的繩準，祇知不經意地順手拾着磚頭一塊一塊的堆起來——！這種土工，我想總是最下劣的了。他忘記了自己；然而「地心力定律」卻不會忘記處置他的；他的牆就要倒下來變成一片混亂的瓦礫場——！

這就是從古及今一切叛亂，「法國革命」社會爆裂的歷史。你把太無「能力者」做着事業的首領！他太不高貴了，太不勇敢了，太魯鈍了。你忘記了有這樣一條定律，或自然的需要，首領祇該「能人」做的。磚頭要放在磚頭上，總要照他放得上的方法做纔放得上。「無能」做着「能力」的「贗鼎，」然而在管理人類事物的一切形態中，虛偽者總還要形成虛偽者；——因此就變成無管理，醉合而成無量數的失敗，赤饕的苦痛：在外表上，也在內心或精神上，千百萬困苦的人民伸着手索取他們應得的供給，可是得不到。於是「地心力定律」發生作用了；「自然」的種種定律沒有一種會忘記發生作用的。那千百萬困苦的人民爆發而為「短袴黨主義，」或別種瘋狂的狀態，磚頭和土匠都變了一堆混亂的東西！——

在國內的公共藏書樓裏，有多少百年以前寫着提倡「王之神權」的可憐的東西，塵封蠹蝕，無人過問的了。牠在這儲藏所裏無所貽害地漸漸的隱去。我們當然不願去擾亂牠這種鎮靜的過程！然而，我們同時也不願於這一大堆廢物褪隱之前，不留下牠一些靈魂的跡象——所以我要說，牠也有牠的意義；這意義中也有真實的東西，是我們和一切人該牢記在心頭的。若說抓住了你們所選定的人（用這種方法去抓住他，或用別種方法），就把一塊圓圓的金屬物套在他的頭上，叫他「王」——這樣就能發生一種「神德，」他就變成了一種「神」，「神」就給與他才能與權力來統馭你們：這種思想，——我們除了讓牠靜靜地在藏書樓中化去以外還能把牠怎樣呢？然而，我卻要說，這些提倡神權者的意識中還另有所指，他們以為在這「王」的中間，在一切人類的「權威者」和「神」造的人類能組成的種種關係中間，若沒有「神權，」就該有「魔變，」非此即彼，無可避免的！前期懷疑世紀告訴我們這世界是一部汽機，我們知道這是根本錯誤的了。這世界中一定有一個「神」；「神」有一種神的制裁，若違背了牠，那就背棄了一切統治與服從，一切人類道德的事業。人與人間的事業中，當以統治與服從為最道德性。不該得服從而強人去服從他，當然該死；而該服從而不肯服從者，益發該死！我說，這就是「神」的法律，不論那羊皮書上寫的法律是什麼：凡人類中有向別人提出什麼要求者，其心中沒有「神權，」就該有「魔變。」

我們懷着這種思想是無害的：在人生的一切關係中，牠總是系屬着我們；尤其在那最高貴的關係，忠貞之中。現代人最重大的錯誤，以為一切祇有自利，祇有貪婪的詭詐，互相限制，互相平衡着，

簡言之，就是人類的結合中根本就無所謂神的。這種錯誤我以爲比着這無信心的世紀當然要發生的那種以「神權」歸諸自稱爲「王」的人民身上的錯誤，格外覺得卑劣。我說，快給我們找出那眞的 Könning，「王」或「能人」，他纔有「神權」來統馭我們。我們要在某種限度中知道怎樣去找他，找到之後，一切人要準備着承認他的「神權」：這就是現時代中，一個病態的世界到處在追求着的療治！這眞「王」，「王」雖爲現實的嚮導，卻也有一種「教主」的性質，——他也做精神的嚮導，因爲一切現實全都從精神上發生的。「王」是宗教的首領，這也是一句眞實的話。——然而這些死時代辯論的題材，我們還讓牠安隱地躺在書架上吧。

想要找尋「能力」而不知該怎樣着手，這當然是一種極可怕的事業！這是現代世界中悲慘的窘相。現代是個革命時代，並且爲期已很久了。土匠拿着磚頭，早就扔掉了繩尺，淡忘了地心力，可也已經倒翻下來，我們眼看他轉輾泥污中了！然而，這種現象的發端決不是「法國革命」；這是牠的結局，我們可以這樣希望。要追遡發端，我們該算到三世紀以前，在路德的「宗教改革」時。那時候，那因襲着基督教名稱的東西已變成了「虛僞」，可還厚臉地假裝着到處赦宥人們的罪惡，藉以騙取金屬的錢財，並還做着許多別樣事情，都是「自然」永恆的眞理在今日決不會做的：這纔是最重要的病原。內在的本質錯了，一切外形跟着越擾越不像樣了。信仰死寂；遍處祇有「懷疑」「無信」。造屋匠舍棄了繩準自語道，「什麼叫地心力？那塊磚頭就放在磚頭上！」咳，就是我們中許多人聽說在神造的人類事業中還有一種「神的眞理」；一切物並不是一種扮鬼臉，一種「權宜」手腕等等；不是也要覺得怪刺耳的了嗎！——

你自稱爸爸，實在你不配做什麼「神父」；你是——一個「幻象」，我簡直想不出什麼客氣些的名字來稱呼你！——從這句話一直順數下來，直到皇家宮 (Palais-Royal) 中羣園戴斯摩林 (Camille Desmoulins)（註一）高呼着『舉鎗！』民衆爆烈開來攻擊各種形式的「幻象」時爲止，——我覺得這是一種歷史上自然的結果。這種呼聲，這樣驚人，這樣帶着一半的地獄式，也是一種偉大的事件。這又是一次民族覺悟的聲音；——牠彷彿混亂地從夢魘中，從沉睡中透露出來，滲進一種模糊的感覺，覺悟到這「人生」是眞實的；悟到這「神的世界」不是權宜，也不是手腕！地獄式；——的確不錯，他們竟非此不要。地獄式，因爲牠不類天，也不類地！這些空虛，這些無誠，該要停止

了；某種的眞誠該要開始了。不問牠代價如何，「恐怕政體」也罷，「法國革命」的可怕也罷，什麼多可以，但求我們能回到眞實。所以我說，這兒就是一個「眞理；」是一個罩着地獄火焰的「眞理，」因爲他們非此不要的！——

在英國和別處很多人極普通的理論都以爲那時候的法國民族是瘋狂的了；這「法國革命」是一種普遍的瘋狂舉動，暫時把法國和大部份的世界變成了一種貝特拉姆（bedlam）（註二）。這「事件」的確掀起了軒然的大波；然而祇是一種瘋狂，一種虛無，——幸運地牠現在已化入「幻夢」與「畫景」之中了！——可是那些樂觀的哲學家，看着一八三〇年七月中的那「三日」（註三），一定要駭爲異常的現象了。這兒的「法國民族」又在奮發起來，肩着鎗，決着死鬬，衝上去呼號，準備着鎗殺，一心祇想完成這瘋狂的「法國革命！」這些人的子子孫孫，也彷彿堅持着這件使命：他們不否認牠；他們祇想完成牠；牠若不能完成，寧願受人家的鎗殺！那些把「瘋狂」的定心丸來做終身主張的哲學家，眼見了這種現象，怎得不駭爲異常呢！據說可憐的尼佈（Niebuhr）（註四），那位普魯士的教授而兼歷史家，爲了這次大變而心碎了；傳聞若可信，他竟爲了這「三日」抱病而亡！這當然不是一個英雄性的死；——比着拉辛納（Racine）（註五）因路易十四嚴重地看了他一眼就死，相差無幾。這「世界」在牠的歷史中，已經過了多少次的鏟動震撼；當然也能希望牠撑持過這「三日」，並且一定還可以見牠照常繞軸運行的！這「三日」是在宣告一切有生命者，說這「法國革命」看着雖這樣瘋狂，卻不是一種貝特拉姆暫性的汹湧，的確是我們大家所居住的這個世界中眞實的產物；牠的確是一件事實，世界各處能這樣去觀察牠自有益處。

的確，沒有「法國革命，」我們簡直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對付這個時代。當這個世界像一片無涯涘而浪如山湧的大海時，我們該歡迎這「法國革命，」像覆舟的水手在歡迎那最堅實的巖石。這是這虛僞彫敝而粉飾的時代中的一篇眞實「啓示錄，」雖然看着可怕得很；牠明證着「自然」是超自然的；若非「神，」就該是「魔；」「類形」總不是「眞實；」可是該把牠改成「眞實，」不然這世界就要給牠放一把火，——會把這世界燒成像牠一樣的東西，那就是「無物」！鼓掌的虛榮止了；空虛的「例規」止了；許多東西都止了。「定案的號筒」已把牠宣告於一切人了。誰知道得最早，誰是最聰明。過去混亂已久的時代開始學習了；不可能的和平開始可能了！戀攣的人，雖仍舊

圍繞在一個矛盾的世界中卻能在這中間忍耐地忍耐地等候着勉力完成他的工作。向來種種虛僞的「死刑判決書」是寫在「天」上的現在牠卻在「地」上宣告了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見。我所以應該說從這現象的別方面着想這裏面伏有多少困難的問題，一切國家中急迫地想解決這種問題的要求是怎樣地堅決，怎樣可怕地堅決，——在這種時代中那一個想找正當的工作做簡直到處多有又何必祇在那「短褲黨主義」的領域裏去鑽求呢！

在這種環境中我以爲「英雄崇拜」就變成了不可言說地寶貴的事實；是現世界中最能得慰藉的事實。牠裏面藏着一種永恆不絕的希望，世界的管理實在有待於牠。即使人類所創造的種種傳說，制度，信條，社會盡都湮沒了，牠還是巍然獨存。我們知道「英雄」一定要降生到我們中間來的；又知道「他」來時，我們的靈才我們的需要生成要敬仰「他」的；因此牠就在這煙霧迷漫，塵土蔽天各種崩潰與火焰之中像一顆北極星般閃耀着了。

在「法國革命」中的工人與戰士們，聽了這「英雄崇拜」，都會覺得異常地刺耳。他們已不承認什麼「大偉人的崇拜」也不希望，不相信，甚至不願意「大偉人」能復現於世界中變成「機械」的「自然」現在已遲鈍了，不能再產生「大偉人」了；——倘然眞到了這樣地步，我就得警告「自然」趕快放棄牠的職守吧，我們沒有「大偉人」是不行的！——然而我並不在這兒跟「自由平等」挑釁他們信仰那明睿的「大偉人」是不可能的了，一種愚魯小人物廣漠的平面就足夠了，我也不加非難。這是那時那地應有的一種信仰。『自由與平等；再也用不着什麼「權威」敬仰這種「權威」的「英雄崇拜」已給證明是虛僞的了，簡直牠本身就是個虛僞；快撩開牠吧！我們已受夠了「贋眞物」的騙現在不願信任什麼了。市場上流通着這許多劣質的錢幣，大家深信不再有眞金的存在了，——可是，就算沒有眞金我們也能做得很好的！』在那全世界一致的「自由平等」呼號中，我覺得都含有這一種意義，這卻是當時情狀中極自然的一種現象。

然而這祇是虛僞至眞實間的一段過程。當牠是整個兒的眞理，誰知牠是完全虛僞；——這是絕端懷疑的盲目者尚在掙扎着要視察的結果。「英雄崇拜」其實是萬世常存，遍佈宇宙的；其賦形不光在「忠貞」中，從神明的敬仰一直到人生中最下層的現實地域，沒有一處沒有牠。「匍伏在人類之前，」祇要不是一種事捨而不取的扮鬼臉，都是「英雄崇拜」——都是在承認我們兄

弟的身上蘊藏着一種神的東西，正像腦范利斯說的，每一個神造的人都是一種「肉的神現」。那些發明種種禮儀來把人生高貴化的人，他們都是「詩人」，禮儀決不是虛僞，也不是扮鬼臉；牠不需這樣做。「忠貞」與宗教的「崇拜」，還是可能；不，簡直是當然的。

再進一步說，我們最近的這一羣「英雄」雖像革命家般的工作着，可是從人性的天性上着眼，我們不是可以說，凡是「大偉人」，凡是「眞實的人」，多是「秩序」的血系而非「混亂」的子孫嗎？一個眞實的人而必須加入革命去工作，本來是一種悲劇性的現象。他彷彿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並且的確有一種無政府主義的原質到處在絆着他的腳跟，——然而他自己整個兒靈魂是反對而痛恨那無政府主義的。他的使命是「秩序」；這本是一切人的使命。他的降生是要把紊亂無序者整理糾正，變成井然有序的現象。他是「秩序」的宣道者。本來世間一切人的工作不多是「創造秩序」嗎？木匠找到了粗拙的樹；把牠做成形式範圍成適用的方形，足以應某種的用途。我們天生都是「混亂」的仇敵；我們若跟「破壞」與「打倒」發生了關係，都覺是一種不幸的悲劇；何況「大偉人」，其人格遠過我們，這種悲劇性當然又要超過我們好幾倍了。

所以，一切人類的事物，就是這最瘋狂的「短褲黨主義」，都是以「秩序」爲工作的目標的。我知道他們雖顛倒於最瘋狂的狀態之中，可沒有一個不是時時刻刻的被督促着向「秩序」走。祇有這個纔是他生命的意義；「混亂」祇是消散，那就是死。沒有一種混亂不是在找尋一個中心去繞着牠轉的。人類若還是人類，克倫威爾或拿破崙那種人是「短褲黨主義」必然的結局。——眞奇怪：在那時候彷彿大家以爲「英雄崇拜」是最不足置信的東西了，怎麼牠仍舊會顯現出來，並且實踐地在大家不能不置信的方式中確定了牠的地位。神權在廣大的範圍中說就可以算是「神力」古舊而虛僞的「方式」既到處踐踏而毀棄了，就有一種新穎而眞實的「物質」突然地暴露出來，堅不可摧。在革命的時代中，「王權」既已變成了死寂而被廢，就有克倫威爾拿破崙站出來又變了一種「王」。這是我們「英雄主義」最後的一種形式。現在就想把這些人的歷史來研究一下。舊時代又重現在我們的面前；在這「兩人」的歷史中，「王」的造成，「王權」的萌生種種狀態重復顯現了。

我們英國的內戰已有過許多次；如「紅白薔薇之戰」，「蒙特福的西蒙 (Simon de Montfort)

之戰」可是多雖多,都不能怎樣得後世的憶念。惟獨這淸教徒的戰爭卻有一種別次戰爭中找不到的意義。你們正直無偏的觀察,或者會看到我沒有功夫提及的別方面去可是我卻以爲這一次戰爭實在又是那造成眞正「世界史」之偉大宇宙戰爭的一部份 —— 是「信仰」與「無信心」的戰爭,是致志於萬物眞精髓的人們與致志於萬物類形及規矩的人們間之奮鬬。有許多人以爲這淸教徒祇是些野蠻的「偶像擊毀者」,兇悍的「規矩」摧殘者;可是比較更正當的名稱該叫他們不眞實「規矩」之痛恨者。我希望我們大家能知道怎樣像他們一樣的去尊重勞特(Laud)(註六)和他的「國王」。我覺得這可憐的勞特是柔弱而遭逢不幸,卻不是虛謊是一個不幸的「迂腐者」,卻不是比此更壞的人。他的「夢想」和他的迷信,雖受着多少人的譏嘲,也自有一種和藹可親的性質。他祇像一位「學校中的教師」,祇把規矩校章,做他整個兒的世界,他思想中祇以爲這纔是世界的生命,世界的安全。現在他帶着這種不幸的思想不作「學校」的首領,竟突然變成了一個「民族」的首領,要來處理人類最複雜最淵深的問題。他以爲大家應該遵守那高雅古舊的章程,並且以爲他們欲求拯救,應該把這些章程擴充而光大之。他正像一個柔弱的人,鼓着一股痙攣的勇氣,趨向他的目的;儘管抽搐地向牠撲,顧不得審愼的警戒,憐憫的呼號;他祇願他的「學生」全都謹守「校章」,這是前題;能達這一點,他無所求;所以我說他是一個遭逢不幸的「迂腐者」,他想把世界當做這樣一所「學校」,不幸世界並不是這樣。唉,他的命運不是很嚴酷嗎?他所造成的一切錯失,不是都可怕地影響到他自己身上了嗎?

堅持着規矩本也有牠的好處;「宗教」等物當然都要以規矩作服裝的。規矩的世界到處都是惟一可居的世界。我決不因爲赤裸地無規矩的緣故,纔來讚美淸教;這祇能算是牠可憐憫的地方——我讚美牠,祇在牠促成這種現象的那一點精神。一切物質全要服裝在規矩裏;可是有的規矩是適合而眞的,有的是不適合而假的。我們又可以說一個簡略的詮解:凡是圍着那物質生長出來的規矩,倘然我們能透澈瞭解,一定能吻合着牠的眞性和主旨,所以是眞的、好的;凡是意識地放到那物質週圍去的規矩,那一定是壞的。我請你們仔細想一想,明白了這個,就可以在「儀式的規矩」中,分出孰眞孰假;在一切人類事物中分出那一種是眞懇的聖禮,那一種是空虛的賽會。

在規矩中一定含有一種眞實,一種自然內在的生活力,在人類普通的集會中,一個人說着所

謂「計劃好的演說，」我們不是要當他一種無禮舉動的嗎？在普通會客室裏，不論那種儀節中，你若發見有什麼扮鬼臉，不是內在自生的眞實所發出來的東西，你總想趕快脫離牠纔好。現在，假使這是一件關係重大的事情，是一件超越凡俗的事情（像「神聖崇拜」這件事），你整個兒靈魂爲了牠感情充溢而變成了喑啞，簡直不知道怎樣能把牠形成語言，所以你捨棄了一切可能的吐露而取那無形的沉默，——若在這時，有一個人走到你面前來，竟用着裝飾匠式滑稽戲的態度來表演牠，講述牠，我們該怎樣說呢？這種人，——他若愛惜自己，叫他趕快的逃！你若死了一個獨子；你自己是默然，頹敗，眼淚也流不出：卻有一個煩瀆的人會來喋喋地請求，要用着希臘式來舉行那「葬禮的把戲！」這種滑稽戲不獨不能接受，——簡直是可恨的，不能忍受的。這就是古「先知」所謂的「偶像教，」崇拜那空虛的外形；這是一切眞懇者所必捨棄的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瞭解那些可憐的清教徒的一部份意義了。勞特崇奉那聖加德林信條教會（St. Catherine Creed's Church）所取的態度我們是知道的；他有極繁複的按儀鞠躬，手勢，諷誦：這當然是一個謹嚴規矩的「迂腐者，」注意着他的「校章，」決不是一個眞摯的「先知，」注意着萬物的精髓！

清教覺得這種規矩是不能忍受的；就踐踏這種規矩；——牠說，寧可沒有規矩，決不要這種！我們應該原諒牠。牠站在赤裸的講臺上宣道，衹捧着一本「聖經，」別的什麼都沒有。一個人從他眞摯的靈魂中向大衆眞摯的靈魂宣道：根本說，這不就是種種「宗教」的精髓嗎？我以爲，最赤裸，最野蠻的眞實，總比類形的東西好，不論這東西看着是怎樣的莊嚴。況且，衹要這東西是眞的，牠總會慢慢地服裝上適合的類形。這可以不必躭心的；簡直不必躭心的。衹要是「活」的人，總會有他的「服裝；」他自己也會找着他的服裝的。然而一套衣服卻要自以爲既是衣服又是人——！我們不能叫三十萬套紅制服去「打法國人，」牠們表面都得裝着人所以！我堅持，「類形」決不能眞正脫離了「眞實。」牠若脫離了，——當然就有人起來反抗這「類形，」因爲牠已變成了虛謊！這兒雙方對壘的兩「敵勢，」勞特與清教徒，實在已差不多與世界一般的古老了。當那時代中牠們在英國激起了兇惡的戰爭；混亂相持歷若干時，留給我們大家許多的結果。

緊接着清教徒以後的那個時代，簡直就不能把這些清教徒和他們的事業作一種公正的評價。查爾斯第二及勞卻斯德黨人（Rochesters）（註七）就不是能評定他們的價值與意義的人。這

些勞卻斯德黨人和他們所介紹進來的時代根本上就忘記了人生中可以有信仰或眞理的這件事。淸敎是掛在絞架上了，——正像那淸教領袖們的髑髏一樣。然而牠的事業卻在繼續着造就完成。一個人若有眞實的事業卽使你把這創造者掛在不論那種刑架上這事業一定會造就完成的。我們到底得到了「人權保證（habeas-corpus）」，得到了人民自由代議制；像世界般廣大地承認一切人都是我們所稱的自由人，卽使現在做不到可也一定要做到，自然會做到的；——一切人的生命是以眞實與公正爲基礎，決不奠基在業已變成不正當而像「幻象」一般的傳說上這就是淸敎徒一部份的事業。此外當然還有很多別方面。

慢慢地這些東西逐漸的暴露出來，於是淸敎徒的性質也開始大白於世了。於是他們的記念，一件接一件地從絞架上取下來了；直至今日這些中的一部份簡直跟受了神敕的一樣。伊璐德(Eliot)（註八）亨撥屯（Hampden）批姆(Pym)卽至魯特羅（Ludlow），黑金孫(Hutchinson)，文納（Vane）自己全都受大衆的推戴，算做「英雄」；我們今日得有這一個自由的英國這些政治上的「羅馬上院議員」的功績弄小；現在若有那個敢說他們的壞話，就彷彿不大安穩了。直至今日這些著名的淸敎徒，大半都得到了請罪的人，更有些眞摯的人們向他們致敬仰的誠意。可是祇有一個淸教徒彷彿祇有他一人還掛在那絞架上到處找不到至誠請罪的人，這就是我們可憐的克倫威爾。上自聖人下至罪犯沒有一個肯赦免他的奸邪。他有能力有無窮的才幹勇敢等等：可是他背叛了自己的「主張」。自私的野心欺詐言行不符；眞是個兇惡獷悍而假道學的戴舉甫(Tartufe)（註九）把一切「憲政自由」高貴的奮鬪變成了一種可嘆的狂劇專爲他自己的利益機演的這些話還有更甚於此的許多話，就是他們心目中克倫威爾的性質。於是又把他來比華盛頓那類人；最著要的把他來比高貴的批姆和亨撥屯那類人，說他竊取了他們高貴的工作把來毀損而成一種卑劣，一種殘缺。

我覺得在十八世紀這樣一個時代中，觀察克倫威爾有這種眼光，也並非不自然的現象。我們說過的那個「房侍」或是那個「懷疑家」他眼見了「英雄」也不認識！「房侍」所希望的是紫袍金杖，衛隊和鼓號的吹奏：那十八世紀的「懷疑家」祇希望着有調節而尊嚴的「方式」，「綱要」或他們所定的別種名稱；凡言語舉動的儀態看着十分「尊嚴」牠就可以帶着一種美麗而

委婉的態度要求並得到那開明而懷疑的十八世紀的贊許推選。根本上說，他跟那「房侍」所希望的是同樣一件東西，那就是：一種公認王權的裝飾品，這纔是他們所願意承認的那一個「王」！以鹵莽而無方式的情態走到他們中間去，他決不是「王」。

在我方面，說說我揑造些語言出來，想減低亨撥屯，伊線德，批姆這些人的身價，決沒有這回事；我相信他們的確是有價值並且是有用的人。凡書籍文卷中說到他們，我得到手莫不勤奮誦讀；——最眞誠地願望着像「英雄」一般的去敬愛崇拜他們；然而，可惋惜的，是我若說老實說，所得的成功十分淡漠！根本上，我覺得做不到。他們確乎是很高貴的人；在莊嚴的道上踏着步，帶着那些有節奏的温文爾雅，哲理論調，議院辨才，「船隻稅金」，「人類君王」（註一〇）；確是一班最合憲法，無可非難而尊嚴的人羣。然而，在他們面前，這顆心總是冷的；祇有幻想在勉力給他們找一些崇拜。老實說，那一個人的心能爲這些人爆發而成友愛的火燄呢？他們已變成死寂而枯燥的人了！一個人看着可敬的批姆在他憲法雄辨中的「第七端與最後一端」時，常要支持不下去。你也許覺得這是世界中最可敬佩的東西，然而牠卻是十分沉重，——像鉛一般的沉重，像磚土一般的荒瘠；簡言之，在你看來，現在這裏面簡直沒有什麼僅存的東西了！我們祇能讓這些「貴人們」站在他們榮譽的角裏：祇有那個鹵莽而被棄的克倫威爾，卻是他們一切人中間獨具人類原素的一個人。這個偉大而野蠻的「巴爾賽克（Baresark）」（註一一）：他寫不來什麼温文爾雅的「人類君王」言語工作，並沒有什麼流利的定律；更沒有什麼直接的故事到處傳宣自己。他祇赤裸地站着，決不裝在温文爾雅的甲冑裏；他像個巨人般，臉對臉，心對心地抓住了萬物赤裸的眞理！這種，到底是我們需要的人。我覺得評定這種人的價值超越一切人之上，決計沒有錯的。光光潔潔的「尊嚴」見得也多了，可沒有多大好處。一個人祇想手腳乾淨，不帶手套不肯接觸他的工作，他決計得不到我們多少的感謝！

況且，這十八世紀憲政的解放，在別一個幸運些的清教徒看來，也算不了多大一回事。也許他們要說，這也像其餘的一樣，祇是一種「方式主義，」一種「懷疑主義」而已。他們說，想到英國的憲政自由是奠基在「迷信」上的，那眞要令人懊喪。這些清教徒走出來，帶着「卡爾文派（Calvinistic）」不可信的信條，「反勞特主義，」「衞思敏的懺悔」最重大的要求是各人自己該

有崇拜的自由。其實，納稅自由這纔是他們應該要求的東西，現在舍此不顧，反去堅持着別樣東西，這眞是「迷信」，「狂妄」，太可恥地不瞭解憲政哲理了！——納稅自由嗎？沒有顯著的理由就不肯掏腰包嗎？我想，祇有十分荒瘠的時代纔肯把這種算做重要的人權！我敢反過來說，凡是正直的人，當他決心反抗「政府」之前，一定有一種比較種種形式的金錢要高貴些的理由纔肯動。我們今日的世界是一個最混亂的世界；處身此中，凡是良善者，祇要有一個不令人難堪的政府就知道感謝了：況且在這兒英國，直至今日，賦稅繁夥，他雖無渺小的理由可尋，可是若不預備完納，就要感到不大妥便！他得找尋別種相宜的水土。收稅員嗎？金錢嗎？他會說：『你既有力量，你既這樣的要錢用，就把我的錢拿去好了：拿去吧，——帶了錢你得就走；讓我一個人在這兒做我的工作。我還是我；還能做工，雖然你把我的錢都拿了去！』然而他們若走來要求他道，『你快承認這個「謊語」；當你不崇拜「神」的時候，你也得假裝着崇拜：你覺得眞的東西，不准你相信，你祇能相信我覺得眞的東西，或是我假裝着覺得眞的東西！』他就立刻要回答道：『不行；「神」助我，這決不行！你要我錢袋，拿去好了；可是我不能毀滅我道德的自我的。這錢袋本是不論那個「強徒」祇要有一支實彈的手鎗，遇見了我都可以算是他自己的東西：可是這「自我」是我的，是我的創造者「神」的東西；這決不是你的；我要至死抵抗你，革命抗拒你，犯着種種艱苦，謗讟與混亂去維護牠！』——

我覺得，欲求革命正當的理由，祇有這淸教徒的理由最充分。這是人類中一切正當革命的靈魂。單獨「饑餓」，決不能產生「法國革命」；不，這是感到一種普遍的「虛僞」之不能再忍的感覺，當這「虛僞」賦形於「饑餓」中，賦形於普遍的物質之「貧乏」與「空虛」中，於是大家的目光都發現了牠那無可避免的「虛僞」！我們就讓那十八世紀帶着牠「納稅自由」去吧。這種時代不能夠瞭解淸教徒這樣的人也是不足駭異的事情。這些人既完全不信眞實，那麼一個眞正人類的靈魂，一切眞實中最強烈的一個，聽着他，彷彿「創世者」還在那裏給我們說話，——叫這些人怎會懂得呢？凡一切物，若不能變成關於「賦稅」或同類物質利益的憲法綱領，拙筆而能得感覺的證實者，這樣的時代當然要一例屏除，當做一個無定形的垃圾堆。亭撥屯們，批姆們，和「船雙稅」當然要變成許多憲政雄辯的題材，勉力想炎熱起來；——牠也會閃耀着光芒，做不成火，也能像冰一般的發亮：而那不可屈服的克倫威爾卻永遠當做了一堆混亂的「瘋狂」「僞道學」

等種種的堆積而已。

老實說，把克倫威爾當做虛僞的這種理論，我早就認爲不可信的。其實，我就根本不相信那一個「大偉人」會虛僞的。在「歷史」中，確乎有無數「大偉人」都形成虛僞而自私的人；可是我們若仔細研究他們，祇是我們看見的「形象」而已，不可瞭解的影子而已；我們並沒有把他們像確乎有生命的人類一般觀察過。祇有一個浮泛而無信心的時代，目光祇注射在萬物的表面與類形上，纔會把「大偉人」看成這種樣子。請問一個偉大的靈魂裏，連那一切無論大小眞靈魂所必具的精髓的這點兒「天良」都沒有，是可能的嗎？——決不能的，我們決不能想象克倫威爾是一個「虛僞」和「魯鈍」；我研究他和他的事業越久，越不能相信這句話。爲什麼我能相信呢？說證據，簡直一點兒沒有。我們祇見這個人壓着山一般重的謗讟，大家說他是說謊之王，或說他難得說一點兒眞理，或說他簡直永不說什麼眞理，然而，始終沒有那一件虛僞能明明白白地歸罪到他身上的，這不是一件怪事嗎？一個說謊之王，可是找不到他說的一句謊。我眼見的一切中，簡直沒有一點兒謊。這就像包高克 (Pococke) 問着格羅底斯 (Grotius)，你那「摩罕謨德的鴿子」證據在

那裏呢？證據沒有！——這些謗讟的幻象，就當牠幻象一般地撩開了吧。這決不是這個人的寫眞；祇能算他的錯亂的幻形，是怨恨與黑暗雜糅的產物。

我們若用了自己的眼睛去觀察這個人的生活，我覺得就會發現一種絕對不同的假定。他早年隱晦的生活我們雖知道的很少，留傳下來的雖又扭曲失了眞相，可是就從這一點兒上看來，難道能說這一切不是表現着一個眞摯，鍾情而誠篤的人嗎？他那種神經質而憂鬱病的性質正表示他有一種過分淵深的眞切。至於那些「幽靈」的故事；那一個青天白日中的白色「幽靈」(註一二)，預言着他要做英國之王，我們當然不該去相信牠；——正像那一個黑色「幽靈」，那「魔鬼」的本身，那個「官吏」眼見克倫威爾在「渥賽斯德之戰 (Worcester Fight)」中賣身給牠的那個「幽靈」一樣的不足置信！然而，奧烈武 (Oliver) 幼年時那種悲愁，銳感，憂鬱病態的性情卻是明明白白地大家知道的事實。那位亨丁屯 (Huntingdon) (註一三) 的醫生親自告訴斐利浦華威克爵士 (Sir Philip Warwick) (註一四) 說，他們常常半夜裏請他去；克倫威爾先生充滿着憂鬱病，以爲自己快要死了，並且『他幻想着鎮上的十字架。』這些事實是很有意義的。這一種易感

而深情的天性蘊藏在他那鹵莽倔強的力裏面，決不是虛僞的徵候；這是與虛僞絕對懸殊的東西的一種徵候，一種先聲！

青年的奧烈武送去學「法律」了；在短時期間，據說他墜落入青年的放蕩中；即算這句話是眞的，他也立刻就悔改了，舍棄了一切墜落的生活：剛過二十歲，他娶了親，變成了一個完全嚴肅而安靜的人。據故事說「他償清了一切賭錢中贏來的錢」——他以爲這樣得來的錢決不能眞算是他的。這一次的「改過」確是有意味，很自然；這一個偉大眞實的靈魂從世俗的枯瘠中甦醒過來，去觀察萬物莊嚴的眞理；——觀察到「時間」和他的裝飾都奠基在「永生」上，而我們這可憐的「地面」祇是或登「天堂」或入「地獄」的一道門檻！奧烈武在聖伊佛斯（St. Ives）（註一五）和伊利（Ely）的生活，像一個清明而勤奮的「農夫」一般，誰能說他不是個眞實而虔誠的人呢？他屏棄了世界和世界的方法；世界的收穫不是能使他富有的東西。他種着地，他讀着聖經；天天召集了侍從崇拜着「神」，他慰問被譴的教士，愛好宣道者，並且他自己也能宣道，——勸告鄰人力求明睿，來拯救時代。看他這種種行爲，那兒有什麼「僞善」「野心」「虛誇」或其他虛僞的痕跡呢？我確信這個人的希望是集中在那一個「更高的世界」中；他想在這個世界中卑微的道上好好兒走，希望有一天可以好好兒達到彼方。他不求他人的注意：這世界中的注意本來於他有什麼好處？『永遠祇在他那偉大「事業創造者」的眼光中。』

有一次，他突然顯現於羣衆注意之前，也是極異常的；爲了抗拒一種公衆的寃抑，沒有人肯出頭，於是他出來了。我說的就是那「貝德福（Bedford）（註一六）羣治」的事件。沒有一個肯去冒犯執政的法律；因此他去了。事定之後，他又重返隱晦，讀他的聖經，種他的地。這是「造成勢力」吧？這種勢力是最正當的，是認識了他本人，知道他是一個公正，虔誠，明睿而堅決的人纔產生出來的。他就這樣生活着，過了四十歲，老年已經在望，眼見了那「死」與「永生」眞摯的大門，竟說到了這時候，他纔突然變成了「野心」！我決不敢這樣解釋他那憲政的使命。

他「國會」中的成功，他戰事上的成功，是一個勇敢的人誠實的成功，他心頭的堅決，腦中的光明，勝過他人。他禱神之辭，他虔誠地向那一位「勝利之神」致感謝之辭，心感神助，保護他的安全，引導他勇敢前進，在一切混亂衝突的世界狂鬬中，在屯巴（Dunbar）（註一七）十分危殆的被困

中；經過了多少與死爲隣的戰爭；一次一次的賜福；直至「渥賽斯德之戰」「功德圓滿的賜福；」凡這種種在一個心地淵深卡爾文派的克倫威爾看來都是好的，都是眞實的。祇有那些虛榮而無信仰的「王黨」黨員們，不崇拜神祇知崇拜他們自己的「假髮」浮薄和儀式，離着神之默會遠遠地生活着，簡直不需要「神」地生活在這世界中。這種人纔以爲他是一個僞善者。

就是他參預機密處死「國王」我們也不可加以非難。殺一個國王當然是極嚴重的事情！可是你一旦給他開了戰，這卻是不能免的事情；這事和許多事全都免不了。一旦開了戰，你就得跟他決勝負。他不死，就是你死。調解不可恃；有時做得到，可是大都不可能。現在大家承認，那時國會征服了查爾斯第一之後，簡直沒有法子能給他磋商出一種可以彼此信守的辦法。其實那廣大的長老會黨中又新加入了獨立黨人，正切盼着能有一種辦法出來。簡直像他們自己生存問題般的切盼着，可是始終無效。那不幸的查爾斯，在亨撥屯宮（Hampton-Court）中最後交涉時，簡直變成了個無法對付的人物。他永遠不可理喻，且不願瞭解：——他的思想不能顯現給他一點兒事實的眞相；而更糟的，他的說話又不能把他的思想表現出來。我們這樣說他祇覺他的可憐，並沒有什麼褒酷的意味；然而這一切都是眞的，是無從否認的。他雖除了一個國王的名義外一切都給削除了，然而他覺得人家既然外表上還當他國王般尊敬着他，他還可以以黨制黨，欺詐雙方，謀復舊日的權勢。可惜雙方都發現了他的奸詐。這樣一個言語不能代表意旨和舉動的人，你決不能給他定什麼約。不是你避他，就得叫他讓路！當時長老會黨員們雖屢次發見了查爾斯的虛僞不足恃而失望着，卻還信仰着他。克倫威爾獨不然：『我們一切奮鬬的代價，』他說道，『難道就祇有這一張紙嗎？』這不行！——

老實說，我們到處可以發見這個人堅毅而務實的目光。他祇認定那務實而可以現實的一切進取。他有一種眞實的透視認清事實。所以我說這樣的智慧決不是一個虛僞者所有的：虛僞者祇看見虛僞的裝飾，鼓掌讚美，應付權宜。眞實者則不然，就是在務實的眞理中他也得仔細辨別。祇看國會軍奮鬬開始時克倫威爾怎樣的告誡他們，叫他們怎樣的排除都市的酒傭卑汚咆哮的份子，挑選那有實力而專心作事的弓手來做他們的兵士：這就是一個有眼光者的告誡。你若能透視到「事實」中去，「事實」就會響應你；所以克倫威爾的「鐵軍（Iron-Sides）」就是他這種透視

力的形成了事實這些人怕的是「神」；此外就沒有什麼怕懼。立足英國或別國土地上的戰士團體沒有那一個能這樣一致的眞實。

就是克倫威爾對他們說的那句話，雖然非難者衆，我以爲也並不足責：『倘然「國王」在戰場上遇見了我我就要殺死國王。』爲什麼不呢？這句話是對着一班站在一個高過「國王」者面前的人們說的。他們已經把生命以上的一切都放在事業中。國會中官樣文章或者可以說牠是「爲了國王」的奮鬬；可是我們還是不能瞭解這句話的意義。我們祇覺牠不是一種耽玩的工作，不是一種油滑的官樣文章，卻赤祼地是粗暴的死與眞摯。他們爲牠竟引起了戰爭，驚人地互相殘殺的戰爭，睜着冒火的怒目扭住了搏戰，——引起了人類中暴戾的元素來解決牠這事情既該做，就得做。——我覺得克倫威爾的成功本是極自然的事情！祇要他不戰死，成功是當然的。這樣一個人，有觀察的目光，有勇往的心靈，何以能節節進展，從這個地位遷昇到那個地位，這一次勝利接連着那一次勝利，直到「亨丁屯的農夫」變成了普遍承認的「英國最堅強的一個人」，實質就變成了英國的國王，其說明或者不需什麼魔術的吧！——

一個民族也像一個人一樣，一旦墜入了懷疑主義，耽玩主義，無誠意的狀態中，總是一件極可惋歎的事情。在這世界中在一切世界中能有比這個更致命的嗎？心是死的，眼睛是瞎的，殘留的一點兒智慧也祇有譎詭。你把一個眞「王」送給他們也沒有多少用處，送了去他們也不認得他。他們祇會輕蔑地說這是你的「王」嗎？一個「英雄」祇與無價值者浪作無聊的牴牾，折磨盡了他英雄的靈才，不能得多少成就。在他自己，固已成就了一個英雄的生命，這已是成就很多，已是成就了一切；可是在世界方面說，比較地他可沒有成就什麼。這個獷野而粗拙的「眞誠」直接來自「自然」，站在證人席上對答起來當然不能怎樣的流利；在那些小債務的「市場法庭」上他就會被侮爲造僞幣者，譎詭的智慧者「痛恨」他。他做了一個價值過千人的人，你們的腦克斯，你們的克倫威爾，所得的報酬祇有兩世紀來研究他們是否丈夫的一場辯論而已。神賫賜這世界以最偉大的贈品，卻給他們輕蔑地擦開去了，神蹟的符籙變成了假幣，要把牠當一塊普通金洋在店鋪中流通也做不到。——

這是多可悲的現象！我說這定該設法補救的。這個不補救，一切多無從補救。「你說該先偵察

虛誇者嗎？」爲「天」故，當然該做；可是你得先知道可以信任的人！不知道這一點，我們一切智識算得了什麼；就是要「偵察」又怎樣「偵察」呢？有了那些譎詭的銳敏，固然也可以自炫智識，可是以此「偵察，」錯誤莫大。愚人本來多得很：可是一切愚人中，尤以永遠不適當地懷着受人愚弄的恐懼那種人處境最爲危殆。世界存在着，因爲牠蘊藏着眞理，不然牠就不會存在！我們應該先認明了眞的，然後可以辨別出假的；不這樣，總不能合式。

「知道那可以信任的人：」咳，在這個時代中這還離着我們很遠哩。祇有眞誠纔能認得眞誠。我們需要的不光是一個「英雄，」還得要一個適合他的世界：不是一個「房侍」的世界；——不然「英雄」來了也沒有什麼用處！不錯，這還離着我們很遠哩：然而牠一定要來的；感謝神佑，已望得見牠在來了。牠未到以前，我們能有些什麼呢？選舉匭，選舉權，「法國革命：」——倘然我們祇是些「房侍」看見了「英雄」也不認得他，這些東西有什麼用處呢？一個英雄性的克倫威爾來了；一百五十年來，他得不到我們中一權的選舉票。祇爲這不誠而無信心的世界本來是虛誇者天然的資產，是虛誇者與虛誇主義創首者的資產！祇有困苦，混亂和不誠纔有在這裏面存在的可能。我們用着選舉匭祇改換了虛誇者的形象；他的實質仍持續如舊。這「房侍的世界」也祇能給那「喬裝的英雄，」去統馭，給那祇披着「王服」的「國王」去統馭。這世界是他的；他也是這世界的！簡言之，我們祇有兩條路：一條是學習着去認知一個「英雄，」認知一個眞實的「統馭者」和「首領，」找到了他就多少得到些進步；不然就讓那「非英雄性者」永遠去統馭我們吧；——選舉匭就是在每一個路角上，響也補救不了什麼。

可憐的克倫威爾，——偉大的克倫威爾！這是個訥訥不能出口的「先知；」是個不會說話的「先知。」粗拙，混亂，懷抱着野蠻的淵深獷悍的誠摯，掙扎着想吐露，把他夾在那些漂亮的「辭令家」中，織巧的小法克倫（Falklands）（註一八）們中，循循善誘的稚令奐斯（Chilingworths）（註一九）們中，善用手腕的克拉倫屯（Clarendons）（註二〇）們中，當然要顯得異常了！我們且仔細研究他。這一個紊亂糾紛的外殼，像「魔鬼」的現形，像神經態的夢境，差不多像半瘋癲的狀態；可是有這樣一種淸明堅決大丈夫的精力活動在他的心靈內。他的確是一種混亂的人。可是在他那無邊的憂鬱病的元素中，這一堆未成形態暗昧的黑色中，卻有一道純潔的星光和火光般的光明！

卽這憂鬱病，不就是此人的偉大性嗎？他獷野的情感之淵深敦厚洞矚萬物中心的那一些透視力，籠罩萬物的那一點涵蓋性：這就是他的憂鬱病。這個人的悲愁，正像一切人的悲愁一樣，是從他偉大中來的。賽繆爾約翰孫也就是這一類人。愁苦縈心，半類癲狂；慘澹黑色的廣闊元素籠罩了他的週身，——像世界一般的廣大。這是一個先知性的人之本色；他整個兒靈魂在觀察，在掙扎着觀察。

在這一個基點上，我又可以說明衆口非難的克倫威爾語言紊亂的理由了。在他看來，內在的意義本來像太陽一般的清明；可是要把牠裝飾着吐露出來，他就缺少這種材料。他一向過着沉默的生活；他永遠圍繞着一片偉大而不知名的思想之海；照他這樣的生活狀態，簡直用不着設法給這思想命名，或把牠吐露出來。憑着他敏銳的觀察力，敢作敢爲的毅力，他祇要肯學，當然可以寫「書」，也可以講着十分流利的話；——他做的事比寫「書」艱難得多哩。他這種人，一切事情祇要你叫他做，沒有不能像個丈夫般的勝任的。智慧本不是說話和邏輯；卻是觀察與判斷。德行（Virtus），丈夫氣，英雄性，並不是說得好聽，潔白無瑕的齊整；牠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德國人所謂的 Tugend（Taugend 意卽剛毅），「勇敢」與做事的「靈才」。克倫威爾就有這種性質的基本。

並且我們知道，他雖不能在「國會」中說話，卻能宣道，能作體格疏散的宣講；最著要者，在那臨時的祈禱中，他也見得偉大。這些都是把他心頭的蘊藏無罣礙地傾倒出來的吐露；這裏面用不着方法，熱烈，淵深，眞誠，就是需要的一切。這種祈禱的習慣，就是克倫威爾異常的特性。他一生的偉大事業都發端在這祈禱上。每當遇見了黑暗而糾紛的困難時，他和他的官佐常聚集在一起，輪流着祈禱，有時歷數小時，有時歷好幾天，直等到他們發見了一個肯定的決心，找到了他們所謂「希望之門」。你們再仔細想想他們當時含着眼淚熱烈地祈禱，向着偉大的「神」呼號，籲求憐憫，懇賜光明照耀他們。他們這一班自己感覺是「基督的武裝戰士」：一小隊「基督教的弟兄」，拔着劍去抵抗那一個巨大而吞噬一切的非基督教世界，那個「瑪蒙」般（Mammonish）（註二一）的世界，「魔鬼」般的世界，——他們在困苦中，在極端需要中，向着「神」呼號，不願背棄他的主義。現在他們間展現了一道光明了，——人類的靈魂，不論他方法如何，所得的光明能勝過這樣得來的嗎？這樣微成的意志，當然該算是最好，最聰明，大家該信仰遵從，不生疑慮的了吧？在他們看來，這是荒涼悲號的黑暗中，「上天」自己的「華彩」在那裏發光；又是那昏夜中的「火柱」，在寥廓

艱險的道路上引導他們的行程。是不是呢？直至今日人類的靈魂欲求引導，根本上不是祇有這個方法嗎？一個懇摯而掙扎着的靈魂向着「最高者」「光明的給予者」虔誠膜拜，有幾個用着清晰可辨的語言作祈禱，有幾個祇有無聲木訥的祈禱。此外別無方法。你說這是「僞善」嗎？這種話我們聽得厭倦了。誰說這種話他就不配討論這個問題。他們始終沒有打定什麼像樣的意志。他們祇知道衡量着權宜與讚美，收集些投票和忠告，始終沒有跟一件東西的眞理伴隨過。——克倫威爾的祈禱當然會變成流利，並且還遠勝流利。他的心靈是能祈禱者的心靈。

就是他那眞實的演說辭，我覺得也不像牠外表那樣的不流利，無秩序。他正像一般演說家一樣，就是在「國會」中目的也在做一個感人的演說家：一個開始就有重量的演說家。聽了他粗拙而熱情的聲音，人家就知道他蘊蓄着一些意義想吐露，就會切盼着瞭解這個意義。他不顧辯才，不，簡直是輕視辯才，厭惡辯才；說話時，用字就沒有考量。那時的記者們也彷彿特殊的忠實；簡直就拿他們速記薄上的東西交給了印刷者。若說克倫威爾是一個胸有成竹沉思熟慮的僞善者，祇在世人前扮演着戲劇，那末爲什麼他始終沒有置念過他的演說辭，這不是一種太反常的憑證了嗎！他怎麼能讓自己的說話未加考慮就宣佈在羣衆之前呢？這因爲他知道說話祇要是眞實，可以讓牠自己變化去的。

關於克倫威爾的「說謊，」我們也要說幾句話。這問題的性質我想大槪是這樣的。各黨派都覺得受了他的騙；每一黨以爲他意欲說騙，甚至聽見他說過又看他做出來的果然是存心謊騙。於是大家嚷着他是說謊之王。可是從根本上着想，凡這種種不是該算是一個超越羣衆者不能免的遭遇，而非虛僞者的作僞嗎？像他這種人一定含有一種緘默性。倘然他走路時把個心帶在袖口上讓烏鴉去啄（註二二）他的路一定走不遠！一個人住在玻璃房子裏還能有什麼作爲（註二三）！他應該隨時自作主宰，究竟他的心靈能給別人窺見幾許，就是對於共事的人也得有這種審愼。你到處會遇見許多不相干的詢問，你得抱定宗旨，且不讓這詢問者明白眞相，若有法想，當然不能使他誤會眞相，可得讓他保持原來的黑暗！你若應對得當，這就是聰明忠實者處在這種境遇中應取的答辭。

克倫威爾一定常用着下級小黨派的口吻說話；向他們吐露他心靈的一部份。每一個小黨派

都以爲他是自己人後來這黨那黨大家發現他不是他們的黨人，他有自己的黨於是都憤怒起來了！這能怪他嗎？在他一生的各時期中他一定時時感覺到倘然向這些人說明了自己淵深的透視，他們不是驚駭卻走就要信了他的話而完全毀滅了他們自己小小稠密的假定。從此他們再不能在他範圍內工作了；不也許連在他們自己範圍內工作也變了不可能。這是一個大偉人羣處於小人物中不能免的現象。小人物到處尤斥十分活動十分有用，而他們的事業卻依傍在你一看就覺得有限制的，殘缺的，我們所謂錯誤的信仰上。你若去擾亂他們的這點兒基礎能說是一種慈愛心或是一種責任心嗎？有多少在世界中做着極響亮事業的人，實在祇立足在脆薄的遺傳與習俗上；在他自以爲確定無疑在你卻以爲不足深信，你若把他腳底下這一點兒也打破了，他就要墜入那無底深潭中去！『也許我握着一手的眞理，』豐德奈爾 (Fontenelle) 說道，『可是我祇放開一隻小指。』

倘然在教理上這是事實，那麼在現實生活的各部門中其確切更可知了！一個人若不能謹守着自己的心靈不使外洩，他決不能做出怎樣有意義的事業來。難道我們可以說這一切是「僞飾」嗎？假使一軍中的將帥不能把他的計劃對着不論那個什長或士卒詳細說明，難道你就要說他是個僞飾者嗎？——我以爲，克倫威爾應付這一切的態度之確當是足以敬佩的。在他整個事業的過程中，這種發問的「什長」打成無盡的渦漩迴繞着他混亂地打轉；他總是不加答復。他能這樣應付就一定是一個偉大而眞能觀察的人。這決不是一個虛僞的人，我敢說決不是！一個人能在迂迴曲折的事物中轉折出來，你還要過分的吹毛求疵嗎？——

我們判斷克倫威爾這樣的人說他「野心」「虛僞」等等，犯了兩端極普遍的錯誤因此把事理的基礎都顛倒了。第一端可以說把他們事業的目的地代替了他們的過程與出發點。一般寫克倫威爾的淺薄歷史家以爲他在劍橋縣 (Cambridgeshire) 種着澤地的時候就決心要做一個英國的「護政 (Protector)」。他的事業早就像地圖般繪就的預定下整本戲劇的計劃，然後他施展狡獪之手段，巧用欺人的演劇藝術一步接一步地前進着，像演劇般的把牠展現開來，——他簡直是一個空虛無物陰謀的 ὑποκρίτης (註二四) 或演劇者！這種判斷眞是異常的顛倒：可是在這種情狀中卻是極普遍的現象。你們祇須略加考察就知道牠怎樣的與事實不符了！我們中有那一

個可以多少預知些兒自己的一生的呢？離我們不遠的距離中，一切都是模糊：祇是種種可能，意料，嘗試，飄渺之希望所織成的一堆亂麻而已。克倫威爾決不能把他的一生預定着他的確需要的計劃，然後施展着不可測的狡獪，慢慢地像戲劇般把牠一幕一幕展現出來的！決不能。雖然我們看着像這樣在他自己，決不會有一點兒這種意思。「歷史」若能忠實地認定了這種不可否認的事實，種種無稽當然自己會消隱而去！然而歷史家卻個個會對你們說他們都認清這一點的；——可是你們自己看吧，事實能眞的這樣嗎！淺薄的歷史，像克倫威爾這一起一樣，就完全把牠忘懷了；就算最精撰的歷史，也祇偶然想着牠而已。若要用着嚴格的完善，適當地想到牠，把牠像在事實中一般地表現着，這眞需要一種罕有的靈才；罕有的，不，簡直是不可能的靈才。眞要有莎士比亞的靈才；或是勝過莎士比亞的靈才；你要做一個伙伴的傳記，就得用着伙伴的眼光，在他途程上的一切段落中去觀察他所觀察的東西；簡言之，你得認識他，也得認識他的途程，這卻是沒有幾個「歷史家」肯做的了。倘然我們能把克倫威爾一生的事實忠實地這樣表現出來，照牠的順序如實表現，卻不表現扔在我們面前的這一堆，那麽種種是非顚倒，把他矯揉改造而給我們的映象，最少可以消除掉大半。

那第二端錯誤，也是普遍的錯誤。這就是關於所謂「野心」的一種誤解。我們常常言過其實誇說「大偉人」的野心；每每要攪錯了牠的性質。以野心作普通的詮解，「大偉人」決不野心；這樣野心的總是很渺小的人物。你們且觀察那種人，祇因爲不能爬過別人發着光亮，就會覺得愁苦起來；就到處去顯現自己，心癢癢地切盼着得到他的報酬和要求；掙扎着強迫大家承認他是個大偉人，奉他做個人類的首領，彷彿爲着「神」的緣故在懇求一切人！這種生物，眞是日光之下最苦痛的東西。能說他是個「大偉人」嗎？祇是一個病態的，貪婪的，空虛的人耳；祇配做個醫院中的看護，那兒配登那人羣的寶座！我勸你們遠避他。他決不能在靜僻的小徑中走的；你們不看他，不希罕他，不爲他寫着文章，他就活不了。其實這是他的空虛，並不是他的偉大。正因爲他內在空空無物，他纔饑渴地希望你在他身上能發現一些東西。老實說，我確信凡是「大偉人」，不就是一個眞實的人，祇要他內在有不論多少健全而眞實的素質，就決不會感受這種煎熬的。

你們的克倫威爾，這喧嚷的人羣「注意」了他，於他有什麽好處呢？創造他的「神」已經注

賣他了。克倫威爾早就在這兒了，沒有那種注意能把他換一個人。直等到他的鬚髮變成了蒼白；在下傾的斜坡上已望見了「生命」的有限，知道「生命」是有盡而非無極，看牠流瀉過去，祇是一種可以度量的東西，——他永遠是自足地種着他的田，讀着他的「聖經」。現在竟說他到了晚年會忍耐不住了，不得不賣身給「虛僞」了，祇爲想坐着鍍金的馬車到白宮裏去，讓抱着大綑文卷的書記們包圍着他，煩擾他『解決這個，解決那個，』實則不論你怎樣憂心如焚，多是些沒有人能解決的問題！請問這鍍金馬車能幫他什麼忙？他的生命中不是老早就像「上天」自身一般的有一種意義的重量，一種恐懼與一種華彩嗎？他以人的資格而生存着，就沒有什麼鍍金的需要。「死亡」「天命」與「永生」：這三樣早就做成了他一切思想，一切事業的背景。他的一生就彷佛包圍在一片可不命名的「思想」之大海中，沒有一種人類的語言能給「牠」以確當的名字。當時的清教先知們稱牠做「神言」：這纔是偉大的，其餘的一切，他多以糟粕視之。現在要說這種人是「野心」的，當他做上面說的那種貪婪的空言者，眞是絕倫的背謬。這種人會對你們說：『快收起你們的鍍金馬車和歡呼的羣衆，收起你們掖着紅帶的書記們，你們的權勢你們的要公吧。快讓我獨自，讓我獨自；我這兒已有過多的生活了！』老賽繆爾約翰孫，當時英國最偉大的靈魂，他也不是野心。「高西卡的鮑斯衞爾」帽子上帶着印花帶在公衆集會處炫耀：而那偉大的老賽繆爾卻躲在家裏，這世界般廣大的靈魂正包裹在牠的思想中，在牠的憂愁中；——什麼誇耀，什麼帽子上的帶子，幫得了什麼忙？

噢，不錯，我又要說了：這是個偉大而沉默的人！他週矚這世界中喧嘩的虛空，說的話含意浮淺，做的事價值不足道，所以祇愛去想像那「沉默的王國」。高貴而沉默的人，各處星散着，各自在自己的屋子裏沉默地思想，沉默地工作，沒有那一張日報提到他們。他們卻是這「地球」的鹽。一國若沒有他們或缺少他們，那就不是好現象。這彷彿一個樹林沒有了樹根；一切都變了枝和葉，——轉瞬枯萎，不成什麼樹林了。我們若除掉了可以顯現的，可以言說的以外，沒有什麼，那就遭了厄運。「沉默」，這偉大的「沉默之王國」：比星宿要高，比「死之王國」要深！牠是獨一的偉大，其餘都是渺小。——我希望我們英國能永久保持我們「能沉默的偉大天才（grand talent pour le silence）」讓那些不能不站在桶蓋上裝模作樣地演說，不能不顯露到各處市場上去的人們專門

去鍛鍊他們的說話——變成一個十分葱翠可沒有樹根的樹林去吧！蘇羅門說，說話有說話的時候；可是沉默也有沉默的時候。比方有一個像賽繆爾一般偉大而沉默的人，可不像老賽繆爾約翰孫一樣的爲飢寒所迫，不得不寫作以謀生，有人問他道，『爲什麽你不站起來也說幾句話宣佈你的主張，造成你的宗派呢？』他一定要說：『不錯我一向於思想很能節制的；幸運地我還有能力可以保守住牠，沒有不可抗的壓迫在逼我說出來。我的「主張」根本就不預備宣佈的；這是爲我自己的生活用的。在我這是牠偉大的用途。至於那「名譽」嗎？噢，不錯——這就好比卡都(Cato)講着石像時說的：你的市場裏有這許多石像，可是若能叫他們打聽着，那兒是卡都的石像，這不更好嗎？』——

可是要平衡這「沉默」的重量，我們應該說野心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完全不足取的，又一種卻是可讚美而不能避免的。「自然」早就安排好了，叫那偉大而沉默的賽繆爾不能永久地沉默。想爬在別人頭上發光亮，這點自私的欲求，固然是可憐而卑陋。可是「欲求偉大物，於不求中得之，」這是最眞實的一句話。我以爲，各人的內在都有一種不可抑制的趨勢，總想以「自然」賜予他的容量作準則，儘量發展自己，把「自然」[illegible]在他身上的一切說出來，做出來。這是正當的，妥恰的，不可避免的；不，簡直是一種責任，是一切責任的總和。在「地球」上生命的意義，也可說就包括在底下這一句話裏：展現你的自我，做你靈才能做的工作。這就是人類的需要，我們生活最重要的定律。柯利治會經美麗地說道，嬰孩的牙牙學語，就因爲感到了這種需要。——我們所以要說，你要判斷野心的優劣，該從兩點上着眼。這問題應該這樣的，你得決定他並不是光光羨慕着這個位置，他也得配佔據這個位置。也許這個位置應該是他的；也許他有一種自然的權利，甚至有一種義務，應該去追求這個位置的！米拉蒲抱着做國務總理的野心，我們怎能埋怨他？倘然他是「法國惟一的人在那個位置裏可以做些好事情出來的」？他若不是那樣淸楚地自己感到可做這些好事情，也許希望能更大一些！可是那可憐的奈荀(Necker)做不成什麽好事，自己也感到沒有做好事的能力，衆叛親離，心碎地坐在上面，現在已離職而去，祇能讓吉朋(Gibbon)去憑吊他了。——所以我說，「自然」早就很寬裕地佈置着，讓偉大而沉默的人也得掙扎着說話；簡直是太寬裕了！

比方說，當那勇敢的老賽繆爾約翰孫在隱居生活中，你闡明給他聽，說他可以給自己本國及

全世界建樹無價神性的功業。那「天國完善的法律」可以變成「地球」上的法律；他天天禱告的禱辭，「你的天國降臨吧」竟可以實現了！你若能使他眞正相信你的話；認定這是可能的，做得到的；他這憂鬱而沉默的賽繆爾是要請出來參加的！這時候他整個兒靈魂不將騰焰而變成神性的清明，變成高貴的吐露與實行的決心了嗎；不將把一切憂愁煩悶放棄在脚底下，想着一切痛楚抗爭多成了微末了嗎，——他生命中整個兒黑暗的素質不將閃耀而成光與電表意的輝耀了嗎？這纔是一種眞實的野心！現在再看克倫威爾，卻的確是這種情形。當時「神的教會」早就遭了災厄，眞正熱心的眞理之宣教師都扔進了地牢，鞭韃着，上着頭手枷，割去耳朵，「神的福音之道」給那些無價值者蹂躪無遺了：凡這種種都沉重地壓在他靈魂上。窮年累月地他眼看着，在沉默中，在祈禱中；在「地球」上找不到補救；可是深信「上天」的慈悲總會有一種補救來的，——他們那種「道」是假的，不公的，決不能持久的。後來他忽然眼見了曙光了；經了十二年沉默的守候，全英國蠢動起來了；「國會」又重現了，「正直者」又得有聲音了：不可言說而基礎穩固的希望又重現在「地球」上了。在這樣的「國會」中不是值得做一個議員了嗎？於是克倫威爾就扔掉了犂耙，趕着投身進去。

他在那裏說話，——粗魯地爆發着他的懇摯，他獨見的眞理，我們還祇能窺見牠們的一瞥。他在那裏工作；他像一個堅強而眞實的巨人，冒着彈雨般的混亂和種種的艱險，奮鬪着，掙扎着，——前進，前進，直到他的主義凱勝，牠那些可怕的敵人都掃蕩無餘，希望的晨曦變成了勝利與確定的光明。他站在那裏變成了個英國最強有力的人物，全英沒有人敢抗爭的「英雄」——這意思是什麼？那就指示着「基督福音的法律」在世界中有成立的可能了！所謂「神權政體」約翰腦克斯在他的講臺上尙以爲是一種「虔誠的幻想」，而這個務實的人，在最粗暴實生活整個兒混亂中經驗過來之後，竟敢以爲這有實現的可能了。讓基督教會中最高位置者，最虔誠，最明睿者來統馭國家：在某種可以注意的程度中，可以這樣的，應該這樣的。「神」的眞理不是眞實的嗎？既是眞的，不就是應該做的嗎？這一個英國最堅強務實的智慧者敢毅然答道，是的！我說，這就是一種高貴而眞實的主義；一切主義凡能滲入一個政治家或一個個人的心靈中者，這不是最高貴的嗎？一個腦克斯執持這種主義還算不了什麼；可是一個克倫威爾，抱着偉大而堅實的意識，及洞悉世界眞

相的經驗，——我想「歷史」的紀載中這種現象到這樣程度的就祇有這一次。這可以算是耶穌教精神的最高點；是「聖經中的信仰」能在塵世間表現的一切中最英雄性的一種狀態。你們請想：我們中竟有一個人能發現牠，知道我們怎樣可以使「正當的」權威無倘地戰勝那「不正當的，」而我們所懸盼着祈禱着的一切，我們所認爲英國和各國最高的完善竟是一個可以造就的事實！

那些淺薄的智慧者，搭着一種無所不知的架子，自以爲有「偵察僞善者」的靈警和專長，我以爲這種現象眞是可悲可嘆。這樣的政治家我們英國總祇有這一個；我能找得到的人們中祇有這一個人的心中懷抱着這種性質的主義。在一千五百年中祇有這一個人，而他所得的歡迎卻是這樣。追隨他的人祇能以百十計；而反對他的卻以數百萬計。然而，卽使全英國都圍着他施行攻擊，——英國也能成一個基督教的國家！瞧那淺薄的自知自足者還保持他沒希望的計劃，『一個奸詐者的世界，卻想從他們聯合的動作中產生「眞誠」出來』；——你祇須往大理院或別處去觀察一下，看這是這樣一種笨重的計劃！到了最後，「上天」發了公正的憤怒，可也是「上天」施了偉大的仁慈，各種事業開始停滯了；而這種計劃，衆目共覩地知道牠是絕望的了。——

講到克倫威爾和他的主義，許穆（Hume）和一羣隨和他的人都在對我說，克倫威爾原本是眞誠的；原本是一個眞誠的「瘋子，」可是後來他週圍的事物漸漸地展現開來，他纔變成了一個「僞善者。」這個「瘋狂的僞善者，」就是許穆的學理；他廣泛地用來解釋種種，——解釋摩罕謨德和其餘許多人。你們若把牠仔細考量，卻也能發現一些東西；可決不多的，決不能發現一切，比一切差着遠哩。眞誠的英雄心決不會墜落到這樣可憐的地步。太陽也有不潔的物質投射出來，戚然地身上堆了些黑點；可是牠決不會因此而消隱，變得不成了個太陽，祇剩了一團黑暗！我敢說，一個偉大淵深的克倫威爾也決不會這樣的；決不會的。他是「自然」自己獅子心的兒子；像安都斯（Antaeus）（註二五）一般，接觸着他的「母親，」「地，」他就生了力量；抱他離了「地，」放到「僞善」「空虛」中去，他的力量就喪失了。我們不說克倫威爾是一個無疵累的完人，也不說他終身沒有錯誤，一切都沒有不誠。他本來不是一個祇管說着「完善，」「無疵累的品德」的耽玩主義的教授。他是一個粗暴的奧松（Orson）（註二六）在實踐的眞工作中開着他崎嶇的路，——一路上

當然有許多的失足。不誠，錯誤很多的錯誤，每一日每小時都有：這個他自己都知道；「神」和他都明白！這「太陽」固然已模糊了好幾次；可是那「太陽」的本體卻沒有變成了「模糊。」克倫威爾臨終時說着的話，就是一個基督教「英雄」的口吻。他斷續地祈禱着「神，」請「他」用着公正，施着憐憫來判斷他和他的「道，」這是人類所不能的。這真是悱惻動人的語言。他就在這種態度中，吹送他那獷野而偉大的靈魂到他「創造者」的面前去而牠的艱苦，牠的罪惡也就此結束了。

我決不能叫這個人是一個「偽善者！」說他是一個「偽善者，」一個戴面具的丑角，一生祇是一種戲劇；空虛荒漠的虛誇，飢渴着羣衆的歡呼嗎？這個人直到鬚髮變了蒼白還是安靜地過着隱居的生活；現在他站出來大家承認他，崇奉他是「英國有權勢之主。」難道一個人沒有了「國王」的「輦輿」和「袍服」就不行嗎？難道整天價給書記們把紅帶子綑的文卷來煩擾你可以算是一種福氣嗎？一個簡樸的提奧克萊底安(Diocletian)(註二七)還情願去種白菜；一個並不是怎樣了不得的喬治華盛頓也情願這樣。我們可以說，凡是真實的人都要這樣做，都情願這樣做。祇要借着「王位」他的真工作做完了——扔掉牠完事！

現在我們再可以仔細研究一下，瞧人類一切活動中，「王」是怎樣到處不可缺少的。就在這一次「戰爭」中，瞧那找不到「首領」而敵人卻有「首領」的變成怎樣，就可以明顯地表明這個意義了。那時的蘇格蘭民族一致崇奉清教；大衆一心，熱心維護，而英格蘭這方面卻完全相反。然而蘇格蘭人卻沒有一個偉大的克倫威爾；祇有那可憐而戰慄的，疑慮的，玩手腕的阿奇爾(Argyle)(註二八)等人；沒有一個人懷抱真心足以容納真理，敢於嘗試真理的。他們根本就沒有首領；可是國中那些四散的「王黨」卻有他們的首領：有他們的蒙德羅斯(Montrose)(註二九)，「王黨」黨員最高貴的人材；一個完備而豪俠的英才；可以算得個「英雄騎士。」現在，瞧吧；一方面是有了人民缺少一個「王；」一方面是有了「王」而沒有人民！人民沒有一個「王；」什麼都做不了；而無人民的「王」卻多少可以做一些事業。這個蒙德羅斯，帶着少數的愛爾蘭或高原的野蠻人，此中手裏拿得到鎗的又佔極少數，可是他捲到操練純熟的清教軍中，正像一陣獷野的旋風；把他們掃還退卻，一次接一次有五次之多。在短時間中，他竟做了全蘇格蘭的主人翁。一個人；他卻是這個人：

幾百萬熱心的人，就缺少這個人；他們抵抗這一個，多變了孱弱無能！在這清教的奮鬪中，前前後後算在一起，恐怕一切人中祇有這克倫威爾眞是不可缺少的惟一的人。他能觀察，能冒險，又能決斷；在猜疑的輾轉中他做一支堅定的砥柱；——在他們中做一個「王」，不問大家是否這樣稱呼他。

人家責備克倫威爾，就在這個時期。他別種行爲都有了辯護者，並已普遍地認這種辯護爲確當的了；祇有他解散「尾閭國會(Rump Parliament)」與就職「護政」，卻始終沒有那一個肯加以寬宥。他已經差不多變成了英國的國王；英國勝利黨領神的人物：可是他彷彿不可不披上那件「國王的袍服」，竟不惜賣身給地獄去取得牠。讓我來研究一下這個眞相看。

那時候，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都降服在「清教國會」的脚底下，於是就發生了一個實際的問題，該怎樣處置牠呢？「上天」以一種異常的方法把這些「民族」都交給了你，你該怎樣去統馭呢？一百個「長期國會」中的議員，雖還坐在那裏算最高的權威，可是明顯地不能永遠持續下去的。那麼該怎樣呢？——這種問題，在理論的制憲家是極容易解決的；可是在克倫威爾，祇在牠眞正實際事實方面觀察，覺得沒有再比牠複雜的了。他去詢問「國會」他們想怎樣解決呢？這當然應該由「國會」說的。可是那些「兵士」，用着血的代價換得這次勝利到手，他們覺得雖然違背「方式」，這個問題他們也應該說一句話的！我們決不願『以我們一切戰鬪換得這一小張紙片的。』我們知道，「神」是藉手於我們把這勝利賜給「他福音之法律」的，那麼「神的福音之法律」該在此國中建設起來或嘗試着把牠建設起來！

克倫威爾說，這個問題在「國會」中足足吵鬧了三年。他們找不出一個解答；什麼都沒有做，祇管討論討論。也許這是議會團體的一種本性；也許遇到這種問題，沒有那一個「國會」能作什麼解答，祇能討論討論！可是這個問題一定要有解答的。你們這六十個人已經給全國人在憎厭了，甚至在鄙棄了，衆口一辭的叫你們做「尾閭國會」，你們不配再繼續坐下去了：可是應該誰接下去，什麼接下去呢？「自由國會」，「選舉權」，「憲政方式」，這樣那樣，——都是一種饑餓的事實撲着我們來，我們若不能解答，就得給牠吞噬了！去你們這些喋喋空談着「憲政方式」「國會權利」者：自知是怎樣的人嗎？你們會殺死你們的「國王」，執行着「撥蘭德的肅寃(Pride's Purgee)(註三〇)」，那一個阻礙你們「道」的昌大，你們就用着強者的法律把他流亡放逐：現在祇

剩下這五六十個人在那裏爭持辯論。快告訴我們，究竟應該怎樣；不要用那「方式」的方法，祇須以實際的事實爲準。

究竟他們最後怎樣解答的，至今還是曖昧未明。勤奮的高德温（Godwin）也自承研究不出牠的究竟。最近情的猜測，大概這可憐的「國會」仍舊不願，實在也不能取消解散；眞到了要解散的時候，他們又是第十次或第二十次自行休會，——於是克倫威爾忍無可忍了。然而我們現在卻想單提於「國會」最褊袒的一種假定；這是最褊袒的，我不敢信牠是眞的，祇是太過褊袒了。

照這種假定說：在最緊急的時候，克倫威爾和他的官佐在一方面聚會，而那五六十個「尾閭議員」也在又一方面開會，突然有人來告訴克倫威爾說，那些「尾閭」們在失望中來了一個異常的解答；他們在負氣而嫉妬的失望中，想最少要排除「軍隊」，現在他們正匆迫地在議院中通過那「改政議案（Reform Bill）」哩，——要使「國會」由全英推選而成；劃定平均的選舉區域；自由選舉權等等！這是個極可疑問的問題，而在他們卻以爲是毫無疑問的問題。「改政議案」，英國人的自由選舉權嗎？可是那些「王黨」黨員，雖一時緘默，卻並沒有完全消滅，也許會超過我們的人數；大多數的英國人，對於我們的「道」一向取淡漠的態度，祇知袖手旁觀，馴順服從而已。我們這個多數，是在重量與力量上，不在數着人頭！現在照了你們的「方式」和「改政議案」，我們仗着劍困苦得來的這整個兒事業，又要飄到海裏去了；祇變成了一種希望，一種約略的事實，或者比約略的事實還要渺少一些。然而這決不是約略的事實；這是確定的，是我們得來的，靠着「神」的力量和我們自己的腕力得來的，現在還執持在這裏。克倫威爾就走去找那些悖逆的議員；在他們「改政議案」的高度速率中斥止了他們，——命令他們出去，不要再在這兒討論了。——難道我們不能寬宥他嗎？難道我們不能瞭解他嗎？約翰米爾敦密接地眼見這一切經過，也能讚美他哩。「眞實」已掃除了「方式」。我想大半在英國眞實的人，都可以瞭解這裏面的需要吧。

這一個堅強勇敢的人，已引起了種種「方式」和邏輯的浮薄去攻擊他；他竟敢求援於這英國眞實的「事實」，不問牠願否援手。最奇怪的，他還掙扎着想用憲政的方法來治國；還想成立一個「國會」來作他的後盾；可是失敗了。他的第一次「國會」，人稱「瘦骨國會（Barebones's Parliament）」，據說是一個「名人的集會」，由全英各處的領袖「牧師」和上級清教官吏推舉

素著聲名的宗教聞人和有權勢而虔奉這眞「道」者：讓他們集議而規定一種計劃。他們追認已過儘力計劃着未來。人家輕蔑地喚牠「瘦骨國會」：其實這是一個人名，是巴爾蓬(Barbone)而非「瘦骨(Barebone)」——並且還是個很良善的人。他們的任務也不是一種兒戲；是最嚴重的一種眞實——是這一些清教名人想把基督的法律變爲這英國法律的一種試驗。在他們中不乏有意識的人，有素質的人，我想大半都是十分虔誠的人。他們想要改良大理院可是彷彿失敗而傾頹了！他們以不稱職而自行解散，復將國政交還給「總座(Lord General)」克倫威爾的手中，請他便宜行事。

他又該怎樣呢？這「總座」克倫威爾，『一切已成立未成立「兵力」的大元帥；』他在這無可比擬的絕續之交中，觀察到自己變成了英國中惟一的「權威」，在英國與極端的無「政府」狀態間，祇靠他一個人的撐持了。當時當地這是他和英國的地位無可否認的「事實」。他該怎樣對付呢？經過了深長考慮之後他毅然決定接受牠了；願意正式地用着公開的儀式向「神」與人前宣誓道，『不錯「事實」是這樣，我願盡我的力量來擔負牠！』「護政制，」「政府法規(instrument of government)」，——這些都祇是那事實的外形；由「法官」們，「官吏」們，「官佐會議與關心國事的人們」因利乘便地計劃出來而加以制定的；至於那事實的本體，大勢既趨到了這般地步，不是這樣就變了「無政府」，沒有別一種的選擇，這已是無從否認的了。清教英國接受牠與否，當然都可以；可是從自殺中把清教英國救出來的可的確是牠！——我確信那清教人民在含糊抱怨可又完全是感激而眞實的方式中接受了奧烈武這種反常的舉動；最少他聯合着他們在改善牠，永遠能得到較善的結果。可是在議院發言討論的形式中他們總感到種種困難，總不能完全知道該怎樣說的好！——

奧烈武的第二次「國會」，實即他第一次正式的「國會」，是按照「政府法規」的規定而召集從政的；——然而不久就遇到了「護政權」這一個無底的問題，牽涉到「篡奪政權」等的糾紛上去；在早期合法的日期中就給解散了。克倫威爾對着這些人結束的「演說」是極足注意的。後來對着第三次「國會」也同樣地斥責他們的迂腐與執拗。這些「演說辭」，都是十分粗暴，十分混亂；可是有最懇摯的態度。你們將要說這是一個眞誠而無法可救的人；他不習於談說他那

偉大而無機的思想他祇會做的！這是一種吐露的貧弱，祇能把這意義的充塞爆發開來。他常常提及那「上天的產物」：凡這一切變換，這許多勝利和這許多事變，都不是預先計劃定的，都不是人類我或別人的戲劇式之搬演；誰堅持着要這樣斷定牠，就是盲目的瀆聖者！他怒氣滂薄地申說着這段話。這也怪他不得。他們彷彿以為這個克倫威爾玩着他這套黑暗鉅大的把戲，把他週圍的世界攪得整個兒混亂顛倒，卻是預先知道這一切的，像牽着木頭鐵絲做成的傀儡在一幕幕把預定的劇本搬演出來！所以他說，這些事情沒有人能預料的；沒有那一個能預知一日中會發生些什麼來：牠們都是「上天的產物，」「神」的手指引導着我們前進，最後領我們到了這勝利的高峯，「神之道」凱勝在這些「民族」中；使你們這個「國會」可以在這兒集會，在種種形式中發表你們怎樣可以組織這一切的意見，把牠變成人類事業中合理而易行的形式。你們該貢獻你們明睿的意見來幫助牠的完成。『這種機會不是英國別個「國會」所能想望得到的。』「基督的法律，」「正當」與「真實」的法律，該多少變成這一國的「法律。」誰知道你們不顧這一切，祇知道鑽進你們無聊的迂腐，憲政無底地爭持責問我來到這裏憑着什麼成文法；——因為我來做你們的「首領，」沒有拿着書吏的羊皮書，祇有戰爭旋風裏「神」的聲音，就想把整個兒事業又送到混亂中去了！這個機會已去了，我們不知道牠幾時會回來。你們有你們的憲法邏輯，「瑪蒙的法律，」可是這個國裏卻沒有「基督的法律」在統馭着。『讓「神」來做你我的審判官吧！』這是他對他們最後的一句話：你們抱住你們的憲政方式；我有我的非正式的奮鬬主義，真實與實行；『讓「神」來做你我的審判官吧！』——

我們上面說過，有人以為這些克倫威爾的演說彷彿是無形式的，複雜而混亂的東西。說得好些，也是故意弄得曖昧難明；是一個「偽善者」借着那「耶穌會徒」混亂的讕語來遮蔽自己！我卻以為這是不對的。我以為，牠們卻能使我得到克倫威爾的真實第一次的一瞥，不，簡直可以看到他的可能性。你們先得嘗試着相信他含蓄着一些意義，然後再愛好地搜尋這是什麼東西：這樣你們就會在這斷續，粗暴；迂迴的吐露中發現出一種真實的語言藏在裏面；含蓄在這個木訥者偉大的心顆裏的一種意義！你就會第一次發現他是一個丈夫；不是一個不可索解，不可深信，曖昧的幻象。那些在淺薄懷疑時代中為克倫威爾寫就的「歷史」和「傳記，」既不能認識，又不能瞭解這

一個淵深之信的人物們的曖昧實在比克倫威爾的「演說」利害得多。你們望到牠們裏面去祇找到「黑暗」與「虛空」無盡的飄渺。克拉倫屯爵士（Lord Clarendon）說：這是「熱與妬」祇是些粗糙的妄念理論和奇想，煽動了那些遲慢的，清醒的，沉靜的英國人，使他們放下了犂耙與工作，投身到混亂戰爭的赤色狂怒中去反抗那情態最良善的「國王」——這種眞正懷疑主義的作品來討論「信仰」，請你們找找看能發現什麼偉大的天才嗎；這實在是「力有不逮（ultra vires）」了。這是「盲目者」在制定「視察的法律」——

克倫威爾的第三次「國會」——也像第二次同樣理由的瓦解了。永遠還是那憲政方式：你是怎麼來的？拿書吏的羊皮書給我們看，這眞是些盲目的腐儒：——『怎麼，當然就是把你們做成一個「國會」的那種權力，再多加了一些，把我做成一個「護政」——』若說我這「護政」算不了什麼，那麼你們這祇是牠的反映，牠的創造的「國會」有什麼方法會變成什麼呢？——「國會」失敗了，除了「專政」這條路以外簡直沒有別種方法。「軍人專政者」們，各自劃分地域，去約束那些「王黨」黨員和其餘的反動者，既不藉「國會」的力量去統馭他們，那就得

用着劍鋒「眞實」在這兒，就用不着「方式」來把牠施行！我要前進着，保護國外被壓迫的耶穌教徒，在國內，選任公正的法官，明睿的辦事者，鼓勵那眞「福音」的牧師；盡我的力量把英國造成一個基督教的國家，比古羅馬還得偉大，做耶穌基督教的女王；你們不協助我，我也得做；祇要「神」把生命留給我，我總得做！——有許多人說，「法律」既不肯承認他，他為什麼不放棄了牠，退隱而去呢？其實他們的錯誤就在這地方。在他，不會有什麼放棄的！統馭國家的「國務總理」本來有的是，像畢德（Pitt），邦鮑（Pombal）（註三一），曉叟（Choiseul）（註三二），等，他們的話祇要能發生效力就是法律：然而我們這個「國務總理」卻是不能辭職的。他一旦辭了職，查爾斯史帝亞脫（Charles Stuart）和「王黨」黨員們等候着致他的死命；一下子把他和他的「道」全都撲滅了。他一脚踏上了船頭，就沒有退後的餘地，不能再回去的了。這個「國務總理」除掉了他的墳墓是沒有退隱之所的。

我們想着克倫威爾的晚年常覺得戚然寡歡。他不止地抱怨着「上天」給他的負擔過分沉重了；沉重，可是他得擔負着直到死。據他的妻子說他戰場上的老伴黑欽生（Hutchinson）有一

次爲了重要的公務很不願意地來找他，——克倫威爾「跟着他直到門口」，完全是一副最友愛，最親昵，最妥洽的態度；懇求他，他軍事上的舊友肯給他言歸於好；祇說他受着這種誤會，連早年親愛的眞正同伙的戰士也舍棄了他，這是多麼傷心；那執拗的黑欽生裝滿了民主黨的方式，竟掉頭不顧而去。——而這個人的頭髮已全白了；他那堅強的膀子以長期的工作而變成了疲軟了！我也常想到他那可憐的「母親」，年已老邁，住在他的「宮」裏；眞是一個勇敢的婦人，實在他們一家子就是個誠實而敬「神」的家庭：她一聽見鎗聲，就以爲她的兒子給人殺死了。他每天最少要去見她一次，讓她親眼看見兒子還活着沒有死。這一個可憐的老「母親」！——我們替克倫威爾着想，他究竟能得到什麼好處嗎；究竟能得到什麼？直到最後的日子，他還是一個痛苦掙扎與勞工的生活。聲名嗎？野心嗎？「歷史」上的地位嗎？他的死屍掛在鍊子裏；他「歷史上的地位」，——眞算得起「歷史」上的地位！——卻是個羞恥，誹謗，黑暗與凌辱的地位；今天我在此地敢讚揚他不是個無賴與撒謊者，而是個眞實地誠實的人，誰知道這樣做着先鋒不是魯莽呢！和平歸給他吧。他雖有這種種阻礙，不是已經給我們造就了許多嗎？我們平坦地踏着他偉大粗暴而英雄性的生命走過去；在他陷入壕溝中的屍體上跨過去。我們不必嫌棄牠，我們已踏在牠上面！——讓這「英雄」休息吧。他所要求的不是人類的判斷；人類也不能把他判斷得怎樣準確。

剛剛在這「清教運動」平靜下來變成適當的寧謐，其結果已平滑無礙後的一世紀又一年，於一六八八年又發生了一個更淵深，更不易鎮定的爆發，那就是全人類各時代週知的「法國革命」。準確地，這就是「耶穌教運動」的第三亦即最後的一幕；這一幕是人類不肯讓自己毀滅在「贋眞」與「欺詐」中，爆發着混亂地想迴返到「眞實」與「事實」中去。我們叫我們的「清教運動」是第二幕：『好吧，聖經是眞的；我們就照聖經走！』『在教會中，』這是路德說的；克倫威爾卻說：『在「教會」與「國家」中，我們照着眞是「神的眞理」走。』人總應該迴返到眞實中；他們決不能在「贋眞」中生活的。可是「法國革命」這第三幕，的確該算是末一幕了；因爲叫人類再要沉到這野蠻的「短褲黨主義」下層去是不可能的了。他們就站在最赤裸不馴的「事實」上，是一切時代，一切環境不能否認的「事實」；你就得從這上面重新再建設起來。這一次法國的爆發，正像英國一樣，也有牠的「王」，——他也拿不出什麼誓吏的羊皮書。我們就得觀察一下這近代第二

個「王」拿破崙。

我看，拿破崙決比不上克倫威爾那樣的偉大。克倫威爾的施展大半範圍在我們這小小的英國中，拿破崙偉大的戰功卻滿佈全歐；然而這種戰功祇能算是脚底下踩着的高蹺，牠決不能增高那本人的身材。我覺得他內在沒有克倫威爾那一種「眞誠」祇有比較他卑劣得多的一種。他不能在悠久的歲月中，伴着「宇宙」間「可畏敬的不可名狀者」，沉默地前進；克倫威爾所謂『伴着「神」前進；』信仰與力祇寄在這裏面潛伏的思想與勇敢，知足地讓牠潛伏着，然後再爆發出來像「天」上的電閃般光明四射！本來拿破崙就生在一個不再信仰「神」的時代中；那種「沉默」「潛伏」的意義都當做了「虛無」！他不能再去找「淸教」的聖經做出發點，祇剩了那可憐的懷疑者的「大辭典」。這就是他發展的長度。能走得這樣遠，已是他的功績。他那種簡練敏捷，到處可以條理井然吐露着的性質，也許就遠不如我們這偉大混亂而訥訥不能出口的克倫威爾。我們沒有了『喑啞的「先知」掙扎着想說話』祇剩下一堆「虛誇」的可怕混合物！許穆所謂的「瘋狂的僞善者」照着牠裏面的這點兒眞理說應該拿來用在拿破崙身上，那就比用在克倫

威爾，或摩罕謨德等身上適當得多了，——雖然嚴格地說起來，這個名稱裏決不會有什麼眞理的。在這個人身上，從開始時起就顯露出一種可憎的野心的元素來；後來這種元素竟征服了他，把他和他的事業都弄得崩潰不可收拾。

「像告示一樣的假」，變成了拿破崙那時流行的一句慣語。他當然能造出許多託辭來說什麼誘敵的需要，說什麼鼓勵士卒的苦衷等等。其實這是無可推諉的。一個人不論怎樣決不該有撒謊的自由權。拿破崙若能始終不打一句謊，歸根結算一定有較好的結果。老實說，一個人的主義若眼光注射在此時或今日之外，想叫牠延留在明日中，那麼宣佈謊語能有什麼好處呢？謊語給人家找出來了；為了牠承受着毀滅的譴責。下一次當他必需要人家信仰他的時候，就是他說了眞話也沒有人相信他這個騙子了。這一聲古舊的狼嗥！——謊中無物；無物中造不出什麼東西，最後得到的還是無物，祇糜費精力而已。

然而拿破崙卻也有一種眞誠：我們該在眞誠中辨別出什麼是浮泛的，什麼是基本的。他外面的那種種表演和虛誇，固然是又多又可指摘，可是讓我們穿着這些往裏面找，纔知道他也有一種

對於眞實的直覺而不能掃除的感覺；並且，祇要他有基礎，他總是以事實爲基礎的。他有一種「自然」的直覺，這就比他的教育好得多。他的「學者(Savans)」蒲連納 (Bourrienne) 告訴我們，在往埃及的道上時，有一晚大家忙着辯論「神」的有無。他們用着種種邏輯，十分得意地證明給他聽，「神」的確是沒有的。拿破崙抬頭望着星星，回答道：『先生們說得很巧：可是這一切是誰造的呢？』這些無神主義的邏輯像水一般的在他身上流瀉下去；那偉大的「事實」儘對他瞪着：『這一切是誰造的？』在「實行」上也是這樣，他正像每一個可以成偉大可以在世上得勝利的人一樣，在一切糾紛中能看到萬物務實的中心；就直逕向那兒趨。有一次，他梯雙麗宮 (Tuileries Palace) 中的總管把新置的裝潢給他看，儘管讚揚表現，說怎樣的華美，怎樣的便宜，拿破崙一聲不響，拿了一把剪子，在窗帘上鉸下一條金縫子，塞在口袋裏，就往外走。隔了幾天，他在適當的期間拿出來給大家看，把那管理裝潢的人嚇壞了；原來不是眞金而是包金的！直到他的末日，在聖海倫那 (St. Helena)(註三三)上時，他還是執持着務實的與眞實的。『爲什麼儘管談論，儘管抱怨，更不該的，爲什麼要彼此口角呢？這裏面不會有結果的；攪不出什麼可以實行的東西來。你若做不了什麼，就不必說什麼！』他常常對他可憐而不滿足的隨從者們這樣說；在這些病態的啾啾爭論中他像一種沉默的潛力。

因此我又要問，他裏面不是也含有一種我們所謂的「信仰」，在牠的範圍內十分眞實的嗎？他知道這新生偉大的「提謨克拉西」已堅定在這「法國革命」中成了一個不可抑制的「事實」，全世界雖有種種舊勢力舊組織，也不能撲滅牠了；這是他眞實的透視力，把他的天良和熱心都傾注在這上面——這就是一種「信仰」。他不是能把這裏面模糊的要旨表白得很淸楚嗎？「事業是公開等着天才者的 (La carrière ouverte aux talents) 工具等着會使用的人去用」：這的確是眞理，或者就是整個兒的眞理；牠包含着「法國革命」或一切革命的意義。拿破崙在他的初期是一個眞實的民主黨。然而因爲他的天性，加之以軍事上的訓練，他知道這「提謨克拉西」若是一件眞實的東西，決不能就是無政府：他是痛恨這種無政府的。在六月二十日（一七九二）(註三四)那一天，他和蒲連納一塊兒坐在一家咖啡店裏，看着羣衆汹湧過去：拿破崙就深嫉痛恨那些執政者爲什麼不制止這種暴徒。在八月十日(註三五)那一天，他奇怪爲什麼沒有人去統轄那些

可憐的瑞士人；若有人他們就能征服他人。這種信仰「提謨克拉西」——而痛恨無政府的態度，就使拿破崙造成了一切偉大的工作。從他意大利燦爛的戰功一直到羅朋（Leoben）的和議，我們可以說他的靈感是勝利屬於「法國革命」，應該固定牠；去抵抗那些誣蔑牠是「贋眞」的奧國「贋眞者！」』可是，他又感到並且有這種權利地感到需要着一種堅強的「權威」；沒有牠，「革命」不能發展，不能持久。他要駕馭這食人自食的「法國革命」；他要馴服牠改善牠內含的主義而成爲一種有機性，可以同其餘的其機體和有形式的東西並存不悖，不致獨成一種荒廢的毀滅。凡這種種，不就是他部份地認做一生眞主義的目標：不簡直是他勉力着想實行的事業嗎？在華格拉姆（Wagram），在奧斯德利玆（Austerlitze），一次接一次的勝利，——他勝利到這樣地步。在這個人身上有觀察的眼睛，有勇往實行的靈魂。他自然地昇做了「王」。一切人看着他的確是個「王」。普通兵士在進行時每常說：『那些在巴黎的說嘴法律家（avocats），儘管講，可沒有工作，怪不得什麼多要攪錯了！我們得走去把我們這個「小什長（Petit Coporal）」放在那裏！』他們果然去了，果然把他放在那裏了；他們和法國的全體。「總執政，」「大皇帝，」勝利遍全歐；——直到他自己很自然地感到這拉潘爾團可憐的隊長變成了世界中幾個時代以來一切人中最偉大的一人了。

可是就在這時候，我以爲，他那致命的虛誇之元素發展出來了。他背棄了舊日『事實』的信仰，轉而信仰「類形」，掙扎着去聯絡「奧國王朝」（註三六），「教皇法統」和他昔日洞矚虛僞的虛僞舊「諸侯」；——以爲他自己也要建立「王朝」等等；並以爲「法國革命」就祇是這個意義！這個人「就給堅強的迷夢懞住了，他祇想信仰虛謊」；這是極可怕而極眞實的事情。他現在眼見了眞實與虛僞也辨不清，——這是一個人墮落到心的不眞實之後最可怕的譴責。「自我」與虛僞的野心變成了他的神：他一旦墮落而自欺起來，一切欺詐自然會一個接一個的跟着來。這個人用着怎樣一種舞臺上漿糊紙粘的舞衣包金飾和假面具把他自己偉大的眞實包裹起來，以爲這樣可以使牠更顯得眞實！他那中空無物的「教皇協約（Popès-Concordat）」（註三七）僞爲羅馬教的重興，他自己卻以爲這是撲滅牠的方法，『la vaccine de la religion（宗教的牛痘）』：他那「隆盛的加冕典禮」，在聖母院（Notre-Dame）中受那舊意大利「幻象」的册封，——正

像伍善羅（Augereau）說的；『這種華顯簡直不缺什麼了，所缺的，就祇剩那五十多萬拚死命要消滅這一切的人們！』克倫威爾的加冕祇用着「劍」與「聖經」；這是我們所謂眞正眞實的一種。「劍」與「聖經」舉在他的前面，那就沒有什麼幻象：這些不就是淸教的眞標幟；牠的眞徽章與符號嗎？牠能用一種極眞實的態度來使用這二者，並且現在還自以爲維護着牠們！可是這可憐的拿破崙卻攪錯了：他過分自信，以爲人類都可以被他愚弄的：在人類中，除了「饑餓」與這個，他不能再深入窺到別種「事實」！他是錯了。正像一個人把房子造在雲頭上；他和房子下墜而成一堆混亂的瓦礫，就此脫離了這個世界。

唉，這種虛誇之元素本來是我們大家都不能免的；設使誘惑過強，牠也許就會發展出來。「快別引我們到誘惑去」！然而，牠一旦發展出來，我說，那就危險了。不論何物，祇須牠鑽進去變成了昭然的成分，就可以斷定這是一個暫性的東西；並且，不論牠看着怎樣鉅大，牠本身總是很渺小的，所以拿破崙的事業，雖聲名浩大，究竟是什麼呢？祇能算是火藥炸烈，四射的光芒；是乾柴的騰騰烈焰。在一瞬之間，全「宇宙」彷彿都包裹在烟霧火焰之中；然而祇有這一瞬。牠熄滅了：這「宇宙」中，還是牠舊時的山，舊時的水，上面的星星和下面慈祥的土地，都依然如舊。

衞瑪公爵（Duke of Weimar）常常勸他的朋友，要有勇氣；這「拿破崙主義」是不公的，是一種虛僞，決不能持久的。這是一個眞實的理論。拿破崙踐踏這世界越重，嚴酷地壓得牠越兇，一旦牠反動起來，一定越利害。「不公」的報償將來是要用驚人的複息算的。我想，他鎗斃那可憐的德國書商巴姆（Palm）（註三八），比之失掉一個最精的礮兵營，或淹死了最好的一營兵，兩兩相較，或者還是前者重而後者輕！這眞是一件衆目昭彰殘暴的不公，就是你用一寸厚的漆也塗抹不掉的。這件事和與這件事相類的事件，都深深地潛熾在人類的心顆裏；他們一想到牠，強制的火焰就在眼睛裏發着光，——祇等時期的來到！那時期果然到了，日耳曼跳出來圍着他。——我們若問拿破崙做的事業，歸根結算，祇有他公正地做的纔算得了事業；「自然」法律所准許的纔算得了事業。若問他身上什麼是眞實的，也祇有這個，沒有別的。其餘一切，祇是烟霧，祇是糟粕。"La carrière ouverte aux talents"：這一句偉大眞實的名言，雖至今還到處在申述，在實行，而他卻把牠攪成了一種不可言說的情狀。他是一個偉大的「èbauche 草圖」，一張永沒完成的粗拙的草稿；可是老

實說那一個大偉人不是這樣呢在一種太粗拙的情狀中就離去了，咳！

他在聖海倫那所發表的對於世界的觀念想起來眞類似悲劇他聽說一切竟到了這樣地步；彷彿感到一種絕非僞飾的驚異他竟給被扔到這塊石頭上而「世界」竟還能繞着牠的軸心旋轉。法國是偉大的是一切的偉大而根本上他就是法國。他說英國本身「自然」規定牠祇是法國的附屬品『是法國的又一個奧勒龍島(Isle of Oléron)』在拿破崙這是「自然」的規定然而我們再觀察事實——「我在這兒！」他不能瞭解這個不知道眞實本身與他那眞實的計劃是不能符合的；法國並不是一切的偉大他也並不是法國。他會信仰這種絕非事實的東西簡直是一種「堅強的迷夢」他原有的那種簡潔明察，而有決斷的意大利天性的確是堅強而眞實，可是給法國詡誇的混濁氛圍把牠包住了，一半融化掉了。這個世界是不預備給他放在脚底下踏的；不預備給他任意綑成了一堆，放在一起建設起來，做法國和他的石座子的這個世界另有牠的主義！拿破崙卻異常的驚異。然而，咳，還有什麼補救呢？他照着他的路走了；而「自然」也走了牠的路了。一旦他脫離了「眞實，」他就無可援助地墜入了「空虛」沒法子能救他出來他不得不沉沒在那裏他的悲傷很少人嘗味過因此心碎而死，——這可憐的拿破崙：一個偉大的工具在尙未失效用之前，太早的荒廢了我們最後的「大偉人」！

我說「我們最後，」有雙重的意義。因爲我們穿着許多時代，許多地點，追尋研究着「英雄，」放了這一次野馬，現在最後要把牠結束了。這是我覺得很不痛快的這樣工作實在給我不少的愉快雖也有很多的苦痛。這個題目我不顧過分嚴重纔命名謂「英雄崇拜」實在是一個偉大的題目，並且是最嚴重而廣大的題目。我以爲，牠深深地透入人類的大道與世界最切膚的利害之祕密中，是值得現在加以演繹的。我們說了六天，其實六個月纔比較能充份一些。我曾經答應你們把牠發掘開來；可是我不敢說到底辦到了沒有。我得把牠撕成了最粗拙的形態纔可以透入到牠裏面去。你常要遇見那種倉猝的吐露隔絕地不加說明地噴吐出來你的容忍性就得受着試驗容忍性，耐性的至誠希望充實的好意與慈祥，現在我也不再多說了。有成就者名望卓著者，美麗者，明睿者，英國的精英全都有耐性地聽着我這些粗拙的話。我實在感到種種的感情至誠地敬謝諸位；祝「良善」伴隨着你們！

（註一）戴斯摩林是法國革命中的激烈份子。

（註二）Bedlem 是 Bethlehem 的縮寫，這本來是一個教堂，後來改成了瘋人院。

（註三）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至二十九三日，查斥斯第十被迫退位，路意費利不自稱爲王。

（註四）尼伴（Barthold Georg Niebuhr）是個歷史家（一七七六——一八三一）。

（註五）拉辛納是法國著名的戲劇家而兼朝庭的寵臣（一六三九——一六九九）。

（註六）勞特（William Laud）是 Canterbury 的大僧正，爲反對清教的中心人物。

（註七）勞却斯德伯爵卽 John Wilmot，爲「復政時代」的一個詩人而兼庭臣。

（註八）這些多時「清教運動」中領袖人物。

（註九）戴寧甫是法國喜劇家莫里哀（Molière）戲劇中的僞善者。

（註一〇）「人類君王（Monarchies of Men）是伊涼德的一部作品的名字。

（註一一）Baresark 是 Berseker 的古體寫法，意爲盔甲。在神話中，Berseker 是八臂怪 Starkaider 的兒子，他就代表一種無長，粗悍的戰士。

（註一二）據說，克倫威爾曾見過一個巨大的女鬼。

（註一三）郎辛高德醫生（Dr. Simcott）。

（註一四）這位爵士的日記中，提及許多克倫威爾的遺聞軼事。

（註一五）兩處都是亨丁屯附近的小鎮。

（註一六）這是當地人民與官廳水利之爭執。

（註一七）克倫威爾的軍隊在屯巴被圍，他向軍隊緩緩背誦聖詩第一一七首。

（註一八）法克倫是當時的一位政治家，演說家而兼武將。

（註一九）稀令奐斯是當時一位擅辯才的宣道師。

（註二〇）克倫屯是當時一位政治家。

（註二一）瑪蒙是金錢的神。

（註二二）此句出莎士比亞奧賽羅（Othello）第一幕第一場。意把心裸露在外面。

（註二三）這是一句拉丁的古諺。意內裏都給人看見了。

（註二四）這希臘字，意即戲子。

（註二五）安都斯是個神話中的巨人。他是「地」的兒子，所以他一接觸了地，就發生巨大的膂力，可是把他抱離了地，就變了軟弱無能。

（註二六）奧松是 Valantine 的兒子，給野熊拖了去撫養大的，後來人稱謂「林中的野人」和「法國的恐怖」

（註二七）提奧克萊底安是一位羅馬皇帝，做了二十一年皇帝之後，退位歸田。

（註二八）阿奇爾是長老會的首領，於一六八五年上斷頭台被殺。

（註二九）蒙德羅斯男爵即 James Graham，是王黨的首領。

（註三〇）一六四八年十二月六日，撥爾德上將領着兩營兵走進「國會」捕「長期國會」議員四十六人，距絕入院者九十六人，祇餘七十八人。此中倘有二十八人以反對克倫威爾而自行缺席。

（註三一）邦鮑是葡萄牙的國務總理。

（註三二）曉斐是法國路易十五的國務總理。

（註三三）拿破崙在一八一五年八月八日被放至聖海倫那島上。

（註三四）這一日是羣衆圍攻皇宮，路易十六險些兒喪命。拿破崙靠在洋台上看着嘆道，路易十六如能開砲掃掉五六百人，其餘的都逃命奔竄了。

（註三五）這一天王室都避難「國會」中，許多瑞士衛隊都給殺死了。

（註三六）指其離棄 Josephine 而娶奧國公主。

（註三七）這是承認羅馬教為國教的協約。

（註三八）巴姆發行一本小册子，攻擊拿破崙的野心，就給他鎗斃了。

人人文庫書目

1. 一書一號者每本八元，一書二號者每本十二元，亦即每號八元。凡直接向本館每購滿五號，即加贈一號，多購多贈，另無任何折扣。
2. 外埠郵購請用郵政劃撥戶165號臺灣商務印書館戶。

書號	書名	著譯者
001-2	國民大會躬歷記	王雲五著
003-4	哲學中的科學方法	B. Russell 著 王星拱 譯
005-6	論理古例	劉 奇著
007	心理與人生	陳雪屏著
008	文學概論	馬宗霍著
009-10	歷代白話詩選	徐珂選輯
011	國學常識答問	張振鏞編
012-13	唐代小說研究	劉開榮著
014	正　義	J. Galsworthy 著 方安史國綱譯
015	逃　亡	J. Galsworthy 著 向 良 譯
016	空山靈雨	落華生著
017	變態心理學	朱 湑著
018	扶箕迷信底研究	許地山著
019	胡適哲學思想	楊承彬著
020	哲學系統	A. Cresson 著 葉日葵 譯
021	歷史之重演	陳登原著
022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陳 寅著
023	先秦史	黎東方著
024-25	秦漢史	李源澄著
026	西洋哲學概論	W. Jerusalem 著 陳正謨 譯
027-28	新社會哲學論	陳啓天著
029	思想的方法	華勒士著　胡貽穀譯
030	婚姻與家族	陶希聖著
031-32	紅樓夢劇本	余蒙　譚峙軍合編
033-34	文藝論衡	趙友培著

035	奇異的螞蟻	J. Huxley 著 郭 大 文 譯
036	日用生物學	J. A. Thomson 著 伍 況 甫 譯
037	生命與生物	徐斯理著
038	丹麥王子哈姆雷特之悲劇	莎士比亞著　梁實秋譯
039-40	中國歷代寓言選集	李奕定選輯
041	周秦諸子概論	高維昌著
042-43	荀子研究	楊筠如著
044	清代學術概論	梁啓超著
045	哲學之改造	杜威著　許志濤譯
046	服務與人生	趙宗預著
047	中國民族性研究	項退結著
048	社 約 論	盧梭著　徐百齊譯
049	羣己權界論	穆勒著　嚴復譯
050-51	愛 彌 兒	盧梭著　魏肇基譯
052	體育與教育	王學政著
053	鳳麟龜龍考釋	杜而未著
054-55	進步與宗教	英國道森著　柳明譯
056-57	書法正傳	馮武編著
058	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	羅根澤著
059	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	羅根澤著
060	隋唐文學批評史	羅根澤著
061	梅立克小說集	梅立克著　陳西瀅譯
062-63	古 詩 源	沈德潛選輯
064-65	現代邏輯引論	劉福增著
066-67	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法	劉述先著
068-69	荀子與古代哲學	韋政通著
070	莊子哲學	陳鼓應著
071-72	感覺心理	張耀翔著
073	情緒心理	張耀翔著

074-75	心理學與工業效率	柏替著　王書林譯
076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陳　寅著
077-78	危險與機會	王世憲著
079	法之本質	美濃部達吉著　林紀東譯
080-81	漢學反哺集	費海璣著
082	天文考古錄	朱文鑫著
083-84	氣 候 學	胡中庸著
085-86	進化論綱要	陳兼善著
087-88	繪畫顏料蠟筆墨汁製造法	渡邊忠一著　蔡棄民譯
089-90	獵 狼 人	朱　夜著
091	法國文學的故事	徐霞村著
092-93	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	潘光文著
094	人生地理學	白菱漢著　張其昀譯
095	歐美現代作家自述	時甫編譯
096-97	希 臘 史	何魯之著
098-99	戰後日本論	吳錫澤著
100	國學常識答問續編	張振鏞編
101-102	青春期心理學	斐立特、屈雷西著 湯 子 庸 譯
103	社會的組織	利維厄斯著　胡貽穀譯
104	國家責任論	依格爾頓著　姚竹修譯
105	各國體育與運動科學研究發展現勢	吳文忠著
106	六書辨正	弓英德著
107-108	中國文法學初探	王　協著
109	言語學大綱	安藤正次著　雷通羣譯
110-111	科學與世界改造	柯爾威・史羅蓀著 徐 養 秋 等 譯
112-113	家事實習實鑑	王言綸編
114	漢魏南北朝樂府	李純勝著
115-116	霜　　夜	鄧文來著

117	大宋宣和遺事	黎烈文標點
118-119	昨夜星辰	呂梅篋著
120	新文學概論	本間久雄著 章錫光譯
121-122	龔定盦研究	朱傑勤著
123-124	劉永福傳	李健兒譔述
125-126	現代名人成功之分析	摩爾根·衛伯著 曾寶施譯
127-128	德皇威廉二世少年生活自傳	威廉二世著 魏易譯
129-130	泰西進步概論	馬爾文著 伍光建譯
131	衣缽	鄭愁予著
132	哲學階梯	劉強著
133-134	人類知識原理	喬治·巴克萊著 關琪桐譯
135	名學淺說	耶方斯原著 嚴復譯
136-137	現代人的夢魘	金耀基著
138	文化與行爲	李亦園著
139	民主與設計	利廉德著 徐仲航譯
140	國語文法概要	鄒熾昌編
141	現代科學發明史	徐守楨撰述
142	實用飲食學	龔蘭眞、周璇編著
143-144	普通樂學	蕭友梅著
145	涵芬樓文談	吳曾祺著
146-147	雪朝	蕭白著
148-149	紅樓夢的寫作技巧	墨人著
150	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	江紹源著
151-152	居禮傳	居禮原著 黃人傑譯
153-154	哈代評傳	李田意著
155-156	中國歷史研究法	梁啓超著
157-158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梁啓超著
159-160	周秦諸子述左傳考	劉正浩著

161	青年創作指導	楊晉豪著
162-63	人生基礎哲學	柯璜著
164 65	政論邏輯	陳啓天著
166	宋會要研究	湯中著
167	邊疆政教之研究	黃奮生著
168	美國國會與政黨	王世憲著
169-70	英國公務員之訓練	瓦爾克著 華祇文譯
171-72	人事心理問題	蕭孝嶸著
173-74	世界植物地理	哈第原著 胡先驌譯
175	心理衛生論叢	丁瓚著
176	談藝錄	伍蠡甫著
177-78	最新健美體操大全	蕭百新編
179-80	比較文學論	提格亨著 戴望舒譯
181-82	中西文明及文化論叢	謝康著
183-84	國故新探	唐鉞著
185-86	塞外	墨人著
187-88	缺眼的雕像	夏楚著
189	中國方志學通論	傅振倫著
190-91	約瑟安特路傳	英國斐爾丁著 伍光建譯
192-93	印度歷史故事	糜文開著
194	新民族觀	羅家倫著
195-96	報人、報史、報學	朱傳譽著
197-98	知識與方法之批判	汪斯丹博根著 李貴良譯
199	中國國民道德原論	姜琦著
200	政學私言	錢穆著
201-02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謝國楨著
203	馬先爾之經濟學說	褚葆一著
204	國際公法要略	英國盧麟斯著 鍾建閎譯
205	商業事務常識	李培恩著

7	字　　辨	顧雄藻編輯
09	科學進步談	克洛忒著　伍况甫譯
11	運動生理	程瀚章著
	國學導讀	邵祖平著
3	正　　氣	羅永培著
-15	楚 霸 王	陽　悔著
-17	蘆　　笛	楚　軍著
-19	南半球的幽怨	蕭傳文著
0-21	關公的人格與神格	黃華節著
	聖雄甘地傳	糜文開　薛鎦森著
-24	兩極區域誌	魯得摩斯布隆著 黃　靜　淵譯
5-26	中國哲學史	鍾　泰編
7	兒童心理學	蕭承恩編
8	政 治 人	馬起華著
9-30	廣州三月二十九革命史	鄒　魯編
1	青年男女	王煥琛著
2	自然論略	楊　健著
3	昆 蟲 記	范白萊著　王大文譯
4-35	文學研究法	丸山學著　郭虛中譯
6-37	化 外 人	傅東華選譯
8	戲曲叢譚	華連圃著
9-40	曲　　選	吳梅選錄
1	紅樓夢的重要女性	梅　苑著
2-43	重奏的樂章	吳　癡著
4	里爾克詩及書簡	里爾克著　李魁賢譯
5	詩　　學	亞理斯多德著　傅東華譯
6	文學論	劉永濟著
7-48	劉銘傳抗法保臺史	賀端甫著
9	英國采風錄	儲　平著
0	唐代文化史研究	羅香林著
1-52	太平天國史事論	謝興堯著